

左傳精華



MG  
K225.04  
10

秦同培註譯  
宋晶如增訂

廣  
譯註

左

傳

精

華

世界書局印行



3 1764 6956 1

## 凡例

一 左氏傳春秋敘事詳贍。爲吾國史學之祖。無左傳二部春秋。不異一篇零碎帳耳。卽以文學言。亦爲古來第一部奇書。不特學子必讀。卽以政治社會爲懷者。亦在所必究。顧其書因經作傳。以年爲準。未必皆學人應讀之篇。茲爲便利學子計。特擷取菁英。擇其事蹟之尤要者若干篇。詳加註釋。兼譯語文。以便諷誦。

二 一事之始末。非通觀前後。不能得其貫串。本編凡遇重要事蹟。必略摘原因。使得蟬聯而下。或非一時之事。亦必前後互見。由源竟委。惟無關大體之事。則從略。

三 古書難讀。左傳視其他經書。雖平易近人。而究非近古文字可比。爰於每篇之後。附譯語文。學者得此。庶自修有由。不必盡賴教師之講解也。

四 本書所注釋之詞句典實。悉標數碼於原文之旁。與文後之號碼相對。俾得按數求注。一目瞭然。

五 左傳所載。可與國語互相參證。凡國語讀本中所錄者。本書亦多採錄。學者可對

照讀之。其文字互有詳略之處。足以啓發學者思致。蓋國語亦左氏所作。惟此則傳經。彼則摘取各國熟傳之語耳。古人謂爲春秋外傳。殆不誤也。

六 行文使典隸事。引氣屬辭。一時有一時之風尚。一人有一人之結習。既不必強今人同於古人。亦何可強古人同於今人。本書遇古質之句辭。前代之名物。皆擇要注釋。取便初學。惟易於領悟。及詳語譯文中者。均從略。

七 本書紕繆之處。自知必多。尙期海內鴻碩。有以正之。



# 目錄

鄭伯克段於鄆(隱元年).....	一
周鄭交質(隱三年).....	五
宋穆公屬殤公(隱三年).....	六
石碏諫寵州吁(隱三年).....	七
臧僖伯諫觀魚(隱五年).....	九
鄭莊公戒飭守臣(隱十一年).....	一一
臧哀伯諫納郟鼎(桓二年).....	一四
連稱管至父之亂(莊八年).....	一六
曹劌論戰(莊十年).....	一八
陳公子完奔齊(莊二十二年).....	二〇
驪姬謀立奚齊(莊二十八年).....	二二
晉作二軍(閔元年).....	二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閔三年).....	二四
虞師晉師滅下陽(僖二年).....	二八
齊侯侵蔡伐楚(僖四年).....	二九
晉侯殺太子申生(僖四年).....	三〇

士蔣築城不慎(僖五年).....	三二
宮之奇諫虞公(僖五年).....	三三
葵邱之會(僖九年).....	三三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九年).....	三六
秦伯納晉惠公(僖十年).....	三七
晉侯改葬其太子(僖十年).....	三九
晉薦饑(僖十三年).....	四〇
秦乞糴於晉(僖十四年).....	四一
晉秦韓之戰(僖十五年).....	四二
晉陰飴甥會秦伯(僖十五年).....	四四
楚人伐宋以救鄭(僖二十二年).....	四六
晉公子重耳之亡(僖二十三年).....	四八
秦伯納晉重耳(僖二十四年).....	五二
寺人披見文公(僖二十四年).....	五三
晉侯賞從亡者(僖二十四年).....	五五
晉侯朝王請隧(僖二十五年).....	五六

晉楚城濮之戰(僖三十八年)……………五八  
 燭之武見秦君(僖三十年)……………六六  
 秦三帥襲鄭(僖三十二年)……………六九  
 秦人入滑(僖三十三年)……………七〇  
 晉敗秦師於殽(僖三十三年)……………七二  
 秦復使孟明爲政(文元年)……………七六  
 秦伯伐晉(文三年)……………七七  
 甯羸去陽處父(文五年)……………七八  
 魯敗狄於鹹(文十一年)……………七八  
 河曲之役(文十二年)……………八〇  
 士會歸晉(文十三年)……………八二  
 邾文公遷繹(文十三年)……………八三  
 鄭子家抗晉(文十七年)……………八四  
 季文子出莒太子僕(文十八年)……………八七  
 鄭敗宋師(宣二年)……………九一  
 晉靈公不君(宣二年)……………九三  
 楚子問鼎(宣三年)……………九六

鄭子家弑靈公(宣四年)……………九七  
 楚鬬樾椒之亂(宣四年)……………九九  
 楚子圍鄭(宣十二年)……………一〇一  
 晉楚邲之戰(宣十二年)……………一〇三  
 晉士貞子諫殺荀林父(宣十二年)……………一二  
 楚子伐蕭(宣十二年)……………一三  
 楚子圍宋(宣十四年)……………一四  
 晉解揚將命(宣十五年)……………一五  
 晉卻克徵會於齊(宣十七年)……………一七  
 衛齊新築之戰(成二年)……………一九  
 齊晉鞏之戰(成二年)……………二一  
 申公巫臣取夏姬(成二年)……………二八  
 楚歸晉知罃(成三年)……………三一  
 晉歸楚鍾儀(成九年)……………三三  
 晉侯夢大厲(成十年)……………三四  
 呂相絕秦(成十三年)……………三六  
 晉楚鄆陵之役(成十六年)……………四〇  
 晉魏絳戮揚干僕(襄三年)……………四九

晉魏絳和戎(襄四年).....	一五一
鄭人從楚(襄八年).....	一五四
晉伐偃陽(襄十年).....	一五七
報櫟之役(襄十四年).....	一六一
衛侯出奔(襄十四年).....	一六四
鄭請餘盜於宋(襄十五年).....	一六八
宋子罕辭玉(襄十五年).....	一六九
晉入齊平陰之戰(襄十八年).....	一七〇
魯臧武仲答諸盜(襄二十一年).....	一七四
晉逐欒盈(襄二十一年).....	一七六
子產答晉徵朝(襄二十二年).....	一八〇
楚殺令尹子南(襄二十二年).....	一八二
晉欒盈之亂(襄二十三年).....	一八四
齊侯襲莒(襄二十三年).....	一八八
魯穆叔如晉(襄二十四年).....	一八九
子產勸晉范宣子輕幣(襄二十四年).....	一九〇
晉張骼輔陳致楚師(襄二十四年).....	一九一
齊崔杼弑君(襄二十五年).....	一九二

子產獻捷于晉(襄三十五年).....	一九七
楚子侵鄭(襄三十六年).....	二〇〇
宋公殺其世子漣(襄三十六年).....	二〇一
宋向戌弭兵(襄三十七年).....	二〇三
齊慶封攻崔杼(襄三十七年).....	二〇六
吳季札觀樂(襄三十九年).....	二〇八
晉絳人語年(襄三十年).....	二一一
鄭子皮授子產政(襄三十年).....	二一三
子產壞晉館垣(襄三十一年).....	二一六
子產不毀鄉校(襄三十一年).....	二一九
子皮使尹何爲邑(襄三十一年).....	二二〇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昭元年).....	二二二
鄭放游楚於吳(昭元年).....	二二三
齊晏嬰謂繼室於晉(昭三年).....	二二六
魯叔孫豹之卒(昭四年).....	二三〇
楚報吳棘櫟之役(昭五年).....	二三四
子產聘晉(昭七年).....	二三六
鄭伯有爲厲(昭七年).....	二三七

魯孟僖子補過(昭七年)……………二二三九  
 石言於晉(昭八年)……………二二四一  
 楚子狩於州來(昭十二年)……………二二四二  
 晉韓宣子求環(昭十六年)……………二二四五  
 宋衛陳鄭災(昭十七八年)……………二二四八  
 楚費無極譖殺伍奢(昭二十年)……………二二四九  
 齊晏子論和(昭二十年)……………二二五一  
 子產論爲政(昭二十年)……………二二五三  
 吳人伐州來(昭二十三年)……………二二五五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昭二十七年)……………二二五七  
 楚費無極譖殺郤宛(昭二十七年)……………二二五九  
 楚子常殺費無極(昭二十七年)……………二二六一  
 晉殺祁盈(昭二十八年)……………二二六三  
 晉魏舒舉賈辛(昭二十八年)……………二二六五  
 晉閻沒汝寬諫魏舒受賂(昭二十八年)……………二二六七  
 吳滅徐(昭三十年)……………二二六八  
 吳敗楚柏舉(定四年)……………二二七〇  
 申包胥救楚(定五年)……………二二七七

楚子入郢(定五年)……………二二七八  
 魯齊夾谷之會(定十年)……………二二八〇  
 晉殺董安于(定十四年)……………二二八二  
 吳伐越(定十四年)……………二二八三  
 衛侯召宋朝(定十四年)……………二二八四  
 伍員諫許越成(哀元年)……………二二八五  
 吳侵陳(哀元年)……………二二八七  
 楚子西論吳不足患(昭元年)……………二二八九  
 晉敗鄭師(哀二年)……………二二九〇  
 齊魯清之戰(哀十一年)……………二二九三  
 子胥諫毋遺越患(哀十一年)……………二二九七  
 吳晉黃池之會(哀十三年)……………二二九八  
 哀公誅孔子(哀十六年)……………二三〇〇  
 楚白公之難(哀十六年)……………二三〇一  
 衛侯夢於北宮(哀十七年)……………二三〇六  
 晉趙孟存問吳王(哀二十年)……………二三〇八

廣註  
語譯

# 左傳精華

左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

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註釋】  
 ①申。姜姓國。今河南南陽縣。  
 ②武姜。武從夫諡。姜從母國姓。  
 ③共叔。地名。段後出奔共。卽因以爲號。叔從姪言也。  
 ④寤生。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絕竊緣也。  
 ⑤亟。頻數也。  
 ⑥制。邑名。在今河南汜水縣。本爲東魏國故地。  
 ⑦巖邑。猶言險地。  
 ⑧虢叔。東魏君也。恃險而不修德。爲鄭所滅。  
 ⑨京。鄭邑名。在今河南滎陽。  
 ⑩祭仲。鄭大夫。字仲足。  
 ⑪百雉。古建築量法。方丈曰堵。三堵曰雉。百雉。三百丈也。  
 ⑫參國之一。大都之面積比全國之面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⑬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言使西邊北邊之人民。既屬鄭。又屬己。兩皆聽命也。  
 ⑭公子呂。字子封。鄭公族。  
 ⑮收貳以爲己邑。卽收西北兩邊之有貳心者。使專屬於己也。  
 ⑯廩延。鄭西北鄙邑名。在今河南延津縣。  
 ⑰子封。公子呂。字子封。鄭公族。  
 ⑱完。聚。完其城郭。聚其人民。  
 ⑲繕。治也。  
 ⑳襲。掩取也。  
 ㉑啓。內應也。  
 ㉒鄆。亦鄭地。今河南鄆陵縣境。  
 ㉓共。地名。在今河南輝縣。  
 ㉔不言出奔二句。若言出奔。則其言似專在共叔段。今武姜莊公。亦不得謂無罪。故難言之也。  
 ㉕眞。置也。  
 ㉖城穎。鄭之別邑。在今河南臨潁縣境。  
 ㉗穎谷。在河南登封縣西。穎水所自出也。  
 ㉘封人。典守封疆之官名。  
 ㉙繫語助詞。有驚訝意。  
 ㉚閱。同掘。  
 ㉛隧。地道也。  
 ㉜洩洩。舒散相得之狀。  
 ㉝廩。廣延也。  
 ㉞孝子不匱二句。大雅既醉。言孝子之心。永無窮匱。以長己孝誠。錫其時類。

【語譯】 起初的時候，鄭武公娶了一位夫人在申國，叫做武姜，生了兩個兒子，就是莊公和共叔段。莊公生的

時候，很是艱難，姜氏受了不少驚嚇，所以取名叫做癩生，因此很不歡喜他。却歡喜他的弟弟共叔段，便要想立叔段做太子，屢次在武公面前請求，但武公總是不允許她。

等到莊公卽了君位，武姜便替他請求制的地方，莊公道：「制是很險要的地方，從前虢叔會死在那裏的。別的地方，總可聽命。」於是武姜就請求了京的地方，使他住居在那裏，起他的名號，叫做京城太叔。

祭仲便諫莊公道：「都城的周圍，過了三百丈，就是國家的禍害。先王定下的規矩，大城，不過全國的三分之一，中城五分之一，小城九分之一。現的京城，卻不合度，違背了先王遺下的制度，你將不堪了。」莊公道：「姜氏要這樣，叫我如何避害呢？」祭仲回答道：「姜氏的慾望，那裏有滿足的時候，不如早些籌劃，不要讓他像惡草般的蔓延開來，蔓延了以後，就不容易制裁了，你想蔓草還一時不易芟除，況且是國君的愛弟呢？」莊公道：「他多做了不義的事情，一定他自己受累的，你姑且等着他罷。」

後來太叔叫西北邊的百姓，雖屬於鄭，又屬於己，公子呂便向莊公道：「一個國度裏，不能够有兩個國王。你到底打算怎樣？如果讓給他的，那末我做臣子的，便去事奉他；倘若不給他的，那末就請你除掉他罷！不要使百姓再生了旁的心念。」莊公道：「無用這麼的，他快要自己遭受着了！」太叔便又收了一心兩意的地方，做自己的私地。一直便佔到廩延子封道：「現在總可以除掉他了！他的勢力厚了，民心將要歸服了。」莊公道：「他既是不義，一定沒有人肯和他親近的，地方越多，失敗也愈快。」

一直等太叔修理城郭，聚積了百姓，收拾盔甲兵器，帶了步兵和兵車，打算襲攻鄭國，姜氏也預先約定，替他開城，做個內應。莊公探聽了日期，便道：「現在真的可以動手了！」於是吩咐子封帶了二百輛兵車，去討伐京城。京城

的百姓，背叛了太叔段，太叔祇得逃到鄆地。莊公再令攻打鄆地。在五月辛丑那一天，太叔就逃出國境，到那國去了。

魯國史官將這事情，寫在冊上道：「鄭伯克段于鄆。」因為段沒有做兄弟的道理，所以不稱他爲弟；好像是兩個國君的爭鬪，所以叫「克」；稱莊公叫鄭伯，是譏諷他失教的意思；也便是鄭君的不懷好意，一心要做弄他的弟弟，不說出奔，因欲表明莊公志在殺弟，所以不能明言了。

莊公就把姜氏放在城穎地方，並且向他賭咒道：「不是到了黃泉路上，我們不願再相見了！」那知隔了幾天，莊公卻又懊悔起來了。

那時穎考叔正做了穎地方守邊界的官，他聽得這事，便把些東西獻給莊公，莊公就賞他些吃食，他吃的當兒，故意把肉放在一邊，公問他的緣故，他回答道：「小人有個母親在家，凡是我們小百姓吃的東西，都嘗過了，單是沒有嘗過君王所賜的食物，請求把這塊肉給我帶回去獻給母親罷。」公道：「你有母親，可送東西給她；怎麼我獨沒有呢？」穎考叔道：「敢問這句話是怎麼說的？」莊公便把緣由告訴他，並且告訴他心中很是懊悔。他答道：「你憂愁什麼呢，倘若能够掘地見水，在地道裏面相見，還有那個敢說不是呢？」莊公便依了他的話做去。當他走進地道的當兒，口內唱道：「在這樣大的地道裏面，我的快樂，真是和洽得很。」武姜走出那地道的當兒，口內也唱道：「走到了大的地道外面，真是舒暢得很！」便仍舊做了母子，像從前一樣。

君子道：「穎考叔這個人，真可說是純孝！他的孝順母親，能够感動莊公。詩經上有句話道：『孝子愛親，沒有窮盡的，並且永遠能穀把這種好處送給他一類的人。』這就是說穎考叔純孝的意思嗎？」



周鄭交質（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弔，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

【註釋】 ①貳於虢。虢南號也。王季之子。虢叔後也。時虢公亦任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欲專任鄭伯。 ②質。物相質當也。 ③弔。與也。 ④祭足。鄭祭仲。 ⑤溫。周邑名。即今河南溫縣。 ⑥成周。周時稱洛邑曰成周。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 ⑦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通川曰沚。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水草也。 ⑧蘋蘩蘊藻。蘋。大萍也。生於淺水。蘩。即白蒿。蘊。藻。藻。藻也。 ⑨筐筥錡釜。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金器也。 ⑩潢汙行潦。潢汙。低窪積水之處也。行潦。流水也。 ⑪薦祭也。 ⑫羞。進也。 ⑬采蘋采蘩。詩召南。國風篇名。其義取於不嫌薄物。 ⑭行葦澗酌。詩大雅篇名。行葦篇義取忠厚。澗酌篇義取誠意。雖行潦可以供祭祀。重在意。不重在物也。

【語譯】 鄭國的武公和莊公，父子倆都做了周平王的卿士，當時平王想把政權分給虢公，鄭莊公因此怨恨平王，平王道：「我並沒有這件事的。」恐怕他不信，所以周朝和鄭國大家用兒子做抵押品——平王的兒子名叫狐的，抵押到鄭國去；莊公的世子名叫忽的，抵押到周朝來。

平王死了以後，周人又要給虢公政權了！鄭國聽到這個消息，四月間就差祭足領兵到周朝去，割取溫地方的麥；到了秋天，又去割取成周地方的稻。周鄭兩國便從此大家結了怨恨。

君子道：「誠信不從心中發出，雖各拿兒子做抵押，也是沒有益處的。要是大家能够照光明忠恕方面做去，雖然沒有抵押，那個能够離開他們呢？如果有了明確的信用，就是澗溪沼沚中的水草，蘋蘩蘊藻的蔬菜，筐筥錡釜的粗器，和停滯的死水，流行的汙水，都可以祭得鬼神，都可以做送給王公貴人的禮物的；何況是君子訂結兩國的信約，只要能够盡禮做去，還要用什麼抵押呢？詩經國風中有采蘋采蘩大雅中有行葦洞酌這四篇詩都是表明忠信的呢！」

宋穆公屬殤公（隱公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註釋】①宋穆公宣公弟名和在位九年。②孔父即孔父嘉。宋穆公五世孫。以親盡別爲公族。仕爲司馬。爲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五傳而生孔子。③邲公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姪也。④馮。穆公子莊公也。⑤宋宣公。厲公六代孫。名力。在位十九年。⑥命以義夫。謂宣公之命出於義也。

【語譯】宋穆公害了病，召大司馬孔父嘉來，却把邲公屬託他，使他立爲國君，並且對他說：「先君不立他的兒子與夷，卻立寡人，寡人不敢忘先君的恩德，如果能够依靠你的威靈，得能保全首領而沒，那末先君如果問起與夷來，教我如何回答呢？請你奉事了與夷做君，主持宋國的社稷，那末我雖然死了，也沒有什麼愧悔了。」孔父回答道：「羣臣情願奉侍公的兒子馮，不情願立與夷呢！」

穆公道：「不可立馮的，先君因爲寡人有賢德，使我主持宋國的社稷，如果我棄掉遜讓的道德，不把國家讓給與夷，這是我廢棄先君舉賢的意思了。難道還可以稱爲賢麼？宣公把國讓給我，如今我再把國讓給與夷，這就是表明先君讓國的美德呢！可以不趕快做的麼？你應當要聽我的話，不可廢先君舉賢的功業。」便差公子馮出住在鄭國，不要回來。

這年八月中，穆公死了，邲公便即位。當時的君子道：「宋宣公可稱『有知人之明』了！不立他的兒子，卻立着弟，穆公死後，他的兒子仍舊再享有這天祿，兄弟讓國，命運是合着義的了，詩經商頌玄鳥篇中說：『商湯武丁受命都合宜的，所以能承受天賜的百祿。』就是這句話的意思嗎？」

### 石碯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

媯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註釋】 ①得臣，齊太子名。 ②莊姜，莊從夫之諡。姜，齊國之姓。故凡娶齊女者皆曰某姜。 ③碩人，詩國風鄘名。國人因莊姜美而無子，故作此詩以閔之。 ④厲，屬。厲，諡法。媯，陳國之姓。故凡娶陳女者皆曰某媯。 ⑤娣，妻之妹也。 ⑥桓公，名完。 ⑦州吁，莊公子名。 ⑧石碯，衛大夫。 ⑨義方，義善也。方向也。言教子之道，當使其志之所向，能合乎善。 ⑩眡，安重貌。 ⑪君人者，言爲人之君。 ⑫厚，石碯子名。 ⑬乃老，謂告老致仕也。

【語譯】 衛莊公娶了齊國太子得臣的妹子做夫人，叫做莊姜。面貌雖是標緻，却没有生兒子。衛國的人，因此替他做了一篇碩人的詩，表示哀憐他的意思。莊公後來又在陳國娶了一個妃子，叫做厲媯，生了一個兒子，叫做孝伯，不幸小的時候便早死了。厲媯的妹子，從她陪嫁來的，叫做戴媯，就生下桓公來，莊姜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

有一個公子叫州吁，是莊公嬖妾生的，很得莊公的寵愛；他却喜歡喜頑弄兵器，莊公並不禁止他。可是莊姜的

心裏，很是惡恨他的。

石碯進諫道：「我聽說愛惜兒子要拿義理的方法來教訓他，不可放他到邪路上去。那驕傲奢華，歡喜女人，放蕩沒有規矩，都是邪路的起源。所以有這四種的原由，都是因為國王寵祿太過的緣故啊！假使要立州吁做太子，就當立刻決定了；若說還不會定奪，這就是種禍的根基了。講到受人寵幸的人，他却沒有驕傲的脾氣；有了驕傲的脾氣，却能够受人的壓制；受了別人的壓制，却能够心裏不怨恨；心裏發了怨恨，却能够仍安穩的；這樣的人，實在是很很少的。況且還有一層道理：那下賤的人，妨害那高貴的人；年紀小的人，來欺侮那年紀大的人；名分遠的人，分開那名分近的人；新來的人，離間舊時的人；位分小的人，蓋過位分大的人；不規矩的人，來破壞那規矩的人；這六種都是悖情逆理的事情呢。做國王的能夠合義理；做臣子的能夠服從命令；做父母的慈愛兒子；做兒子的能夠盡孝道；做哥哥的愛弟弟，做弟弟的敬哥哥；這六種都是柔和順理的事情呢。丟去了順理的事情，去學做那顛倒的事情，所以禍水就快來了。做國王的人，應當把那禍水竭力的除去，但是現在却催他快來，恐怕不是道理呢！」

石碯說了這些話，莊公並不聽他的話。他的兒子石厚和州吁在一塊兒游玩，石碯禁止他不得。待到了桓公做衛國的國王，石碯便告老回家去了。

### 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

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註釋】

① 棠，邑名，魯之遠地。

② 臧僖伯，魯大夫，武公之子，惠公之弟，名臧，字子臧，僖伯，其後爲臧孫氏。

③ 舉，行也。

④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索也。謂搜索禽獸之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秋爲肅殺之令，故以殺順其氣，狩圍守也。冬物畢成，圍而取之，無所擇也。四者皆田獵之名。

⑤ 振旅，振整也。旅，兵隊之通稱，謂整隊而歸也。

⑥ 飲至，告至于廟而飲也。

⑦ 祖，宗廟之祭器。

⑧ 阜隸，皆賤役之稱。

⑨ 官司，官之分職也。

⑩ 矢，陳也。

【語譯】

春天，隱公將往棠的地方，去看陳設捕魚的器具。臧僖伯勸着他道：「大凡鳥獸等物，不能夠拿來講習祭祀和兵戎的事情，牠的材料不能夠拿來供給器用，這樣看來，那做國君的就必去理牠了。國王是要引導百姓到一定的法規上去，正當的事情上去的，所以講起大事體來，先把那法度打算妥當，這就叫他是軌；取用材料，把那物采，設法章明，這就叫他是物。如其不是一定的軌，正當的物，這就叫他是亂政。亂政屢行，國家那就要失敗了。所以春夏秋冬四時打獵，都要揀農人空的時候去做，把田獵來練習武事的。每逢過了三年，再要出外訓練

兵士練了還來，就整整齊齊的到太廟，告稟祖宗，大家唱一回酒；再把軍用的器械，和獵得的禽獸；一共有多少查點查點。做了那國王和臣子用的很鮮明的車子旗子；表明那貴賤的等級；分別那上下的等第行列；坐作進退；順著小輩和長輩出入的禮節；這都是講習上下的威儀啊！鳥獸的肉，不能夠放在俎豆上去供祭祀；皮、革、齒、牙、骨、毛、羽，不能夠用在禮器上去做裝飾；這樣看來，國君就不必去獵取牠；這是古時的法度啊！像那些山林川澤的材木魚鼈等類；平常把牠做器用的，這是賤役的事情；是做臣子的職務；國君可不必去管他的。」

隱公道：「我是預備查看查看邊境，不是專爲觀魚啊！」就不聽僖伯的話，動身去了，大設捕魚的器具來看着。那僖伯便推病不願跟去。書中記着道：「隱公陳設魚具在棠的地方，不是合禮的事情；並且說棠的地方，很是遠的地方。」

### 鄭莊公戒飭守臣（隱公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

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謂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註釋】①傳。與附同。言三國之師附許之城下也。

②登。旗名。

③子都。鄭大夫。即公孫閱。

④顯。自高下墜也。

⑤瑕叔盈。鄭大夫。

⑥周。周獨也。鄭招也。昔徧招其旗也。

⑦百里。許大夫名。

⑧許叔。許莊公之弟。

⑨東偏。謂許之東鄙。

⑩父兄。謂同姓之羣臣。

⑪億。安也。

⑫弟。指叔段。

⑬獲。鄭大夫公孫獲。

⑭媾。言婚姻之重疊也。

⑮滋。長也。

⑯禋。竭誠意以祭也。

⑰圍。邊境也。

⑱新邑。即新鄭。

⑳大岳之胤。

大與大通。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嗣也。言許非周之子孫。當此周室衰微時。其後正未可量。

①相。視也。

【語譯】

秋天七月，隱公會合了齊侯、鄭伯，合兵去攻打許國。到了庚辰這一天，三國的兵都會集在許國的城下，穎考叔拿了鄭伯的葵弧旗，首先爬上城去。子都從下射他一箭，考叔便跌下來死了。瑕叔盈又拿了弧旗爬上



去，向四面搖着旗子喊道：「國王已經爬上城了。」鄭國的兵，因此便完全爬上城去。到了壬午那天，便打進了國。許莊公逃到衛國，齊侯把許國讓給隱公。隱公道：「你說許國不供職，不納貢，所以跟了你來攻他。現在許國經自己認罪了，雖是你有命令來，我也不敢管這事體。」仍舊把許國讓給鄭國人。

鄭伯受了，便差舊時在許國做官的百里，跟着許莊公的兄弟，住在許國東邊的地方；對他說道：「上天降禍於國，那鬼神因為不滿意許國的國王，所以借我的手來攻打他。可是我祇有一兩個同姓的羣臣，尚不能供給缺使得他們安樂；還敢把克許的功績算做自己麼？我有一弟，尚不能和合，致令他在四方尋食，何況能夠長久管住許國呢？你現在可伴着許叔，去安慰那邊的百姓，我再差公孫獲來幫助你，倘若我得善終地下，上天或加恩懷悔前日的降禍水在許國，還不如甯可許公再做許國的國主，祇我鄭國的有所請求于許，好似舊日親戚一想許國一定能夠降格相從的。切勿放任別族，逼近住在這裏，來和我鄭國爭奪這許地；吾子孫將要滅亡，尚覺無暇挽救；豈能再祭祀許國的山川呢？」

我所以差你住在這裏，不但為許國計，實在也想堅固我的邊境啊！因此再差公孫獲住在許國西面的邊鄙；他道：「凡是你的用具錢財，勿放在許國，我如死了，你趕快離開許國；我先王新遷的地方就在此地啊。周朝自東遷之後，已漸漸地衰敗；因此子孫的班列，一天一天的失掉了。那許國是神農的子孫，將來正未可限量。上天是厭惡了周德，我鄭國怎麼能夠和許國相爭這地方呢？」

那明理的人說：「鄭莊公在這件事體上，很是有禮了；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稷，整齊百姓，有益子孫的要務。那國沒有法度，就去攻打他；打服了，便去放棄他；考慮自己的德行去處置他；酌量自己的能力，去施行他；看了機

會然後發動，不使拖累後代的人，可以稱得明白知禮的人了。」

臧哀伯諫納郟鼎（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鬻，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紼，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註釋〕 ①郟。國名。姬姓。周文王之所封地。在今山東城武縣境。 ②大廟。天子之祖廟也。大與大通。 ③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 ④大路。祀天之車。樸棗無節。 ⑤越席。結草爲席也。 ⑥大羹。太古之肉汁也。 ⑦不致。謂不調五味也。 ⑧藻。黍稷曰藻。 ⑨鞞。春米使精也。 ⑩衮冕。駮

斑，袞，裘，之衣，古之禮服也。冕，古者大夫以上之禮冠，頂上有板，後高前下，其形若俯，蔽膝也，以韋爲之，珽，玉笏也。①帶，裳，幅，舄，帶，衣帶也，裳，下衣也，幅，行，膝名，卽，褻脚也，舄，履，屨也。②衡，紘，紘，紘，衡，所以繫冠者，紘，懸，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者，紘，結於頰下，從下而上者，紘，冕上覆之版也。③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爲之，玉藉也，所以薦玉者，佩刀之鞘，上飾曰鞞，下飾曰鞞。④綖，厲，游，纓，綖，大帶也，厲，帶之垂者，游，旌，旂之旒也，纓，馬鞅也。⑤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黼，半白半黑，刺繡如斧形者，黻，半青半黑，刺繡如雨已相背形者，龍，畫於衣，火與黼，黻，則繡於裳也。⑥五色，比，象，五色，畫，繪之事，天玄地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故曰五色，比象，畫五色於車服器械之屬，以比天地四方之象。⑦錫，鬻，和，鈴，錫，馬額飾也，刻金，屬爲之，有鳴聲，亦名常盧，盧，鈴也，在馬口兩旁者，和，車鈴也，在轅端橫木者，鈴，飾於旌旂之首者。⑧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旂，旗，古者以帛上畫龍，旂，端著鈴者爲旂，帛上畫熊虎文者爲旗，今則二字多混用。⑨雒，邑，地名，周之東都，卽今河南洛陽縣治。⑩臧，孫，蓬，句，臧，孫，蓬，卽臧哀伯，有後，言，僖伯，諫，隴，公，觀，魚，哀伯，諫，桓，公，納，冊，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魯，國名，姬姓，周封伯禽於魯，今自山東滋陽縣，至滕縣，泗水縣境，皆其地也。

【語譯】夏天四月，到宋國去搬到郕國的大鼎。戊申日子，把牠放在太廟裏面，這是不是合禮的事體。

臧哀伯諫道：「大凡做人君的，須把昭明善德，閉塞邪惡，來顯示百官，尙且恐怕不能夠固定國基，久守弗失；所以昭著善德，拿來垂示子孫。

因此清廟草屋，素車草席，肉汁不和鹽梅，黍穀不加春鑿，這都是表示他的儉約；畫衣禮帽，蔽膝玉笏，皮帶下衣，褻脚履，以及帽子上，的衡紘紘，這都是表示他的尊卑有度；皮做的藻率，刀鞘上下的飾品，以及大帶帶上垂下的東西，旌旗的垂旒，馬頸的皮帶，這都是表示他的尊卑有序；上衣畫的火龍，下衣畫的黼黻，這都是表示他的上下各有文章；畫出五色，比天地四方的形象，這都是表示他的大小各有物彩；車馬旌旂上的錫鬻和鈴，這都是表示他的合節的聲音；日月星三光和畫龍畫虎的旗子，這都是表示他的燦爛光明。

講到一種美德，儉約有度，損益有數。把文物來維持他，把聲明來發揚他，這樣拿來顯示百官，百官就要害怕，不敢變動紀綱法律了。現在滅德立邪，放那賄賂的器具在太廟，拿來顯示百官；假使百官效法起來，還用什麼責備他們呢？國家綱紀的敗壞，是從百官的違邪。百官的失德，是從寵臣賄賂彰明，毫無所忌的原故。鄩國的大鼎放在太廟，彰明昭著，沒有比此再過的了。從前武王打勝商朝，搬九鼎到維維邑，尚有義士說他不是；何況將顯示違亂的路器放在太廟，這是可以試得的嗎？」

桓公不肯聽臧哀伯的話，周朝內史官聽得這件事體，說道：「臧哀伯這個人，是能夠使他後代子孫在魯國發達起來了！因為桓公做出不講理的事情來，他却能夠惓惓不忘的，把正理來勸導他哩！」

### 連稱管至父之亂（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

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註釋】

① 葵邱。齊地。在今山東臨淄縣西。

② 期。一年也。

③ 適。嫡子也。

④ 貝邱。齊地。今山東博興縣南有貝中聚。即其地也。

⑤ 公子彭生。

齊襄公命之弑魯桓於車上者。及魯人來告。襄公殺彭生。

⑥ 鮑叔牙。齊大夫。與管仲相友善。

⑦ 小白。魯公庶子。即齊桓公。

⑧ 莒。國名。即今山東莒縣。

東莒縣。

⑨ 管夷吾召忽。均公子糾傅。夷吾管仲字。公子糾。小白庶兄。

⑩ 雍廩。齊大夫。

【語譯】

齊襄公差連稱管至父去守葵丘。當瓜熟時候去的，同他們道：「到明年瓜熟時候，一定差人前來替代。」那知守了一年，襄公的公令一直沒有下來，連管請派人替代，公反而不許，所以他們都打算作亂。襄公的父親僖公，有個同母弟名叫夷仲年，生個兒子叫公孫無知，僖公很歡喜他，衣服禮數品秩，都和自己的嫡子一樣，及至襄公即位了，便減去他的恩數，他心中很怨恨，連管二人便靠他造起反來。連稱又有個堂妹子，在襄公宮中，一向不受寵愛，便叫他打探襄公不提防的機會，無知對他道：「如果事情成功了，我便拿你做夫人！」

冬天十二月中，齊侯游玩姑楚，就到貝邱那裏去打獵，齊侯看見一隻大豬，跟從的人都說：「是公子彭生啊！」襄公大怒道：「彭生已死，那敢現形見我！」便用箭射他，那豬卻像人一般立起來大叫，公心中害怕，便跌下車來，跌傷了腳，並落掉了鞋子。回宮後，向辦差人名費的，詰問那失去的鞋子，一時又找不到，就用皮鞭打得他鮮血淋漓，及走出宮去，剛巧撞着賊兵到門，被賊搶去細任，費道：「我那裏是來攔擋你們的！」便解開衣服，露出背脊脊

他們看賊兵見他背上有傷，就相信他，放他，費請先進去射着賊。及入宮後，卻把公藏匿好了，再出來和賊兵相鬪，死在門中間，石之紛如是死在階下的，賊兵便進宮去，殺死孟陽在牀上。就說：「這不是君啊！相貌怎不像！」便四處搜尋，看見公的脚露出戶下面，就把他拖出殺死，立了無知做君。

起初襄公立的時候，政令朝更暮改，沒有一定。鮑叔牙道：「君主的使用人民太嫌傲慢，快要鬧起亂子來了。」就奉承了公子小白，逃到莒國去。等到亂事起了，管夷吾召忽又奉承公子糾逃到魯國來。

起初公孫無知會虐待過齊大夫雍廩的，所以九年春天，雍廩便又殺害無知。

### 曹劌論戰（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註釋】①我指魯國言。春秋魯魯史。故稱魯國曰我。②曹劌，魯人。③肉食者，謂在位食祿之人。④間，猶字預也。言在位者自能謀之，何必汝干預其事。⑤鄙，粗陋也。⑥犧牲，玉帛。犧牲，牛羊豕之屬也。玉，蒼璧黃琮之類。帛，幣也。皆祭神之物。⑦孚，取信於人也。⑧長勺，魯地名。⑨敗績，戰敗無功也。⑩轍，車輪之跡。⑪軾，車前橫木也。⑫旗靡，言旗幟已倒也。

【語譯】齊國發兵來攻打魯國，魯莊公將要和他作戰，曹劌請求進見。他同鄉的人道：「這軍國大事，自有受俸祿的人籌劃，你何必去參預呢？」曹劌道：「受俸祿的人見識淺陋，不會有遠大的計劃。」就去進見莊公。問爲什麼可以和齊作戰？莊公道：「我平時於衣食的安逸，不敢獨自享受，必定要分給凍餓的人。」曹劌回答道：「這種渺小的恩惠，未能遍及國人，百姓怎肯聽從呢？」莊公道：「祭祀的犧牲玉帛，雖不敢比從前增加些，但我必以誠信爲主的。」曹劌回答道：「小信未能取信於神，神明未必肯降福呢？」莊公道：「我平日對於大大小小的訟案，雖不能反覆詳審，但必盡力求其實情。」曹劌回答道：「這倒是替人民出心力的一事，可以靠他戰一戰的戰的時候，就請同去罷！」

莊公便和曹劌同坐一輛兵車，在長勺地方作戰。莊公想要擂鼓進兵，曹劌道：「尙非其時！」等到齊人擂鼓三通，曹劌道：「現在可以進兵了！」齊師果然大敗，莊公想要趕兵追去，曹劌道：「尙非其時。」曹劌便跳下車，察看齊國車輪行過的痕迹，再爬到車前橫木上，瞭望了一回，說道：「可以追趕了！」便追趕齊師，既然打勝以後，莊公問他的緣故，曹劌回答道：「那作戰是全靠一股勇氣的，第一通鼓，振作了勇氣，到第二通，便要衰了，到第三通，勇氣便沒有了。他們的勇氣已完，我們的勇氣却正興旺，所以會打勝他的。但是那些大國，變詐多端，很難預料，恐怕他有伏兵，後來我察看他們的車輪迹已亂，遠望他們的旗子已都倒下，纔知道並沒有伏兵，所以知道可以追

趕他們！

陳公子完奔齊（莊公二十二年）

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完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註釋】① 騶旅。旅客也。② 宜諍。謂當官不能盡其職。則諍譏繁與也。③ 翹翹。高貌。④ 工正。掌百工之官也。⑤ 以火繼之。謂繼之以燭也。⑥ 鏘鏘。謂風鳴聲也。⑦ 陳厲公。名躍。在位七年。⑧ 親國之光。謂親其國家之光榮也。⑨ 陳桓子。名無宇。敬仲五世孫。事景公爲大夫。穆益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⑩ 成子。名恒。敬仲八世孫。弑簡公而專齊政。

【語譯】陳國的公子完出奔到齊國去，齊侯使完做卿。完辭謝道：「臣寄居在貴國，好比旅客一般，幸虧得着陳君的寬赦，能受到齊國寬大的政治，只指望你饒赦我不熟悉教訓，免得追究我出奔的罪。使我去掉負擔奔走的勞苦，得能息肩在這裏，這就是君的恩惠了！只如此，我受賜已經很多了，那裏再敢玷辱高位，招惹官僚們的譏笑呢！只請昧死告免，萬不敢受的。」詩經上說：「很高的車子，從遠處來迎接我，又用弓來招我，難道我不願前去嗎？但恐爲朋友譏笑呢！」齊侯因他抵死不肯，便使他做工正的官。

桓公以他爲賢，到他家中去宴會，非常快活。桓公道：「我們飲酒很樂，點火接下去罷！」完辭謝道：「臣只卜用晝日，夜飲倒沒有卜過，不敢違命呢！」君子道：「飲酒原所以成就禮節的，現在不接下去貪吃，就是義；和君成了飲酒的禮，不放他走到邪路上去，就是仁。」

當初陳大夫懿氏，要把女兒配給完，懿氏的妻子占卜了一下，道：「吉的！這叫鳳凰一同飛，和鳴的聲音鏘鏘然！陳國姓媯的後代，將要養在姓姜那裏了！五世以後，一定可以昌盛的。爵位可和正卿一樣，八世之後，便沒有人比他大了。」陳厲公生了敬仲，公子完當他年幼的時候，周太史有個拿周易來見陳侯的。陳厲公便使他替兒子筮一下，撞到觀卦，變成否卦的一爻，說道：「照卦爻上看起來，這叫做看國家的光華，利於做王家的賓客；他要代陳氏有這國了麼？如果不在這國中，必定是在別國；如果不是在他本身，必定在他的子孫。因爲他的光遠不過

是從他發出亮來的。如果在別國，一定是在姜姓的國家。姜姓是四嶽的後代，既像山嶽，便有配天的大功。但是天下的東西不能兩物同大的，要陳國衰微了，他的子孫纔昌盛呢！一直到昭公八年，楚國初次滅了陳國，敬仲的五世孫陳桓子，方纔興盛在齊國。到哀公十七年，楚國第二次滅了陳國，敬仲的八世孫成子，方纔專得齊國的政權。

驪姬謀立奚齊（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sub>一</sub>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嬖，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註釋〕

①晉獻公。武公子。名詭諸。在位二十六年。

②烝。上淫也。

③大戎。唐叔之後。姬姓。其地在今陝西虜施縣境。

④小戎。允姓之戎也。其地即今甘肅安西縣。

⑤驪戎。男。驪戎國名。姬姓。今陝西臨潼縣有驪戎城。即其故地。男。男爵也。

⑥嬖。女弟也。

⑦嬖。賤而得君之寵幸也。

⑧梁五。東關五。梁五姓。梁名五。東關五居關秦者亦名五。二人均獻公之外嬖大夫。

⑨曲沃。地名。即今山西聞喜縣。

⑩蒲。即今山西隰縣。

⑪二

地名。即今山西吉縣有南北屈廢縣。◎沁。邊邑也。◎絳。晉國都。即今山西新絳縣。◎魏。報齊五寸爲後。二伐爲魏。

【語譯】晉獻公秦淫着齊姜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後又娶了戎狄的兩位女兒，大戎國的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國的女兒生了夷吾。獻公又去攻伐驪戎，驪戎國的君本是姬姓男爵，便把他的女兒驪姬送給獻公。歸國以後，生了一子，名叫奚齊。他跟嫁來的妹子，也生了一子，名叫卓子。

驪姬得了獻公的寵愛，要想立他的兒子做太子，便私下送財物給在外面的寵臣。一個叫做梁五，一個叫做東關五，教他們說給獻公聽道：「曲沃是桓叔的封邑，有先君的宗廟在那裏，蒲城和二屈，是晉國疆界上的要隘，都可以沒人主持的。宗邑中沒有了主子，人民便沒有怕懼。疆界上沒有了主子，便開了戎狄窺伺的心念，戎狄生了窺伺的心念，人民又看輕我們的政令，這就是晉國的大禍患呢！如果使太子主持曲沃，又使重耳、夷吾主管蒲和屈，那末對內可以使人民畏懼，對外可以絕戎狄窺伺的心念，並且又可表示你君的功勞，庶幾使晉國的人民都道：「像戎狄那般的廣闊地方，卻給晉國做了都會，我們晉國的開關疆土，不也是應該的麼？」晉獻公聽了這話，心中很覺滿意，便差太子住在曲沃，重耳住在蒲城，夷吾住在屈，羣公子都住在邊地去，只有二姬的兒子在絳都。後來二五終於和驪姬毀謗羣公子，却立了奚齊做太子。晉國人因此喊他叫做「二五耦」。

### 晉作二軍（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註釋】

①作二軍。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遂從小國之制。至獻公始作二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②趙夙，衰之兄也。③華萬，魏擊之祖父。④耿，即耿城，或曰耿鄉城，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南。⑤盩，國名，今山西靈縣。⑥魏，今河南開封縣。⑦士薺，晉大夫。⑧位以卿，謂將下軍。⑨先爲之極，言其祿位極盡於此。⑩吳泰伯，周太王之嫡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語譯】晉獻公作上下二軍，獻公自己領了上軍，使太子申生領了下軍，趙夙做了晉侯趕兵車的，畢萬做了晉侯的車右，出去滅掉耿國，霍國，魏國。回來時，替太子造曲沃城，把耿國賜給趙夙，把魏國賜給畢萬，教他二人做了大夫。

士薺道：「太子不得立做君了！分給他一個都城，却教他領了上軍，把卿位賜給他祿位，已極盡於此，那裏還能立做君呢？不如趁早逃去，不要使罪加到身上！做個吳泰伯，不也可以麼？能夠做了吳泰伯，雖不得國，還有讓國的美名，比留在晉國，碰到災禍，總好得多呢！況且俗語說得好：「我心中果真沒有毛病，那裏要愁到沒有家呢？」上天若肯保佑太子的，難道一定沒有晉國了麼？」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閔公三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

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食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其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羸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羸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羸。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羸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

可。違命不孝。奔命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天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註釋】  
①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名。  
②里克。晉鄉里季也。  
③欒盛。祭品也。  
④撫軍。助君撫衛軍士。  
⑤國政。指正卿言。  
⑥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者。  
⑦金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爲之。爲偏衣之佩飾。  
⑧狐突。字伯行。軍耳外祖父也。  
⑨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  
⑩佩衷之旗。在腰爲佩。言以作中心之表旗。可以明尙青。  
⑪罔。謂十二月閉塞之時也。  
⑫臘。祭社之肉。盛以腹器。  
⑬內寵並后四句。並后。謂妾如后也。二政。謂臣擅權也。配適。謂庶如嫡也。耦國。謂大都如國也。

【語譯】  
晉獻公差太子申生。去伐東山皋落氏。晉大夫里克諫道：「太子是奉國家的祭祀和社稷的。又是早夜親自查察君的廚膳的，所以叫做冢子；君有朝會征伐行役的事情，便代君守國，如果使大臣守國，太子便跟了君走，跟君走的，叫做撫軍，代君守國的，叫做監國，這是古時的制度。至於帶領軍隊，專門謀劃軍事，誓師軍旅，這都是國君和正卿的干係，不是太子的事情呢！兵只要將軍定着命令就是了，如果太子領了兵，要稟承君命然後行事，那末權不在己，便沒威重；如果擅專了命令，便又失掉孝道，所以國君的嫡嗣，不可以帶領軍隊。如果定要使太子領兵，那末國君失卻命官的用意，他領了兵又沒威重，有什麼用處？況且臣聽說皋落氏定要出兵接戰的，君定必丟開太子纔好呢！」獻公道：「寡人有子很多，不知立那一個好，很想試試他呢！」里克聽了這話，便不回對就退下來。

退出後去見太子。太子道：「我難道廢立了嗎？」里克回答道：「君主命你住在曲沃治那人民，領了軍學習軍事，都是要你好好呀！只愁不能供奉職守，爲什麼會廢立的呢？而且做兒子的，只怕不孝，不要怕不能立做君的，果真能夠修好自己的行爲，不怪怨他人，那末自然能免掉禍害了。」

太子既統領軍隊，將要出發，獻公給他穿一件左右異色，一半似公服的偏衣，又給他佩帶了金鑄的玦。狐突做他趕兵車的先友，做了車右，梁餘子養替罕夷趕了兵車，先丹木做了車右，羊舌大夫做了軍尉。先友道：「穿着一半公服，握了兵權的樞要，成敗全在這一趟呢！請你格外勉力些，分著身衣的一半，並沒有惡意，又有兵權在己，可以遠離災害；既有親暱的意思，又可以免除禍患，還有什麼憂愁呢？」狐突歎口氣道：「天時是人事的徵應，衣服是身上的文章，環佩是中心的表示。所以如果鄭重其事的，該應在四季的開始時吩咐他；如果心服他身子的，該應給他穿純色的衣；如果信用他意思的，該應給他佩帶合法的東西。如今吩咐他在四時的末季，分明是要闕藏那事；給他穿雜色的衣服，分明是要遠開他的身子；給他佩帶了金玦，分明是丟掉他的心曲。衣服是遠開他的時候，是闕藏他的，雜色有薄待的意思，窮冬有肅殺的意思，金是寒冷的，玦是離開的，那裏有一件可以靠得住呢？就是要想勉力從事，那東山的戎狄，怎可滅盡麼？」梁餘子養道：「照古禮帶兵的人，該應要受命在廟中，受祭肉在社上，有軍帽等一定的常服。如今得不到常服，卻穿雜色的偏衣，君的命意就可知道了。死了却是不孝，倒不如逃了罷！」罕夷道：「雜色奇怪的衣服，是非常的用意，金玦缺了些，是不再回復的景象。就是回復了，還有什麼可做呢？君王早有害太子的心念了。」先丹木道：「這樣服式，那怕是狂夫也要疑心了。而且公說道：『要滅盡敵人，纔得回來。』敵人滅得完的麼？即使滅完了，還有國內說壞話的人呢！不如躲避去了，倒可以免掉禍。』狐突就要逃

走。羊舌大夫道：「不可以的，違反父命，叫做不孝；棄掉君命，叫做不忠。雖明知君心冷淡，但是不忠不孝的惡名，總不可做的，你應當出死力做去吧！」太子將要作戰，狐突諫道：「不可以的。從前辛伯告訴周桓公道：『內寵有嬖妾像皇后一般；外寵有臣子專了權；心愛的庶子像是嫡子；分封的大都和國相等；這都是亂國的根本！』周桓公不聽他的話，所以後來受着災禍，如今亂國的根本已經成功了，還可指望一定立做君麼？只有盡孝道，安寧百姓爲是。請你再仔細打算一番，怕比危害身子招罪受，總好些呢！」

虞師晉師滅下陽（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郟，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註釋】①荀息，晉公族，食邑於荀，故以爲氏。字叔，獻公時爲大夫。②屈產，出名馬之地，今山西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③垂棘，晉地，出

美玉。④虞，仲雍之後，今山西平陸縣之虞城卽其地。⑤魏，魏仲之後，其地卽今山西平陽縣。⑥宮之奇，虞大夫。⑦冀，國名，其地在今山西

河津縣東北十五里。⑧顛軫，坂名，在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⑨郟，虞邑，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十五里，有故郟城。⑩平陽，魏國都城，在今山西

平陸縣。



【語譯】晉大夫荀息請獻公用屈產出的良馬，和垂棘出的璧玉，一同送給虞公，向他借路去伐虢國。獻公道：「這是我寶貝啊！」荀息回答道：「如果借得虞國的路，雖然暫時拿去，終究可取回的，這好像是藏在外庫中一樣呢。」獻公道：「有宮之奇在那裏呢！」荀息答道：「宮之奇的做人，又是懦弱，又是不能強諫的，並且從小長養在虞君宮中，親暱摟戲慣的，雖然勸諫，也不會聽從的。」

獻公便差荀息帶了玉和馬向虞國借路，對虞公道：「冀國沒有道理，常來侵犯貴國，竟從顛輪坂進來，攻擊鄭城的三門，後來冀國受着痛苦，只因你君能報復的緣故。如今虢國又無理了，分遣人民來依着客舍，候便就侵犯敝邑南方的邊地。今敢請求借路於貴國，去問虢國的罪。」虞公答應了他，並且請替他先發兵去伐虢國。宮之奇勸諫虞公，虞公不聽，便起兵。晉國便差大夫里克荀息領了兵會同虞國的兵去伐虢國，攻破虢國的都城下陽。

### 齊侯侵蔡伐楚（僖公四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註釋】①齊侯桓公也。名小白。②蔡，國名。姬姓。周文王子叔度所封地。今河南汝南。上蔡、新蔡等縣皆其地。③潰散也。凡民逃其上曰潰。④北海，亦名渤海。爲遼東半島山東半島間之內海也。⑤風馬牛，馬走逆風，牛走順風。喻齊楚兩地遠隔，絕不相干。⑥管仲齊大夫。名夷吾。⑦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⑧太公，即呂望。名尚，齊始封之君。⑨五侯，五等諸侯。公侯伯子男也。⑩九伯，九州之伯。周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也。⑪穆陵，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南一百零五里。有穆陵關在大觀山上。或曰當在楚境。⑫無棣，故城在今河北慶雲縣東。或曰當在遼西。⑬包茅，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藉酒，似神飲者。⑭縮酒，束茅立之祭前，而灌鬯酒於其上。象神飲之也。⑮微，問也。⑯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死。

【語譯】齊桓公領了諸侯的兵隊去襲攻蔡國，蔡人都逃散，便趁勢去伐楚國。楚王差人來說道：「君住在北海，寡人住在南海，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料君竟涉及我的境界！這是什麼緣故？」

管仲答道：「從前召康公吩咐我先君太公道：『五等的諸侯，九州的牧伯，你都可以征討他們，務必領了他們幫輔王室。』還賜我先君領土，東邊到了海，西邊到了河，南邊到了穆陵，北邊到了無棣。你如今不貢菁茅，弄得天王祭祀起來，不恭敬，不能縮酒，這是我請問你的。從前昭王南巡却不復返，這也是我要請問你的。」楚國的使者回答道：「包茅不貢，固然是寡君的罪，以後不敢再不供給了。至於昭王的不回去，請你到水邊去詰問罷！」

### 晉侯殺太子申生（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

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註釋】① 歸。卜兆辭也。② 渝。變也。③ 攘。除也。④ 鞠。笑也。⑤ 一薰一蕕。二句。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⑥ 中大夫。里克也。⑦ 胙。祭肉也。⑧ 地墳。謂地墳起而坼裂也。⑨ 新城。卽曲沃。⑩ 杜原款。太子申生之傅。

【語譯】起初晉獻公要想立驪姬做夫人，命卜人占卜，不吉，又命用蓍草筮他，卻是吉利的。獻公道：「依了筮罷！」卜人道：「筮是短的，龜是長的，不如依長的好。並且象兆上說：『如果專寵的人生了變，要奪公之美，好像一種香草和一種臭草，同放在一處，那怕過了十年，香氣已消滅，臭氣却還存在呢。』一定不可以的。」獻公不聽，立了驪姬做夫人，生了個奚齊。驪姬的妹子，生了個卓子。

等到快要立奚齊做太子，先和里克暗中計劃成功，然後驪姬對太子申生道：「君夜來夢着齊姜呢！你趕快去祭祀她呀！」太子申生便到曲沃去祭，回來便拿祭肉獻上。適值獻公出去打獵，驪姬便把祭肉放在宮中，過了六

天，公回來了，驪姬便在肉中下了毒，獻給獻公，又教公先把酒倒在地上，試試有無毒物，及一倒下去，果真地都高了起來，又把肉餵狗，狗吃了便死。再拿酒肉給小臣，小臣中了毒也死。驪姬便哭着道：「這全是從太子那裏來的呢！」申生聞知這事，便逃往新城。獻公就殺他的師傅杜原款。

有人對太子道：「你自己已到公面前去分辨就是了，獻公定能明白你的冤枉！」太子道：「君如果沒有驪姬在旁，就覺居住不安，飲食不飽。我若去分辨，驪姬一定有罪，君的年紀已經老了，爲了我心中不樂，我卻也不快活的。」那人又道：「那末你打算逃走了嗎？」太子道：「君實在沒有查清楚我的罪，我帶了這種弑君的惡名聲出去，有誰收留我呢？」十二月戊申那天，便自己縊死在新城。驪姬便又冤屈二公子道：「這件事情，他們兩個也都曉得的。」於是重耳便逃到蒲城，夷吾便逃到屈城。

### 士蔦築城不愼（僖公五年）

晉侯謂士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蔦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憾。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子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註釋】

①士蔦。晉大夫。

②寘薪。謂雜薪於土而築之。不堅實也。

③讎。猶對也。

④保。保而守之也。

⑤懷德惟寧二句。詩大雅懷德以實。爾

宗子之固若城。言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惟安矣。但能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

⑥尋。用也。

⑦尨茸。亂貌。

⑧適從。謂專主而從之也。

【語譯】晉獻公差士蔣替二公子造蒲城和屈城，士蔣不小心，夾了柴在土中，很不堅固，夷吾就來告訴獻公，獻公便差人去責備士蔣。

士蔣叩頭回答道：「臣聽得沒有喪亂而愁，憂患定要來應着的；沒有兵事築城，寇讎定要來保守的。既然是寇讎保守的，我們爲什麼又要小心堅築呢？臣守了官職，卻廢去君命不築，便是不敬。但是堅築了，牢固寇讎的保守，便是不忠；失掉忠和敬，那裏可以事奉你君呢？詩經上說：『能使人戀着德行便是安甯，有了這種安甯，那末宗子的堅固，就和城牆一般了。』你君只要修起德行，固定了宗子，那末還有什麼城牆比得上他呢？過了三年之後，怕便要用兵在那裏了！爲什麼要小心堅築呢？」士蔣退下來，念着幾句道：「真像狐皮袍子的蓬蓬鬆鬆，一國之中，有了三個主人翁，教我依了那一個好呢？」

### 宮之奇諫虞公（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祀。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

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係，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註釋】

① 盥，指習而不經意也。

② 輔車，謂頰輔牙車也。

③ 秦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仲雍即虞仲。

④ 魏仲，魏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魏君字。

⑤ 盟府，司盟之官也。

⑥ 桓莊之族，謂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

⑦ 獻公患其逼，盡殺之。事在莊公二十五年。

⑧ 據，猶安也。

⑨ 絜，是也。

⑩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語譯】晉獻公又借路於虞國去伐魏國，虞大夫宮之奇諫道：「魏國是虞國的外護，魏既滅亡，虞國也必定跟着滅亡。晉國貪心無厭，不可輕開他的念頭；晉兵又是我們的寇讎，不可和他們遊戲的。一次失著，已很夠了，還可以第二次麼？俗語說：『面頰和牙牀是互相依靠的，沒有了嘴唇，牙齒就要受冷了。』這兩句話，就是說虞國和魏國呢！」虞公道：「晉國是我國的同宗，豈肯來害我呢？」宮之奇答道：「秦伯、虞仲，都是太王的兒子，秦伯不聽着太王去滅商，所以不能夠繼續國王的位子。魏仲、魏叔，都是王季的兒子，做了文王的卿士，有功業在王家，並且有盟書藏在盟府中。魏國既被他滅了，難道還可惜虞國嗎？並且虞國能比桓叔、莊伯更親麼？那桓叔、莊伯兩族，是獻公應該愛他的。他們有什麼罪，卻盡把他們殺死，這不是恐怕他們逼害晉國麼？至親的人，只因恃寵逼害，還要殺害他們，何況虞是一個國，難道不要吞併麼？」

虞公道：「我奉享祭祀，非常豐盛清潔，神明一定護我。」宮之奇答道：「臣聽說鬼神實在並不是親近人的，只依據那有德的罷了。所以周書上說：『皇天沒有一定親近的人，只揀有德的是親。』」又道：「不在黍稷黍盛的馨香，只有明德是馨香。」又道：「祭祀的人，雖用同一物品，只有有德的，鬼神纔來享食。」照這樣說來，那末沒有道德，人民便不和睦，神明就不來享食了。神明所依靠的，當然在那有德的；如果晉國取了虞國，卻把明德來薦他的馨香，難道神明吐了他麼？」虞公不聽他的話，應許了晉使。宮之奇便領了族人同往他國去避難，說道：「虞國滅亡，等不到臘祭的時候，就在我族的行後了。晉國不用再舉第二次兵了。」

### 葵邱之會（僖公九年）

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註釋】 ①葵丘，春秋宋地名。今河南考城縣有葵丘聚。其地有盟臺，亦名盟臺輝。 ②宰孔，即宰周公。王卿士。 ③天子句，天子有祀事於文王武王。 ④伯舅，指桓公。 ⑤歲，七十曰歲。 ⑥咫，八寸曰咫。 ⑦小白，桓公名。

【語譯】 九年夏天，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是重申舊約，並且團結向日的和好。這是很合禮的事體啊！周王遣

了宰孔賜給齊桓公一些祭肉，說道：「天子正祭祀着文王武王，所以差孔來賜給伯舅一些祭肉。」齊桓公將要下階去拜謝了，宰孔道：「且慢！還有後命哩！天子叮囑我道：『因為伯舅年紀老了，格外體恤他，加賜他一級職分，叫他不要下階去拜謝。』」桓公答道：「天威不遠，只在眼前，我小白怎敢貪着天子的寵命，便不下階拜謝呢？要是這般，恐怕得罪了上天，把我墜落下來，反使天子的臉面，過不去呢；所以決不敢不下階拜謝的。」說罷，便先下階去拜謝了，然後再升堂受那祭肉。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公九年）

晉獻公卒。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語釋】 ① 謂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也。 ② 人之欲善四句，言里克忠於申生、重耳等，亦知己之忠於奚齊。已欲不二於奚齊，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也。 ③ 次，喪葬也。

【語譯】 晉獻公死後，國中大亂。起初獻公差荀息做奚齊的太傅；等到獻公害了病，便召荀息進去，對他說道：「把這個很弱小的孤兒，累你大夫，你把他怎麼樣呢？」荀息叩頭回答道：「臣當盡保護的力量，再加上忠貞的心。微幸能得成功，這就是君的有靈。萬一不能成功，那末我便只有跟着一死，決不苟免避害的。」公道：「什麼叫做忠貞？」荀息答道：「對於國家有利益的事情，知道了沒一件不去做的，這就叫做忠；送往死的，服事活的，兩邊都沒有遺憾，這就叫做貞。」

等到里克將要殺奚齊了，先把這意思告訴荀息道：「三公子的徒黨，怨恨着奚齊，快要作難了，又有秦人晉人輔助着，你打算怎樣？」荀息道：「我只有一死！」里克道：「死也沒有益處的。」荀息道：「我已和先君說過的了，不可以有第二條心念的。我要實踐我從前的話，難道可以愛惜一死嗎？雖明知死也無益，但又怎可躲避呢？並且他人的要向好路上走，也那一個不像我呢？我自己要生第二箇心念，難道可以叫他人罷了的麼？」

十月中，里克殺奚齊在喪居那裏，荀息將要尋死了，有人道：「不如立了卓子扶助他罷。」荀息便立了公子卓安葬獻公。十一月中，里克又殺公子卓在朝上，荀息便也自殺。當世的君子道：「詩經上說：『白圭有了斑點，還可以磨去，說話有了斑點，便不可再做了。』像荀息真有這般光景呢！」

### 秦伯納晉惠公（僖公九年）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秦伯納晉惠公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致，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註釋】●郤芮，郤克祖父，後爲秦穆公所誘殺。●人實有國二句，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隰朋，以公族爲大夫，助管仲相桓公，成霸業。卒諡成子。●公孫枝，秦岐州人，字子柔，爲大夫。●蘆孟明於穆公，遂霸西戎。君子謂子柔知人能舉。●不識不知三句，見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闡行自然合天之法。●不僭不賊，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爲人法則。

【語譯】晉大夫郤芮勸夷吾把重賄送給秦伯，要求他送自己回國。說：「現在那晉國，實在是人家的了！我們何必愛惜他；進了國內去，只要能得民心，土地有什麼憂愁呀！」夷吾便聽了郤芮的話，請求秦伯。於是齊大夫隰朋領了兵，會齊了秦兵，一同送進晉惠公去。秦穆公對郤芮道：「公子回去做君，依靠什麼呢？」郤芮答道：「臣聽說逃亡的人沒有黨羽的，有了黨羽，便有仇敵呢！夷吾從小便不喜歡戲弄，雖然能夠爭鬪，卻也很有節制。到了成長，也仍舊不改他的這脾氣，其餘我也不知道了！」

秦穆公問公孫枝道：「夷吾回國去能夠安定麼？」公孫枝答道：「臣聽得人說：『有了法則，方纔可以定國。』詩經上說：『文王能夠去掉自己的私見，所以合着天理。』」又道：「沒有過差，沒有傷害，少不能給人做法則。」

的，這幾句詩，便是說沒有私好；沒有私惡；也不疑忌；也不好勝的意思呢。如今他的話，多了疑忌好勝的意思，要他安定晉國，恐怕難罷！」穆公道：「他多疑忌，便要招怨，只是自害罷了，又那裏能勝人家呢？這倒是我國的好處哩！」

### 晉侯改葬共太子（僖公十年）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註釋】①共太子，申生也。②下國，謂曲沃新城也。③登僕，謂使登車而爲之僕御。狐突固爲申生御兵車者。④殄，絕也。⑤敝，敗也。⑥韓，晉地，卽今陝西韓原。

【語譯】晉侯改葬共太子申生。秋天，狐突到曲沃新城去，忽而碰見了太子，太子仍使狐突登上車子，做他的僕御，却告訴他道：「夷吾沒有道理，我已請願在天帝那裏了，我要把晉國的土，給與秦國，秦國定可祭祀我的。」狐突答道：「臣聽說神明不享不是他的族類，百姓不祭不是他的同族。你的祭祀不是要斷絕了麼？況且人民有什麼罪呢？這種罰不在理，又絕了祀，還請你再打算打算看。」太子道：「是了！我再去請求天帝，過了七天，在新城

西面有一個走陰差的，你可借他來見着我呢！」到了日期，狐突便再去見太子，太子告訴他道：「天帝已允許我罰那有罪的人了，要使他失敗在韓原呢！」

晉薦饑（僖公十三年）

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註釋】①薦饑。麥禾皆不熟也。

②子桑。公孫枝字。

③百里。卽秦大夫百里奚。本虞人。

④不鄭。晉大夫。爲夷吾所殺。故其子豹欲復仇。

雍。雍秦都。今陝西鳳翔縣。絳。晉都。今山西新絳縣。自雍至絳。由渭水接汾水。一水可通。

【語譯】晉國年歲饑荒，惠公差人到秦國去請求糴些米，供給民食。秦穆公問公孫枝道：「給他們麼？」子桑答道：「重施却能得到報酬，於我並沒有損害，還求什麼呢？重施卻得不到報酬，那末他的人民必定要離心了，人民離了心，我再去討伐他，晉君沒有兵衆和我抵敵，必定敗的。」穆公又問百里奚道：「給他們麼？」百里奚答道：「天災的流行，國家代代有的，我們救饑荒，體恤鄰國，這是該應的道理。依了道理幹去，一定有福的。」不鄭的兒子叫豹的，正在秦國，請求去伐那晉國。秦伯道：「他的君是惡的，可是他的百姓有什麼罪呢？」秦國因此就輸運粟給晉國，從雍到絳，接連着不斷，大家喊他叫做「汎舟之役」。

秦乞糴于晉（僖公十四年）

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受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註釋】①慶鄭，晉大夫。②虢射，惠公舅也。③皮之不存，二句，惠公初許賂秦五城，後背之。此言既不與城，猶毛無皮，雖與之粟，亦不能解怨。毛以喻粟。

【語譯】秦國饑荒了，穆公便差人要求糴粟于晉國，晉人卻不肯給他。晉大夫慶鄭道：「背負了秦國從前的厚賜，便再沒有那個肯親近你了；幸災樂禍，又是不仁的事；貪愛自己的東西，不肯救人災患，便是不吉祥，惹怒了鄰國，便是不義。這四種道德都沒有了，怎能保守國土呢？」虢射道：「皮既沒有，毛附在什麼地方呢？」慶鄭道：「棄掉信義，違背鄰國，將來如果再有災患，還有那個肯來救呢？沒有了信，禍患便作，失掉救援，定要滅亡，這是當然的事理呢。」虢射道：「秦國怨我已經很深，就是把粟給他，也不能解怨的了，給了他們米粟，反使秦國強起來，不如不給他們的好！」慶鄭道：「不感激他的好處，再幸災樂禍，這是人民要唾棄的呢，就是和他親近的人，怕還要變成讎怨，況且本是怨敵嗎？」惠公不聽他的話。慶鄭退下來道：「我君定要懊悔這事呢！」

晉秦韓之戰（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也。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籠。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謂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君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王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

## 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註釋】①卜徒父。徒父人名。秦之掌龜卜者。②蠱。巽下艮上曰蠱。③不孫。謂不謙遜也。④步揚。卻縠之父。⑤小駟。馬名。⑥狡憤。狡。冥也。憤。動也。⑦外蠱中乾。言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⑧韓簡。晉大夫。萬孫。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韓簡侍。⑨狙。欸也。言辟秦則使欸來。⑩列位也。⑪還澤。澤。泥也。還。便旋也。⑫復戾也。⑬輅。同逆。迎也。⑭止。獲也。

【語譯】秦穆公要去攻打晉國。卜徒父用著草筮一下，吉的，他的卦是蠱卦，占辭上說：「千乘的君，要三度失敗，三次敗餘以後，我們能夠捉得雄狐呢！」那狐是蠱惑的，一定是指晉君的。蠱卦的內卦是巽，巽是風；外卦是艮，艮是山。現在已是九月季秋，我們在內像風，他們在外像山，風吹落山木的果實，却取了他們的材料，所以一定是勝的。他們木實既吹落，材料又損失，不敗還等待什麼呢？

後來晉軍果然三次敗退，到了韓原地方。晉侯對慶鄭道：「敵兵已經深入，把他怎麼樣呢？」慶鄭答道：「這實在是君王叫他深入的，可把他怎麼樣呢！」惠公道：「你不謙遜的人呀！」後又卜用車右了，慶鄭是吉的。惠公偏不使他做車右，卻使步揚趕了兵車，家僕徒做了車右，惠公駕車用的小駟，原是鄭國獻來的。慶鄭便道：「從前遇到軍國大事，一定要用自己本國出產的馬；因為生在那水土上，自然能識得那裏人的心念，肯安心受他的教訓，熟悉國中的路，儘你趕他那裏去，沒有不如意的。如今你君用着異國出產的馬，去和秦兵戰鬥，等到吃了驚嚇，有起變故來，他定要拘強人們的心意，改換了樣子，那時怒氣倔強着，再加陰血周身動起來，緊張得脈絡根根爆起，外面看着雖是強壯的，內中實在已經乾竭了，要教他進退，卻不可進退；要使他旋轉，也不能旋轉。到這時候，你君定要懊悔的呢！」惠公又不聽他的話。

到九月中，晉侯又領兵迎擊秦兵。先差韓簡去偵查秦兵的強弱，韓簡回來復命道：「秦兵雖比晉兵少，但是死鬪的勇士，卻比我加倍呢！」惠公問道：「這是什麼緣故？」韓簡答道：「你君逃出的時候，靠了他們的資助；回國的時候，又利用他們的情面；饑荒的時候，又吃了他們的穀，他們三回給了好處，我們卻一次沒有報答他，所以他們來討伐的呀！如今我們不同他講和，卻又要去迎擊他，所以我們的兵都怠懈，秦國的兵都奮興着，恐怕加倍還不夠呢！」惠公道：「一個光身漢還不肯給人戲玩，況且我們是個國，肯給秦國戲弄麼？」便使韓簡去請戰道：「寡人沒有材幹，只能聚合兵衆，卻不能夠分散了。你君若不肯退兵，我只有決戰，無可逃避的了。」秦穆公使公孫枝回對道：「你君沒有進國的時候，我君代你憂懼；既進了國，沒有安定君位，我君還仍舊憂愁。如果你君位已定，能合聚兵衆了，那敢不依你的吩咐呢？」韓簡退下來，自言道：「我若微幸，得給他因去倒好了！」

壬戌那天，秦晉二國的兵，戰於韓原地方，晉惠公車前的馬——小駟——因為撒尿在污泥中，停止不走了。惠公便喊慶鄭。慶鄭道：「你拘強我勸你的話，又不依卜辭，另立了車右，原是要求着敗呀！爲什麼還要逃避呢？」便丟開不管去了。那時梁由靡趕了韓簡的兵車，號射做了車右，迎上秦伯的車子去，正要捉住他了，給慶鄭喊着「趕快救晉惠公！」一脫手誤了事，便放走了秦伯，秦兵倒反而捉住晉侯，帶了回去。

### 晉陰飴甥會秦伯（僖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怨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註釋】

① 陰飴甥，即呂甥。字子金。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

② 王城，秦地。在今陝西朝邑縣東。

③ 不懼征繕，謂不以賦車馬。治兵甲爲難也。

④ 南，惠公太子名。

⑤ 感，憂也。

⑥ 怨，推己及人也。

⑦ 毒秦，謂晉饑則秦施之粟，秦饑則晉閉糴而背施。是毒害秦國也。

⑧ 七牢，牛羊豕各一，爲一牢。

爲一牢。

【語譯】十月，晉大夫陰飴甥會合了秦穆公，訂盟在王城地方。秦穆公道：「晉國和陸渢。」陰飴甥答道：「不和，小人羞恥國王被秦國捉去，却又哀痛戰死的親族，因此不怕征稅修起戒備來，要想立了太子圍做國君，都道：『這雖定要報的，寧可去服事戎狄。』君子愛他的君，卻知道晉國實在是差的，也不怕征稅修起戒備，等待你秦國的命令，都道：『將來定要報這恩德的，就是死也沒有二心的。』只因君子小人的意見不同，所以不和。」

秦穆公道：「國人說你君怎樣呢？」陰飴甥答道：「小人不明事理，祇知憂愁，以爲一定被秦國殺害的；君子能把自己的心，推測人家的心，以爲秦國定必歸還我國君的。小人道：『我們怨毒害了秦國，秦國難道再肯還我的君？』君子道：『我們已知道差了，秦國一定能還我君的，晉國有了離畔的心思，秦國便捉了他去，既然服罪了，秦國自然寬赦他。秦國的恩德，沒有比此再厚；秦國的刑罰，沒有比此再威嚴了。怎樣那服罪的，思念秦國的恩德，離

畔的，畏懼秦國的刑罰這一回事，秦國可以稱霸了！如果從前納了惠公，卻不替他安定君位，現在又廢掉他，不立他做晉君，這分明是爲好反成仇，倒把恩德變成怨恨了。秦穆公一定不是這麼的。」秦伯道：「這真說中了我的心事！便更改晉侯住的公館，送了他七副牲牢。」

楚人伐宋以救鄭（僖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虜，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註釋】●宋公，襄公也。名茲。父宋封公爵。故稱君曰宋公。●大司馬，固，官名。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卽子魚。●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縣。●未旣濟，未盡渡泓水也。●門官，近衛之官也。在國則守宮門，師行則從君左右。●不重傷，敵之受傷者，不忍再傷也。●不禽二毛。

前通稱謂不忍捨棄者曰白也。敵人。①亡國之餘。宋而對楚。②利。元者之稱。③能謂不形去來也。

【語譯】楚人攻打宋國，以救鄭國。宋襄公，要和楚作戰。大司馬公孫固諫道：「天的棄掉商朝已好久了，君想要把他興起來，恐怕不能再赦免的了。」宋公不聽。冬天十一月初一己巳那天，宋公同楚人戰在泓水那裏。宋人已擺排好隊伍了，楚人還沒有完全渡過來。大司馬道：「他們兵多，我們兵少，趁他們沒有完全渡過，便攻擊他罷。」襄公道：「不可以的！」既渡過泓水後，他們還沒有排成隊伍，司馬又請趁他們混亂時進攻。襄公道：「不應該的！」等楚人隊伍既立定，然後去攻擊他。宋師卻大遭失敗，襄公的大腿上也受了傷，近衛的兵，都被楚人殺得一個不剩。

宋國人都埋怨襄公道：「君子的用兵，見敵人已受了傷的，便不肯再去傷他；見敵人頭髮斑白的，便不忍再去擒獲他。古時候的治軍，不肯靠險隘求勝的。寡人雖然是亡國的後代，卻不肯趁敵人不戒隊伍，便擊鼓進兵的。」子魚道：「君全然不知戰鬪之道。強敵的人，如果在險阻不能成隊伍，這正是天助我呀！趁他們在阻隘的當兒，擊鼓進攻，不也可以的麼？只怕這麼還不能勝呢！況且現在和我爭勝的，都是我的敵人，那怕就是很老的人，只擒獲了便取他回來，有什麼二毛不二毛呢！須知我們表明了羞恥事，教他們戰鬪，無非是要殺傷敵人。如果傷了還沒有死，怎可不重新再傷他呢？如果愛惜重傷，那末倒不如勿傷他的好了；愛惜頭髮斑白的人，那末倒不如不和他們戰爭，屈服他們好了。三軍本是便利自己用的，金鼓本是聲助士氣的，既然見了利，就動用他，那末逼敵人在險阻地方是可以的啊！既然聲助極盛的勇氣，那末趁敵人的隊伍沒有整齊，搗鼓攻他，也是可以的啊！」

晉公子重耳之亡（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

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註釋】  
①晉公子句。重耳。晉獻公之子。獻公嬖驪姬。信其讒而殺太子申生。又使人伐其子重耳。夷吾於各所封之邑。  
②蒲城。重耳所封之邑。  
③此魯僖公五年事。  
④保。猶恃也。  
⑤生祿。所以養生之祿食。  
⑥校。戰交曰校。  
⑦狐偃。字子犯。爲文公舅父。與兄毛皆從亡。  
⑧趙衰。夙弟。字

子餘。返國後爲原大夫。佐文公定霸。敗秦師於彭衙。卒諡成子。  
① 顯讀。從文公出奔十九年。後返國。封爲大夫。  
② 魏武子。卽魏驂。畢萬之後。  
③ 司空季子。卽晉臣。字季子。食采於曰。故稱曰季。宜司空。又稱司空季子。  
④ 廣晉如。赤狄別種也。隗姓。  
⑤ 盾。趙宣子也。  
⑥ 就木。老死而說棺也。  
⑦ 五鹿。衛地名。今河北漢陽縣有沙鹿城。爲文公乞食處。  
⑧ 塊。土塊。  
⑨ 天賜。得土爲有國之兆。故云天賜。  
⑩ 姜女。齊女也。  
⑪ 駢晉。謂肋骨相比合而爲一也。  
⑫ 滌。近也。  
⑬ 倍負。輓。曹大夫。  
⑭ 輶。盛於黃篚。糝。水澆飯也。禮。臣無擻外之交。故以盤盛飯。黃玉其中。以饋公子。不令人見。  
⑮ 叔詹。鄭大夫。有賢名。  
⑯ 姬出。晉姬姓。重耳之母戎女。大戎亦姬姓。故曰姬出。  
⑰ 三士。趙衰。狐偃。賈佗也。  
⑱ 波及。謂餘波沾溉及晉國者。  
⑲ 三舍。三千里爲一舍。三舍九十里也。  
⑳ 弭弓。未無絃者曰弭。  
㉑ 鑿。鑿以受箭。韜以受弓。  
㉒ 子玉。字得臣。楚大夫。  
㉓ 匪。盟器也。所以注水者。  
㉔ 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  
㉕ 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也。

【語譯】晉公子重耳，遭着驪姬讒害那次災難的時候，晉獻公會差太監叫披的，去伐蒲城。蒲城人要想和披接戰，重耳不肯道：「靠了君父的命令，方纔能受得養生的祿邑，因這上便得了人民，既得了人民，卻去和君父計較，這是罪惡沒有比此更大的了，我還是逃罷。」便逃到狄國去，跟他的，有狐偃、趙衰、顛、魏武子、司空、季子這般人。後來狄人去攻打磨咎如，虜了他的兩個女兒，名叫叔隗、季隗，狄人便送給公子，公子只娶了季隗，後來生兩個兒子，名叫伯鯨、叔劉，把叔隗給趙衰做妻，生了趙盾。公子快要到齊國去了，對季隗道：「等我二十五年，如果我不來，你再出嫁。」季隗答道：「我已經二十五歲了，再過這些年紀出嫁，怕便要到木頭中去了！請終身等你就是了。」重耳留在狄中，過了十二年，方纔他去。

經過衛國，衛文公不用禮待他。走到五鹿的地方，向鄉野人討食吃，鄉野人卻給他一土塊，公子發怒，要想鞭打他。子犯道：「得土是得國的先兆，這怕是天賜的呢！」公子便叩頭謝他，受着土塊，載在車上。到了齊國，齊孝公把族中的女兒嫁給他，有馬八十四匹，公子以爲安逸，想終老在齊國了，跟隨的人以爲不可，要往他國去，和重耳商量。

在桑樹下，那巧有個姿容的妾婦，在桑樹上採桑，聽得他們的計謀，便去告訴姜氏。姜氏恐怕他泄漏，把他殺死。却對公子道：「你有經營四方的志願，聽得你計謀的人，我已經把他殺死了。」公子道：「我並沒有這事呢！」姜氏道：「你去罷！留戀不捨，和貪安逸，實在是敗壞功名的。」公子卻不肯他去，姜氏便和子犯商量，把重耳灌醉了酒，硬打發他去。公子酒醒後，惱怒他們的做弄，拿了戈追趕子犯。

到了曹國，曹共公聽說重耳的胛骨是成男生的，想在他裸體的時候細看個究竟。伺候重耳裸體洗浴時，共公便逼近去看。曹大夫僂負羈的妻子對他丈夫道：「我看晉公子跟隨的人，都可幫幹國家大事，如果重耳用他們幫扶着，定能回國的，回了晉國，定能做諸侯的霸主，既做羈主以後，如果誅責前日無禮的各國，曹國必定是第一了，你何不趁早同他們兩樣些呢？」僂負羈便送他一盤食物，食物底下放一塊璧玉，公子但受食物，卻把玉還給他不受。

到了宋國，宋襄公送他馬八十匹。到了鄭國，鄭文公也不把禮貌待他。鄭大夫叔詹諫道：「臣聽說天意要開出他來的，別人總不能及他。晉公子有三件事情，天或許要建立他做國君嗎？君應該要用禮貌待他的。凡男女同姓配合的，他的子孫一定不蕃盛，晉公子是狐姬所生，同是唐叔的後人，卻到如今還存在，這是第一種天意。他遭受驅姬的難，逃出在外，天卻仍舊不安靖晉國，大概是要開導他復國呢，這是第二種天意。有狐偃、趙衰、賈佗三個士才具都高過他人，卻跟着重耳，這是第三種天意。晉、鄭本是同等的國，就是晉國的子弟經過，鄭國也還要用禮待他，況且是天所開導的人呢。」鄭文公不聽他的話。

到了楚國，楚成王設宴饗他，而且說道：「公子若是回到晉國去，用什麼東西謝我？」公子答道：「聲色貨幣，是

你有的，至於飛鳥的羽毛，走獸的齒革，是你國土上產的，餘波沾到晉國的，都是君用剩的東西，叫我用什麼報答你呢？成王道：「話雖如此，到底用什麼報答我？」公子答道：「如果靠你君的威靈，能得回歸晉國，倘使將來晉楚二國有什麼兵事，相遇在中原之地，那末我們晉兵當退避三舍，報你的恩德。若仍舊得不到寬綏的後命，那末只可左手執了鞭和弓，右邊掛了箭袋弓袋，和你君追逐了。」子玉怕他的志願大，請成王殺死他。楚王道：「晉公子志願雖廣，身體卻很儉約，話雖華美，卻很有禮節。他跟隨的那般人，遇事能肅敬，又能寬容；有忠誠，又能勤力。晉惠公卻沒有親近他的人，諸侯臣民都厭惡他。我聽說姬姓是唐叔的後代，他的衰是最遲的，恐怕要從晉公子興了起來呢！天要興他起來，誰能廢掉他呢？我若把他殺死，違背了天意，必定要有大災禍的。」便送他到秦國去。秦穆公進五個女子給他，懷嬴也在中間。一天懷嬴捧了臉盆伺候公子洗臉，後來卻拿水灑濺重耳，怒道：「秦是對等的國，爲什麼看輕我，使我服事你呢？」公子便害怕，去了上服，自己拘囚着謝罪。

有一天，秦穆公宴重耳，重耳犯道：「我不及趙衰的會說話，請使趙衰跟着罷。」享的時候，公子賦河水一章詩，穆公賦六月一章詩，趙衰道：「重耳拜受秦賜罷！」公子便走下階去拜謝，叩頭到地。穆公走下一層階去推辭，趙衰道：「你君把幫助天子的詩吩咐重耳，重耳怎敢不拜呢？」

### 秦伯納晉重耳（僖公二十四年）

春，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



…入於曲沃朝於武宮使殺懷公於高梁。

【註釋】①河。黃河也。

②纏繞。纏。馬絡頭也。纏。馬繮也。

③所不與舅氏同心二句。子犯爲重耳母舅。故曰舅氏。有如白水。晉辭。言心之明白如水也。

④曲沃。晉地。今山西縣。

⑤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

⑥懷公。惠公子。名圉。在位五月。

⑦高梁。晉地。今山西臨汾縣有高梁郡。亦名

梁墟。

【語譯】僖公二十四年春天，秦穆公送重耳回歸晉國，將渡過黃河，子犯拿塊璧玉授給公子道：「臣擗了馬籠兜，馬繮繩跟你周行天下，臣的罪惡已很多了，臣自己還覺得，何況你君呢！請從此不再回國，逃往別處去罷。」公子道：「我如果有什麼不和你舅氏同心的，就像這白水一般！」便把璧玉拋入河中，渡過黃河……進了曲沃，朝於武宮的廟中，差人殺死懷公於高梁地方。

### 寺人披見文公（僖公二十四年）

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袞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晉。

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註釋】①呂卻、呂甥、郤芮皆晉惠公之舊臣。

②寺人披，寺人宦官也。名披。③讓，責也。④辭，辭其不見。

⑤田獵也。

⑥袿，衣袂也。披伐滂

文公出奔，披斬其袿，故言所斬之衣袂尚在也。

⑦齊桓公句，齊桓公名小白，置，放釋也。射鉤，魯莊公九年，納子糾於齊，管仲射桓公中鉤，管仲曾

大夫，名夷吾，相，官名。百官之長。言齊桓公放釋射鉤之怨，而使管仲爲相也。

⑧刑臣，刑餘之臣。古者宦官必受宮刑，披乃宦官，故以之自稱也。

⑨以難告，謂以呂卻將焚公宮而弑君之難告也。

【語譯】惠公的舊臣，呂甥、郤芮，恐被文公逼害，想要放火燒那公宮，就此殺掉文公。這時有個太監叫披的，來求見文公，文公差人去責備他，并且拒絕不見。對他道：「蒲城這一樁的事情，獻公叫你過了一夜再到，你却當日趕了來，後來我逃到狄國，跟狄國的國王在渭水旁邊打獵，你替惠公跑來殺我。惠公叫你過了三夜再到，你却在第二夜就趕來了。雖則你受了國君的命令，但是爲什麼要這樣的快呢？那在蒲城被你斬下來的衣袖，還在這裏，你快到別處去罷！」

寺人披答道：「我以爲你此番進國，必定能夠知道做國君的道理了。現在聽你的話，像還沒有知道，恐怕又要

有禍難了。我做臣子的受了國君的命令，不生二心，這是古時的法度啊。替國君除去惡人，應當盡我的力量做去，那時本來當你蒲人狄人一樣，和我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你做了國君，難道沒有像在蒲狄時所遇的禍難麼？齊桓公忘了管仲射中帶鉤的怨恨，叫他做宰相；你若不能夠像桓公的行爲，那麼我自然會去的；何必要勞你的使命呢。恐怕那畏罪要走的人，非常的多，那裏祇有我刑臣一人呢？」

文公聽了，便召見他。寺人披就把呂甥、郤芮計謀的事體，詳細告訴了一番。文公就私下會見秦伯到王城避害。

己二十日，公宮起火，諸卿皆高樓尋不著文公，就追趕到河上，秦伯引誘他們前來，趁此就把他們殺死。

### 晉侯賞從亡者（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註釋】 ①介之推，姓介，名推，之語助字。文公微臣。 ②無親，言其忤害諸臣，無黨援可恃也。 ③義，善也。 ④蒙，欺也。 ⑤慙，怨也。 ⑥綿上，在綿山下，在今山西沁源縣西北。 ⑦爲之田，爲供祭介之推之田也。

【語譯】 晉文公獎賞那班隨從逃難的臣子，介之推不去要求爵祿，爵祿卻也並沒有賞賜到他。介推道：「獻公的兒子九人，現在只存文公了。惠公、懷公，沒有親黨的救援，外面的鄰國，內面的臣民，都屏棄他們的。天意如果不滅絕晉國，定必有主子出來；這主管晉國宗廟社稷祭祀的，不是文公，還有誰呢？所以天意實在要立他做晉君呢？但是那般從亡的人，都算是自己的功勞，這不是欺天太甚麼？偷竊他人的錢財，還要叫他是強盜；何況是貪取

上天的功勞，算做自己的功勞呢！在下的有了罪，反而算是義，在上的見了奸詐，反而賞他，上下互相欺蒙，難和他們居處的了。」

他的母親道：「你爲什麼不去求賞呢？如果不去求，那怕死了，還怨誰呢？」介推答道：「既知道他們貪天之功，是差的，卻又效法他們去求賞，這罪比不曉得誤犯的，要更加重了。而且出了怨恨的話，就不該再吃他的俸祿了。」他的母親道：「既不願求祿，不妨使文公聽得知道。你看怎樣？」介推答道：「言語是身體的文飾，身體既要隱居了，還要文飾做什麼！如果前去一說，這分明是求顯達的意思了。」他母親道：「你真能這般麼？我就和你去同隱罷。」就此隱居到死。

晉侯聞知這個消息，便去招尋他，終究招不到，便把綿上的田，做供祭介推的田；而且說道：「這是記我的過失，並且是表揚賢人的。」

晉侯朝王請隧（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饗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

大敗于欒。殺之于。歸城。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請陸。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註釋】

①河上。黃河之上也。

②求諸侯。求霸諸侯也。

③勤王。勤勞王事也。

④繼文之業。謂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

⑤卜偃。偃

卜筮之官。名偃。

⑥阪泉。在今河北涿鹿縣東。

⑦大有之睽。睽也。言由乾下離上之大有卦。變爲兌下離上之睽卦也。

⑧溫。周畿內邑名。即今

河南溫縣。

⑨王城。卽故洛邑。在今河南洛陽縣城西。

⑩臨城。周邑名。今山西汾陽縣。

⑪南陽。在山南河北。故名。卽今河南沁陽縣。

⑫謀。間

謀也。

【語釋】秦穆公列軍隊於河上，要想送周襄王回國去。狐偃對晉侯道：「要想諸侯歸附，最好能夠勤勞王事，使諸侯信服；並且是大義呢，可以繼續文侯的功業，卻把信義宣布於諸侯中，如今是很好的機會了。」差太卜叫偃的占卜吉凶。卜偃道：「吉的，得着黃帝和炎帝戰於阪泉的勝兆。」文公道：「我當不起這勝兆！」卜偃道：「周德雖衰，但是天命並沒有改，如今的周王，就是古時的帝。」文公道：「再用蓍草筮他一下。」筮得大有變卦到睽的一爻。卜偃道：「吉的，遇着三公受享在天子那裏的卦，戰勝了以後，周王享他，吉沒有比之再大的了。」晉侯聽了這話，便辭別秦師，自己領了晉兵順着河流下去，右師圍太叔於溫，左師迎接襄王於汜。襄王回進王城中，便到

溫去取太叔帶，把他殺死在隰城。

晉侯便朝見襄王，襄王宴他，設了醴酒，又命拿幣帛助他的歡樂。晉侯心中不知足，請求襄王，將來要許他可掘地道下葬。襄王不許，而且說道：「這是表明王者和諸侯不同的禮法，如今周德雖衰，天下卻沒有可代周德的國家。晉國若擬用天子之禮，這分明是有兩個王了，恐怕也是你叔父厭惡的呢。」賜給他陽樊、溫、原、欒、茅、四處的田。晉國因此開闢疆土到南陽地方，陽樊人民不服，晉侯用兵圍住他們，陽樊人倉葛大叫道：「只有德義可以軟化中國，至於刑罰，只可威服四夷，宜乎我們不敢服從的。況且住在這地的，誰不是王室的親戚姻婭，爲什麼要拘執起來，當作俘囚呢？」晉侯知道不可強取，便放出陽樊的人民，只取他的土地。

原人也不服從。冬天，晉侯領兵去圍住原，命軍吏只帶三日的糧食。圍了三天，原仍不降。文公命撤圍遠去。間諜出來報告道：「原人快要降了。」軍吏對文公道：「請略等一等。」文公道：「信義是國家的寶具，是庇護人民的寶器，得原而失信，怎能庇護人民，恐怕所失的更多呢！」便決定退兵，退了三十里，原人方纔投降。

###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

戶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藁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轅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轅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轅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僖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謂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善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



大夫請二三子。或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禮。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蜃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註釋〕 ① 兩河。從汲縣南渡。出衛之南而東伐焉。 ② 晉臣。即可空季子。 ③ 上德。原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不按資格。故曰上德。 ④ 斂孟。今河北滌陽縣有斂孟聚。 ⑤ 澠牛。衛地。今河南睢縣之澠邑廢縣是。 ⑥ 公子買。字子叢。晉大夫。 ⑦ 門。攻其城門也。 ⑧ 輿人。衆人也。 ⑨ 稱。

揭也。○含祭，謂發塚也。○師遷，遷師至曹人墓所。○兕，櫻也。○軒，夫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獻狀，謂賞其功狀也。○燕，焚也。○距離三百，距離，超越也。百，猶勳也。言越物越過三次，勉勵而為之。○曲踊，屈膝向上跳也。○舟之楫，本說大夫，見說將亡，遂奔晉。○門尹般，宋大夫。○齊，本齊邑名，即今山東東阿縣治。○伯葵，子越叔也。鬬伯比之孫。○西廣，殆即右廣。○東宮，即太子宮甲。○若敖，子玉之祖。○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也。○宛春，楚大夫。○君取一，謂楚子欲釋宋圍以惠晉。○臣取二，謂子玉欲復曹以爲己功。○與許也。○擄，離也。○充當也。○宋公，成公王臣。○同歸，父齊卿。○摧天，齊大夫。○小子懲，秦穆公子。○城濮，衛地，即今山東濰縣南臨濮故城。○鄆，丘陵險阻名。○每每，草盛貌。○變貞子，名枝，成子時將下軍。○監，隄也。○鬬勃，楚大夫。○馮軾，馮，馮也。軾，車前橫木。○諸將，前日也。○黜，黜執紼，馬服之章也。在背者曰轡，在胸者曰鞅，在後者曰絆。○有莘，古國名，即今山東曹縣有莘城。○莘北，即城濮。○子西子士，子西，鬬宜中也。子士，鬬勃也。○狐毛，狐兒也。○旆，大旗也。○館穀，館舍也。穀，楚之軍糧。計晉師得楚軍糧，設館而食之三日。○衡雍，即桓雍，城在河南原武縣。○踐土，鄭地。踐土，豈故王宮。在今河南濬縣西北。○鄉役之三月，鄉，屬也。城濮一役之前三月。○致節，以師加入楚軍作戰也。○子人九，子人氏九名。○駟介，被甲之馬。○大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繁冕。○戎輅之服，戎輅，戎車也。兵事所乘，其服章弁。○彤弓，斂弓，彤弓，赤弓也。斂弓，黑弓也。○桓，黑黍所釀香酒也。○卣，中尊也。○虎賁，天子之衛士。○逸，速也。其有惡於王者，糾而速之。○不，大也。○休，美也。○出入，猶言去來。○三覲，始來而見一覲也。享禮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曹自來至去，三次見王。

【語譯】二十八年春天，晉侯將要去攻伐曹國，向衛國借路，衛人不允許。回來，便從汲郡南面渡過河去，抄出衛國的南方，東面去侵曹國。又伐衛國。正月戊申這一天，取了衛國的五鹿。二月中，晉郤穀死了。原軫升領爲中軍，使胥臣幫帶了下軍，這是崇尚德義的緣故。晉侯齊侯在斂孟會盟，衛侯請求同盟，晉人不應許。衛侯要想附和楚國，國人亦不願，所以衛人趕出了衛君，討晉人的好。衛侯便出去住在襄牛那裏。魯國的公子買領兵去守衛國。楚人來救衛國，不能勝過晉國，僖公恐怕得罪晉國，便殺了子叢，討晉人的好。一面又對楚人道：「因他不願再守，所

以殺死他的。」

晉侯圍住曹國，攻他的城門，晉人死得很多。晉人把晉國的死屍在城上分裂給他們看，晉侯恐怕搖動軍心，非常憂愁，聽衆人的計謀道：「發掘他們的墳墓。」晉兵便遷到曹人的墓地上，曹人害怕得很，把所得的屍體都棺殮了送出城，想免除發塚的禍患。晉師卻因為曹人的恐懼，便再攻他的城門。三月丙午這一天，攻進曹國，責備曹君爲何不用僖負羈，那些乘坐大夫車子的，倒有三百人呢？而且說道：「要教他們獻上功狀來。」又下令「不可走進僖負羈的家中，不要傷害他的族人。」這是報答他盤殮的施與。魏犇顛頤怒道：「我們從亡的功勞，還沒有計算到，有什麼報施呢？」便把僖負羈家中放火焚燒，魏犇胸部受了傷，文公想把他殺死，卻愛惜他的材幹，差人去責問魏犇，而且看他的病狀，等復命後再殺他。魏犇卻束縛了胸部的傷口，來見使者道：「因爲君的威靈，不敢有病自圖安逸呢！」便遠跳三次，高跳三次。文公因他有禮，便赦了他不殺，單殺顛頤。傳示軍中，立了舟之僑做戎右，代着魏犇。

宋國差門尹般到晉軍中來告訴急難，文公道：「宋人前來告急，如果不理睬，便和我斷絕，如果請楚國解了宋圍，楚國又不許。我想和楚國交戰，齊秦二國倒不肯助我，怎麼辦呢？」先軫道：「只使宋人捨了我，私下去賄求齊秦，借齊秦的名義，請楚國釋去宋圍。我一方面人拘執了曹君，卻分曹衛的田地，賜給宋人；楚國愛惜曹衛，一定不允許齊秦的請求的，齊秦喜歡宋國私賄，怒着楚國的頑鈍，能夠不同他戰爭的麼？」文公心中快樂，便拘執了曹伯，分曹衛的田地，給與宋人。

楚子見晉軍這般行動，便進去住在申城，使申叔收回守穀的軍隊，差子玉撤回圍宋的軍隊，而且對他們說：

「不要和晉軍爭戰，晉侯出亡在外已經十九年了，卻果真得了晉國，險阻艱難，都已嘗徧的了，所以志慮很堅定；人民的情傷，都通統知道了，所以見識很明確；加以天賜給他長壽，又除去惠懷呂卻的禍害，他是天所位置的，難道可以廢除麼？兵書上說：『允當了便回去，不要過分。』」又道：『知道難於取勝，便當退回。』」又道：『有德的是不可以對敵。』這三句話，好像是對晉國而說的。」

子玉差伯楚到楚王面前去請兵出戰，道：「不敢自以爲必定有功勞的，但願靠此堵塞了說壞話人的嘴。」成王怒他，不肯離開宋國，反來請兵要和晉軍戰，便故意少給他軍隊，只有西廣東宮和若敖氏的六卒，實在跟他前去的。子玉使宛春告訴晉師道：「請你復了衛侯，封了曹伯，臣也解掉宋圍回去。」子犯道：「子玉真真沒禮，君只得一件好處，臣卻取兩件好處，萬不可再失這個機會了！」先軫道：「你要應許他的，安定人國，叫做有禮，楚國一句話，卻安定了三個國，我一句話卻亡掉他，我便沒禮，怎樣戰呢？況且不允許楚國的話，分明是棄掉宋國。既來救宋，反棄掉他，叫那些諸侯怎麼說法呢？楚國有三件恩惠，我卻有三件怨恨，怨讎既已衆多了，怎能戰呢？不如私下允許回復曹衛，教他們自己去斷絕楚國，再拘執了宛春，激怒楚國，等到勝負既決，再定計謀。」晉文公聽了，很愉快，便在衛國拘執宛春，又私下允許恢復曹衛，使曹衛到楚國去告絕。子玉大怒，便跟着晉師要戰。晉師退卻，軍吏道：「君避着臣，未免羞辱！而且楚兵連年在外，疲敝已極，爲什麼退師避他呢？」子犯道：「用兵要理直氣壯，理曲了便算衰老，難道在乎長久出征於外的嗎？不是楚王的恩惠，我文公也不能到這地步，退了三舍避他，就是以報答楚王的恩的。如果違背楚國的恩惠，又自食避楚的言語，抵當楚人的怨讎。那末我的理曲，楚國的理直。他的兵衆直氣盈滿，不可說他衰老。我退了，楚國若便收兵，我還想什麼？如果他不收兵回去，這是君退避，臣犯了逆。」

曲在他們了。就這避三舍，楚軍都要停止，只有子玉不肯。

夏間四月中戊辰那天，晉侯、宋公、齊大夫、歸父、崔天、秦穆公的小兒子穀，都宿在城濮那裏，楚軍背了險阻，停留着。晉侯憂愁險阻難攻，聽衆人歌誦道：「厚德好像原田上的草，很是茂盛，可以謀立新功，不要記念舊恩了。」文公聽了這話，心疑衆人說已舍舊謀新。子犯道：「決計戰罷，戰勝了必定可得諸侯的心，如果戰不勝，我們晉國表裏都是山河，也沒有大害的。」文公道：「對於楚國的恩惠怎樣呢？」欒貞子道：「漢水以北的姬姓各國，都被楚國滅完了，這是最大的羞恥呢！想着楚國贈送的小惠，卻忘掉滅亡諸姬的大羞恥，不如和他一戰罷！」那日晉侯正夢見和楚子空手相打，楚子伏在他的上面，用口吮他的腦漿，因此心中害怕。子犯道：「這倒是吉兆，我向上，得了天的幫助，楚向下，伏着他的罪，而且我已經柔服他的了。」

子玉差鬬勃來請戰道：「請和君的兵士玩戲一回，君只靠在車前橫木上看罷，讓我得臣也可以同看呢！」晉侯差欒枝回答道：「寡君聞知貴國要下出戰的命令了，從前楚君贈送的恩惠，心中不敢忘記，所以遲遲在此，爲了你大夫退避，那裏敢當你的君呢！既然得不到停止的命令，敢請大夫轉致你們的二三子道：「戒備了你們的車馬，敬奉了你們的君事，等明天天亮的時候，見面就是了！」晉國有兵車七百乘，馬的前後上下，都套起皮帶，非常整備，晉侯走上從前有幸國的高地，察看晉師的強弱，說道：「少的在前，長的在後，很有軍禮，可以用得的了。」便斫了許多樹木，增添攻戰的器具。

已巳這一天，晉兵列於城濮，晉臣把下軍助手的名義去抵敵陳蔡。子玉把宗黨的兵六百人，作爲親兵，自衛，帶領了中軍道：「今天定要滅掉晉師了！」子西領了左軍，子領了右軍。晉臣用老虎皮蒙住馬身，先去犯陳蔡，陳

蔡人奔逃，楚國的右師便潰敗。狐毛建了兩面大旗，假裝大將退卻的樣子。欒枝又使人把柴繫在車後，刮起塵埃來，詐作衆人奔走的情形。楚師以爲晉軍已退走，便追趕他們。郈軫卻漆便領了中軍和公族的兵從橫面邀擊他。狐毛狐偃拿上軍夾攻子西，楚國的左師也就潰退。楚師便大敗。子玉卻收住他的中軍停留不戰，所以不敗。晉軍大勝以後，休息三天，吃楚軍遺留的糧食，到癸酉方纔回來。

甲午那天，到了衡雍，替周王造一所宮在踐土那裏。當這事未發生以前的三個月，鄭伯曾到楚國去引誘他出兵的，現在因爲楚兵既敗，心中恐懼，便差子人九到晉國去求和。欒枝便進鄭國去，和鄭伯訂盟。五月丙午那天，晉侯和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國的俘囚給天王，有四馬披甲的車子一百乘，步兵一千個。鄭伯贊相了周王，是用周平王享晉侯的禮節呢！己酉那天，天王用醴酒享晉侯，又勸晉侯多用些酒，因而吩咐卿士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用策書命令晉侯做侯伯，賜他祭祀時用的一套禮服，和金色大車；又兵事時用的一套戎衣，和兵車。又有紅弓一面，紅箭一百枝，黑弓十面，黑箭一千枝，使他得專有征伐的威權。又有黑黍釀成的香酒一瓶，虎賁的士三百個。並且說道：「王說給叔父要恭敬服從王命，安撫四方的諸侯；凡對天王有不好之處的，要糾正他，使他們遠開。」晉侯三次推辭不敢當，方纔依了命令道：「重耳敢再拜叩頭，奉揚天子很大很明顯的美命呢！」受了策書出來，凡出進一共去覲見過三次。

### 燭之武見秦君

（僖公三十年）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之。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註釋】

①無禮於晉。文公出亡過鄭。鄭不以禮待之。

②函陵。鄭地。在今河南新鄭縣北十三里。

③汜南。鄭地。在今河南中牟縣南。

④佚之

狐。鄭大夫。

⑤燭之武。鄭大夫。

⑥鄙遠。以遠地爲邊鄙也。

⑦行李。使人也。

⑧焦瑕。晉河外二邑名。

⑨闕。猶削小之意。秦在晉西。言若不削

小秦地。將何從取地以肆其西封也。

⑩杞子、逢孫、揚孫。三人均秦大夫。

⑪戍。以兵守邊也。

【語譯】

九月甲午那天。晉侯秦伯一同領兵圍攻鄭國。因爲他待晉文公無禮。而且有了二心。和楚國通好的緣故。晉兵駐紮在函陵。秦兵駐紮在汜南。

燭之武見秦君

鄭大夫佚之狐說鄭伯道：「國家危險了，若差燭之武去見秦君，秦兵定肯退回去的。」鄭伯聽從他的言語，便去喊燭之武。燭之武推辭道：「臣年壯的時候，還及不得他人，如今老了，越加沒用了。」鄭伯道：「我不能早些用你，現在事情急了才來請求你，這都是寡人的過失！不過鄭國滅亡以後，於你也有不利的呢！」燭之武祇得應許了，夜間把身子用繩懸到城外。

燭之武見秦伯道：「秦晉兩軍圍住鄭國，鄭國已經早知道要滅亡了。如果鄭國滅亡以後，有益於你君的，自然敢煩勞你們執事的。不過要走過他國，卻把遠地方做邊界，你君也該應知道難保的罷。爲什麼要滅亡了鄭國，增加那鄰國的土地呢？鄰國的土地多了，你的土地就得少了。如果舍掉鄭國，使他做個東道的主人，將來貴國有使臣往來，也可以供給種種缺少的東西，在你君也並沒有什麼不利啊！而且你君曾經有好處給晉君的了，晉君允許把焦瑕二邑給你，那知他朝晨渡過黃河，晚上就築城守住，這也是你君所知道的。晉國那裏有厭足的心思，若是東邊滅了鄭國，推廣他的封疆，便又要擴充他西面的疆土了。如果不是削弱你秦國，教他到什麼地方去取呢？弱了秦國，強着晉國，只請你君自己思量罷！」

秦伯聽了這話，非常快樂，便和鄭人訂盟，反而使大夫杞子逢孫揚孫替鄭國守城。自己卻領了兵回去。子犯請追擊秦兵。文公道：「不可以！沒有穆公的幫助，我不能到這地步。依靠秦國得了國，如今反使他疲勞，這便叫做不仁；失掉共事的人，這便叫做不智；本來和睦的，變成不和睦，這便叫做不武。我們也回去罷！」於是晉國也帶着兵回去了。



秦三帥襲鄭（魯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註釋〕 ① 晉所都。故城在今山西翼城縣東南。 ② 軍命大事。言柩有聲。乃文公命晉將有軍戎之大事。 ③ 杞子。秦大夫。 ④ 潛師。謂秘密行師也。 ⑤ 蹇叔。秦大夫。 ⑥ 遠主備之。遠方之君必知而為備。 ⑦ 孟明。名視。百里奚子。 ⑧ 西乞。名術。秦大夫。 ⑨ 白乙。名丙。秦大夫。 ⑩ 中壽。中人之壽也。 ⑪ 拱。合兩手也。言蹇叔墓木已拱。極証其衰老失智也。 ⑫ 殽。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西北接陝縣。東接渾池。 ⑬ 臯。夏桀之祖父也。

【語譯】 冬天，晉文公死了，庚辰這一天，將要出殯到曲沃去，剛巧走出絳都的時候，靈柩中發出一種聲音，好

像牛馬一般。下個使大夫再拜，而且說道：「這是君王吩咐將有軍事，要有西方的兵隊，衝過我國，我們如果去邀擊他，定能大勝的呢！」

杞子從鄭國差人回去告訴秦穆公道：「鄭國人差我掌管他北門的鎖鑰，如果你們暗中發兵到來，就可以取得鄭國。」穆公把這事訪問蹇叔。蹇叔道：「勞動了兵衆，去襲攻遠地方的國，我沒有聽見過呢！兵士勞苦了，其力必定疲倦，鄭國的人，就容易防備我了。這事恐怕是不可做的呢！且出兵的舉動，鄭國定能知道的，倘使秦兵勞苦了，卻沒有所得，定要生懷恨的心念。何況走這千里的遠路，還有那個不知道呢！穆公不聽他的話，便叫孟明西乞白乙，使他們領兵走出東門的外面。蹇叔哭送道：「孟子！我只看見你們軍隊出去，卻看不見你們再進來的了！」穆公差人對蹇叔道：「你知道什麼，你只享得中壽，你墳上的樹木，已有兩手合抱那麼大了。」

蹇叔的兒子也在軍隊中，蹇叔哭送他道：「晉定在穀地，抵敵我兵。穀地有南北兩個陵，南陵便是夏后皋的墳墓；北陵便是周文王避風雨的地方，你必定死在那裏的，我來收你的屍骨罷！」秦兵就此向東出發。

### 秦人入滑（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衛。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註釋】 ①免冑，戰士之冠，免之以示敬也。

②越乘，躍而上車也。

③王孫滿，周之王孫名滿者。

④脫，疏脫也。

⑤滑，姬姓國，其地在鄭國以西。

⑥弦高，隱於商，鄭穆公以其存國有功，賞高，高辭遷徒歸至東夷，終身不返。

⑦韋，熟皮也。

⑧臄，厚也。

⑨積芻米，采薪也。

⑩遽，傳車也。

⑪鄭穆公，文公子名蘭，在位二十二年，卒謚穆。

⑫皇武子，事鄭文公爲卿。

⑬脯，資餼牽，脯，乾肉也。資，糧也。餼，牽，牛羊豕之生活者。

⑭原圃，鄭

畜禽獸之地。 ⑮具囿，秦畜禽獸之地。

【語譯】 三十三年春天，秦兵走過周朝王城的北門，車上的左右都去了頭盔，跳下車來，又跳躍上車的，共有三百乘。這時候王孫滿年紀還小，看見秦兵這樣，對周王說：「秦兵輕狂無禮，定要打敗的，因爲輕狂了，便少謀略，沒有禮法了，便一定疎忽，進了險地卻很疎忽，又沒有謀略，能夠不給人們打敗的麼？」

秦兵到了滑國，鄭國有個商人叫弦高的，正要到周朝去做買賣，路上碰到秦兵，用熟牛皮四張先獻去，隨後又用牛十二頭犒賞秦國的兵士，而且說道：「寡君聞知你們領了兵要走過敝邑，所以敢來犒勞跟隨的人，敝邑很不富厚，因爲跟隨的久留在外，如果住宿着，便替你們預備一天芻米薪菜；如果行動了，便替你們預備一夜的保

衛。一面又差驛站上迅速報告鄭伯，使他防備。

鄭穆公聞知這事，差人去打探杞子等三大夫的館舍，卻早已裝束完備，磨快兵器，餵飽馬匹，等候秦師了。穆公便差皇武子辭謝秦大夫道：「你們大夫長久留在敝邑，敝邑的糧食牲畜已經要完了！爲你們快要去，我鄭國的有原圃，和你秦國的有具圃是一樣的。你們不妨自己去取些麋鹿，也讓敝邑略得空閒些，不知大夫等以爲怎麼？」杞子聽到這話，知道密謀已經走漏，便逃奔到齊國去；逢孫揚孫逃奔到衛國去。孟明道：「鄭國已經有了防備，無所希望了，攻他不能勝，圍住他，兵少也沒有用；我們不如回去罷。」滅了滑就回來。

### 晉敗秦師於殺（僖公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君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戮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注釋】①奉，與也。②死君言以君死而忘奉施乎。③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④子墨衰絰，子護公也。父文公未葬，故稱衰絰。皆喪服，原白色，以從戎，故墨之。墨，黑也。⑤梁弘，晉大夫。⑥萊駒，晉大夫。⑦文嬴，晉文公始適秦時，秦穆公與之之妻，卽護公嫡母。⑧三帥，卽孟明等三人。⑨構，構算也。⑩陽處父，晉太傅，後爲買季所殺。⑪鼙鼓，謂殺人以血塗鼓也。⑫營，廢置也。⑬賞，過也。

【語譯】晉大夫原軫道：「秦穆公違反了蹇叔的忠諫，卻因貪得勤勞他的人民，這是天給我勝秦的機會。天賜的不可錯過，敵人也是不可放縱的；放縱敵人是要生禍患的；違背天道是不吉祥的；定要去攻打秦兵纔好。」樂枝道：「沒有報答秦君的恩，卻去攻伐他的軍隊，難道因爲文公已死，便忘掉秦國的恩嗎？」先軫道：「秦國不哀我有喪事，卻來伐我同姓的鄭國，秦國實在無禮，還管什麼恩呢！我聽說一天放縱了敵人，倒要有好幾代的禍患呢！如今我們要給予孫打算，可說違背先君的麼？」便發出號令，用驛站上的快車徵發姜戎的軍隊。襄公把纁衣染作黑色，再加上麻衣，梁弘替他趕了兵車，萊駒做了車右。夏天四月辛巳那天，打敗秦兵在二轍的中間，捉住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回來。便著了黑色喪服葬晉文公，晉國從此便定黑色做喪服。

襄公的母親文嬴替秦國討回三帥去道：「那是他們勾結我們二君的仇怨的，我們寡君恨這三人，如果活捉

得他們，那怕吃了他的肉，心中還沒有厭足呢！爲什麼要煩勞你討伐他們呢！趕緊使他們回去就刑戮了秦國，也可暢快我寡君的心願，不知你君以爲怎樣？」襄公就應許他。後來先軫上朝，問起秦國的囚徒到那裏去了？襄公道：「夫人來請求，我已經放回他們的了。」先軫怒道：「武夫盡力在疆場拘獲，婦人猝然一說，便寬免他在國中，這種妄費晉國的軍實，卻增添秦人的仇恨，滅亡沒有日子的了！」便不顧襄公在前，咳起痰來睡在地上。襄公就差陽處父去追趕三帥，到了黃河邊上，三帥卻已經在船中了。陽處父便解下左邊的騶馬，假託是襄公的命令，拿馬送給孟明，想等他回轉來謝，卻把他捉住。孟明知道是詐的，便在船中叩頭辭謝道：「蒙你君的恩惠，不把我囚臣殺了塗在鼓上，卻使我們回去就刑戮到秦國去，如果寡君治我敗亡的罪，把我正法了，那末我身雖死，卻已心感萬分了，永遠不會忘記的呢。如果寡君依了你們的恩惠免去死罪，那末三年之後還要來拜答君賜呢！」

將到秦國，穆公著了素服，在郊外等候，向着兵衆哭道：「我違反了蹇叔的忠諫，使你們二子受困辱於晉國，這都是我的罪過，不廢置孟明的軍隊，使他失敗，這都是我的差處！大夫等有什麼罪孽？並且我終究不肯爲了一敗的小過失，就掩住他們終身的大德行的。」

### 晉侯敗狄於箕（僖公三十三年）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註釋】①箕，城名。在今山西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②卻缺，卻芮子。成公時代趙盾爲政，卒謚成子。③白狄子，白狄之別種也。子，子爵也。

④遲志於君，謂不顧而睡也。⑤元，元首也。⑥臼季，卽司空季子胥臣也。⑦糲，糲也。⑧饑，餽田食也。⑨先且居，先軫子，一稱霍伯，代父將

中軍。

【語譯】白狄攻伐晉國，到了箕城。八月戊子這日，晉襄公在箕打敗狄人，卻缺擒獲白狄的君，先軫道：「一個單身漢放肆於君主面前，卻沒有那個罰他，怎敢不自己責罰嗎？」便去了頭盔，殺進狄兵中去，戰死在那裏。後來狄人送還他的頭顱，他的臉孔還和活人一般呢！

當初臼季出使他國，走過晉國的冀邑，看見冀缺在田中鋤草，他的妻子送飯食出來，夫妻相敬，和對客人一樣。臼季便和他一同回歸晉國來，薦給文公道：「恭敬是德性結聚成功的，能夠恭敬的人，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方纔可以用以治民呢！君可以用他的了。臣聽說：『出門好像看見大賓，幹事好像祭祀神明，這就是仁慈的標準。』」文公道：「他的父親有罪，可以用的麼？」臼季答道：「從前舜的治罪呢！曾經殛死鯀的，後來推舉呢，卻又起用着

禹管敬仲是桓公的仇敵，桓公靠他幫扶了成功霸業。書經康誥篇上說：「父不能慈愛，子不能孝順，兄不能友愛，弟不能恭敬，都各有辦法，不能帶累及的。」詩經谷風上說：「采葑采菲，不可因根部的不好，便丟掉他的葉。」君只要取他一節就可以了。」文公便使他做下軍大夫。

晉軍從箕城回來，襄公用三次命令吩咐先且居代他父親帶領中軍，用兩次命令吩咐把先茅的食邑賞給胥臣，說道：「舉卻缺是你的功勞，所以賞你的。」用一次命令吩咐卻缺做卿，還給他翼的食邑，也並沒有軍隊給他。

### 秦復使孟明爲政（文公元年）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註釋】○芮良夫。厲王時爲卿士。芮。周同姓伯國也。王孫榮夷公。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若用周必敗。因作桑柔之詩以刺王。王卒用公。公遂流於豳。○隧。蹊徑也。言大風之發物。所在成徑。貪人所至亦使善類敗壞。○覆俾。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言。反使我悖亂之事。

【語譯】殺這場戰爭以後，晉人既然歸還秦國的三個將帥，秦大夫和左右人等，都對秦伯道：「這次戰敗，都是孟明的罪，定要殺死他的。」秦伯道：「這倒是我的罪呢，周朝芮良夫的詩道：『大風吹來，毀壞衆物，所在都城踐徑，貪得人的敗壞同類，也是這般，昏亂的人君，聽得道路上傳說的言語，便喜歡着回對，聽得典誦的言語，就像



酒醉一飽，不用言語的言語，反而使我做停亂的事。這都是真的緣故，像我就是這說法了。我實在貪了害夫子受禍，夫子有什麼罪呢？」就仍舊使他幹政事。

### 秦伯伐晉（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註釋】●焚舟。示士卒以必死。敗則不能復渡而歸也。○王官。地名。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南。○郊。地名。在今山西臨晉縣境。○茅津。即今之大陽渡。在黃河北岸。山西平陸縣南。○周。備也。不備以一惡棄其善。○壹。專一。言用人專一。○子桑。公孫枝字。舉孟明者。

【語譯】秦穆公領兵去伐晉，渡過黃河，便燒燬船隻，表示士卒有必死之心。取了晉國的王官和郊兩地，晉人不出兵，避着秦師。便從茅津渡過河去，埋葬前回戰死在穢地的屍骨，方纔回來。便做西方戎狄的霸主，這是信用孟明的功效。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的做君主，他推舉人的周到，用人的專一。像孟明的做臣，能夠不鬆懈，能夠有畏懼的思想。像子桑的忠心，他能識得人，能夠薦舉好人。詩經采蘋篇上說：「到那裏去采白蒿？方池小潭中去什麼用呢？是供給公侯祭祀的。」一些小好處都不肯丟掉，像秦穆公就有這般形景了。烝民篇上說：「從早到夜，

不敢鬆懈，去服事着天子。」像孟明就有這般形景了。文王有聲篇上說：「能夠把好的謀畫傳給子孫，使子孫安成。」像子葵就有這般形景了。

### 甯嬴去陽處父（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註釋】 ●甯邑。即今河南濬縣。  
●甯嬴。遊原大夫。

【語譯】 晉太傅陽處父到衛國去報聘。回來時走過甯邑，甯嬴跟了陽處父前來，走到溫邑，甯嬴又回轉家去。他的妻子問他，甯嬴答道：「因爲陽處父性情太剛，書經洪範篇上說：『只有深沈不露能夠剋住剛強，只有高明充爽能夠剋住柔弱。』如今陽處父一概剛硬，怕他不得善終罷？天是純陽的剛德，還不能衝撞四時寒暑的節序，何況是人呢！並且他言過其實，好像草木開了花，不能結果，這是怨仇要聚着他的，衝撞了人再聚着怨，便不能安全他的身體了！我恐怕不能得到他的好處，反而受着他的禍害，所以離開他的。」

### 魯敗狄於鹹（文公十一年）

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

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子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註釋〕 ①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②駟乘，四人共車。 ③鹹，魯地名。 ④僑如，鄭瞞國之君，身長三丈。 ⑤子駒，魯郭門名。 ⑥宣伯，得臣第三子，名僑如。 ⑦皇父，戴公子充石也。 ⑧長丘，宋地，今河南封丘縣東有長丘亭。 ⑨緣斯，僑如之弟。 ⑩征稅也。 ⑪潞，國名，赤狄別種，其故城在今山西路城縣東北。 ⑫王子城父，齊大夫。 ⑬周首，齊邑，今山東東阿縣東北有周首亭。

【語譯】 鄭瞞去侵掠齊國，趁便就來伐我們魯國。魯文公占卜，差叔孫得臣追趕他，是吉的，便使侯叔夏趕了得臣的兵車，綿房甥做了車右，富父終甥做了共坐一車的第四人。冬天十月中，甲午日，叔孫得臣打敗狄人於鹹的地方，捉住個長狄叫僑如的，富父終甥用戈搆着他的喉嚨，殺死了他，埋葬他的屍骨在魯國的子駒門外。得臣便把他的名字做第三個兒子宣伯的號。

從前宋武公的時候，鄭瞞來伐宋國，宋大夫司徒皇父率領軍隊抵禦他們，彤班給皇父充石趕了車子，公子穀甥做了車右，司寇牛父做了共坐一車的第四人，打敗狄人在長丘地方，捉住個長狄名叫緣斯。皇父和穀甥牛父都受傷而死，宋公因此把關門的稅賞給彤班，所以叫那個門做彤門。

晉國滅赤狄潞氏的時候，捕獲僑如的弟名叫焚如。齊襄公的二年，鄭瞞來伐齊國，齊大夫王子成父擒獲焚如的弟名叫癸如，埋葬他的屍骨在周首的北門。當狄退走的時候，衛國人也捉住他的弟弟簡如。鄭瞞從此就滅亡。

## 河曲之役（文公十二年）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褻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語譯】秦人因爲令狐那次戰敗的緣故，冬天秦伯便領兵來伐晉，取了晉國羈馬的地方。晉人出兵抵禦他，趙盾帶了中軍，荀林父幫着他，卻缺帶了上軍，臾駟幫着他，欒盾帶了中軍，胥甲幫着他，范無恤做趕兵車的一同，跟上秦師于河曲那裏。臾駟道：「秦兵不能久留的，只請開深濠溝，高築營壘，堅固的屯紮住，等到秦兵自己退去的時候，再攻擊他。」趙盾聽了他的話，不同秦國開戰。

秦人要想速戰，秦伯問士會道：「怎樣可以便晉人出戰呢？」士會道：「趙盾屬下的大夫，新出來佐上軍的，名叫夷駟，一定是他想出這法子的，他是要使我們的兵心鬆懈呢！趙氏有個側室的支子，名叫趙穿，他卻是晉君的女婿，很有榮寵，但是年紀還輕，不知道什麼軍事，喜歡勇武，又很輕狂，並且恨夷駟的幫着上軍呢！如果差輕銳的兵士，去激怒他，或者可以一戰的。」秦伯便用璧玉祈求戰勝於黃河中。

十二月戊午那日，秦伯聽了士會的計策，差輕銳的兵士掩去襲攻晉國的上軍，上軍不出動，只趙穿獨自追來，卻是追不到，回去便大怒道：「包裹了糧食，被着甲衣坐等，不過是要抵禦敵人啦！如今敵人來了，卻不去追擊，還等什麼呢？」軍吏答道：「要等候可擊的機會呢！」趙穿道：「我不懂什麼計謀的，我只獨自出戰便了。」就領了自己的屬下人等出去。宣子道：「秦國如果捉住了趙穿，便是捉得我們一個卿了，秦國若因此得勝回去，我們怎樣報復他呢？」就大家出戰，兩邊都接近了一下便退着。

秦國的軍使夜間約晉師道：「我們兩軍的兵士，都沒有缺少，只等明天再請相會罷！」臾駟道：「秦國的軍使，

眼睛很流動，言語很放肆，他在懼我了，怕要逃走了。我只逼他們到黃河邊，一定可打敗他的。」晉甲趙穿兩人，便立在軍門前大叫道：「死的傷的還沒有收拾，卻丟掉他去追趕敵人，這便是沒有恩義了；不等到相約的時候，卻去逼人家於險要地方，這便是沒有勇武了。」晉師便停止不進。秦兵果然趁夜間逃走。又侵掠晉地，只進了瑯那地方。

士會歸晉（文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註釋】

●詹嘉。晉大夫。

●桃林。地名。從今河南靈寶以西至瀘關。皆桃林地。

●諸浮。晉地。

●中行桓子。卽荀林父也。

●郤成子。卽郤缺。

【語釋】十三年春天，晉侯差大夫詹嘉住在瑕那裏守住桃林的要塞，防備秦兵。晉人又憂愁着秦國的用士會到了夏天，六卿便聚會在諸浮。趙宣子道：「隨會在秦國，賈季在狄國，遭難的日子到了！怎麼樣呢？」中行桓子道：「請回復了賈季罷！他能夠擔任外邊的事情，而且他的父親是有舊功勞的。」卻成子道：「賈季造反，況且罪也很大，不如士會的好，士會能夠處在卑賤地位有廉恥，雖然柔順，卻不可拿不義的事冒犯他。他的智謀足夠使用呢！況且又並沒有罪。」便差魏壽餘假裝是拿魏地反叛晉國的，去引誘士會，一面又捉住壽餘的妻子，拘楚在晉國，使他趁夜中偷逃出去。請求把私地自願投降秦國，秦伯允許了他。壽餘便在朝中私下踏士會的腳，教他回歸晉國。

秦伯要取那魏地，紮軍隊在河西那裏。魏人都在河東方面。壽餘道：「請打發一個東方人能夠曉諭那邊兩個官員的，我和他先去。」秦伯便打發士會。士會推辭道：「晉人是像虎狼一般的，如果他們口不應心起來，臣便要被人殺死，妻子又要被你秦國殺戮，毫沒有益處於你君，將來怕懊悔也來不及的。」秦伯道：「如果他們違反了說出的話，不把魏地降我，我若不送歸你的妻子的，就像這河一般！」士會便動身，剛要走的時候，秦大夫繆朝用根馬鞭子送給他道：「你不要說秦國沒有人，我的計謀恰正不用啊！」士會等既然渡過黃河去，魏人便大家喊着擁他回去。秦人也果然送還士會的妻子，他有留在秦國的，後來便變姓劉氏。

### 郝文公選釋（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註釋】●邾文公，名遵，瑕之子。莊公二十九年即位。●繹，邾邑，魯國鄆縣有繹山，在今山東鄆縣東南。

【語譯】邾文公命令太史占卜遷到繹去，可好不好？太史道：「利於人民，卻不利於君的。」邾文公道：「苟能利於人民，就是我的利了。天生了人民，卻設立個君主，原是要使他們有利的，現在人民既然有了利，我一定也有份兒的了！」左右都道：「不遷去，壽命可長些呢，君爲什麼不做呢？」邾文公道：「國家的命脈，只有養育人民，至於死的長短，只是時間的關係呢！人民如果有利的，便一定遷去就是了，吉利沒有再像這麼的了！」便遷到繹去。五月中，邾文公死了。當時的君子道：「像邾文公纔算知道天命呢！」

### 鄭子家抗晉（文公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



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獻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註釋】①黃父，一名黑壤，在今山西沁水縣。②扈，鄭邑，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③執訊，通訊問之官也。④行，朝言也。⑤侯宣多，鄭大夫，立穆公，恃寵專權。⑥歸生，子家名也。⑦戴，勅也，勅成前好。⑧密邇，比近也。⑨絳，晉國都。⑩鉞，疾走貌。⑪儻，地名，晉鄭交界處也。⑫公壻池，晉侯壻也。

【語譯】晉侯春獵於黃父，就趁便再合諸侯於扈地，是要想平定宋國的亂事。魯文公沒有參與這會，因爲有齊國兵災的緣故。經上單寫着諸侯，因爲譏刺平宋沒有成功的緣故。這一次，晉侯卻不見鄭伯，因爲他有二心於

楚。

鄭子家就差通訊的官拿封信送給趙盾，告訴他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便去招了蔡侯，一同事奉你君；九月間，蔡侯到了敝邑，正要想動身，只因敝邑有侯宣多的亂事，寡君所以竟不能和蔡侯同來；到了十一月，克平了侯宣多的亂子，卻跟了蔡侯來朝你們的執事；到了十二年六月，我歸生又幫扶着寡君的世子夷，到楚國去招請了陳侯，和他同來朝你；十四年七月，中，寡君又來朝見，完結那陳國的事；十五年五月，陳侯便從敝邑動身去朝見你君；去年正月間，燭之武又趕着同世子夷來朝見；到了八月，中，寡君又親自來朝。像陳蔡的靠近楚國，卻不敢有二心，這都是敝邑催逼了他們的緣故呢！雖然敝邑的事奉你君，也有什麼免不掉罪的？只我寡君在位的中間，一次朝見你們襄公，兩次見了你君，夷又和燭之武歸生等接連着到你絳來，雖然我們是個小國，卻也不能再比這好的了。現在你大國倒說道：「你們服事我，還不能還我的心！」照這般說來，敝邑也只有滅亡的了，不會再好的了。古人有句話道：「畏首畏尾，身體還有多少呢？」又道：「鹿要死了，不揀躲蔭的地方了。」我們小國的服事你們大國，如果好好相待的，便也像個人類，如果不好好相待的，便要像那鹿一般呢。挺着腰子走到危險地方，急極了，也顧不得什麼了！你們大國的命令，既沒有限制，敝邑也明知要亡了！只得完全打發出敝邑當兵的人來，等候在儵那裏了，憑你們執事的吩咐罷。我們文公的二年六月壬申那天，朝過齊國；四年二月壬戌那天，又為齊國侵伐過蔡國，也因此和楚國講過和的。居住在大國的中間，也只得靠着強國的吩咐，難道這就是他的罪嗎？你們大國若再不體諒我們，我們也沒有法子逃避你討伐的命令了。」

趙宣子看了這信，便使大夫鞏朔到鄭國去訂和，又差趙穿和公堵池到鄭國去做抵押品。

季文子出莒太子僕（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欒。戡。大臨。彤。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

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親兄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德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註釋】 ① 昔紀公紀號也。昔夷無號。故有別號。 ② 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遠孫。孔子言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文仲也。 ③ 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 ④ 處。猶制也。 ⑤ 度。量也。 ⑥ 食。養也。 ⑦ 兆。域也。 ⑧ 高陽氏。帝顓頊之號。 ⑨ 庭堅。阜陶字。 ⑩ 高辛氏。帝嚳之號。 ⑪ 帝鴻氏。黃帝之號。 ⑫ 渾敦。不開通之貌。 ⑬ 少皞。金天氏之號。 ⑭ 窮奇。謂公共其行窮其好奇。 ⑮ 話。善也。 ⑯ 檮杌。謂緣。檮杌。頑凶無德匹之貌。

【語譯】 宣紀公生了個太子叫僕，後來又生一個小兒子名叫季佗。紀公愛季佗，卻不喜歡僕的，又多幹了沒有禮的事在國中，所以僕就靠了國人的助力，弑掉他的父親，攜帶着國中的寶玉，逃到魯國來，把寶玉獻給宣公。宣公吩咐大夫給他一塊地方，說道：「在今天一定要給他的！」季文子便差司寇把僕趕出魯國的境界，說道：「限今天一定要達到目的的。」宣公便問他這是什麼緣故？季文子差太史名克的代他回答道：「從前先大夫臧文仲教訓我行父，事君的禮，行父依了他的教訓，幹事，一直不敢丟失。會對臣道：『看見有禮於君的，要服事他，像孝子奉養父母一般；看見沒禮於君的，要誅伐他，像鷹鷂驅逐烏雀一般。』先君周公著作周禮道：『五倫的法，則是觀察人們的德行的；德行是幹事的；幹事是要酌量使他成功的；成功是全在保養人民的；』所以做着誓命，道：『毀壞了五倫的法，則便是賊；聚匿了賊，便是窩藏；偷了財貨，便是盜；盜取了國器，便是姦；做實了窩藏的名聲，依仗着姦盜的器用，這是極大的凶德，有一定的刑罰，不赦他的。』這都載在九刑的書中，不會忘掉的。行父從幾方面覺察僕，竟沒有一件事可以效法的。孝敬忠信，算爲吉德；盜賊藏姦，算是凶德。像那僕，如果要學他的孝敬，那末他不是弑過君父的嗎？如果學他的忠信，那末他不是偷過寶玉的嗎？他這人，就是盜賊呢，他的器用就是賊證呢，如果保護着利用他，就是窩家呢，如果把這事做教訓，便成個昏頭昏腦的人了，人民沒有可以學着他的地方。他不酌量到好一方面去，卻都是在着不好一方面，所以纔逐出他的。

從前高陽氏有能幹的兒子八個人，名叫蒼舒、賡、敷、檣、戡、大臨、虜、庭堅、仲容、叔達，性情都中正深沈，聰敏誠實，天下的人民稱他叫做八愷。高辛氏有能幹的兒子八個人，名叫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性情

都忠肅端美，仁慈平和的，天下的人民，稱他叫做八元。這十六族，世代能成功他的優美，不墮落他的名聲。直到堯的時候，堯不能舉用他們，等到舜做了堯的臣子，方纔舉用八愷，使他們經管各處的水土，商酌百工的事體，沒有一事不依照時候順次幹的。水土既平以後，天時也自然調勻了。又舉用八元，使他們宣布五種教化於四方，於是父義，母慈，做兄的友愛，做弟的恭敬，做兒子的孝順。國內既太平，國外也自然依順了。

從前帝鴻氏有個不能幹的兒子，見有義的人，便攔阻着不用；見賊盜的人，便保庇着他。喜歡拿出那不好的脾氣來，凡凶惡不可親近的人，他卻專和他們結黨，天下的人，喊他叫做渾敦。少皞氏有個不能幹的兒子，毀壞誠信，廢棄忠直，裝飾着惡話算好；專說壞話，用幹邪事的人，每聽信了壞話，拿着些訛頭，便去欺侮好人，天下的人，喊他叫做窮奇。顓頊氏有個不能幹的兒子，既不可教訓，又不知道說好話，告訴他卻不進耳管，離開他卻只是刁壞，驕傲狠毒，成了天性，完全違反了天然的常理，天下的人，喊他叫做檮杌。這三族呢？世世代代成功他的不好之處，增添他的惡名聲。到了堯的時候，堯也不能攆去他們。竊雲氏有個不能幹的兒子，專是貪吃貪財，侵犯着他人要的東西，一味講究奢侈，沒有厭足的時候；積聚的貨財，多得算也算不清，卻從你不肯分給些孤兒寡婦，不肯周濟些窮人的，天下的人民，拿他比着三凶，喊他叫做饕餮。到舜做了堯的臣子，開了四城門接待賢人，一方面又攆掉這種惡人，把渾敦，窮奇，檮杌，饕餮，都趕他到四面荒遠的地方，使他們去攔擋惡妖怪。所以堯死後，天下就同心愛戴着舜，把他奉爲天子。只因爲他能夠舉用十六相，去掉四凶的緣故。所以虞書上記舜的功業道：『能夠小心做好五常的道理。五常能夠依他的話。』這便是說沒有違背他的教訓啊！又道：『放他到百官中去，百官的事都有了次序。』這便是說他沒有荒廢的事啊！又道：『接待四門的賢人，四門都肅靜得很。』這是說沒有壞人啊！

等有了大功二十種，便做了天子，如今行父雖然沒有得到一個好人，卻去掉一個壞人了，和舜的功業比起來，是二十分中的一分呢！那怕不能說是有功也差不多，總可免掉罪了罷！

### 鄭敗宋師（宣公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瓘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註釋】①華元，晉曾孫，係事文公平三君，凡四十年。②樂呂，穀公之曾孫。③狂狡，宋大夫。④輅，迎也。⑤殄，盡也。⑥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也。⑦叔牂，羊斟字也。⑧睥，出目也。⑨瓘，大腹。⑩棄甲，謂亡師。⑪于思，多鬚狀。⑫那，猶何也。

【語譯】鄭國的公子歸生，受了楚國的命令，去伐宋國，宋師大敗，連元帥華元都被鄒人囚住，樂呂也給鄒人捉去。丟掉鐵甲車子四百六十乘，捉去俘虜二百五十人，割去左耳的一百人；有個大夫叫狂狡的，正迎着鄒人交戰，鄒人便跳入井中避他，他想倒戟下去拉他上來，卻趁勢反把狂狡捉去。君子道：「失掉戰爭的規矩，違反殺敵的命令，該應給他捉去的。行兵要張揚一種勇敢堅決的氣，大家依着，纔說得上有規矩。能殺敵便算勇敢，能儘量勇敢便算堅決，要不是這麼，便該正法的。快要戰的時候，華元殺了羊請兵士吃，他自己趕車子的羊，卻不給他吃。等到戰的時候，羊斟道：「前日的羊，是你作主的，今天的戰事，卻要我作主了！」便故意把兵車趕進敵人中，去，所以大敗的。君子說：「羊斟真不是人啊，只因一些兒的私恨，便敗國殃民，照刑法上講起來，罪惡沒有比此再大的了。」詩經上說：「人沒有好的，」這真是對羊斟說的嗎？殘害了宋國的人民，暢快他個人的心願。」

宋人便把兵車一百乘，和裝扮着的馬四百匹，向鄭國去贖回華元，那知只送進一半時，華元卻早已逃回來了。走到城門外面，竟立着告訴明白了守門的，方纔進城。後來碰見了叔牂道：「莫非是你馬弄得那麼的罷？」回答道：「不關馬事！倒是人呢！」他——叔牂——見既然有了對證，不好意思，便逃到魯國來。

後來宋國築城，華元做了督工的監着工，築城頭的唱道：「睜了眼珠子，凸出臭肚子，丟掉甲衣，卻又回轉來了。拖着一蓬蓬的鬍子，丟掉甲衣，倒又轉來了！」華元就差陪坐車子的，向他們道：「牛身上有着皮呢！犀牛野牛還多着呢！丟掉甲衣便怎麼樣？」工作的人道：「就是有了皮，那上面的紅漆怎樣呢？」華元道：「離開他們罷！他們的嘴多，我們少呢！」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以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爲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縶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疾。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肉。寘諸棗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

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註釋〕 ① 離。畫也。 ② 畚。以革索爲之。箕屬。 ③ 溜。屋霽即溜下也。 ④ 袞。袞。君之上服。闕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 ⑤ 仲山甫。周宣王時卿士。食采於樊。爵爲侯。 ⑥ 錮。錮。晉力士。 ⑦ 假寐。不解衣冠而睡。 ⑧ 右。車右也。 ⑨ 樊。猛大也。 ⑩ 首山。在今河南襄城縣南。

⑪ 越竟乃免。謂趙盾力不能止君之惡。又不能保其必無被弑之禍。則惟有斷絕君臣名義。出奔他國。使禍作於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也。 ⑫ 黑臀。晉文公子。

【語譯】 晉靈公失了爲君的道理。重征賦稅。專繪畫雕刻宮中的牆壁。又常從臺上用彈子彈人們。看他們的躲避。作爲笑樂。廚子燒了熊掌沒有燒熟。便把他殺了。剝成塊兒。放在春箕中。差個婦人裝着走過朝上。趙盾士會看見了一隻手。問明緣故。心上很愁着。要去勸諫。士會道：「我和你一同去諫。倘他不聽。便沒有相繼的人了。讓我先去進諫。如果不聽。那末你再繼續去諫。」進去三次。靈公只裝做不看見。直到了櫛頭下。方纔看他道：「我已知道差了。快要改了。」士會便叩頭回復道：「人們那個沒有差處。有了差處能夠改正。就是最大的好處。詩經上說：『無論什麼不會沒有起初的。祇是少有能夠有終局的。』能夠如是。那末能夠補過的人很少了。現在君能有終。

這便是安固社稷的道理呢！難道只是我們羣臣有靠托嗎？詩經上又道：『若衰服的有了差處，只有仲山甫能夠補救他。』這是說能夠補過啊，君能夠補過，那袞服可不丟掉了。」

從此以後，卻仍舊不肯改。趙宣子屢次去諫，靈公反而厭惡他，便差個力士鉏麇去刺死他。鉏麇第二天早晨去刺，見房門已開，趙盾正著好了朝服，將要上朝去。只因時候還早，坐着打盹，麇就退下來，歎口氣說道：「不忘恭敬，這真是人民的主子；殺害人民的主子，便是不忠，丟棄君的吩咐，便是不信，這二事只有了一件，便不如死了罷！」就把頭腦撞在庭中的槐樹上死了。秋天九月中，晉侯請趙盾飲酒，埋伏了甲兵，要想攻他，他的車右提彌明卻早知道了，便跑上殿去對趙盾說：「人臣陪了君宴，過了三杯就不是禮呢！」便扶了他下來，靈公卻喚了一隻惡狗來咬，提彌明就握着拳搥死他，趙盾說：「丟了人，卻去用狗，雖然兇猛，有什麼用呢！」便和公的甲士一面鬪，一面退出，提彌明竟鬪死在中間。

當初趙宣子曾經打獵在首山那裏，歇在桑樹蔭中，看見個靈輒，餓着，問他害什麼病，靈輒道：「不吃東西已有三天了！」趙盾便把食物給他吃，靈輒吃時，卻剩了一半，趙盾問他做什麼？輒道：「出外求學三年了，不知道母親的存亡，現在離家不遠了，要求你賞這給老母吃呢。」趙盾便叫他只管吃完了，另外再把一籃飯和些肉，放在袋中給他。後來靈輒卻參豫在靈公的甲士中，當趙盾危險的當兒，靈輒便倒過來攔擋公的徒衆，免卻趙盾的禍。趙盾詫怪，問他爲什麼如此？輒道：「我就是桑蔭下的餓人呢！」問他什麼名字？住在那裏？他不肯告訴，卻退了去，便從此逃避不見。

乙丑這一天，趙穿攻靈公於桃園中，弒掉他。宣子本預先知道有禍，逃出去的，卻沒有走出國境，已聽到靈公死

了，便回來。太史記在簡冊上道：「趙盾弑其君。」拿着給朝中人看。宣子道：「不是我啊！」太史道：「你身居正卿，逃走沒有出國境，回來又不辦那兇手，不是你卻是誰？」宣子道：「唉！詩上說：『我多戀了一回子了！自己給自己受累！』這就是對我說的了。」孔子道：「董狐是古時的良史，書法一些不肯隱瞞；趙宣子是古時的良大夫，卻爲國法受了委屈，可惜呀！只要走出國境，就可免掉罪了！」後來宣子就差趙穿到周朝去迎接公子黑臀回來，立他做君。壬申那日，朝見於武宮中。

### 楚子問鼎（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註釋】①楚子，莊王也。名旅。②陸渾之戎，允姓，居瓜州。陸渾其別部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爲陸渾。其地在今河南嵩縣東北。③雒，與洛通。地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治。周都也。④王孫滿，周大夫。⑤鼎，禹之九鼎也。三代時爲傳國之寶。楚莊問鼎，陸有闕取。

天下之志。①黃金九鼎。真鼎九州之金。鑄爲九鼎。九鼎之長。②鑄態而雨。鑄山而狀。態。木石之容。同雨。亦作鑄。水。③鑄。周地名。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語譯】

楚莊王去征伐陸渾的戎人，乘勢就到雒邑地方，闕兵於周朝的疆界上，周定王就差王孫滿去慰勞

楚莊王。楚莊王卻問起九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答道：「有天下的是在於有德，不在於有鼎。從前夏朝正在有德的時候，遠方各國，圖畫了山川奇異的物件來貢獻，九州的官長貢獻五金，便鑄成九鼎，並且在鼎上畫着物象。又替他設法防備這百樣怪物，使得一般人民都識得鬼神的奸邪形狀；因此人民進了川澤山林中去，不會遇着妖怪不順的東西，就是山魃、鬼魅、水妖等，也不至逢人爲害；因此便能上下和協，這是承受上天所賜的福分。到了夏桀有昏亂的行爲，鼎就遷到商朝去，共總經過六百年，到得商紂又暴虐了，鼎就遷到周朝去。只要君王的仁德光明，那末九鼎雖小，卻似很重；如果奸邪昏亂的，那末九鼎雖大，卻似很輕。上天保佑有明德的人，也有一定的數限，不可強取的。從前周成王定鼎於郊鄆地方，曾經占卜世運有三十代，占卜年數有七百年，這是上天的命令，現在周朝的仁德雖然比前衰敗，可是上天的命令，還沒有改；所以這九鼎的輕重，不是可以問得的。」

鄭子家弑靈公（宣公四年）

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註釋】

① 鼈，爬蟲，狀似鼈而甚大，頭有磊塊，故俗稱鼈頭鼈。青青黃色，居於江湖，古以其肉爲珍味。

② 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

③ 食指，第二

指也。

④ 先，先爲難也。

⑤ 子良，穆公庶子，名去疾。

【語譯】

楚國人獻隻鼈頭鼈給鄭靈公，公子宋和子家將要進去朝見，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動起來，就給子家看道：「他日我這般了，一定是要嘗稀奇的滋味了。」等到進去後，卻果真見廚子正要殺鼈，二人便面對面看着笑。靈公問他們爲什麼笑？子家便如此這般的告訴了。等到後來靈公把鼈肉分給諸大夫吃的當兒，卻招了子公來，偏偏不把鼈肉給他吃。子公動了怒，便用手指在鼎中蘸了一蘸，嘗了些滋味纔出去。靈公怒他無禮，要想殺死子公。子公便和子家打算先動手，子家道：「畜牲老了，人們還怕殺他，況且是個君呢！」子公看見子家不依，便反而在靈公前說子家不好，子家害怕着，便依了他，夏天就弑掉靈公。經上反說：「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這是說子家的權勢不夠抵擋這亂子。君子道：「有了仁心，卻沒有勇氣，不會達到目的的。」凡弑君稱着君的名字，是君沒有道理啦！稱着臣的名字，就是臣的罪啊！

鄭人既弑了靈公，要想立子良。子良推辭道：「如果說立賢慧的，那末我夠不上；如果順着次序的，那末子堅年

長一便立了襄公。襄公後來要趕去穆公生出的二般兄弟，卻留了子良，子良卻不肯，便道：「穆公的孫子，如果應當留存的，那末固然大家情願的；如果要攆出他們，那末我也只有同去，爲什麼要單留我呢？」襄公就饒赦了他們，使他們都做着大夫。

### 楚鬪樾椒之亂（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樾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澨，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邳，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邳，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

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使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觀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注釋】  
①子文。子良之兄。  
②若敖氏。若敖複姓。本姓羊。楚子熊鄩生熊儀，謂之若敖。後爲氏。爲楚八世祖。  
③鬪穀。子文之子揚也。  
④子越。卽榭椒。又字伯蘇。  
⑤蕩賈。字伯蘇。  
⑥圍。囚也。  
⑦藤陽。楚邑。卽今山西遼縣治。  
⑧三王。謂文成穆也。  
⑨漳澁。卽漳水。漳水發源湖北南漳縣西南之蓬萊洞。東南流。經鍾祥當陽。合沮水。又東南逕江陵縣治。入於江。  
⑩阜陽。楚地。路史謂卽阜陽之封地。  
⑪汰。轉。車。軋。汰。過也。  
⑫丁寧。鉦也。  
⑬笠。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名曰笠。轂。名曰笠。轂。名曰笠。  
⑭中。夢澤中也。在今湖北安陸縣南。  
⑮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子文之孫。

【語譯】當初楚國的司馬子良，生個兒子名叫榭椒。子文道：「一定要殺死他的，因爲這個孩子，有了熊虎一般的形狀，又有了豺狼一般的聲音，如果不殺死他，一定要滅絕若敖氏的。」俗語道：「豺狼的兒子，野了心，不能養乖的。」這真是狠，難道可以養的麼？子良不肯。子文當做一樁大愁事。等到快要死的時候，聚集了他的族人囑咐道：「榭椒如果知道了政治，你們趕快走罷。不要受他的累！」而且哭泣道：「鬼還要求食吃呢！若敖氏的鬼，不是要餓着嗎？」等到令尹子文既死，他的兒子鬪穀做了令尹，子越做了司馬，蕩賈做了工正，後來蕩賈替榭說壞子揚于那裏，把他殺了。子越就做了令尹，賈做了司馬。子越卻又恨蕩賈要逼害自己，就領了若敖氏的族人，囚住蕩賈在轅陽，把他殺死。便住在烝野那裏，要想攻打王了；王拿文成穆三王的兒子給他做抵押物，子越還是不受，排



兵險在淶水。這秋天七月戊戌這一天，楚王和若敖氏在臯澗那裏開戰，伯禁拿箭射着王，穿過車轅和鼓架子，着在銅鉦上；又射一箭，穿過了車轅，反彈上去，穿在傘頂上。兵嚇着要向後退，楚王便差人巡師說：「我先君文王滅息國的時候，得着三枝箭，伯禁偷去兩枝，現在已經用完了。」擂起鼓來進兵，就此滅掉若敖氏。

從前者敖娶妻於邲國，生一個兒子叫鬬伯比，若敖死後，伯比便跟他母親養大在邲國，私通了邲子的女兒，生了個私生兒。邲夫人便差人拋棄在夢澤中，那知卻有個老虎給他奶吃。邲子出去打獵，看見了，嚇得逃回來，夫人便告訴是女兒私生的，便差個人去收回來，楚人喊吃奶叫穀，喊老虎叫於菟的，所以就叫他鬬穀於菟，便把女兒給伯比做妻，這私生兒就是令尹子文。他的孫子，名叫克黃，這時候做了箴尹的官，正出使到齊國去，回來剛到宋國，聽到樹椒謀亂伏誅的事，他手下人道：「不可再進楚國了。」箴尹道：「棄掉君命的人，那個肯收受呢？君猶天天可以逃避麼？」便回去復命，而且自己拘囚起來。到司寇那邊自首去。楚王想着子文治楚國的功勞，因道：「像子文那人沒有了後代，怎能勸人爲善呢？」便使克黃仍舊做箴尹，改他的名字叫做生。

### 楚子圍鄭（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

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厖入盟。子良出質。

〔註釋〕●太宮。鄭祖廟。

○凌。發方九軌曰凌。

●不天。不爲天所祐也。

○厲宣桓武。厲宣。鄭桓公名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也。桓武。鄭

武公名突。桓公之子。

○潘厖。楚大夫。

○子良。鄭伯弟。

【語譯】楚莊王圍住鄭國。十七天，鄭國人占卜了，想和他講和，卻不吉利。占卜哭在祖廟中，並且每條巷出一乘兵車，倒是吉利的。國人於是都到廟中去大哭，連守城的都哭起來。楚子便退兵，等鄭國人修好了城牆，再進去圍住他。圍了三個月，方纔攻破，從皇門進去，到了大路上，鄭伯去了上衣，露出肢體，牽着羊迎接楚王，表示是臣僕的禮數，而且說道：「我得不到天的保佑，不會服事你君，使你君懷着恨，親到敝邑來，這都是孤的罪失，怎敢不聽從你的命令呢！你們如果俘虜我的人民到江南去，填塞在海邊無人的地方，也只請你吩咐就是了；如果分割了鄭地，賜給從楚的諸侯，使鄭民做着臣妾，也只請吩咐就是了；如果你楚君肯寬恩，顧念從前的盟好，讓我邀到周厲王宣王和鄭桓公武公的福佑，不滅他的社稷，使他改換面目奉事你君，降低他的名位，比着九縣一樣，這便是你楚君的大恩了，這是我的大願，卻不敢指望呢！敢於布告這心事，請你酌量罷。」莊王左右的人道：「不可以應辦他的，得了國不可再赦了。」莊王道：「他的國君能把身分低過他人，一定能信用他的百姓了，難道還有什麼

想頭麼？」楚兵便退下三十里去，許鄭國講和。楚大夫潘旭進城去訂盟，鄭伯的弟子良便出來做押品。

### 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初。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筮路藍縷之啓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崇也。子良。鄭之良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同趙括曰。率師以來。唯敵是

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野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

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吉成事而還。

【註釋】 ①桓子，林父也。 ②勳，勞也。 ③顯，武士會也。 ④祀，諱也。 ⑤尸，陳名。楚莊王始更此陳法。 ⑥好，犯也。 ⑦齋，教。爲買之子，孫叔敖也。 ⑧琫子，先穀也。 ⑨知莊子，荀林父之弟也。 ⑩韓獻子，卽韓厥。 ⑪敖，二山名。在今河南荊陽縣西北。 ⑫蔡，武士，卽蔡書。 ⑬庸，國名。商時之侯國。 ⑭若敖，紂之先君。 ⑮露，路藍縷，露路，柴車也。藍，縷，敝衣也。 ⑯二廣，左右二廣也。每廣有車十五乘。 ⑰知季，莊子也。 ⑱原，原趙同。屏趙括。 ⑲錡，魏擊子，欲爲公族大夫。 ⑳趙旃，趙穿子。 ㉑輶車，兵車名。 ㉒工尹齊，楚大夫。 ㉓右拒，陳名。 ㉔唐狡，蔡鳩居並楚大夫。 ㉕郟，郟地。在今河南鄆縣境。 ㉖重，輶車也。 ㉗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京，大也。觀，示也。 ㉘載戰于戈二句，載也。獲，輶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 ㉙我求懿德三句，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 ㉚其三日三句，其三篇，布也。釋，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 ㉛其六日三句，其六，六篇。綏，安也。歷，數也。言武王既安定天下，數致豐年。 ㉜幾，危也。 ㉝鯨，大魚名。 ㉞今罪無所，言晉罪無所犯也。

【語譯】 晉人發兵救鄭，到了黃河邊上，聽說鄭國已經同楚國講和了。荀林父便想回去，對諸將道：「救鄭已經來不及，如果再和楚人戰，不過勞苦着人民罷了，有什麼用呢！等到楚國回去以後，再發兵去伐鄭，也不算遲呢！」士會道：「對的，會聽說，用兵要看準罅縫纔可動彈。現在楚國的德刑政事典禮，都沒有變動，不可和他相敵的，不可爲了他有禮倒去討伐他的。楚軍的伐鄭，是怒他有了二心，又哀他的卑微，所以反叛了，就征伐他，屈服了，便饒放他，這便是德刑成功了。伐叛的就是刑，柔服的就是德，這兩件事已經立定了。他去年進陳國去討夏徵舒，今年又攻進鄭國，人民一點沒有疲勞，楚君也不被人怨罵，這又是政治有定規的了。楚國的兵陣，戰便勝着敵人，然而農工商賈並不廢事失業，而且步卒和兵車都很和睦，這又是作事沒有抵觸的了。薺敖做了令尹，選擇楚國好的軍法應用。當行軍的時候，在車右的衛任車轅防備着，在左面的追前去找了草蓐做宿夜的預備。先鋒隊開

照着有無敵人，中軍斟酌定妥兵謀，後隊用了精兵押着，百官都按照種類幹事，軍政不必吩咐，卻早已防備，這可見他能應用典章了。楚軍的舉用人才，同姓的選了親族中人，異姓的選了故舊中人，舉用的沒有錯掉賢德，賞賜的從不漏掉功勞，年老的加賜恩惠，旅客都有施舍。君子小人都有了分別，貴的有常尊，賤的也有一定分等的威儀，這便是禮法沒有背逆的了。照這般說來，楚國德立了，刑行了，政治成功了，事體依時了，典章依照了，禮節順當了，怎能敵得過他呢！見了可以幹的便進行，知道難於成功的便退步，這是行軍的好政策呢！兼并衰弱的，攻取昏昧的，這是用武的好定規呢！你姑且整頓了軍隊，經營着武備罷！還有衰弱昏昧的在那裏呢，何必定要認定楚國！先穀道：「不可以的，我們晉國所以成功霸業，全靠軍隊和武臣的力量。現在失掉諸侯，便不可說是盡力，有了敵人在前，不和他決戰，便不可說得武，在我手裏失了霸主的資格，倒不如死了乾淨。況且與了兵出來救鄭，聽得敵強卻退，這不是大丈夫呢。受了君命做三軍的將帥，卻終究不成個丈夫，只有你們會做，我卻不會做的。」便獨自領了中軍先渡過河去。荀首道：「這支兵，真危險哪，周易上有的，在師卦變到臨卦的一爻上說：『兵的出發，要有紀律，如果沒有紀律，雖然好也是不吉利的。』這便是這麼的說法了。果然和楚兵遇見，一定要敗的。統是先穀做了罪魁，雖他戰不死，回去也是要受大災殃的。」韓厥對林父道：「先穀拿了偏師陷在敵軍中，你的罪卻更大了！你做了元帥，兵隊卻不聽你號令，這是誰的罪呢？失掉屬國，傷亡了兵隊，罪已很重大，倒不如一同渡過河去罷。戰了不勝，惡名還可大家分擔些，與其一人專受這罪，倒不如六人同受，不是比較輕些麼？」晉國的三軍便都渡過河去。

嘗晉師在敖、郟二山的中間，鄭國差皇、戍到晉軍中來道：「鄭國的服從楚國，也只因救社稷的緣故，一時沒法，



並不是有二心；現在楚國雖然勝了，志氣卻很驕傲，他的軍隊也有了暮氣了；並且又沒有防備，如果你們去攻擊他，我鄭國跟着上來，楚師定可打敗的。」先穀道：「敗楚國，服鄭國，只在這一戰了，一定要允許他的。」樂書道：「楚國自從滅掉庸國以來，他的國君沒一天不嚴緊治理國人，卻教訓他們道：『唉！人民生活的艱難，禍患的到來沒有一定時候，警戒恐懼的心念，是不可以鬆懈的。』在軍中沒有一天不辦理軍裝器械，卻重申命令道：『唉！戰勝是保不定的，像從前商紂百戰百勝了，卻終究弄得沒有後代！』又訓誨人民用他先君若敖蚘冒的坐着柴車，著着破衣，開關山林。怎麼刻苦等等，作箴誠道：『人民的生活，只在勤勞，能夠勤勞，那末不會窮困。』照這般看來，楚國不可說他是驕。先大夫子犯有句話道：『兵要理直的纔算壯，理曲的纔算老。』現在我自己沒有德行，卻招怨到楚國去，這是我理曲，楚國的理直，不可說他暮氣；他們國君的衛兵，分成左右兩廣，每廣有兵車十五乘，兵士二百人，叫做『一卒。』每卒就是相當於舊時偏法的『兩』一樣，右廣天亮時便裝起車馬，到了日晝心中，左廣便替代下去，一直到黃昏纔歇。凡近君身的各官，都依次在夜中輪宿，防備不測的事變，從此看來，便不可說他沒有防備。潘廷是楚人看重的，子良又是鄭國的好人。如今潘廷進去訂盟，子良做押品在楚國，楚鄭的國交正是親密，鄭國卻來勸我和楚國戰，我勝了，鄭國便來服我，我不勝，鄭國便去服從楚國，據我的眼光打量起來，鄭國是親密，鄭國卻來勸他的呢？」趙括趙同道：「領兵以來，只爲要找得敵人啦！勝了敵人能得到屬國，還等什麼呢？一定要依先穀的。」荀首道：「趙同趙括，原來都是先穀的一黨！」趙朔道：「樂書好呀！實做了他的話，一定能做晉國當權的人的。」

晉國的魏錡，因爲謀做個公族大夫，沒有到手，心中怒着要害晉軍失敗，便請願前去挑戰，不許他；又請願去做

個軍使，於是應許了他；他便去了，請了戰纜回來。楚國的潘黨追趕他，到了榮澤那裏，看見六隻大鹿，魏錡便射了一隻，回過頭去獻給潘黨道：「你有了兵事，管畜性的莫非不能供給新鮮東西，敢把這個獻給你呢！」潘黨便吩咐手下人不要追他。趙旃因爲求個卿做，沒有到手，並且怒着楚國來挑戰的人，沒有捉住他，便請願前去挑戰，不許他；又請願去招他來盟，於是應許了他，便和魏錡一同吩咐了前去。

潘黨既然趕拉魏錡，趙旃卻又趁夜間到了楚軍中，攤張席子在營門外坐着，卻使他手下人進去說，楚子原來編成「乘廣」的兵車三十乘，分成左右各半，右廣雖一啼便裝起車馬來，到了日晝心中就解掉；左廣接下去，到了太陽落下纔解脫。許偃趕着右廣的帥車，養由基做了車右，彭名趕着左廣的帥車，屈蕩做了車右。乙卯那天，楚王坐着左廣的兵車，去追趕趙旃，趙旃丟掉自己的車子，逃到樹林中去。屈蕩去和他徒手相搏，扯着他的甲衣戰裙。晉人怕趙魏二人的惹怒楚師，就打發一輛兵車去迎接，潘黨望着他的灰塵，便差個人跑回去報告營中道：「晉兵到了！」楚人也怕王的進了晉軍中去，遭受不測，便趕緊出動軍隊。孫叔道：「趕緊進兵，甯可我逼着他人，不要等他人來逼着我。」詩經道：「頭排的兵車十乘，用他先開着路走。」這是說要搶着人們的先呢！軍志道：「先了他人，便有奪人之心。」這是說要逼着他呢！便趕快進兵，車子跑着，步兵奔着，趁晉軍不提防衝去，林父嚇得不知怎麼纔好，便擂鼓於軍中道：「先渡過黃河去的有賞賜！」於是中軍和下軍搶着船，先上船的，把後上船板住船沿的手指斬掉，斬得船中的手指可以捧着呢！晉師只管向右移動，只有上軍的隊伍沒有動。楚國的工尹齊領了右面抵抗的步兵，去追趕下軍；楚子差唐狡和蔡鳩居去告訴唐惠侯道：「我沒有仁德，卻很貪心，因此遇到大敵，這都是我的不好。但是楚國如果不勝，也是你君的羞恥，敢借着你君的威靈，請你成全了楚師罷！」便差潘

鄧領了游擊的四十乘兵車，跟着唐侯，做左邊抵抗的支隊，追趕着上軍。郤克道：「我們等他來麼？」士會道：「楚兵正強，若聚集了殺到我這裏來，我的兵一定要死完的。倒不如收了軍隊，離開他們罷。既可替人家分擔些差，又可活些百姓，不也是很好的麼？」便把他的兵押了後隊退下去，所以並沒有敗。

到了黃昏時候，楚國駐紮兵隊於邲，晉國的餘兵，不能再成個隊伍了，趁夜渡過黃河去，也是終夜有聲。丙辰那天，楚國的輜重營到了邲，便宿到衡雍那裏去。潘黨道：「君王爲什麼不築箇營壘，收積了晉國的死屍，封土在他上面。作爲京觀呢？臣聽說古人勝了敵國，定要留給子孫看，使子孫忘不掉先君的武功。」楚莊王道：「這不是你所懂得的，照字義上講起來，要止戈兩字拚起來，纔成個武字呢！從前周武王克服了商朝，詩人作周頌道：『又藏了干戈，又藏了弓箭，我王只求着美德，便能昌大起來，保得住天下了！』又作了武的一詩頌他，末一章道：『弄定你的大功。』第三章上道：『他能夠安排政教，我們去靠他只求個安頓。』第六章上道：『武王既能定萬國，又屢次得到豐年。』這武德一事，原要能夠禁止強暴，藏起干戈，保住天下，定着功業，安頓人民，和陸萬邦，豐盈財物的哪！所以使子孫不忘記他那詩歌，全在這上。現在我使兩國的人民暴露了屍骨在草野中，這就是暴了；觀兵威嚇諸侯，這就是不能斂藏兵事了；既暴亂，又不能斂藏兵事，怎能保住大業？晉國雖然戰敗，國還存在，怎能定着功勞；違反着民欲的還很多，叫人民怎能安頓？沒有仁德，只把兵力強爭諸侯，怎能和着衆人？趁人家的危險利着自己；靠人家的亂子安着自身，弄成個兵災年荒，怎能豐盈財物？武王有那麼七種仁德，我卻一種沒有，怎可給子孫看呢？只可造了先君的廟在這裏，告訴成功一件事體罷了。威武卻算不到我這功上呢。從前明王討伐不依王命的，拿了許多不義的人，正着法，方纔有什麼京觀，禁戒後來的壞人。如今晉國並沒有犯什麼罪，晉國的人民，又都

是盡忠死依着君命的，爲什麼要築京觀呢？「便祭着河神，造了一所先君的廟，告訴成了一件事，就回去。」

晉士貞子諫殺荀林父（宣公十二年）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註釋】●士貞子，名暹濁。○食，通蝕，薄蝕也。

【語譯】晉師戰敗歸國，荀林父因敗軍的罪，請求要死。晉景公要應許他死了。士貞子諫道：「不可以的。從前城濮那次戰爭，晉師三天吃了楚人的糧食，文公還有憂愁的形色，左右的臣子奇怪，問道：『戰勝是可喜的，反而愁着，如果有了憂愁事，那末反應當快活麼？』」文公道：「得臣還活在那裏，定要報復的，憂愁正沒有歇的時候呢！野獸逼得無可如何，還要相鬪，何況是個國相呢！」等到後來楚王殺掉子玉，文公的喜色方纔發現，而且說道：「現在沒有人再來害我了！」這好比是晉國再勝，楚國再敗，楚國所以兩世沒有強起來。現在天意或者要使晉

國大加害成誰？又奪掉林父，重添楚國的勝，不是要使晉國長久強不起了麼？林父的服事於君，進諫時便想盡自己忠心，退下時便想補救着過失，這是國家的保護人，爲什麼要聽由他自盡呢？他的戰敗，也好像日月的薄蝕一般，那裏就會損壞他的光明？」晉侯聽了士貞子的諫，便使林父仍舊回復他本來的官位。

### 楚子伐蕭（宣公十二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註釋】 ①蕭，宋附庸國。 ②申公巫臣，即風巫，字子靈，封申公，故曰申公巫臣。 ③纊，綿也。 ④還無社，蕭大夫。 ⑤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 ⑥麥麴，即造酒之麴，可以製酒，意欲使透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爲謬語。 ⑦山鞠窮，菜名，即芎藭。 ⑧河魚腹疾，言無粟澹，將生溼疾。 ⑨智井，無水之枯井也，無社至此意解，欲舉入枯井，暫避亂兵，待叔展之救。

【語譯】 冬天，楚莊王去伐蕭國，宋大夫華椒領了蔡國人去救蕭國，蕭人捉住楚國的熊相宜僚和公子丙。莊王道：「請你們不要殺他，我退兵就是了。」蕭人卻故意殺掉他。楚王便大怒，就圍住蕭國。蕭衆就大敗。楚國的申

公巫臣道：「兵士多受寒了！」莊王便親自出去巡查，撫慰勉勵他們，三軍的士卒，都像辯着綿絮一般的，頓時暖起來了，便逼近蕭城去。蕭大夫還無社和司馬卯說話，就趁便喊申叔展。叔展道：「有麥麴麼？」無社答道：「沒有。」  
 「有山鞠窮麼？」又答道：「沒有。」叔展道：「那末像河魚害了腹疾怎麼樣呢？」無社答道：「只要看着枯井中拉他起來便了。」叔展道：「你要結些茅草做記認，哭着纔好呢！」到了明天，蕭人敗散了。申叔便去查看各處井邊，果然看見有結茅的在那裏，便喊着拉他起來。

楚子圍宋（宣公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註釋】 ①申舟，楚大夫，名無畏。 ②孟諸之役，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挾宋公儀，故見惡於宋。 ③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 ④投袂，投振也。袂，袖也。 ⑤窒皇，楚宮中寢門闕也。 ⑥蒲胥，楚市名。

【釋譯】 楚子差申舟，行聘到齊國去，叮囑他道：「你不要向宋國借路的！」又差公子馮，行聘到晉國去，不借

路被截斷，出到口外，正當那時候，惹怒了宋國，對莊王道：「鄰國是明白的，宋國怕像君子罷！到晉國去的使臣是不聽事的，我卻定要被宋國殺害了。」莊王道：「什麼？殺了你，我便去伐他！」申舟就同兒子刷去見了王纒動身。到了宋國，宋人果真阻止他，華元道：「走過我國，卻不來借路，這是我當他的邊界看待了，把我做了邊界，就是亡國啊！殺了他的使臣，定要來伐我的，伐我也是亡國！亡終歸是一樣的，不如殺了他的使臣好。」便把他的使臣殺死。楚子聽到這事，把衣袖一灑就立起來，到寢門口，纔穿鞋子，到寢門外面纔佩帶好劍，到了蒲胥的市中，纔坐着車子。秋天九月中，楚子便圍住宋國。

### 晉解揚將命（宣公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靈，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子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註釋〕●伯宗。晉大夫。○高下在心。猶言度時制宜也。○山藪。藏疾。言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舍垢。忍垢恥也。○樓車。車上設置櫓。可以下瞰敵城者也。○實。廢墜也。○考。成也。○築室反耕。謂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也。○焚。炊也。

【晉譯】宋人因被楚國圍得很急，差樂嬰齊告急到晉國去。晉侯要想發兵去救。伯宗道：「不可去救的，古人有句話道：『馬鞭子雖然長，卻打不到馬肚子上去。』如今天正當給楚國幫助，不可和他爭的，晉國雖然強盛，能夠違背天意麼？俗語道：『高下是隨着心走的。』凡是河流湖澤，總要納些汙濁；凡是山林，總要躲些毒物；那怕美玉，也要有些壞斑；國君總是要包含些羞恥的，這也是天道呢。請君等着罷！」便停止救兵，差解揚到宋國去，叫他不要降楚國，而且對他們說：「晉師已都出發，快要到了。」解揚走過鄭國，鄭國人便把他拘禁起來，獻給楚國。楚王厚厚的賄賂他，使他反了過來，說晉國並不來救，解揚不肯應許。說了三次，纔應許了。他便爬登到樓車上，使他



被着的人告訴他，那知道鄒揚是宋人，卻把信君的命令告訴了一遍。楚子將要把他殺死，使人對他道：「你既應許了我，卻半中間違反了去，爲什麼緣故呢？這不是我們沒有信義，實在是你自棄的，快些上你的刑罰去罷。」解揚答道：「臣聽得的，做人君的能夠制定合宜的命令，纔可算得義，做人臣的能夠擔任那命令，纔可算是信，用臣的信，載了君的義去做，纔是國家的利益。人臣謀國，不丢掉利益，保衛社稷，纔算是萬民的主子。要義的便不幹第二個信，要信的便不受第二個命令，你君的賄託了我，就是你君不懂得制定命令的道理。臣受了君命出來奉使，就有死的危險，也不肯廢掉的。還要什麼賄呢？臣的應許君，原是要想成功君命啦！成功了君命纔死，這就是臣的福祿。寡君有了信託得的臣子，下臣又能得成全君命，死着也值得，還想什麼？」楚子倒就放了他，他便回來。

夏天五月間，楚師將要離開宋國回去，申犀在楚王的馬前叩頭道：「先父無畏明知要死的，卻不敢廢掉你王的命令，如今你王倒丟開從前的話了麼？」楚王竟回答不出來。這時候申叔時正趕了車子，對王道：「築室於郊野，使耕田的先回去，宋國一定能依我們的。」王依了他的話，宋人果然害怕起來，便使華元乘夜間暗暗到楚軍中去，登在子反的臥榻上，叫醒他道：「寡君差元把困苦的景象告訴你，說道：『敝邑已經交換了兒子吃着，劈分了屍骨炊着呢！雖然如此，但是要做城下的盟，卻情願跟着國而死，不肯依你們的。如能退兵三十里，就隨你怎麼吩咐都依的了！』」子反嚇的沒法，便和他私下約定，然後再告訴王，於是退了三十里路，宋國便和楚國講和，華元做了抵押，盟道：「楚國不要詐欺宋國，宋國也不要防備楚國。」

### 晉郤克徵會於齊

（宣公十七年）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註釋】

① 郤克。缺子。亦稱駒伯。成公時爲大夫。

② 齊頃公。桓公孫。名無野。

③ 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

④ 欒京廬。郤克之介使。

斂孟。地名。今河北濮陽縣有斂孟聚。

⑤ 斷道。晉地。今山西沁縣東有沂梁城。卽春秋斷道。

⑥ 卷楚。卽斷道。

⑦ 野王。韓地。卽今河南沁陽縣。

⑧ 苗賁皇。楚令尹鬬椒子。椒以罪誅。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因以爲氏。

⑨ 沮。止也。

【語譯】

十七年春天，晉侯差郤克到齊國去招他來會見，齊頃公卻用帳幔圍住些婦人，使他們偷看。郤子登上堂去，因爲蹣跚，婦人都笑於房中。郤獻子怒着出去，賭咒發誓道：「如果不報復這回事，便不能再渡過河東。」

來。子既先回去，使東郭虛等侯命令在齊國道：「找不到齊國的差頭，不要回來復命了。」鄒子既到了晉國，便請求去伐齊國，晉侯沒有應許他，他又請只把家衆去伐齊國，又不應許他。齊侯卻只差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到會去。到了斂孟地方，高固聽說卻克很怒，便逃回去。夏天，會見在斷道那裏，是討伐諸侯有二心的，結盟約在卷楚地方。辭去了齊人，不要他與會。晉人便捉住晏弱於野王，捉住蔡朝於原，捉住南郭偃於溫。晉侯差苗賁出去有事，見了晏桓子，回去便向晉侯道：「那個晏子有什麼罪？從前諸侯事奉我先君，都要緊得好像來不及的，如今都說羣臣沒有信實，諸侯都有了二心，齊君恐怕得不到合禮的招待，所以不出來，卻使他們四人來的。現在左右有攔阻他們道：『你君既不出來，一定要捉住使臣的。』所以高子到了斂孟地方便逃回去，再有那三人道：『若要斷絕君的和好的，甯可到了會死在晉國的。』因此冒了危險纔來，我們若好好待遇他們，也可使那些諸侯想戀着我來呢！現在卻又把他捉住，使齊人攔阻那三人的話，確實可信起來，我們不是太嫌過了份麼？有了差不改，卻又長久下去，因此成功他們懊悔的心，在我國有什麼好處呢？徒然使縮回去的有了話說，一面又害着來會的人，使諸侯嚇着，這有什麼用呢？」晉人便寬鬆他們些，他們便趁勢逃走。

### 衛齊新築之戰（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

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註釋】●孫良。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之子。◎鞠居。衛地。◎新築。春秋衛地。今河北魏縣南有新築城。

于奚。守新築大夫。◎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馬備。諸侯所用。

【語譯】衛侯差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要去侵伐齊國。和齊兵相遇，石稷便想回去。孫良夫道：「不可以的，領了兵伐人家，遇着他們的軍隊便回去，將怎樣回答君命呢？如果早知道不會幹的，倒是不出來的好；如今既然遇了齊人，不如和他戰一下子吧！」石成子道：「兵已敗了，你不略等一刻，還要再戰，恐怕兵士要死盡了。你喪失了兵衆，怎樣回復君命呢？」都沒有回答。石成子又道：「你是國卿，如果被擒去，羞辱衛國的你，領了大家退下，我停在此地抵擋他！」並且告令軍中道：「有趕來救的兵車很多！」齊師聽說衛國的救兵已到，便停止兵不進，紮在鞠居那裏。

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來救孫桓子，孫桓子因此免得被虜。戰事既畢，衛人便用地方賞給于奚，于奚辭謝不受，卻請求賞他用了曲縣繁纓去朝見君，衛君竟應許了他。仲尼聞知這事道：「可惜呀！不如多給些地方，只有車服爵纓，是不可以通融給人的，爲的是君主主管的呢！名位是生出信用來的，信用是保守着器具的，器具是暗藏着禮

節的，禮是行那義事的，義是生出利益來的，利是安頓百姓的，這倒是政治上的大關節呢！如果通融給了人，便和把國政給人一樣了，國政既然沒有，國家便也跟着滅亡，不可救藥的了。」

### 齊晉鞏之戰（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狗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莜爲右。載齊侯以兔。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以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而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sup>三九</sup>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惟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註釋】 ①不入。不入國也。 ②臧宣叔。即臧孫許。辰子。魯大夫。 ③莒。齊地。即今山東莒縣。 ④靡笄。山名。又曰千佛山。在山東歷城縣南。 ⑤結朝。平旦也。 ⑥輿。來也。 ⑦淹。久也。 ⑧築。擗也。 ⑨賈。余餘勇。賈。言已勇有餘欲賈之。 ⑩翠。齊地。當今山東歷城縣境。 ⑪張侯。即解張也。 ⑫駮。策也。 ⑬集。成也。 ⑭擗。擗也。 ⑮炮。鼓植也。 ⑯華。不注。山名。在今山東歷城縣東北。 ⑰子輿。韓厥父。 ⑱越。隊也。 ⑲秦母張。 ⑳魯大夫禽寄也。 ㉑悅。俯也。 ㉒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㉓駮。馬結也。 ㉔駮。臥車也。 ㉕繫。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 ㉖徐關。今山東濰州縣有古徐關。 ㉗銳司徒。主銳兵者。 ㉘辟司徒。主璧壘者。 ㉙石碭。地名。在今山東長清縣東南。 ㉚丘輿。齊邑。在今山東益都縣境。 ㉛馬廐。齊邑。在今益都縣西南。 ㉜賈。嬖人。即國佐也。 ㉝軛。玉軛也。滅紀時所得。 ㉞蕭同叔子。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 ㉟四王。禹湯文武。 ㊱五伯。昆吾。大彭。豷章。齊桓。晉文。 ㊲役。事也。 ㊳道。聚也。 ㊴棧。曲也。 ㊵背城借一。欲于城下復借一戰。 ㊶賦輿。即兵車也。 ㊷禽鄭。魯大夫。 ㊸袁婁。地名。在今山東臨淄縣西。 ㊹汶陽。魯地。故城在今山東寧陽縣北。 ㊺三帥。卻克。士燮。欒書。 ㊻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司馬。掌軍旅。司空。掌水土。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上大夫也。其位次於卿。



【語譯】孫桓子從新築敗後，不進衛國，便到晉國去求救。臧宣叔也到晉國去求救，都把郤獻子做主人，寄頓在他家中，和他商量。晉侯允許了他七百乘兵車。郤子道：「這是從前城濮那會戰爭的兵數呢！有了先君的明德，和先大夫的嚴肅，纔能得勝的。像我克比了先大夫，簡直不能做什麼呢！請你君給我八百乘罷！」晉侯允許了他。郤克便帶領了中軍，士燮幫着上軍，欒書帶領了下軍，韓厥做了司馬，去救魯國衛國。臧宣叔迎接晉師，而且給晉師做向导，季文子也領了兵來會着同去。

到了衛地，韓獻子要按軍法斬人，郤獻子跑去，要想救他。那知跑到後，他卻早已斬掉了，郤子便使韓厥趕快在軍中宣布，告訴他的趕車的道：「我是因爲分些韓氏的謗毀而來的。」晉師追趕齊師到了莘，六月壬申那天，到了靡笄山下，齊侯差人去請戰道：「你領了君的軍隊，屈辱到敝邑來，我們只可拿些薄弱的兵器，等明天早晨相見了。」郤克回答道：「晉國和魯衛，原是兄弟之國，現在他們來告訴我道：『你們大國朝夜尋事出氣在敝邑這裏。』寡君心中捨不得，所以差羣臣來請求你大國寬他些，不要使我們許多兵衆久留在你君的境界上。我們是只能進攻，不能退保的。不要等到你君有吩咐呢！」齊侯道：「你大夫允許了，寡人是很情願的，就是不應許，也要同你見見面的了。」齊國的高固就衝進晉軍中去，擗起石頭擲人，既擒獲那人，便捨了自己的車子，坐捉住人的車子，快到齊軍的堡壘了，又在車上繫棵桑樹，四周告訴齊壘中人道：「誰想勇敢的，來買我的餘勇罷！」癸酉那天，軍隊排列在案的地方。兩夏給齊侯趕車，逢丑父做了車右。晉國的解張給郤克趕車，鄭丘綏做了車右。齊侯道：「我姑且完全滅掉這些，然後再吃朝飯！」便連馬都沒有披甲，卻跑向晉軍中去。

郤克被箭射傷了，血直流到鞋上，但是鼓聲還不斷，說道：「我害病了！」張侯道：「從起初交兵的時候，箭便穿

過我的手到肢撐上，我把他折斷，仍然趕車前去，弄得左輪上的血色紅了帶黑，那敢說聲有病呢！請你耐住些罷。」鄭丘綏道：「從方纔交兵起，如果有危險的地方，我還定要去推着車子呢，你那裏知道。但是你也已經病了。」張侯道：「兵的耳目，都看着我們的旗鼓定進退的。這兵車只有一人鎮住，便可以成功了，怎可因一身的疾病，敗壞國君的大事呢？穿了甲衣，執着兵器，本是要尋死的啦！病了還沒有死，還請你勉力些！」卻克聽了這話，便左手併挽了馬繮繩，右手拉了鼓槌子擊鼓。馬只管跑前去留不住，晉軍都跟了他向前追，齊兵便大敗，晉軍只是追趕，繞了華不注的山三匝。

韓厥原來夢見他的父親子輿對自己說道：「且避着車上的左右兩邊不要坐。」所以他雖做了司馬，卻在中間代了趕車子的；追着齊侯時，邴夏道：「射他們趕車子的，倒是個君子呢。」齊侯道：「既叫他是君子，卻去射他，這是不合禮的。」便射他的左邊一人，落到車下去，又射他的右邊一人，也死在車中。有個綦母張正丟掉兵車，跟着韓厥道：「請讓我寄坐在你車中罷。」他便向左右坐下，韓厥都拿手臂撐戳他，使他立在後面。韓厥自己卻彎身下去放好了他已死的車右。那邊逢丑父見勢色不好，便和齊侯換了位子坐着，快到華泉了。一隻旁邊的馬被樹木礙住，那時丑父已暈在車中，恰正有條蛇從車底下鑽出來，丑父便拿臂膊去打他，給蛇咬傷了，便只可藏躲起來，再也不能下去推動車子，所以就被晉師追着。韓厥卻執了馬繮繩在馬前，再拜叩頭，捧了一隻酒杯，加上一塊璧玉獻進道：「寡君差羣臣替魯衛請求道：「不可使我們許多兵衆，深入君地的。」現在我下臣不幸，恰正在兵軍的行列中，沒有什麼方法逃避，並且怕逃避了，反而使兩君出醜；所以老着臉做了兵士，敢於告訴沒有才幹，要權且做此官行此禮，填補這空當，跟你君一同回去呢。」丑父便差公下車子，假說是快到華泉中弄口水來喝，

使他趁勢逃走，於是鄭周父趕了副車，宛蒺做了車右，裝載着齊侯就逃脫。

韓厥把逢丑父捉住獻上，郤獻子便要殺他。丑父大叫道：「從現在以後，沒有人再能替君受難的了！有一個在這裏，將要把他正法嗎？」郤子道：「人不怕用一死免了他的君，我殺了他是不吉利的，還是赦了他，可以勸勉事君的人。」便免了他一死。齊侯既然逃脫了，找尋丑父三次趕進晉軍中去，三次趕了出來，又每每獨自離出齊兵，激勵他們要退的人，就喪性衝進狄卒中去。狄卒反而都抽起戈楯來護他，便走進衛國兵中去，衛國兵也不傷他。便從徐關逃進去，齊侯看見保守城邑的道：「留神些，齊兵已經敗了！」使一道女子避開他，女子問道：「國君脫難了麼？」答道：「脫了。」又道：「管激厲軍心的脫難了麼？」說道：「也脫了。」女子道：「只要君和我的父親已脫難了，餘人也無可如何了。」便避開君逃去。齊侯以爲這倒有禮的，後來問旁人，知道他就是辟司徒的妻子，便把石窺地方給他。

晉師追趕着齊師，從丘輿趕進來，攻擊到馬陘地方去。齊侯差賓媚人，用紀國的玉甌、玉磬和土地，送給晉人。如果再不肯退，那末聽憑他怎樣罷！賓媚人送東西去，晉人果然不肯退道：「一定要拿你們的蕭同叔子做了押品，並且要使齊國國境以內醜敵，都改做東西向呢。」賓媚人回答道：「蕭同叔子不是別人，就是我寡君的母親。若拿對等的名位講起來，那末也就是你晉君的母親。你宣布大號令在諸侯中，郤說道：『定要押了他的母親方纔相信。』那末你把周王說的要孝順的命令怎樣呢？況且這是拿不孝號令諸侯了。』詩經上說：『孝心沒有完結的人，能夠永遠給好處他的同類中。』如果用不孝的號令於諸侯，怕不是孝德的同類了麼？先王分定疆界，整理天下，專揀物性和地土適宜的，普遍着利益，所以詩經上說：『我的疆界，我自己整理，田畝朝南朝東都可以。』現在你

們整理疆界，倒說道：『田畝都要朝東西的』纔與。只管自己行兵的便利，不管土宜的怎樣，這怕不合先王的命令罷？違反了先王的命令，便是不義，怎可做得盟主呢？這是你晉國實在有了差處呢！從前禹湯文武的做王，都是立了明德，成就那大家要着的事。五伯的霸諸侯，都是勤謹安撫着諸侯，幹着周王的命令。如今你求合諸侯，倒要逞快自己無盡的慾望。詩經上說：『宣布政治很優和，所以百祿都聚集。』你實在不能優和，卻棄掉這百祿，在我們諸侯有什麼禍害呢？如不見許，寡君的命令，我使臣卻有說話可說了，便說道：『你領了君的兵，辱臨敝邑，我拿薄弱的兵衆，犒賞你跟來的人，只因怕你君的威勢，我們兵衆都已喪敗了；你如果寬待齊國，不滅他的社稷，使他繼續舊好的，那末我們先君的敝器土地，也並不敢愛惜；如果你再不允許，只請收合了餘剩的火星，再在城下一戰就是了！敝邑微幸得了勝，也不過是跟你晉國求和，倘若不幸再敗的，敢不惟命是聽！』魯衛二國都諫卻克道：『齊國恨極我們了，他所死亡的，都是他的親族，你如果不應許，讎害我們，一定更利害了。既已依了你，還要求什麼呢？你得了他的國寶，我們也得了土地，而且患難可以寬緩些，榮耀已很多了。齊晉的勝敗，也只是看天意罷了，難道一定是晉國勝的？』晉人便應許了他，答道：『羣臣領了兵車，替魯衛請命，只要有可以藉口的話，回復君命，這就是你君的恩惠了，敢不依麼？』魯大夫禽鄭自兵中回去迎接成公。秋天七月中，晉師和齊大夫國佐盟在襄婁地方，使齊人還我們汶陽的田；成公就會見晉師在上鄆那裏，賜給他們三帥大車上三命的服物，其餘司空、輿帥、候正、亞旅，都受了一命的車服。

## 申公巫臣取夏姬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公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返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

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別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註釋】①子轅。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

②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

③靈侯。陳靈公也。

④夏南。夏姬子微舒。

⑤孔儀。孔寧儀行父也。

⑥連尹。襄老。連尹官名。襄老人名。

⑦知罃之父。荀首也。

⑧中行伯。荀林父也。

⑨王子。楚公子穀臣也。

⑩陽橋。魯地。

⑪申叔跪。申叔時之子。

⑫桑中。衛風淫奔之詩。

⑬欲至。欲克族子。

⑭邢。晉邑。

【語譯】楚國討陳夏氏的那次亂事，莊王便要想收留夏姬，申公巫臣道：「不可以的，你君招了諸侯來討伐

有罪的，如今收留了夏姬，這分明是貪色了。貪色就是淫，淫是犯大法的，周書康誥篇上說：『明顯德行，謹慎刑罰。』這就是文王所以能夠造成周室。顯明德行，就是務要積他起來的說法；謹慎刑罰，就是務要去掉他的說法。如果與了諸侯的兵，自己先招受大罰，這便不是謹慎刑法的意思了，請你君再想想罷！」莊王便罷休。子反又要娶他，巫臣道：「這是不吉祥的人呢！這人夭亡了鄭靈公，殺了御叔，弑掉陳靈公，害死夏徵舒，揮掉孔寧，儀行父，滅掉陳國，這不是很不祥嗎？人生實在很難，那有不曾死的呢？天下美好的婦人多着，爲什麼定要她呀？」子反也就罷休。莊王便把他給連尹襄老，襄老死在邲那會戰爭，得不着他的屍身。襄老的兒子黑要便蒸着夏姬，巫臣差人去引誘夏姬道：「你回轉鄭國去，來聘你。」又差個人假算是從鄭國差來招夏姬的說道：「襄老的屍身定可得到的，不過定要你你自己來迎接他。」夏姬就把這事告訴莊王，莊王問巫臣，巫臣回答道：「這事是真的，因爲知罃的父親荀首，原是成公的嬖臣，又是荀林父的小弟，他新近做了中軍佐，一向和鄭皇戊很要好，他很愛這個兒子，一

定是走了鄭、成的門路，要把公子穀和襄老的屍身，來換知罃去呢？鄭人恐怕鄆那件事得罪了晉國，卻要獻媚給晉國，我們一定要允許他的。」莊王便差夏姬回到鄭國去，夏姬臨行的時候，對送行的人道：「得不到尸身，我不回來了。」那知、巫使人到鄭國去聽他，鄭伯竟允許了他。

等到楚、共王卽了位，將要有陽橋的一回事，便差巫臣行聘到齊國去，並且告訴明白了出兵的日期。巫臣便完全帶了家眷去。申叔跪跟着他的父親，將要到郢都去，和巫臣半路相遇，便道：「希奇呀！你夫子有了三軍的畏懼，卻又有桑中的喜色，這分明是要帶了妻子逃走了啊！後來巫臣到了鄭國，果然差副使拿回聘物，便帶了夏姬逃走。心想逃到齊國去，因為齊師新敗，便道：「我不住不勝的國的，就逃往晉國，靠卻至的介紹，做了晉國的臣子。晉人使他做邢地方的大夫，子反請求共王，要用重幣賄託晉國，使禁錮、巫臣不得做官。共王道：「不要這般，他爲自己打算，原有差的，他給我先君打算，卻是忠的，人臣盡了忠，是社稷靠他安固的，兩相抵銷，功勝過罪多了。況且他能夠有好處給他國家，那怕是重幣，晉國那裏肯呢！如果沒有利益於晉國，連晉國也不要他呢，何勞我們去禁錮他呀！」

### 楚歸晉知罃（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罃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以

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祠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註釋】

①公子穀臣。楚大夫。

②荀首。卽莊子。

③斝鼓。謂以血塗鼓也。

④外臣首。外臣對於異國君之稱。首。荀首也。

⑤宗職。祖宗之職。

【語譯】 晉人送還楚國的公子穀臣和連尹襄老的尸身，來贖知罃。那時因爲荀首已佐了中軍，所以楚人允許他。楚王送知罃道：「你怨恨我麼？」知罃答道：「兩國交戰，臣沒有才幹，不能擔任那職務，做了俘虜，蒙執事不把我殺了，用我的血塗在鼓上，卻使我回歸晉國去受罪，這就是你君的恩惠啊。臣實在自己沒有才能，還敢怨誰呢？」王道：「那末你感我的恩德麼？」答道：「兩國爲了想謀社稷的安全，要舒緩他自己的百姓，又各自懲着一時忿怒，互相寬赦，兩方都釋放了繫囚，來完成他們的和好，於兩國有了和好，臣又得不到什麼，又有那個敢感他的德呢？」王道：「那末你回國後，怎樣報答我？」答道：「臣不受怨楚的名目，你君也不受給臣德的名目，既無怨，又無德，不知道報什麼呢？」



楚王道：「話雖如此，可是你定要告訴我的。」卞穀答道：「靠你君的威靈，使我囚臣能得歸骨到晉國去，寡君如果把我正了法，那末我雖然死，卻也感恩不爛的，如果靠你君的恩惠免了死，把我賜給你君的外臣荀首，首或者請了寡君的命令，戮臣在知氏的宗廟中，那末也是死了不爛的。如果請不准君命，卻使臣繼續祖宗的職位，挨着次第預聞了晉國的政事，領了偏師，來治晉國的疆場，那時雖遇着了楚國的將帥，也不敢違避的，應當竭力盡忠，出了死力，和你楚國戰，沒有二心，拿來盡我做君子的禮，這就是所以報你楚德的。」楚王道：「晉國不可和他相爭。」便格外用禮待他，送他歸去！

### 晉歸楚鍾儀（成公九年）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其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註釋】①鍾儀。楚郢公爲鄭所獲。獻於晉。②稅解也。③俗人。樂官也。④嬰齊。令尹子重也。⑤側。司馬子反也。⑥范文子。卽士靈會子。爲大夫。⑦敏。達也。

【語譯】晉侯去觀軍府，見了鍾儀，便問道：「戴了兩邊帽子卻被拘住的，是誰？」有司答道：「就是鄭人獻來的楚囚。」便命放了他。召他來安慰他一番，楚囚便再拜叩頭。問他宗族，答道：「是做樂工的。」公道：「能夠作樂麼？」答道：「這是先父的職官，怎敢學他事呢！」就叫他彈琴，他彈的是南方的聲音。公問道：「你的君王怎樣？」答道：「不是小人所知道的。」再三問他，答道：「他做太子的時候，師保事奉他，早跑去見嬰齊，晚上去見側，尊卿敬老是這般的；其餘便不知道。」

公把這些話告訴范文子。范文子道：「楚囚倒是個君子哩！說話稱着先父的官職，這是他的不背本；彈琴彈出南方的土音，這是他的不忘舊；稱太子，這更加是他的無私心；叫二卿的名字，這是他的尊重國君。不背本就是仁，不忘舊就是信，沒有私心就是忠，尊君就是敏，用仁接事，用信守事，用忠成事，用敏行事，有這四德，那怕大事，也定能成功的了；君爲什麼不使他回去，和合晉楚的要好呢？」公聽他的話，格外用禮貌待他，使他歸國去求和。

### 晉侯夢大厲（成公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

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註釋】①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②桑田巫。桑田。晉邑名。巫以舞降神爲人祈禱者也。③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④醫緩。醫士名緩也。⑤言膏也。⑥膏。心下爲膏。⑦甸人。主管公田之人也。⑧張。腹滿也。

【語譯】晉侯夢中看見一個大鬼，頭髮直披到地上，用手拍拍胸膛跳躍着說道：「殺掉我的孫子不該應，我已經請准上帝了。」就壞了大門和寢門一直進來。公心中害怕，逃進屋中，卻又毀壞了戶。公一驚便覺，差人去招桑田地方走陰差的人來問問吉凶。走陰差的說話，卻和公的夢一樣的。公道：「主什麼吉凶？」巫答道：「吃不到新麥的了。」公從此便害病，到秦國去請醫生。秦伯差個醫生叫緩的來給他醫治。還沒有到來，公又夢見那病化成兩個小孩子，大家談論道：「他是個好醫生呢！恐怕他要傷害我們，逃避到什麼地方去？」又一個說道：「我們在鬲上心下，他好怎樣我們呢？」後來醫生既到，便說道：「這病不可救了，在鬲的上面，心的下面，熨灸他既然不能，用針卻又達不到，藥力也行不到，真沒法醫治的了。」公道：「這真是個好醫生呢！用厚禮待他，送他回國去。」

六月丙午這一天，晉侯要想吃麥，叫管田租人獻上麥來。送麥飯的人就替景公喊了桑田走陰差的，把新麥給

他看，便殺死了他。那知公正要吃麥飯的時候，肚子偏脹起來，就到茅坑上去，一個不用心，跌在坑裏，就死。有個小臣早晨做着一夢，夢背了公升上天去，等到日晝心中，果真背了晉侯從茅坑中爬出來，便把他跟着葬去。

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離散我弟兄。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

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功。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註釋〕 ① 呂相。魏錡子。

② 無祿。不幸也。

③ 用集我文公。集。就也。言能成就我文公也。

④ 胤嗣也。

⑤ 疆場。邊境也。

⑥ 綏靜。安和也。

⑦ 賈。滑國都於賈。其地在今河南偃師縣南。

⑧ 隕墜也。

⑨ 蝥賊。食木之蟲。喻公子雍。

⑩ 令狐之役。令狐地名。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魯文公

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俊，改也。●涇川，地名。在今山西夏縣西。●王官，地名。在今山西虞鄉縣南。●權馬，地名。在今山西永濟縣。●

箕祁，晉二邑名。在今山西祁縣境。●伯車，秦桓公子。

【語譯】夏四月戊午這天，晉侯差呂相去斷絕秦國的交好；說道：「從前我先君獻公和你先君穆公，很是要好，大家合力同心，重新立起盟誓，又加上了婚姻關係。那知上天降禍於晉國，弄得文公到了齊國去，惠公到了你們秦國來。不幸獻公去了世，穆公不忘從前的和好，使我們的惠公能夠奉着晉國的祭祀；可是爲德不終，和我發生韓原的戰爭。後來也覺得心裏有些懊悔，所以歸納我文公回到晉國，這是穆公安定晉國的功勞啊。文公因此就親自穿起甲冑，走過山川來，經歷許多險地，征服了東方的諸侯，都是虞夏商周四代的後人，卻都到秦國來朝貢，這也已經好算報還你的舊德了。那知鄭人侵伐了貴國的邊境，我文公正是領了諸侯，和秦國一同圍鄭；你們秦大夫卻並不和寡君商量，擅自和鄭國訂了盟約，諸侯都很怒着，要拚了死命攻打你秦國，我文公恐怕秦國受害，便安和了諸侯，使得秦兵能好好回國。這樣說起來，是我大有恩德於你秦國了。不幸文公去世以後，穆公非但不來弔喪，並且看輕我文公的死，欺我襄公的寡弱，侵襲我疆地，和我絕交，伐我的保城，殄滅我的費滑，離散我兄弟的國，搗亂我的同盟，還要想覆滅我的國家；我襄公雖則不忘你君的舊德，但恐怕國家的滅亡，所以和秦有殺地的戰爭。還仍舊想你們穆公赦罪！那知穆公依然不聽，反而結連了楚國來謀算我，不料上天默誘人心，楚成王偏被商臣殺死，穆公因此不能逞意我晉國了。」

穆公襄公去世以後，康公靈公卽了位。康公是我晉國的外甥，從我所出；卻也想翦除我們的公室，傾覆我們的社稷，傾了我們的豎賊，來擾亂我們的邊疆；我所以和秦有令狐的戰爭。但是康公還仍舊不肯改過，再來攻打我

的河曲，侵伐我的涑川，虜掠我的王官，翦滅我的羈馬，我所以和秦有河曲的戰爭，東方道路的不通，那是康公自己絕了我們的交好呢！

等到你桓公即位，我君景公，抬起頭西望道：『現在或者來撫卹我晉國了！』但是你君也不肯和我盟好，反而趁我有狄難的當兒，便侵入我的濟縣，燒燬我的箕部，傷害我的農功，殺戮我的邊境百姓；我所以有輔氏的聚衆，來抵抗秦國。你也懊悔災禍的延長，要我求福於先君獻公、穆公，差伯車來吩咐我景公道：『我和你同結和好，丟開怨仇，再修復從前的情分，追念着前人的功勞。』那知所說的盟誓還沒有完成，景公就去死了；我厲公所以和秦有令狐那次的會盟。你君卻又生了不善的心，背棄了盟誓；白狄和你君同州居住，雖然是你君的仇讎，卻是我的親戚呢。你來吩咐道：『我和你一同去伐那狄人。』寡君怕你的威力，不敢願反親戚，便聽了你來人的使命。那知你君卻又生了二心，對那狄人道：『晉國要來伐你了。』白狄雖然答應你秦國，心中卻厭惡秦國，就把這事來告訴我們。楚人也厭惡你的反覆不常，也來告訴我道：『秦國違背了令狐的盟誓，卻來和我求盟，禱告着昊上帝，和秦國的三公，楚國的三王道：——我雖則和晉國來往，我祇惟利是從。——』我厭惡他沒有一定的主意，所以宣布出來，懲罰那意志不專一的國家。諸侯聽到這話，因此痛心疾首，都來和我親近。我現在領了諸侯，來聽你吩咐，只要求與你永結和好。君如果肯施惠諸侯，哀憐寡人，肯來和我盟好，這就是我很願意的，便可承受了君的厚意，去安定諸侯，就此退去，不敢有些擾亂的。君如果不肯施大惠，寡人也沒有才能，不能率領着諸侯退了，所以敢盡我所言，告訴你執事，使你執事對於或和或戰，要打算那一樁是和秦國有利益的，便去做他纔好。』

晉楚鄆陵之役（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營居守。郤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時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



紆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  
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  
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  
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  
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  
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酈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巾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  
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蒍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艘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勵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

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註釋】 ①姚句耳，鄭大夫。 ②器，猶用也。 ③烝，聚也。 ④極，中也。 ⑤敦，厚也。 ⑥龐，大也。 ⑦底，至也。 ⑧紆，緩也。 ⑨鄆，陵，鄭地，即今河南鄆陵縣。 ⑩亟，數也。 ⑪三驅，齊，秦，狄。 ⑫范，句，士，變子。 ⑬疏，行首，當陣前，決開營壘爲戰道也。 ⑭二棚，子重，子反。 ⑮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 ⑯巢車，車上有望臺如巢，以便遠望，故名。 ⑰伯州犂，晉伯宗子，成公十四年奔楚。 ⑱苗黃，皇，楚圖椒子，宣公四年奔晉。 ⑲渚，泥也。 ⑳步殺，卽卻殺。 ㉑挾，舉也。 ㉒烝，潘，楚之子。 ㉓強，弓衣。 ㉔鞅，赤色。 ㉕附，注，我服若跨而屬於附與跨連。 ㉖穀陽，子反內豎。 ㉗根，楚地。

【語譯】 晉侯將要去伐鄭，范文子道：「若違我的願，要等到諸侯都背叛了，晉國方纔可以有暢快的日子。如果祇是鄭國背叛，晉國的憂患，可以立着等呢！」欒武子道：「不可以當我執政的時候，卻失去諸侯的，定要去伐鄭國。」便興起兵來，欒書做了中軍的元帥，士燮幫着他，卻錡領了上軍，荀偃幫着他，韓厥領了中軍，卻至幫辦着新軍，荀營留守在國中，卻犂先到衛國去，又轉到齊國去，都是去請兵的。欒黶到魯國來請兵，孟獻子道：「這人有取勝的樣子了。」戊寅這天，晉師便出發。

鄭人聽得有晉兵到來，便差使臣去告訴楚國，姚句耳是一同前去的。楚子帶了兵出來救鄭國，司馬子反領了中軍，令尹子重領了左軍，右尹子辛領了右軍。經過申地，子反入見申叔時道：「這次兵事，你看怎樣？」申叔時答

道：「德澤，刑法，休祥，義氣，禮制，信實，這六種都是戰爭的器具；德澤是靠他施恩惠的，刑法是靠他正奸邪的，休祥是靠他事奉神明的，義氣是靠他建設利益的，禮制是靠他順着時機的，信實是靠他保守事物的，民生既然富厚，民德又很正直，民用既有益，事神又有禮節，時機既已順當，事物又都成功，所以上下能和陸起來，周旋都順當不逆，需要的沒有不預備，又各自知心中的底細。所以詩經上說：『立起我的許多人民來，沒有一個不中正。』所以神明降給他福澤，那時並沒有災害，民生很是厚道，和同了聽着君命，沒一個不盡力服從在上的命令，都願意出死力去補救闕失，這就是戰爭所以能得勝的。現在楚國對於國內丟開了人民，卻對國外又斷絕交好，褻瀆着盟誓，卻自己又吃滅了從前的話，妨礙了農時動着兵，又弄疲了人民的氣力，違他的心，人民不知道君上的信實，在那裏進退都犯着罪呢！所以個個人都愁着不知怎樣纔歇！還有誰肯出死力和晉國戰呀？你要格外勉力些，我不能再看見你了。」姚句耳先回鄭國去，子駟問他怎樣？姚句耳答道：「他們的行軍很快，經過險要地方卻沒有秩序，行軍快了，那末疏忽想不到；沒有秩序，那末亂掉隊伍；想不到，又沒有隊伍，怎樣戰爭呢？楚國救鄭的軍隊，恐怕不可用罷！」

五月間，晉師渡過黃河去，聽說楚師快要到了，范文子要想領兵回國，便說道：「我只假行畏怯，逃避楚兵的，倒可以寬緩晉國的憂患。那種合諸侯的事，卻不是我能做的，只可留給能幹的人做去，我只要羣臣能夠和陸事奉着君，已經夠多了。」欒武子道：「不可以的！」六月中，晉楚兩國的軍隊，相遇於鄢陵。范文子不要戰，卻至道：「韓原的戰爭，惠公不能整頓兵隊，箕的戰爭，先軫不能復命，邲的戰爭，荀伯不再從舊路回來；這都是晉國的羞辱啊！你也見過了先君成敗的事情了。如今我們再避楚國，這越發羞恥了。」范文子道：「我先君的屢次戰爭，是有個緣

故的，因為秦狄齊楚都很強，如果不盡些氣力，怕子孫將來要衰弱的。如今齊秦狄三強都已屈服了，只要敵過楚國罷了。獨有聖人能夠使國內國外都沒有憂患，除了不是聖人，外患既平，以後沒有不驕着生起內憂來的，爲什麼不丟楚國做個國外的憂懼呀？」

甲午這天晦日，楚軍早晨就逼近晉軍，排着陣勢，晉國的軍吏都憂患着。范匄跑進來道：「我們沒有餘地出隊，只趕快塞了井，平了窰，排隊在營壘中，就在頭排前開了營壘行戰就是了，晉楚的勝負只聽由天，有什麼憂患呢？」文子便捋了戈趕范匄道：「國家的存亡，自有天意，你小孩子懂得什麼！」欒書道：「楚軍很輕佻，我們只要堅守了營壘，他便了過了三天，他們定要退去的，等到退去的時候，追擊他，定可得勝的。」卻至道：「楚軍有六箇罅縫，我們不可錯掉機會的，他二卿子反子重不和睦，楚王的親兵又都衰老，鄭國的兵，雖排了陣，卻不齊整，跟從楚國的蠻夷，雖則成功一枝兵，卻並不排成陣勢；楚軍列成陣勢，卻不避晦日的忌；兵士在陣上，都諠譁不安，靜結了陣，卻越發嚷鬧，各人都只顧後面，沒有戰鬥的心念，王卒又衰老，定不是精兵，再加冒犯着天忌，我一定能夠戰勝他的。」

楚子立在樓櫓上，望着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的，侍立在王的後面。王道：「跑着向左向右的，是什麼？」答道：「那是召集軍吏呀。」王道：「都聚集在中軍了。」答道：「那是聚着謀畫呀。」王道：「張起帳幔了。」答道：「那的誠心卜於先君的面前呀。」王道：「帳幔已撤掉了。」答道：「快要發命令了。」王又道：「諠譁得很，並且灰塵升上了。」答道：「將要塞掉井，平了窰，預備出發呢。」都坐上車子了，左右都執了兵器下來了。」答道：「這是聽誓師呢。」要戰了麼？」答道：「未可知呢！」既坐上車子，左右又都下來了。」答道：「這是祈禱戰勝呢！」

伯州犂又把晉侯的親兵告訴楚王。苗賁皇在晉侯的傍邊，也把楚王的親兵告訴晉侯。晉侯的左右都說道：「有個國士在楚，而且兵力很厚，這倒不可抵擋呢。」苗賁皇對晉侯道：「楚國的精兵，都在中軍，也只有王族罷了，請你分了晉國的精兵，攻擊楚國的左右二軍，只把晉國的三軍聚着攻楚國中軍的王卒，定能打得他大敗的。」公便差太史筮他，太史道：「吉的，是個復卦，卦象上說：『南國局促得很，射他的元首，可中着他王的眼睛。』國勢既促，王又受傷，不敗還等什麼呢？」晉侯就聽他的話出戰，恰正有片爛泥在前面，晉師就都從左右避走。步毅趕了晉厲公的車子，欒鍼做了車右。彭名趕了楚王的車子，潘黨做了車右。石首趕了鄭成公的車子，唐苟做了車右。欒范兩族的族人，都夾着晉侯兩旁走去，晉侯的車子陷在爛泥中，欒書要想載了晉侯走，欒鍼道：「書！你退！既受了元帥的大責任，那裏還可以擅自做趕兵車的呢！而且侵犯別的官職，就是冒昧。失掉原來的官職，就是傲慢，離了自己的部曲，就是姦詐，有此三罪，不可犯的！」他便掀起公來走出爛泥中。

癸巳這一天，潘廔的兒子叫黨和養由基聚集了甲鎧射他，一箭竟穿過七層甲鎧，給楚王觀看道：「君王有這般兩道臣子，那裏還要愁戰不勝呢？」楚王怒道：「這倒是大大羞辱了國家了！明朝你單講射箭，怕就死在你這武藝上哩！」呂錡夢着射那月亮，射中了，退下去，卻走入爛泥中。在卦上占他，得一辭道：「姬姓是日，異姓是月，一定是楚王啊！退下進了泥中，也必是死的了。」等到戰的時候，果然射共王中了眼睛，共王便招養由基給他兩枝箭，使他射呂錡，呂錡中了頸項，伏在弓袋上就死，養由基便拿着一箭去復命。卻至三次遇見楚子的兵，看見了楚子，一定要下車去，除了他的頭盔，走得像疾風一般快。楚共王差工尹襄送弓給卻至，答他的敬意道：「當戰事正要緊的時候，有個穿紅皮軍服的，倒是個君子呢！他認見我就快走過去，沒的是受了傷麼？」卻至見那客人，仍舊

去掉頭盔，纔接受楚王命令道：「君的外臣卻至，服役在寡君的戰事中，靠你君的威靈，恰正穿了甲冑，不敢拜受你的君命，不過你君的賞賜，我心中着實不安，皆因軍事的緣故，不能回答你的問話，敢向你使者盡些敬禮！」三次對使者作揖後，便退下去。

晉大夫韓厥追趕鄭伯，他趕車子的名叫杜溷羅道：「趕快追着他，他的趕車子的，屢次回頭來看，心不在馬，定可追得着的。」韓厥道：「我前次辱過齊侯了，不可兩次辱了國君的。」便停止不追。卻至追趕鄭伯，他的車右蒍翰道：「快差個探馬迎前去，攔住鄭伯的車子，我從後面登上他的車去捉住他。」卻至道：「傷害國君有刑罰的。」也就停止不追，石首道：「從前衛懿公只因不拔去他那旗子，所以大敗在熒那裏！」便收起旗子放在弓袋中。唐苟對石首道：「你在君的旁邊，戰敗下來便是大退，我不及你的親近，你應當趕了君的車子退去，我只停止在這裏了！」就戰死。楚軍逼到險要地方，叔山冉對養由基道：「雖然君王有命，爲保存國家的緣故，你一定要射呢！」養由基便射，連發幾箭，都被他射死，叔山冉只拿空手打着晉人，捉住丟上晉人的車子，折斷了車前的橫木。晉兵便停止不進，只因住楚國的公子穀，欒鍼看見子重的旗，請於晉侯道：「楚人說那旗，是子重的指揮旗呢，想來那個就是子重了。從前我臣出使到楚國的時候，子重問晉國的勇武是怎樣的，臣答道：『喜歡把整齊許多軍旅算勇的。』他又問道：『其餘怎樣？』臣答道：『那怕急遽的當兒，也喜歡從容不迫的。』現在兩國戰爭，連個軍使都不打發去，說不得整齊；隨着戰事吃滅了從前的話，說不得從容不迫，請使人拿着飲料飲子重去。」晉侯允許了他，便差個軍使拿了榼子捧着酒，送到子重那裏道：「寡君缺少了使臣，差鍼搦着矛管擊刺的事，所以不聽來慰勞你，只使我某來拿給你喝。」子重道：「他曾經在楚國和我說過從容不迫的話，一定就是這個緣故，這



不真也識得禮節了麼？」受了酒便喝。既然放掉軍使，卻又打鼓進兵，從朝晨戰起，直到見了星光還沒有停歇。子反吩咐軍吏查察受傷的，補充死亡的，修理了甲冑兵器，排列開車馬，只聽得雞啼，便起來吃飯，都聽着號令幹事。晉人很是憂患。苗賁皇就宣布在軍中道：「查閱車子，添補兵卒，飽餒戰馬，磨快兵器，修明軍陣，紮住隊伍，在虜人上就吃東西，重重的祈禱，到了明天再戰！」就故意放掉楚國的俘虜。楚王聽到這個消息，招子反來計謀。子反的小廚數陽正獻酒給子反，子反喝醉了，不能進見。楚王道：「這是天要敗楚國了麼？我不可以再等了。」便連夜逃脫。

晉軍於是走進楚國的營中，吃了他三天的穀。范文子立在兵馬的前面說道：「君上年紀輕，諸臣又沒才幹，怎能到這地步呢？你們要留神着啊！周書上說：『天命沒有一定的。』這就是說要有德啦！」楚師回國，到了瑯的地，方楚王差人對子反道：「你先大夫城濮那次戰爭，喪失了兵衆，那時君王並不在軍中；這次戰爭，有寡人自在軍中，你並沒有差處，都是我的罪呢。」子反再拜叩頭道：「君賞給臣死，死了還感恩不盡呢！臣的兵卒實在是先逃的，原是臣的罪呢。」子重差人對子反道：「從前子玉的喪失兵衆，你也該聽得他是自殺的了，你爲什麼還不自己打算着呢？」子反答道：「雖沒有先大夫子玉的事，你大夫拿義來責備我側，側也那敢不據義自裁呢？側既然喪失了兵衆，那敢忘掉死呢？」楚王使人去攔阻他，還沒有到，那知他已經死了。

### 晉魏絳戮揚干僕（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

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sup>五</sup>。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sup>七</sup>。

【註釋】①曲梁。晉地。②魏絳。鑿子。仕爲卿。③羊舌赤。職子。佐祁午爲中軍尉。世號赤白銅鞮伯華。④士魴張老。均晉大夫。⑤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⑥士富。士會別族。⑦候奄。軍中主斥候之官。

【語譯】晉侯的兄弟名叫揚干，亂軍陣於曲梁，魏絳就殺死他趕車的僕。晉侯便大怒，對羊舌赤道：「會合諸侯，是件榮耀事，揚干受了罰，還有什麼羞恥比得上他呢？這定要殺死魏絳，出這口氣的，快給我拘執起來，不要被他逃走。」羊舌赤答道：「魏絳並沒有別的心念！他服事你君王，既能不避患難，有了罪孽，也定不肯逃避刑罰的。他就要自來聲明了，何用你君的差人去拘執呢！」話方纔說完，魏絳卻已到了。給了晉侯的僕人一封奏書，便要去伏在劍上自殺了。幸虧有士魴張老阻止他，纔得不死。

晉侯請魏絳所上的奏書，見他書上說道：「日前君王缺了使臣，差臣充當司馬。臣聽說行兵要能服從總算威武呢，軍事上只有死，沒有犯法的，纔算敬呢；你看會合諸侯，做臣的誰敢不恭敬麼？君帶領的軍隊，還不威武，臣治理的軍事，還是不敬，罪沒有再大的了。臣怕犯了死罪，所以累及揚干。那知罪卻更重，簡直沒有地方可以逃避；不能夠用訓誨感化他，甚致於動着斧鉞，臣的罪真很重了，那還敢有不依法律的事，惹怒你君王的心呢？請容我死到司寇那裏去罷。」悼公感悟了，便赤着腳走出來道：「寡人的話，是爲親愛呢，你的處罰他，是軍禮呢。寡人有了兄弟，不能教訓他，使他犯着軍中的號令，這是寡人的差處。你快不要再死了，加重寡人的差處，敢把這事求你。」晉侯從此以爲魏絳很能用刑法治理百姓，從雞澤回國後，給他設了禮食優待他，差他幫辦新軍，差張老做了中軍司馬，差士富做了候奄。

### 晉魏絳和戎（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鬲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

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絕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收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取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註釋】●無終。山戎國名。故城在今河北獨縣。

○魏莊子。卽魏絳。驪子。晉卿。

○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善射。夏后太康

盤於遊田。不恤民事。羿逐之。而篡其位。後爲寒浞所殺。

○鉏。卽今河南滑縣。

○窮石。地名。一名窮谷。在河南境。

○武羅。伯因。熊髡。彪鬣。皆后

齊之管仲。  
① 夏遺臣事齊者。  
② 晉國名。故城在今山東德縣北。  
③ 斟灌。國名。夏同姓諸侯。故城在今山東濰縣東北。  
④ 斟尋。國名。今山東濰縣東有斟亭。  
⑤ 過。國名。今山東掖縣北有過鄉。  
⑥ 戈。國名。在宋鄭之間。  
⑦ 少康。夏王。帝相子。在位二十二年。參夏朝中興之主。  
⑧ 后杼。少康子。  
⑨ 辛甲。周武王時太史。  
⑩ 茫茫。遠貌。  
⑪ 鹿。牝鹿也。  
⑫ 鹿。聚也。  
⑬ 易猶輕也。

【語譯】無終國的國王名叫嘉父，差他的臣子孟樂到晉國來，靠了魏絳的介紹，獻虎豹的皮給晉侯，請求晉國同諸戎和平。晉侯道：「戎狄沒有什麼情義，卻只是貪心，不如伐他的好。」魏絳道：「諸侯新近來歸附，陳國新近來求和，將要看我國的情景呢。我有德的，便同我和睦，否則便有二心了。勞動了晉國的軍隊去伐戎狄，倘使楚國趁勢去伐陳國，晉國一定不能夠去救他，這便是棄掉陳國了。中華諸侯見晉國不去救陳，一定都要背叛的。戎狄是和禽獸一般的，得了戎狄，失去中華各國，不是不可以的麼？」夏書上說道：「有窮國的君叫羿……」

晉悼公道：「羿怎麼樣？」魏絳答道：「從前夏朝衰敗的時候，羿從鉏的地方遷居到窮石，因為夏朝的君王微，夏民擁戴他，便代管了夏政，做王，仗着他自己會射箭，不肯修明政治，卻放肆的只管打獵野獸，廢棄了武羅，伯，熊，羆，羆，羆幾個賢臣，寵用着寒浞。寒浞是伯明氏喜歡說謊的子弟，寒國的君王伯明氏不要他，夷羿卻喜歡說謊，收留了他，並且很相信的使用他，叫他做了宰相。寒浞對內媚着宮人，對外專塞私用給人們，愚弄他的人民，使羿專尋快樂在打獵一事上，用一種欺詐手段，取他國家的權柄，裏裏外外都服從他的詐術。羿卻還不知道改悔，將要從打獵地方回來，他的手下各人，竟替寒浞殺了羿，把他烹煮了，拿肉給羿的兒子吃，他的兒子不忍吃，就把他殺死在窮門地方。夏朝的遺臣名叫靡，便逃奔到有鬲氏去；寒浞就把羿的妃妾，當作自己的妃妾，生了澆和豷兩個兒子。自己倚仗着讒，隱，詐，偽，對於人民不肯修德，差澆用兵去滅了斟灌和斟尋兩國，使澆住在過國，豷住在戈。

國。靡從有鬲氏收拾了斟灌斟尋兩國的遺民，便滅掉泥，立了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國，后杼滅豷於戈國。有窮國從此就亡了。這都是失於人和的緣故。從前周武王時候有個太史，名叫辛甲，差百官各做箴規的歌辭，警戒君王的過失。在戒田獵那篇箴言上說：『很廣大的禹跡，畫分成九個州，開通九州的道路，人民有寢室可以安生，有宗廟可以祭祀，禽獸有很茂盛的草木可以棲息，人和神各有安處的所在，所以兩不相擾。從前夷羿做了帝，貪着打獵，野獸忘記他國家的憂愁，卻專想替雌鹿取雄鹿，武事是不可屢起的，所以羿有了夏家，卻擠大不出來，獸臣是管原野的，敢於告訴君的僕夫。』警戒田獵的箴言，是這般說法的，可以不戒權壓。因為這時候晉侯喜歡打獵，所以魏絳講到后羿的這件事。

悼公說道：「照你說來，那末最好是和戎麼？」魏絳答道：「和戎狄有五種利益：戎狄聚集在一處居住，看重貨財，看輕土地，他們土地上所出產的東西，可以做我商賈上的資料，這是第一種好處；晉國的邊境沒有狄患，百姓安心於田野中，收割的人容易成就他的歲功，這是第二種好處；戎狄服事晉國，四鄰各國都驚動起來，諸侯便畏威懷德，這是第三種好處；用德義安撫戎狄，軍隊並不要出力，兵甲又不會敗壞，這是第四種好處；把后羿做個鑒戒，卻用明德做諸侯的法度，使遠的來歸附，近的都安樂着，這是第五種好處，請君謀算着罷。」悼公心中歡樂，便差魏絳和諸戎會盟，修農民三時的事情，出去打獵也不礙農時了。

### 鄭人從楚（襄公八年）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蟻。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

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卽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

### 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註釋】○子囊。即公子真。莊王子。○子駟。即公子驪。鄭穆公子。○子孔子。驩子。子孔穆公子。子驩子游子。子展子罕子。○侯河之。潘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逃亡詢多。戰競作羅。謂既下而又主謀者多。則競作羅網。難以成功。○二竟。竟。運境。二竟。謂晉楚二國界土也。○五會。襄公三年。有雞澤之會。五年會於戚。又會救陳。七年會於鄆。八年會於邢丘。○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舍之。子展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伯駟。鄭大夫。○司馬鑿。即公子鑿。○邢丘。地名。即今河南溫縣平皋故城。○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迫也。○遠啓。遠。嘜也。啓。曉也。○夫人。猶人人也。○一介行李。謂獨使行人也。

【語譯】冬天，楚國的子囊帶兵去伐鄭國，是討他侵掠蔡國的罪。子駟子國子耳要想服從楚國，子孔子驩子展要等晉兵來救。子駟道：「周詩上有的說：『要等到黃河的清，人的壽命能有多少？既然占卜了，卻又主謀的多，難以成功了。』我們鄭國主謀的多了，黨派，人民又多了，違拗的事情越發難成功了。如今人民已經很着急了，姑且服從了楚國，寬緩我們人民眼前的急，等晉兵到來，我便再服從他；恭恭敬敬的備辦了禮物，接待那來的大國，這就是小國服事大國的道理呢！把犧牲和玉帛，擺在晉楚二國的境界上，要那強的國家來；一面便可庇護我們的人民了；他們來寇掠的，可以不遭他害，我們國內的人民，又不致於受着累，不也是可以的麼？」

子展道：「小國所以服事大國的，全靠信用，要是小國沒有信用，那末兵亂一天的到來，滅亡沒有日子了！從前同晉國五次會盟的信約，不能算不多了，如今卻要違背他，雖是楚國肯來救我，有什麼用處呢？晉國和我有同姓之親，卻不和他要好，楚國要想把我做邊鄙的，卻專同他兩相欲意，怎說得過去呢？子駟的話是不可聽的，不及如等晉國來救的好。現在晉君非常賢明，他們四支兵沒有缺少；八個卿又很和睦；一定不肯拋棄我們鄭國的。楚



兵離開我們齊國很遠，糧食要吃完的當兒，一定立刻就要回去的，有什麼憂患呢？我舍之聽見過的，做人最靠得住，沒有像信用二字的了，完全了守備的事。等楚兵日久疲玩起來，靠了信用，等候晉兵的你救，不也是該應的麼？」

子驪道：「詩經上說：『謀算的人太多了，就會因此不成功的。發言的滿庭，有那個敢擔拾過失，好像是同過路人商量一般，就會因此不知依了那個好呢？』請你們服從了楚國，讓我駢來擔拾這過失罷。」便同楚國講了和。一面又差王子伯駢告訴晉國道：「你君吩咐我敵邑道：『修你的兵車，叮囑你們的士卒，預備可去討伐擾亂侵略的人。』只因蔡國人不依你的吩咐，我這裏的人，不敢安頓住着，便一概起了敵邑的兵車，去討蔡人，捉到個司馬燮，獻於邢丘那裏；現在楚國卻又來討伐我道：『你爲什麼要舉兵伐蔡呢？』便燒掉我們郊外的屋宇，圍困我們的城池；我這裏的百姓，無論夫婦男女，都不能安居，只是互相救護。怕要像剪掉這麼的坍倒下去，沒有地方可去伸冤呢！人民死亡的，不是他們的父兄，便是他們的子弟，個個人都愁着痛着，不知怎麼纔可庇護。人民窮苦得沒法可想，只得受楚國的盟約，我寡人和二三個臣子，不能禁止他們，所以不敢不來告訴一聲。」

晉國的知武子便差行人子員回答道：「你君既有了楚國討伐的消息，也不趕緊差個使臣來通告我寡君一聲，卻擅自同楚國和好，這原來是你欲意的呀！還有那個敢拗強你呢？不過我寡君卻要帶領了諸侯，同你君見面在城下呢，只請你君想想吧！」

### 晉伐偏陽（襄公十年）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邾人紘抉之以出門者。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

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聞，以偏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註釋】

①偏陽，國名。在今山東輝縣南五十里。

②秦董父，孟獻子家臣。

③魏，春秋魯下邑。孔干之鄉里。在今山東曲阜縣境。

④狄，虜。彌，晉

人也。

⑤嬖，即女嬖也。

⑥知伯，荀罃也。

⑦取，賜也。

⑧楚丘，地名。今河南滑縣東衛南廢縣是。

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⑩禘，樂。禘，三年大

祭。則作四方之樂。

⑪舞師，樂師也。

⑫旌，大旗也。

⑬著雍，晉地。

⑭霍，晉邑。在今山西霍縣境。

【語譯】

晉大夫荀偃士句請求去伐偏陽，說是要把那地方封宋向戌呢。荀罃道：「偏陽城池雖小，卻很堅固，打勝了，算不得威武，打不勝，倒反被人家好笑！」他們倆卻再三要求，便只得應許了他。四月九日那天，便圍住偏陽，果然攻打不破。魯國孟氏的家臣，有個叫秦董父的，他一手拉了很重的車子到兵中來，偏陽人故意開着城門騙他們，諸侯的士卒，看見城門開了，便趕進去，那知到了那裏，守城的閘板門忽然放了下來，攻城的兵士，有關在裏面的。邶地方人叫叔梁紇，便兩手撐起那閘板，放出門內的人來；又有個狄虜，響起大車的輪盤，外面包了鐵甲，當他個大藤牌用，左手搦着，右手又拔着一枝戟，獨自當那一隊去了。孟獻子道：「這真是詩上說：『有力像老虎』的了！」偏陽人又邊着一匹布在城外，秦董父便揉着那匹布爬上城去，等到快要到女牆的時候，卻忽然翦斷那布，董父便掉了下去；他卻又邊布在城外了。董父等醒了過來，卻故意再爬上去，共總爬了三次，偏陽人便退縮了，不敢再要他上去。他於是退了回來，帶着那斷布，走在兵中給人們看，共總走了三天工夫呢。

諸侯的軍隊，長久圍在偃陽那裏。荀偃士匄便請求荀偃道：「快要落黃梅雨了！怕不得回去，請你發令退兵罷。」知伯便大發雷霆，把茶几搥他們兩人，從兩人中間擲了出來，口中罵道：「你們快去成功了那兩件事，再來和我講話！我爲的怕亂着君命，纔不拗強你們的，你們既會在君主那裏獻勤，卻與着諸侯們的兵，又帶累了我老夫到這地步！你們既然沒有武守，卻又要卸這罪名給我！只說：『這都是他要退兵啦！不然，早已破的了。』但你們須知我現在已是中用的老頭兒了，那裏還擔捨得起這種重責任呢！倘再過了七天攻不破，你們試試！我一定要向你們要的！」

五月初四那天，荀偃士匄無法，只得帶兵去打偃陽，親身去受那箭和石頭，到初八那天纔滅掉偃陽。春秋上寫着道：「遂滅偃陽。」說他是因會盟滅的。後來便把偃陽送給向戌，向戌推辭道：「你君如果還肯照應我宋國的，便把這個偃陽寵榮着我寡君，使他開闢些土地，那末我們許多臣子，心上也便安頓了！還有什麼賞賜，能比這更好的？如果專門賜給我臣，這便是我臣與了諸侯的兵，專爲自己要封地去了，還有什麼罪過比這更大的呢？就是死，也不敢要的。」便把偃陽送給宋公。

宋公於是宴享晉侯在楚丘地方，請奏桑林的樂，荀偃推辭不敢當。荀偃士匄道：「諸侯中間，只有宋魯二國，都是用着天子的禮樂，可以看得，魯國有三年大祭的樂，待賓客時候應用的；宋國便把桑林宴享我們國君，不也是應該的麼？」因此樂師便用面很大的旗做行列的表示，晉侯忽然看見了，心中一嚇，便退進換衣服的房中去。宋公命樂師撤去大旗，晉侯方纔再出來完了事回去。到了著雍地方，晉侯害起病來，吩咐太史占卜一下子，說是桑林作怪呢。荀偃士匄要趕回去祈禱，荀偃不許道：「我起先已經推辭過了，是他們宋國一定要用這禮。如果真

有鬼神，自然應當讓他們受去。後來晉侯的病果然好了些，便帶了個陽子回國，把他獻俘在武宮中，叫他夷俘。個陽是姓姬的，便差周內史揀選他族中的子孫，叫他住到霍那裏去。這是禮啊。魯兵既然回國來，孟獻子便使秦蕞父做車右。後來生一個兒子，名叫秦丕茲，便是拜仲尼做先生的。

### 報櫟之役（襄公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

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註釋】  
① 櫟。晉地。在今陝西臨潼縣境。襄十一年冬。秦師伐晉。晉不設備。敗於櫟。故有此役。  
② 涇。水名。  
③ 子蟪。卽公孫蠆。  
④ 北宮懿子。卽北宮括。  
⑤ 械林。秦地。  
⑥ 魏莊子。魏絳也。  
⑦ 中行伯。荀偃也。  
⑧ 伯游。荀偃字。  
⑨ 多遺。秦爲言軍師不和。怒多爲秦所禽獲。  
⑩ 士鞅。士句子。  
⑪ 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⑫ 愛其甘棠。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見詩經。

【語譯】夏天四月裏，諸侯的大夫，都跟了晉侯去討伐秦國，是專爲報復欒那那次戰爭。晉侯卻等在邊境上，並不親自前去，只差六卿帶領了諸侯的兵，向西進發。到了涇水邊，不肯渡過去。叔向便來見叔孫穆子。穆子向他念着邶風有苦葉的一章詩句。叔向便退下來，預備船隻，魯人苦人先渡過去，鄭大夫子蟪見衛大夫北宮懿子道：「和人同去伐秦，卻拿不定主意，不肯渡河，惹怒人家，沒有再比這利害的了，對於自己的國家怎樣說得過去呢！」懿子聽了這話，快活得狠。於是他兩人見了諸侯的兵，便勸他們渡過去。軍隊渡過了以後，便宿營在那裏。秦人放毒物在涇水的上流，諸侯的兵士，飲了這毒水，死的很多。鄭國的司馬子蟪，卻頭一個領了鄭國的軍隊向前

去，諸侯的軍隊便都跟他前去。到了樹林地方，不能和平解決，荀偃便發令道：「明天只聽雞一啼，便起來架成車馬，塞了井，平了窰，進退只要看我的馬頭便了！」欒黶道：「晉國的發令，從來沒有這般的，我的馬頭卻要向東去了，便自由自主的回去，下軍也都跟他回國。」左史對魏莊子道：「你也不等中行伯麼？」魏莊子道：「夫子吩咐人們各跟元帥，欒伯是我的元帥，我應當跟他的；跟了他，就是聽夫子的吩咐呢。」伯游道：「我的號令實在差了，後悔也已來不及了，徒然多給秦國捉去。」便下令全體回國。晉國人名這次戰征，叫做遷延之役。

欒黶道：「這次戰爭，是報復櫟那回子的敗仗的，但是又並沒有功勞，這是晉國的羞恥。我們姓欒的有兩個名位在軍營中，那敢不自己害臊麼？」便同士鞅趕到秦師中去，死在那裏。士鞅卻逃回來的。欒黶同士甸說道：「我的兄弟本不願去的，你的兒子招了他去；現在我兄弟死了，你的兒子倒老着臉回來，這好比就是你的兒子殺害我的兄弟一般了。你如果不趕他出去，我也要來殺他的。」士鞅便逃到秦國去。

這次伐秦，有齊國的崔杼，宋國的華閱，仲江，會齊了一同去的，春秋上卻不寫名字，因為他們臨時懶惰的緣故。向的那次會盟，寫齊人，宋人，也是這樣意思。衛國的北宮括不記在向的那一會，卻記在伐秦這一次，因為他自己能夠整頓他兵隊的緣故。

秦伯問士鞅道：「晉國的大夫，那個該先滅亡？」士鞅答道：「大概欒氏要先亡的。」秦伯道：「因為他太嫌過分麼？」答道：「是的，欒黶過於作威福的厲害，卻是還可免掉殺身之禍，大約定在欒盈身上罷？」秦伯問道：「爲什麼呢？」答道：「武子的功德，還有些留在民間，好像周朝人的想念召公一般，愛上他的甘棠樹，況且他的兒子嗎？欒黶既然死掉了，盈的好處還及不到人，武子那時給他們的一些好處，已經沒有了。於是欒埋伏下來的怨

恨，漸漸要顯明起來，那末滅亡就在那當兒了。」秦伯以爲這話很是不錯，便替他請求晉國，叫他回去。

衛侯出奔（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並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蟻、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



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五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六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七。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訖八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訖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註釋】 ① 文子。名林。父良。夫子。 ② 甯惠子。名胤。 ③ 吁。喚也。 ④ 皮冠。田獵之冠也。 ⑤ 戚。孫文子食邑。 ⑥ 孫蒯。文子子。 ⑦ 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篇名。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柰無勇。職爲亂階。戚乃衛之河上邑。喻文子爲亂也。 ⑧ 師曹。樂師名曹也。 ⑨ 籛伯玉。名瓊。不肯異。隨行。當時稱賢大夫。 ⑩ 子展。獻公弟。 ⑪ 鄆。衛邑名。故城在今山東濮縣。 ⑫ 阿澤。在今山東東阿縣西南。 ⑬ 子魚。庚公楚字。

兩駒。駒，車輓之卷者。①大叔儀，衛大夫。②母弟鱗，卽子鮮。③邾，齊所滅鄰國也。在今河南榮澤縣境。④余孤婁而蒸袖，言一身盡善，唯小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⑤剽，穆公孫。⑥臧紇，卽臧武仲。

【語譯】衛獻公約孫林父寧殖宴會，兩人都著了朝服，在朝上等候，直到時候很晚了，還不來召他們，卻只管在園中射那天鵝。二人走到園中去，衛侯卻又不脫獵帽，便和他們講話。孫寧二人便大怒。孫文子便到戚邑去，差他的兒子孫蒯到獻公那裏來。獻公給他酒喝，吩咐管音樂的唱巧言的末了一章。管樂的推辭，以爲不可以的，有個樂師叫曹的，出來請求唱這詩；只因當初獻公有個寵妾，叫師曹教她彈琴，師曹卻竟用鞭子打她，獻公便大怒，打了師曹三百鞭，所以師曹心上記着恨，現在要唱這章詩，激怒孫子，出這口氣。獻公並不理會，卻仍叫他唱。他恐怕孫蒯不懂，唱完後又讀了一遍。孫蒯嚇得了不得，回去告訴文子，文子道：「君主疑忌我了！我如果不先發難，一定要被他害死的。」就連妻子都搬到戚去。卻去見蘧伯玉道：「君主的暴虐，你是素來知道的，我恐怕國家快要覆亡了呢？你以爲怎樣纔好？」伯玉回答道：「君主統治了國家，臣子怎好觸犯他呢？就是觸犯了他，也那裏知道後來的會比他好呢？」及文子去後，伯玉便逃走，從最近的關走出國境。獻公後來便差子鱗、子伯子皮三人，和孫文子會盟在丘宮那裏，孫子卻都把他們殺死。

四月己未這天，獻公的兄弟子展逃到齊國去，公自己到了鄆，差子行到孫子那裏去，孫子又把他殺死。獻公也便逃到齊國去。孫氏追他，打敗公的徒衆在阿澤地方。公的徒衆因戰敗散回鄆地方，人便給公拘執起來。當初尹公佗學射箭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箭於公孫丁，佗與差二人，替孫氏追趕獻公，公孫丁卻替獻公趕着車子。庾公差道：「射死他，便叫做違背師恩，不射他，便要被判刑戮，我們只照射禮的方法，不求命中罷。」就向車轅頭上射了

兩箭便回去，尹公佗道：「你對於他，是師生，我卻遠了一殺了。」就回轉去要想射公孫丁，公孫丁便把馬韁繩交給獻公，自己抽起弓箭射他，那箭竟穿在它的臂膊上。

獻公的同母弟名叫子鮮的，跟了公一同逃出，到了邊境上，公便使他回去祈禱在宗廟中，並且禱告逃走出，並沒有罪。公的母親定姜道：「如說沒有鬼神的，還禱告什麼？若有的，卻欺瞞不過他的；既有了罪，爲什麼還說沒有罪呢？他丟掉大臣，專和小臣謀算，這就是第一種罪；先君有大臣，給他做了師保，他卻看輕他們，這就是第二種罪；我用手巾木梳服事先君，他卻很暴虐的看待我，和婢妾一般，這就是第三種罪。現在只要禱告逃亡就是了，不要禱告無罪的。」

魯襄公差大夫厚成叔到衛國去弔慰他，說道：「寡君差我瘠來，因聽說你君不能安撫社稷，卻很遠的到他國去，怎可不來弔慰呢？因爲是同盟國的緣故，所以使瘠敢私下告諸位執事道：『做人君的，不能體諒人臣；做人臣的，不會擺播人君。君不能寬赦人臣的過失，臣也不能依照自己的職分，君臣只這麼的添起惡感來，一朝發洩，便到這步田地，現在把他怎麼樣呢？』」衛國人差太叔儀回答道：「我們羣臣沒有才能，得罪了寡君，寡君不把羣臣依法處刑，卻是自己傷痛着，遠離開去，使你君主憂愁，你君不忘卻先君的盟好，難爲你來弔我們羣臣，還重重可憐他，敢拜謝你君命的辱臨，並且拜受重賜呢！」厚孫回魯國去，復了命以後，對臧武仲道：「衛君一定能回國的，有太叔儀守在國中，有同母弟鱗一同出奔，有的鎮撫在國內，有的經營在國外，能夠不回去麼？」

齊國人把邾邑給衛侯寄居着，等到他回國的時候，卻把邾邑的糧食都帶了回去。右宰叫毅的，也跟了逃回去，衛人爲他跟着國君，沒廉恥，要殺死他，右宰勸答道：「我當初跟君，也不是喜歡他呢！叫做不得已啊。我的人好像

一件狐裘，通身是好的，只袖上的羔皮，有些不好罷了。比較起來，還是好的多，惡的少。衛人立了公孫剽做君，孫林父寧殖做相，預備可依照諸侯盟會的命令。衛侯住在鄆邑，臧紇卻到齊國去安慰衛侯。衛侯和他說的，都是暴虐的事情。臧紇退下來對旁人說：「衛侯不能回國了，他所講的，都是踐踏臣民和糞土一般的；既逃走在外，卻還不改變他的初志，怎可回國呢？」子展子鮮聽了這話，來見臧紇，和他講論的，卻很有道理。臧武仲大悅，對他的跟來的人道：「衛君定能回國的，因為這兩個人，一個拉他，一個推他，要他不想不進衛國，還能夠麼？」

鄭請餘盜於宋（襄公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後，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註釋】①尉氏司馬之亂。在襄公十年。尉止因子駒滅其車。司氏因子駒奪其田。怨而爲亂。攻殺子駒。子產轉而攻之。餘盜皆奔宋。②伯有良齊字。③師後師慧。樂師也。後懸其名。④公孫黑。卽子皙。⑤私。小使也。

【語釋】鄭國尉氏司氏那次的叛變，他的餘黨都逃避在宋國。鄭國人因盜黨殺掉的，都是子西伯有子產的

父親要想替他出氣，便送些私賄給宋國，賄的是馬一百六十匹，和樂師箎及瑟。三月中又使公孫黑去做抵押品，宋國的司城子罕就把堵女父尉副司齊還給鄭國。因內中有個司城，實是好人，便放了他，把他託給魯國的季武子。武子叫他住在卞那裏。鄭人既得了那三人，便把他們都剝做肉醬。樂師名叫慧的，有一天走過宋國朝上，想要小便。他攙手的道：「這是朝廷呢！」師慧道：「沒有人，不妨便溺的。」他的攙手的道：「朝上那裏會沒人的？」師慧道：「一定沒有人的，如果還有人，難道肯爲了我們千乘的國相，換這淫樂的瞎子麼？一定是沒有了人，纔會這樣的。」子罕聽了這話，便只管請求宋君，把他送還鄭國。

### 宋子罕辭玉（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註釋】 ●子罕，卽樂喜。

【語譯】 宋國有個人得着一塊玉，獻給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的道：「我把這玉請治玉的細看，治玉的以爲是寶貝，所以敢來奉獻呢。」子罕道：「我把不貪算是寶貝的，你把這塊玉算是寶貝的，如果把他給了我，這便是兩人都失了寶，倒不如各人有各人的寶貝罷！」獻玉的叩頭告訴道：「小人懷了這美玉，是不可以遠走到他鄉去的，獻了這東西，是只求免死罷了。」子罕聽了這話，便使獻玉的住在他里中，差治玉的給他雕琢好了，賣出

去既。然富足了，方纔使他回到原住的地方。

晉入齊平陰之戰（襄公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黻。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

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邽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櫛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帥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

【註釋】  
 ① 步與厲公訟，厲公獻于所執者。  
 ② 梗陽，邑名，故城在今山西徐溝縣南。  
 ③ 畢，巫名也。  
 ④ 毀，雙玉相合也。  
 ⑤ 環，齊靈公名。  
 ⑥ 神主，民也。謂數代魯殘人民。  
 ⑦ 曾臣彪，曾臣末也。彪，晉平公名。  
 ⑧ 偃，獻子名。  
 ⑨ 渙，梁之言。渙，水名。渙水之有橋梁處也。在今河南齊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事在襄十六年。其盟辭曰：同討不庭，言同討不服之國也。  
 ⑩ 平陰，邑名，即今山東平陰縣。  
 ⑪ 折文子，齊大夫子家也。  
 ⑫ 巫

山。在今山東肥城縣西北。①斥候也。②師曠，樂師也。③邢伯，晉大夫邢侯也。④中行伯，獻子也。⑤班，離別也。⑥廐，頸也。⑦京茲，在今平陰縣東南。⑧許，山名。在平陰縣西。⑨盛，齊邑名。⑩秦周，魯大夫。⑪雍門，齊城門。⑫秋，草名。蒿類。莖高丈餘，葉白似艾而多歧，或謂之牛尾蒿。⑬楠，木名。⑭劉難，士弱，皆晉大夫。⑮揚門，齊西門。⑯東閭，齊東門。⑰郵棠，齊地。今山東平度縣東南有棠鄉，卽其地。⑱濰水，名。源出山東莒縣西北之箕屋山，東北流經諸城高密安邱，納涿水汶水，又經濰縣昌邑入於海。⑲沂水，名。源出山東蒙陰縣北，東南流經沂水縣，縣沂南經蘭山，入江蘇邳縣注入淮河。

【語譯】 秋天齊侯來伐我北面的邊界，晉國的中行獻子便要去伐齊國，卻夢見和晉厲公爭訟，不能得勝。晉厲公便用戈打他，他的頭顱落在身前，獻子便跪下去，把頭戴好，兩手捧着就走。路上看見梗陽地方走陰差人名叫梟的，有一天，果真在路上遇着了梟，說夢給他聽，他卻也有這夢，是一樣的。走陰差的道：「如今你主上定然要死了，如果有戰事在東方，倒可以暢快的。」獻子便立刻應許了他。所以晉侯去伐齊，快要渡黃河的時候，獻子便用紅線吊了白玉兩雙，禱告河神道：「齊環靠了他地形的險阻，仗着人民的衆多，棄掉交好，背叛盟約，欺陵人民，未臣彪，將要率領諸侯去討伐他，守官的臣子荀偃實在先後幫他的。如果能夠打勝有功，也可不做你神明的羞恥呢！我守官的臣子荀偃不敢再渡過這河來了，請你神明裁奪罷！」便沈玉在河中，方纔渡過去。

冬天十月中，會諸侯在魯濟那裏，實行溴梁的盟辭，一同去伐齊國。齊侯在平陰抵禦諸侯，在一條隄防的門外，掘了一條溝，大約有一里闊，作爲防守的地方。夙沙衛道：「既然不能和他戰爭，還不如保守險阻的好。」齊侯不聽。諸侯的兵士都來攻打那門，齊人死的很多。范宣子告訴齊大夫析文子道：「我和你是知交，不敢把實情瞞你的。他們魯國人和莒國人都請求領車一千乘，從他自己方面，攻你齊國的東邊呢。晉國已經應許他們了，如果他們再從東邊來攻，你的國家，定要滅亡了，你爲什麼不早些謀算呢？」子家便把這些話告訴齊靈公，公很害怕。晏



平仲聽得這事道：「君主本是沒有勇氣的人，卻又聽到這等言語，不能長久抵敵晉軍的了。」齊侯便走上巫山，遠望晉國的兵，晉人卻早已差司馬探得山澤的險要處，雖不到的地方，也一定要疏疏的豎起旗子，作爲排列得兵很多的樣子。又差坐車的，左邊是真，人右邊裝了假人，豎起旗幟在前面走。又差車子後面拖着柴在地上，使灰塵飛揚，像車子很多的樣子。齊侯看見這般情形，怕他們兵士的多，便不張旗幟，兀自逃脫了大衆回去。丙寅晦日那天，齊兵也趁夜中逃歸。師曠告訴晉侯道：「烏鳥的叫聲很樂，齊兵一定逃去的了。」邢伯告訴中行伯道：「有羣馬離別的叫聲，齊兵一定逃走了。」叔向告訴晉侯道：「城上有了烏鴉，齊兵一定逃走了呢。」

十一月丁卯初一那天，打進平陰城去，便追趕齊兵。夙沙衛連接了大車子，塞住在狹路上，自己押在兵的後面。齊國的勇士殖綽郭最道：「你是太監，卻做了押隊的，是羞辱了齊國了，你且先回去罷。」便代他做押隊的，夙沙衛心上恨他們，便又殺馬在狹路地方，塞住他們走的路，使他們可讓晉人追及。果然被晉人州綽追及了，射那殖綽，中在肩上。兩箭夾住個頭頸，就喊道：「停止！便做三軍的俘虜；如果不停止，便要在兩箭中央再射了！」殖綽回頭對他們道：「要你私下發誓呢！」州綽道：「一定不殺你的，明得像太陽呢！」便把弓弦放寬，將殖綽反綁起來。州綽的車右名叫具丙的，也放下兵器，來綁縛郭最。都不解掉甲衣反縛着，只露個臉孔坐在中軍的鼓下面。

晉人要追逐齊兵，魯衛兩國請攻打險要地方。己卯那日，荀偃士句率領了中軍攻下京茲。乙酉那天，魏絳欒盈率領了左軍攻下鄆山。趙武韓起用上軍圍住盧邑。不能攻克。十二月戊戌那天，趙武和魯大夫秦周斬齊雍門外的牛尾蒿。范鞅攻打雍門，他御軍的名叫追喜，用戈殺犬在門中。孟莊子斬伐他的櫛木，給魯襄公做琴。己亥焚燒他的雍門和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了諸侯的兵卒，焚燒申池旁的竹木。壬寅那天，又焚燒東郭北郭。范鞅攻打揚

門，州綽攻打東閭。州綽的左邊的驃馬，局促得在城門中打旋，使用馬鞭子數那門板，表示不怕。齊侯駕了車子，快要走向郵棠去了，太子光和郭榮拉住馬諫道：「晉兵走得很快，不過是打掠各地，就要去的，並沒有久攻的意思呢！君爲什麼要怕他呀？而且社稷的主子，是不可以輕動的，輕動了便要失掉人民依靠的心，你君主一定要等待纔好呢。」齊侯將要衝了他們就走，太子便抽劍斬斷馬肚帶，齊侯方纔停止。甲辰那天，晉師便東侵到澗水，南面到沂水。

魯臧武仲答詰盜（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敵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註釋】●漆園邱，二邑名。今山東鄒縣北有漆城，西北有顯聞亭，即二邑之地。●詰治也。●徵驗也。

【語譯】 邾大夫庶其，私下取了漆和閭丘兩塊地方，逃到魯國來。季武子把襄公的姑和姊嫁給他做妻，跟了庶其逃來的人，也都有賞賜給他。這當兒，魯國正多盜案，季孫對臧武仲道：「你爲什麼不審治強盜呢？」武仲道：「不可以治的！況且我又不能治他。」季孫道：「我們有了四面的封疆，只治我們封疆內的盜賊，爲什麼不可以呢？你既然做了司寇，當專心以去盜，算是盡職，爲什麼不能辦呢？」武仲答道：「你招進國外的盜賊來，卻用大禮待他，怎可禁止國內的盜賊呢？你做了正卿，卻招國外的盜賊來，反而要使我去掉他，怎樣能夠呢？」庶其從邾國偷了地方來，你把姬氏嫁給他做妻，而且把那地方給他，凡他跟了來的，也都有賞賜。如果是個大盜，要待他用君的姑姊，再給他那大地方；次一等的，又要供給皂班車夫馬夫；最細微的，也要用衣裳劍帶賞賜他；這分明是賞賜盜賊啊！賞了再要去掉他，這恐怕難罷？我紇聽說：『在上位的人，先要洗清了自己的私心，專一的待着人，幹事一概要酌量着信義，前後的行爲，都是一律的。儘着覆驗，沒有兩樣，方纔可以治理人民。』因爲上位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人民趨向效法的，要是上位人不做，人民卻有的敢做了，纔可加上刑罰去，卻是沒有一個敢不受懲戒的。如果上位人做了他，人民也做了他，這是他們該應的，怎可禁止他呢？」夏書上道：『要想幹他的，在道理上麼？要想除掉他的，在道理上麼？定了名目說出他來的，在道理上麼？實在該這麼幹出的，到底在道理上麼？總要帝王想幹成功，纔會成功呢！』這是說先要從自己專壹了纔興哩，果真從自己專壹了，然後成功方纔想得到手。」

## 晉逐欒盈（襄公二十一年）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藉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祈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絳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驪。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驪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註釋】 ① 欒桓子。驪也。 ② 懷子。盈也。 ③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 ④ 者。晉邑名。 ⑤ 箕遺等十人。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

叔向弟。 ⑥ 樂王蜎。晉大夫樂桓子也。 ⑦ 祁大夫。即祁奚。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即今山西祁縣。 ⑧ 謨勳。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

明定安之。 ⑨ 絳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 ⑩ 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其德。

●郊甸。郭外曰郊。郊外曰甸。●尉氏。討姦之官也。●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山名。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南。

【語譯】樂桓子娶了范宣子的女兒爲妻，生一個兒子叫盈，就是懷子。宣子的兒子范鞅，因爲樂桓子趕逐他，逃到秦國去，所以一向怨着樊氏。雖則和樂盈同做公族大夫，卻大家不很要好。後來桓子死了，桓子的妻子樂祁便和他的管家州賚私通，幾乎不成人家了。懷子心中很愁。樂祁怕他辦州賚的罪，便去告訴宣子道：「盈將要作亂了！他當是范氏氣死家主桓子，要獨當晉國的政權呢！他道：『我父親曾經擡去范鞅的，外公倒不怒自己的兒子不好，反把榮寵的官位給他，又和我同做了公族大夫，卻總是鞅獨專權勢的。現在我父親死了，他們倒越發富足起來了。這明明是氣死我的父親，卻讓他專權國政。我除死罷了，一輩子不會依從他的。』你想他的計謀如此，恐怕要害你主子呢！我做女兒的卻不敢不說。」范鞅又在旁邊做了見證，也說是有這計謀的。懷子又是個喜歡好施舍的人，所以士人都歸附他；范宣子正忌他多得了士人的心，便真的信了女兒和兒子的話。那時懷子正做下卿，宣子便使他到着那裏去監督築城，順便就趕掉他。

秋天，樂盈便逃到楚國去。宣子殺死了他的黨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拘禁了伯華。叔向籍偃有人對叔向道：「你也會受這罪，那真是不乖巧了！」叔向道：「我雖則拘禁，但是和死的逃的比起來，到底怎樣？」詩經上說：「很愉快的，聊且過了一世就是了。」這纔是乖巧呢！樂王鮒探望叔向道：「我去給你說情好嗎？」叔向卻不理他，他臨去了，又一聲不謝他。於是叔向這邊的人，都埋怨叔向。叔向道：「一定要祁大夫纔能給我說情呢！」叔向向管家的聽得這話道：「樂王鮒去向君上去說，沒有做不到的；現在他來求赦你，你倒不應許他！那祁大夫是說不動君上的；你倒說一定要憑着他！這是什麼緣故呢？」叔向道：「樂王鮒是個依

單單漏掉我麼？詩經上說：『有了正直的德行，天下都會依順他的。』祁大夫是很正直的呢！後來晉侯果然向樂王鮒問叔向的罪，樂王鮒回答道：『叔向是親兄弟離不開的，他也許和叔虎同謀的罷！』這時祁奚已經年老告退了！聽得這事，便坐了驛站上的車子去見宣子道：『詩經上道：『文武有好處給百姓，所以子孫能靠他保住。』審經上說：『聖哲有了謀算的功勞，應當顯明的相信保護他！』要他謀算沒有差處，有好的訓話不疲倦，只叔向有這本領呢！這種人是社稷靠他堅固的，就是十世之後，他的子孫有了罪，還要赦免他，借着勸勉有才能的士呢！如今只因一兄弟的緣故，便不寬免他自身，丟掉這社稷的倚靠，不也是很可疑惑的麼？從前鱗殛死在羽山，禹卻仍舊起用，伊尹趕太甲在桐的地方，改過後，仍舊做他的宰相，並沒有怨恨的面色；管叔蔡叔做了死囚，周公仍舊保護着王；可知父子兄弟，是罪不相及的。爲什麼因爲叔虎，就丟掉國家靠傍的柱子呢？現在只要你肯爲善，那個敢不出力，多殺有什麼用處？』宣子聽了這話，心中很歡喜，便和他同坐車子去見晉侯。說明了以後，就放掉叔向，祁奚並不去見叔向，便獨自回家，叔向也並不去謝他一聲，便去朝見。

當初叔向的母親，妒忌叔虎母的美麗，不使他去見叔向的父親。他的兒子都勸母親。他母親道：『深山大澤之中，實是生龍蛇的地方，她生得這麼美麗，我恐怕他要生龍蛇害你們呢！你們又是衰敗的寒族，國家正多大寵幸的人在那裏，有了殘狠不仁的人，屬雜在中間，不就難於免禍了麼？至於我個人，又有什麼爲難呢？』後來就教他去服事晚上的脛，便生一個叔虎容貌很美，並且氣力很大。欒懷子很喜歡他，所以羊舌氏的族人，會累及這禍害。欒盈逃到楚國去，路過周朝，周朝西面邊界上的百姓，便劫奪了他的財物。欒盈便去責備周王的使者道：『天

子的陪臣盈，得罪了王的守臣，將要逃罪，卻又得罪了郊外的人民了。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避，敢於布告這死罪呢！從前陪臣書，他能夠盡力於你王室，王曾有恩惠給他的。他的兒子黶，不能保守他父親的功勞；現在你天王如果不忘掉書的出力，那末我逃走的臣子，還可有逃避的地方。如果忘掉了書的出力，單想念着黶的罪惡，那末我臣也是戮餘的人了，我將要歸結地死在刑官那裏去了！也不敢再回國去了。敢於布告我的意思，請天王吩咐罷！」天王道：「晉國趕掉盈，我既叫他不好，卻再去學着他，便比晉國更不好了！」就差刑官禁止劫掠欒氏的，還他搶掉的財物；又差迎送賓客的官，送出他轅轅的地方。

### 子產答晉徵朝（襄公二十二年）

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謂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蟻。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蟻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



嘗耐與執燔焉。問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歲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註釋】①少正公孫僑。少正官名。公孫僑。字子產。②戲。鄭地。③蕭魚。鄭地。在今河南原武縣境。④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⑤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爲耐。嘗新飲酒爲嘗耐。⑥燔。祭肉也。⑦蕪。仍也。⑧惕。懼也。

【語譯】夏天，晉人招鄭伯去朝見，鄭人差少正公孫僑回答道：「在你晉先君悼公的九年，我寡君方纔即位，即位的這年八月裏，我先大夫子驪，便跟了寡君來朝你執事，爲你執事不把禮節待我寡君，寡君心中害怕了，因此便回來。我在二年六月中，朝貢於楚，晉國所以有戲的那次會盟。那時楚人還強，卻重新來要規矩在我這裏，敝邑雖則想服從你晉國，卻怕反而變爲大罪過，料想道：『晉國莫非不要責備我不恭順有禮的國家罷？所以不敢背叛着楚國。』我四年三月中，先大夫子驪，又跟了寡君，去看楚國的情形，晉國因此就有蕭魚的那會事，說：『我們這敝邑，靠近在晉國，譬如草木，我就是他的氣味，怎敢不齊心呢！』當這時候楚國也漸漸地衰了，寡君因此把土地上所有的東西，加上宗廟中祭祀的器具，來受你的同盟，便率領了羣臣跟着執事，會齊在歲暮時候，預備正月朝賀晉君。有忒心向楚國的，只有子侯、石孟、寡君歸國後，便辦他的罪。溴梁那會事的第二年，我們的子驪年紀老了，便喚公孫夏跟了寡君來朝你晉君，是在嘗新酒的時節朝見的，還預聞執着燔肉呢。隔了兩年，又聽得晉君

將安靖東夏了，四月內便又來朝聘，探聽會合的時期，其間不來朝的時候，卻沒一年不來聘問；沒一次戰爭不跟去。只因大國政令的沒有一定，國家疲倦着，人民病苦着，不測的災禍，一次次的頻仍而來，沒一天不驚心，那裏敢忘卻職守呢？你大國如果安定我敝邑的，敝邑自然朝夜在廷聽命，爲什麼還要你來招呢？若不體惜他的爲難，只拿他做個話柄，那末恐怕他擔當不起這吩咐，卻要劃開做仇敵了。敝邑是這麼的憂懼着，怎敢忘掉君命？現在所以只把這事委託你執事，請執事好好打算一番！

### 楚殺令尹子南（襄公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王泣臣矣。敢聞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旣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鬻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鬻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軍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註釋】●子南，即公子追舒。

●轅，身裂也。

●屈建，子木也。

●莫敖，楚官名，位亞於令尹。

【語譯】楚人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所以官俸並沒有增加，馬卻有了幾十匹了。楚人都憂患他，楚王將要辦他的罪了。子南的兒子名叫棄疾，那時正做楚王趕車子的官，王每次看見他，必定要哭的。棄疾道：「君王三次哭在臣的面前了，敢問到底是誰有了罪？」王道：「令尹的不會管事，是你素來知道的。現在國家快要治他的罪呢！你仍肯留此服事我麼？」棄疾答道：「父親做了死囚，兒子還在這裏，這樣的臣子，你若要用他做什麼？不過漏洩了君命，犯第二重罪，臣卻也不肯做的。」楚王就殺子南於朝，把車子裂開觀起的身體在四境上。子南的家臣向棄疾說：「誰到朝中去搬你父親的屍身回來罷！」棄疾道：「君的殺臣，臣的事，都有一定的禮制的，請你二三家臣略爲耐煩些！」過了三天，棄疾便請求屍身在王面前，王允許了他，既埋葬了，他的家臣道：「走罷！」棄疾道：「我知道王要殺我父親，卻不告訴父親，這是我也參預殺死父親的，還走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們道：「那末難道仍舊做王的臣子不成？」棄疾道：「丟開父親，去服事仇人，我心中不忍的。」便自己吊死。

子南既死，楚王便再使薳子馮做令尹，公子黮做司馬，屈建做莫敖。一時寵用於薳子那裏的，反而有了八個人，都是沒有官俸，卻多馬的。有一天薳子在朝上，和申叔諫談天，申叔不理他，便退下去，薳子便跟了他走，申叔就走。

進人叢中去避他，蕤子卻再跟他走，申叔便回家去了。蕤子既然退了朝，到申叔家中去見他，便道：「你三次窘得我在朝上無可如何，我心中害怕，不敢不來見你；不過我有了差處，你不妨告訴我，爲什麼怒得我這樣呢？」申叔豫答道：「怕的連我都不免受罪，那裏還敢告訴你呢？」蕤子道：「爲什麼呢？」申叔豫答道：「從前觀起，寵用於子南，子南爲他受了罪，觀起自己弄得車裂四肢，爲什麼還不害怕呢？」蕤子聽了這話，心中嚇得了不得，自己趕了車子回家，竟不能在路中央行走。既到了家中，對那八個人道：「我現在見了申叔夫子，真是俗說的活了死人，白骨上生起肉來了，和我知己的，要像申叔夫子，方纔可以算得上。否則便請罷休！」直至辭掉了那八人以後，楚王方纔放心他。

## 晉欒盈之亂（襄公二十三年）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欒盈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

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紡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註釋】 ① 藩車之有障蔽者。 ② 曲沃。地名。卽今山西聞喜縣。 ③ 晉午。守曲沃大夫。 ④ 獻子。魏舒也。 ⑤ 絳。晉國都。 ⑥ 原屏。卽積同趙括。成十八年。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詣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樂卻爲微。六月。晉殺趙同趙括。故趙氏怨樂氏。 ⑦ 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 ⑧ 七輿。守

名。①固宮宮之有壻親守備者。②隱短牆也。

【語譯】晉侯將要嫁女兒到吳國去，齊侯差析歸父送陪嫁婢妾到晉國來，用有遮蓋的篷車，裝載着欒盈和他的心腹爪牙之士，送進曲沃。欒盈便趁夜間去見曲沃大夫胥午，並且告訴他要如此這般。胥午答道：「不可這樣的。天要拋棄他，那個能夠興起他呢？你一定不能免禍的。我不是怕死，卻是明知不能成功的。」欒盈道：「事雖這般，但是靠你起了事，倘有不成，雖是死了，我也沒有懊悔了！我實在沒有天保佑，於你有什麼差呢！」胥午便允許他，先把欒盈藏匿起來，卻請曲沃的衆人喝酒，音樂奏動以後，胥午便對他們道：「現在啊！無意中得了個欒氏的孩子，該應怎樣處置？」衆人答道：「得了個主人卻替他出死力，就是死，也好像不死一樣呢！」都嘆着氣，竟有哭的。等到舉杯勸酒了，胥午便又談起欒盈的話來。都道：「既得了主人，怎敢有別的心念呢！」欒盈於是走出一的拜謝他們。四月內，欒盈便率領了曲沃的兵卒，靠魏獻子的內應，竟很大膽的於白晝闖進絳都去。

起初，欒盈幫過魏莊子在下軍中做事的，獻子和他私下很是親暱，所以會靠着他呢。趙氏因為原屏的那次患難，怨着欒氏；韓趙二族正當要好，所以趙氏也不幫着欒氏；中行氏因為伐秦那次戰爭，也怨着欒氏；卻和范氏更加要好；知悼子年紀輕，是聽中行氏的吩咐的；程鄭又寵用在晉侯那裏；只有魏氏和「七輿」大夫，是和欒氏要好的。

樂王鮒正陪坐在范宣子旁邊，有人告訴他們道：「欒氏到了。」宣子大懼。樂王鮒道：「只消奉承了君主到堅固的宮裏去，一定不爲有禍害的。況且欒氏多有怨他的，你是在國中執掌政權的人，他是從外邊來的，兩下比較起來，你的便利多呢！既然有了利權，又執掌賞罰人民的權柄，還要怕他做甚？那欒氏交好的，想來只有魏氏罷了？」

卻又可強扭他的，克平亂的權柄，全在你手，你祇要不鬆懈罷！——這時公正有姻戚的喪事，王鮪便差宣子著了墨綬，買了麻衣，假裝兩個婦人，坐了車子到公那裏，便奉承公到固宮中去。

范鞅用王鮪的計策，去迎接魏舒，只見魏獻子的兵士，已經排成隊伍，坐好車子，將要去迎接樂氏了。范鞅便跑進去道：「樂氏領了賊進來，我的父親和兩三位大夫，已都在君的旁邊了，特地差我來迎接你呢！我來給你做驢，乘拿帶子罷！」便跳上車，右手執了劍，左手拉着攔腰的帶子，吩咐快把車子趕去。既出門以後，獻子的僕人問到什麼地方去？范鞅道：「到公那裏去。」便直向固宮走來，既然到了，宣子到階下去迎接獻子，攙住他的手，就說：「把曲沃地方送給你，總要請你幫忙！」

當初有個斐豹的，他曾經犯了罪，沒做官奴，有朱筆記着的罪案在那裏；樂氏有個大力士叫做督戎，晉國人都怕他的。斐豹趁機會對宣子道：「你如果肯把朱筆罪案燒掉，我便去殺死督戎好嗎？」宣子很歡喜的道：「你殺死他，我若不請求君王，燒掉朱筆罪案的，有白日爲誓。」就放斐豹出去，關他在門外。督戎見斐豹，便跟着他，豹就跳過短牆，候他來，督戎也跳過來，豹就從後面擊殺了他。那時范氏的徒黨，在公臺之後，前面樂氏已爬上公門了，宣子急得對鞅道：「賊的箭已射得到公的屋上了，你快拚命出些死力罷！」鞅使用劍指揮兵士，和敵短兵相接，樂氏方纔退去。鞅便權宜坐了宣子的兵車追上，碰到樂樂，鞅大叫道：「樂樂我饒你呢！那怕死了，也還要和你打官司在天上呢！」樂射他不中，再注射一箭在弦上，正要射鞅，那知樂的車輪又在槐樹根上一撞，連車子都倒翻，有人用戟鉤他，把他的手臂撐拉斷了，便死去。樂魴也受着傷，樂盈便逃回曲沃去，晉人便去圍住他。

齊侯襲莒（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問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註釋〕 ①不入，不入國也。 ②且于，莒邑名，在今山東莒縣境。 ③壽舒，莒地。 ④杞殖，華還，皆齊大夫。 ⑤隧，狹路也。 ⑥蒲侯氏，近莒之邑名也。

⑦華周，即華還。 ⑧杞梁，即杞殖。

【語譯】 齊侯從晉國回去，卻不走進齊國，順便領兵去襲攻莒國。攻打且于的城門，傷了大腿纔退下。第二天還要戰，約他的兵士在壽舒地方相會。杞殖、華還二人載了甲兵，夜間走到且于的狹路中，宿在莒國的郊外。第二天，先撞着莒子在蒲侯氏地方，莒子便重重行賄，請他們不要出力死戰，說道：「我們要訂個盟約呢！」華周回答道：「貪財不顧君命，恐怕也是你所厭惡的。倘今天黃昏受了你的命令，明天太陽沒到空中，便拋掉不顧，怎可對得起你君呢？」莒子便親自敲鼓，從後追殺他們，捉住了杞梁。莒人既然勝了，就和齊國講和。齊侯回國去，撞着杞梁的妻子在郊外，差人去弔他。杞梁的妻子推辭道：「殖如果有罪的，爲什麼還要煩勞君命下弔呢？如果能免得罪的，那末我還有先人的幾間破屋在那裏，我賤妾決不敢參與這郊外的弔慰！」齊侯便到他家中去弔唁他。



魯穆叔如晉（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註釋】①陶唐氏，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②御龍氏，謂劉累也。能擾龍而飲食之。③豕韋氏，豕韋國名，商之屬國也。④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在今山西襄陽縣西。及武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後爲范氏。杜卽杜陵，在陝西長安南五十里。⑤祧，廟門也。

【晉譯】穆叔到晉國去，范宣子出來迎接他，問叔孫豹道：「從前的人有句話道：『死了不會腐朽。』這是什麼講法？」穆叔還沒有回對，宣子又道：「從前我句的祖先，在虞朝以前，就是陶唐氏；在夏時是御龍氏；在商朝是豕韋氏；在周朝是唐杜氏；到現在晉國主盟中夏了，便是范氏，死了不腐朽，就是這說法麼？」穆叔道：「我豹所聽到的，這些叫做世祿，並不是不朽呢。魯國有我的先大夫，叫做臧文仲，旣死之後，他的說話還留傳在世，這纔叫做死了不腐朽。豹聽過的，最好的是立些德行；次一等的是立些功勞，最次的是立些說話；這三等，那怕死了好

久，卻廢不掉他的，這纔叫做不朽呢！至於像那保守始祖的姓，承受先代的氏族，使宗廟世代守住，祭祀總不斷絕，這那一國沒有呢。像你所說的，只是世祿的大，不可說他是不朽呢！」

子產勸晉范宣子輕幣（襄公二十四年）

於三句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註釋】●子產。鄭大夫。即公孫僑。○令德。善德也。○沒沒。沈滅也。○無甯。甯也。○浚。取也。

【語譯】范宣子執晉國的政權，將諸侯朝貢的禮物增加。子產寄信給范宣子，勸告他道：「你執了晉國的政權，四鄰的諸侯，不聽得你的善德，卻聽得你將加重諸侯的幣帛，我很疑惑你呢。僑聽得君子的治理國家，不愁沒膏財貨，單慮沒有很好的名譽。如果要想把諸侯的財貨，都聚在你晉國的公堂上面，那末諸侯便要離心；如果你

「私自利，那末晉國人便要離心於你。諸侯離心了，晉國便不能保。晉人離心了，你的室家便不能保，爲什麼還要沈溺在財貨中呢？貪財的禍患，既然這般，還要用他做什麼呢？這施好的名譽，好像德行的車子呢！德行是國家的基礎，國家有了基礎，就不致敗壞，你何不盡力去求那絕好的名譽呢？有了德行，就能與人們同樂；與人同樂，便能久居其位。」詩經上說：「快樂得很的君子，是邦家的基礎。」這就是說他有絕好的德行啊。又道：「上帝來看顧你，百姓便沒有離畔你的心思。」這是有絕好的名譽啊。能夠把想道存心，拿來顯明自己的德行，那末自然有絕好的名譽，做了車子，載了這德行，頒行在世上，所以遠地方人會慕着趕來，近地方人就安靖了，寧可使入議論你，說你實在能生養我民，那裏可以聽他們說你奪取我們的錢財，拿來自養呢！象因有牙齒，就此喪失他的身體，因爲他的牙齒值錢的緣故啊。」宣子聽了這話，心中很是歡喜，便減輕了貢幣。

### 晉張骼輔躒致楚師（襄公二十四年）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博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

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註釋〕  
●棘澤。在今河南新鄭縣東南。  
●宛射犬。鄭公孫名。  
●子太叔。避吉也。  
●部婁。同培塿。小阜也。  
●廣車。兵車也。  
●乘車。安車也。  
●鋸轄。踞坐其上。也。轉衣裝之捲置者也。

【語譯】冬天，楚王率兵伐鄭，救齊，便攻鄭國的東門，宿在棘澤那裏。諸侯本要伐齊的，聽這消息，便回轉來救鄭國。晉侯差張幣輔躒到楚兵中去挑戰，想要找個鄭國人趕車子，做個引導。鄭人占卜了一回，是宛射犬吉利的。子太叔叮囑他道：「大國的人，不容易相與的，應該要謙虛一點纔好。」射犬答道：「不論國家大小，那在上位的，總有一定的命分。」太叔道：「不是這麼說的，你不見小土堆上生不起松柏來嗎？」

後來張幣輔躒坐在帳中，卻使射犬坐在帳外，他二人等得自己吃完了後，方纔給他吃；又使他趕着一輛兵車先走，自己卻坐在安穩的車子中；快要近楚兵的地方了，方纔跟射犬同坐那兵車上，二人都盤膝坐在衣捲上彈琴，射犬心中恨他們無禮，近了敵人，便故意不告訴他們，把車子飛跑的趕去；那二人便急忙向袋中取了頭盔，戴在頭上，走進營壘中，便都跳下車子，空手打着楚人，向他車上拋去。又收拾起捉住的人，辯着因虜便走。射犬卻不等他們，只管自己出來，那二人便都跳上車子，抽起弓來射那楚人。既然脫險以後，卻又坐在衣捲上彈琴了。並且道：「公孫，我們同坐一車子，就好比兄弟呢！爲什麼進和出兩會都不同我們商量呢？」射犬心中害羞，口裏遮掩道：「起初是一心想進去罷了，現在倒是膽小呢！」那二人都冷笑道：「怕是你公孫的性急呢！」

齊崔杼弑君（襄公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了。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釐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子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寅。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揶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於平陰。晏子

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與不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鬯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註釋】①棠公齊棠邑大夫。②指武子齊鄉名村。③棠姜棠公之妻。④蔭，陰翳曰蔭。⑤于輿，于，扞也，輿，擊也，所以擊夜者。⑥買，買也。⑦等八人，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襲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⑧饑饉，平陰大夫。⑨平陰，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東。⑩其人，晏子左右之人。⑪私廬，私愛而親近之臣。⑫興，既哭而起也。⑬躑躅也。⑭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⑮奔中，狹道也。⑯側，瘞埋之不殮於廟也。⑰四鑿，鑿棺飾也，諸侯六鑿，大夫四鑿，禮也。

【語釋】齊大夫棠公的妻，是東郭偃的姊妹。東郭偃是崔武子的家臣，所以棠公死後，偃給武子趕了車子去吊過孝的。武子見棠姜的容貌美麗，使偃給他娶來。偃道：「娶妻應當辨姓，君是齊丁公的子孫，臣是齊桓公的子孫，同是姜姓，不可以結婚的呢。」武子便差人占卜一下，擲着困卦變大過卦的一爻，史官都奉承崔子，說是吉的。崔子把所筮的卦給陳文子看，文子道：「這是坎變成巽，好比是夫跟了風去，風是吹落萬物的，便是夫也要墮落了！這人是不可娶的呢！並且他的爻詞上說：『困于石，據于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是去了不成功的；據于蒺藜，是靠着要傷的；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是沒有地方可歸的。」崔子道：「寡婦呢，有什麼禍患！他的前夫已經當了這凶去了。」便終究娶他做妻。後來莊公和他私通了，屢次到崔氏家中去，將崔子的帽子賞賜旁人，服事的人道：「不可以的！」公道：「不是崔子難道便沒有帽子了麼？」崔子因此怒着莊公，又因他趁晉國有患難，領兵去伐了他，因道：「晉國一定要來報復的！」要想趁勢弑掉公，討晉國的好，可是得不到機會。恰巧莊公因事鞭打了太監賈舉，卻又仍舊和他親近，他便替崔子候公的機會。

夏天五月中，莒人因爲且子這次戰爭的緣故，莒子來朝齊國。甲戌這天，在北郭請他宴會，崔子託辭有病，不能管理各事。乙亥那天，公便去問候崔子的病，便跟住姜氏不放，姜氏便走進室中去，和崔子從旁邊小門裏逃出去。

公拍着庭柱唱起歌來，太監賈舉便阻止跟來的人，走進裏面，關住了門，伏着的兵一哄而出。莊公知道不妙，便上臺請兵士放他，兵士不許。公請訂個盟約，也不允許。請自殺於宗廟中，也不允許。都道：「君的臣子忤害了病，不能聽你的吩咐，這裏和宮接近，公或是冒充了來的色鬼呢？我們只知趕打色鬼，不知道有旁的事呢。」公便要爬牆出去，又用箭射他，中在腿上，就跌下來，便被他們弑掉。護衛的賈舉、州綽、兩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墜，也都被殺死。莊公的親信叫祝佗父的，正去祭高唐的別廟，回來復命後，沒有脫掉祭服，就死在崔氏的屋中。申蒯是個監取魚類的官，退下去對他的家宰道：「你帶了妻子就走罷！我將要死了！」他的家宰道：「我如果走了，便是違反你死君的忠義了，還是和你一同去死！」崔氏又殺掉平陰的大夫驪、蔑。

晏平仲立在崔氏的門外，他的左右道：「爲君死難麼？」答道：「君王不是我個人的君王，我卻爲什麼要一個人獨死呢？」左右道：「棄國出奔麼？」答道：「君王的死，不是我的罪，我爲什麼要逃走呢？」左右道：「那未回去罷？」答道：「君已死了，叫我回到那裏去？凡是做人君的，不僅住在人民的上面，全在主持國家的政治，做臣子的，不僅爲着自己的俸祿，全在保護國家。所以人君爲了國家死的，那末做臣子的，就該和他同死。人君爲了國家亡的，那末做臣子的，就該和他同亡，如果有人君爲了自己的私事死的，和爲自己的私事亡的，我又不是他最寵倖的人，那個敢擔當他這禍害呢？況且他人有了君還弑掉他，我怎麼能夠爲他死呢？怎麼能夠爲他亡呢？還打算回到那裏去呢？」等門開了，晏子便跑進去，把莊公的屍首，枕在大腿上哭，哭完立起來，跳了三跳，便出去。大家以爲崔子一定要把他殺死。崔子道：「他是人民所仰望的人啊，放了他可以得民心的。」在這時候，盧蒲癸逃到晉國去，王何逃到宮國去。



從前叔孫宣伯在齊國的時候，生有一女，叔孫回了魯國，齊襄公便把他的女兒送給靈公，很得寵倖，生了個景公。丁丑那天，崔杼便立他做主子，自己做宰相，慶封做了左相，和國人盟於太公的廟中道：「有那個不幫崔慶的……」晏子仰天歎道：「嬰倘不忠於君，利着社稷的幫他的，有上帝在那裏。」便插了血盟。辛巳那天，公又和大夫及莒子會盟。太史記在竹簡上道：「崔杼弑他的君！」崔子便把他殺死，他的兄弟接着又記，又殺死兩人，他的小弟再記，纔饒赦了他。南史氏聽得太史都死了，執了簡冊便來，又聽得已記好了，便回去。

閔丘嬰用個帳幔綑綁了他的妻子，裝在車上，和申鮮虞一同坐了逃走。鮮虞把嬰的妻子推下車去道：「人君昏庸，不能匡正，人君危險了，又不能救護，人君死了，又不能死難，卻只曉得藏匿親愛的人，有誰再肯收留我們呢？」走到狹路中，將要宿了。嬰道：「崔慶要差人來追我們的呢！」鮮虞道：「在狹路中，一人和一人相殺，有誰能夠使我們怕他呢？」便宿在那裏，把馬輕繩枕在頭下而睡。第二天先餓了馬，然後自己吃東西，再搭起鞍子走出，既出狹路，鮮虞對嬰道：「快些跑！崔慶的徒黨很多，不可抵敵的。」便逃到魯國來。崔氏埋莊公於北郭，丁亥那天，改葬於士孫的里中。喪車上只用四箇嬰，路上也並不禁止行人送葬的車子，只有七乘，又不用什麼兵甲。

### 子產獻捷於晉（襄公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我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 【註釋】 ① 尉父。舜之後。嘗周之與。關父爲武王陶正。 ② 庸。用也。 ③ 元女。武王之長女。 ④ 胡公。關父之子滿也。 ⑤ 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⑥ 五父。名侁。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者也。 ⑦ 播蕩。流離失所也。 ⑧ 億逞。度也。逞。盡也。 ⑨ 授手。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自囚待命。 ⑩ 辟。誅也。 ⑪ 圻。方千里也。 ⑫ 同。方百里也。 ⑬ 士莊伯。即士弱也。 ⑭ 志。古書。

【語譯】 鄭大夫子展子產與兵去伐陳國，連夜突破陳城，就進陳國，子產獻功到晉國去，並且著了軍服行禮。

晉人問陳國有什麼罪？答道：「從前廢的子孫，闕父做了周朝的陶正，曾經服事我周王，我周王利用他所造的器具，又因上是神聖的後代，就把長女太姬配給闕父的兒子胡公，卻封他於陳，克、虞、夏、殷三朝後代中的一個。那末，他是我周朝的外甥，到如今還依賴周朝呢！等到陳桓公死後，陳國便大鬧亂子，蔡人要想立他女兒生的厲公，我先君莊公便送五父進去定他的君位，蔡人卻又把他殺死，我先君不得已，又和蔡人一同立了厲公。一直到莊公、宣公都是我國助他即位的。後來夏徵舒弑靈公的時候，靈公的兒子成公流離失所，又靠了我國纔得進去，這是你們都知道的。現在陳國忘掉周朝的大德，看輕我國的大惠，丟開姻親不管，單仗着楚國的兵衆，敢來欺侮敝邑，又料不定他做到什麼地步纔算暢快。我所以有去年請求伐陳的告稟，卻又不得你們的允許。後來弄得我有東門的那會事，陳國竟膽敢來侵伐，當陳兵經過的地方，井都塞掉，樹木都斬掉，敝邑恐怕國勢從此衰弱，卻羞辱了太姬的神靈。幸虧上天引誘出那些人的熱誠來，開導敝邑人的心理，陳國也自己知道他的罪了，自拿把柄出來給我們，所以纔敢來獻功的。」晉人問道：「爲什麼要侵略小國？」答道：「先王的命令，只要看有罪的所在，便可對他用一種懲罰的，而且從前天子的土地，只正方一千里，列國的諸侯，只正方一百里，從此以下還漸漸少下去，都有一定規矩。如今大國的土地，多至數圻了，如果不是侵吞小國的，怎會大得這般呢？」晉人又問道：「爲什麼要著軍服來呢？」答道：「我的先君武公、莊公，做了周朝平王、桓王的卿士，城濮的那次戰事，你們晉文公發布命令給諸侯道：『各人都回復舊職！』便使我們文公著了戎服擁護周王，獻勝楚的功勞。今天著戎服，也是不敢廢王命的緣故呢！」士莊伯不能再詰問他，便回報到趙文子，那裏，文子道：「他的說話，理由很順當，如果我們故意惹觸順當的事，是不吉利的！」便受了他的獻。」

仲尼道：「古書上有過的，說話是所以成功心志的；文采是所以成功說話的。倘若不說話，誰能知道他的心志呢？但是倘若說了沒有文采，幹去卻也不會遠的。晉國做了諸侯的伯主，鄭國卻敢與兵入陳，如果不是這文美的說話，一定不會成功的。所以說話該應小心的！」

## 楚子侵鄭（襄公二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註釋】

①雩婁。故城在今安徽霍邱縣西南。

②城麇。鄭邑。

③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

④公子圍。即共王子靈王也。

⑤方城。山名。在今

河南葉縣南四十里。

⑥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

⑦印董父。鄭大夫。

⑧令正。謂主作辭令之正也。

楚子和秦人去侵伐吳國，到了棠地方，聽得吳國已有防備了，便回來，順便侵伐鄭國。五月中到了城麇，有個鄭大夫皇頡守在那裏，出兵和楚軍開戰，打得大敗。楚國的穿封戌，拘拿住皇頡，公子圍和他爭功，就辨正曲，直在伯州犂那裏。伯州犂道：「只問囚虜便得了！」便吩咐皇頡站在庭中。伯州犂道：「他們爭你的都是君子，很容易認識的，你那裏會不知道呢？」便高舉他的手指點王子圍道：「這個是王子圍，是寡君的貴介弟呢。」又低着他的手指，點穿封戌道：「這個是穿封戌，是方城外的縣尹呢，到底是那個捉住你的？」那囚虜會意了，便道：「我撞見了王子，敗在他手中的。」穿封戌便大怒，抽起戈來，追趕王子圍，沒有追到，楚人便帶了皇頡回國去。印董父是和皇頡同守城麇的，楚人便一併囚着印董父，獻給秦國。後來鄭人便向印氏要出些財貨來，去贖那董父。子太叔做傳話的，拿私賄去討情。子產道：「討不回來的，他們受了楚國獻的功，卻私自得我鄭國的賄，這不成爲國了，秦國一定不肯這樣的，如果說：『謝你君的關心，我鄭國，倘沒有你君的暗中幫忙，恐怕楚軍到現在還在敵邑的城下呢！』這樣說法，那末可以了！」他們不依，便到秦國去，秦人果然不允許。後來終究換了幣帛，依着子產的說話，方纔討回來。

### 宋公殺其世子痤（襄公二十六年）

初宋萬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饗之。

公後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天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天子。天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天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註釋〕 ① 芮司徒，宋大夫。 ② 共姬，宋伯姬也。 ③ 平公，共姬子也。 ④ 佐，卽元公也。 ⑤ 縊而斃，言佐貌惡而心順。 ⑥ 合左師，卽向戌。 ⑦ 駟，騁，騁，騁，騁也。 ⑧ 步馬，習馬也。

【語譯】 起初宋大夫芮司徒生了一女兒，滿身紅赤，又都是毛，就她拋棄在堤下。宋共姬的侍妾看見了她，便抱她進去養着，取名叫棄。後來長大了，容貌卻很美麗。平公到母親那裏去請晚安，共姬給他吃些食物，公就看見了棄，而且看得非常出神。共姬就叫他去服侍宋公，很是得寵。生個兒子名叫佐，相貌雖不好，心情卻很和順。平公的太子叫廔，相貌雖好，心情卻凶狠拗強不過。合左師又怕他，又厭惡他。有個太監姓惠，名伊戾的，做了太子宮

內的教師，卻是並不寵用他。他心中很怨恨。

秋天有個楚客聘問到晉國，經過宋國，太子溍素和楚客交好的，請求在宋公面前，說要在郊外請他吃一頓。公允許了他，教他前去。伊戾便請要跟他去。公道：「太子不是怒你的麼？」答道：「小人的服事君子，那怕怒我，也不敢遠離他；那怕喜歡我，也不敢分外親近，只是很恭敬的伺候他，敢有什麼二心麼？」縱然有人供應他外邊的一切事，可是沒有人供應他裏邊的一切事，只可讓臣同去了。」宋公便差他同去。伊戾到了那裏，便假造結盟的樣子，掘地成坎，用牲畜放在那裏，加上盟書，做出太子要謀亂的見證來，便立刻騎馬回來，告訴平公道：「太子將要作亂了，已經和楚客訂盟了呢！」公道：「既是我的兒子，這君位早晚是他的，他還要想什麼？」答道：「他想法點取得君位啊！」公便差人去看，果然有的，就問夫人和左師，他們也都道：「本來聽得的。」公便把太子拘禁起來。太子道：「只有佐能夠救我的。」便叫人去請他來，等了一刻，又道：「如果中晝還不來，我便知一定要死的了。」左師聽到這事，竟故意嚷着和佐談話，使他誤過時期。既過期後，太子溍便自己吊死。佐就做了太子。平公後來慢慢聽得太子並沒有罪，就烹死伊戾。

左師有一天看見替夫人調練馬的，就問道：「這馬是誰的？」答道：「君夫人氏的。」左師道：「那個是君夫人我怎麼不知道呢？」後來養馬的人回去，便把這話告訴夫人，夫人就差人送他緞帛和馬，先用玉送去道：「君的妾名棄的，差某人獻來。」左師便吩咐差來的人改稱君夫人，然後方纔拜兩拜，磕頭收受。

### 宋向戌弭兵（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氣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旋於宋。若我何。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穀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及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之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量。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





趙武愁楚人衣中暗著鐵甲，怕有不測的禍，把這事告訴叔向。叔向道：「有什麼禍害呢？這一個單身漢做了一會沒信義的事，尚且不可以自保，要跌倒死呢！如果會合了諸侯的卿大夫，卻做不誠信的事情，這一定不能成功的。食言的自然不病，不是你愁的呢。你想他們把信義招到人家，到後來卻終究做了不信的事，一定沒有人和他興的，那裏能夠害我呢！」

到訂盟的當兒，晉國和楚國互爭個先。晉人道：「晉國原來是諸侯的盟主，從沒有誰先過晉國的呢。」楚人道：「你說晉國和楚國是一樣的，倘若晉國常僭了先去，這分明是楚國弱了一步了啊！並且晉楚屢次替換了做諸侯的盟主，已經好久了。難道專在你晉國的嗎？」叔向便對趙武道：「諸侯是依靠我們晉國的德量的呀！並非是靠我能主盟的呢！你只要講究德量就好了，不要去和他爭先。並且諸侯聯盟，小國原來一定要有人出來主辦這盟事的，現在只讓楚國當了晉國辦差的細事，不倒是很光榮的麼？」便讓楚國在先。春秋上記的，卻先記晉國，這爲的是晉國有信義。

齊慶封攻崔杼（襄公二十七年）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

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註釋】

①盧蒲癸。慶封屬大夫。

②圉人。養馬者。

③寺人。奄士。

④堞。短垣也。

⑤辟。開也。

【語譯】齊大夫崔杼先娶的妻，生子二人，一個名叫成，一個名叫彊，沒多時，他的妻子便死。後來又娶了東郭姜，生子名叫明，東郭姜又帶了先夫的兒子來，名叫棠無咎，是和東郭偃一同做崔氏的家相的。崔成有了惡疾，把他廢掉，卻立明做世子。崔成便請求要終老在崔邑，崔子已經允許他了。東郭偃和無咎不肯給他，對他道：「崔是宗廟所在的地方，定要歸承宗的家主居的。」成和彊便很怒，要想殺死偃和無咎，前去告訴慶封道：「我們夫子一身的重要，也是你素來知道的；現在只聽棠無咎和偃的話了，崔氏的諸父諸兄，沒一個能說得進的了，恐怕要害了夫子呢，所以敢來告訴你一聲。」慶封道：「你且退去，讓我計畫一下罷。」就把這事告訴盧蒲癸。盧蒲癸道：「他原是君主的冤家呢！天或者要除掉他了，他實在是自己家中有亂子，於你有什麼妨礙呢？須知崔氏勢力的衰薄，便是我慶氏勢力的強厚呢！」過了幾天，成和彊又來告訴了。慶封道：「如果有益於夫子的，自然定要去掉。」

他！倘有別種爲難，我來幫你就好了。」

九月庚辰那天，崔成、崔彊在崔氏的朝上，便殺死東郭偃和棠無咎，崔子大怒走出，他手下的人衆也都逃走了，叫人駕車子叫不到，便差養馬的駕了車子，叫大監趕了走出。崔杼道：「崔氏如果有福的，單傷我一身還不妨。」便去見慶封。慶封道：「崔慶如同一家，他們那敢這麼樣？我來替你辦他們。」便差盧蒲癸領了甲兵，去打崔氏。崔氏差衆人隱在短牆內守住宮，打破他，便再差國人幫着，方纔滅掉崔氏，殺死成和彊，並且把他家中的各人都擄了來，他的妻子便自己弔死。盧蒲癸回報了崔子，而且替崔子趕了車子回家，到了家中，卻沒有什麼地方可回歸的了，便也自己弔死。只有崔明是趁夜中掘開了先人的墳墓，躲藏在那裏，沒有擄去。辛巳那天，崔明奔到魯國來。於是慶封便一人獨自當齊國的政權。

### 吳季札觀樂（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籥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箚者。曰。美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註釋】 ① 公子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

② 使工句。工樂官也。歌。詠其辭而以聲播之。周南召南。周公召公之采邑也。曰南者。化行於南國也。二

詩皆文王之詩。文王身有王號。不可列於國風。因二公爲王行化。故分繫之列國風之首。 ③ 邶。鄘。衛。本管蔡武庚三監之地。三監叛。周公滅之。更

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④ 王。黍離也。幽王過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室下同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 ⑤ 泱泱。弘大之聲。

●大公齊始封之君。大與大通。●幽周之舊國。即公劉所居。在今陝西邠縣。●落落。廣大之貌。●周公之東。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也。●夏聲。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風。風。中庸之聲。●唐。晉始祖叔虞所封之地。此晉詩也。而謂之唐名。因共國。初以唐爲名。●節。國名。妘姓。祝融之後。在今河南密縣境。●熙熙和樂聲。●岳。岳。教也。●閭。閭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方之氣。●象籥。南籥。籥。籥皆舞者所執之物。象籥。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之樂。●大武。武王之樂。●韶。商湯之樂。●大夏。夏禹之樂。●韶。韶。虞舜之樂。●箜篌也。

【語譯】吳國的公子季札到魯國來聘問，請觀成王賜給魯國的天子之樂。魯國便差樂工唱周南召南的詩給他聽，季札聽了道：「好呀！文王的教化，根基在此了，雖是還不能盡善盡美，然而可以見得文王勤勞了，卻沒有怨恨的意思了！」歌唱邶鄘衛三國的詩。季札道：「好呀！這個聲音真深沉呢！人民雖有憂思，卻並不困倦，我聽說衛國康叔武公的德化是這樣的，這不是衛風麼？」歌唱王風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好呀！人民雖有憂思，卻得了先王的遺風，所以沒有畏縮，莫非是周室東遷以後的詩麼？」歌唱鄭風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好呀！但他的政事頹碎得很，人民不堪其命，這國難道要先亡麼？」歌唱齊國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好呀！這弘大的聲音，像大風一般呢！做東海的表率的，莫非是太公麼？」國家的發達，真不可限量呢！」歌唱幽風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好呀！廣大得很，人民樂於農事，不做荒淫的事情，莫非是周公遭管蔡的變亂，東征時所做的詩麼？」歌唱秦國的詩給他聽，季札道：「這叫做夏聲，能夠得夏聲的，便可廣大，大到極頂了，是那周朝舊地的音調麼？」歌唱魏國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好呀！這是中庸的聲音呢！高大了並且和婉，險阻了並且易行，倘把德行去輔助他，便可做賢明的君主了。」歌唱唐國的詩給他聽，季札道：「憂深思遠，難道是陶唐氏的遺民麼？否則，他的憂愁爲什麼這樣深遠呢？不是盛德的後代，那裏能夠這樣？」歌唱陳國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國中沒有君主，能夠長久的麼？」從鄭風以下

的詩，季札聽了，卻沒有什麼批評。

再歌唱小雅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好呀！想念文王武王的仁德，卻沒有反叛的心思，怨恨商紂的政令，卻能夠忍耐不言，那是周朝德化未盛的時候麼？還有殷朝先王的遺風呢！」歌唱大雅的詩給他聽，季札道：「廣大呀！那聲音和樂得很呢！委曲了，卻有正直的本質，莫非是文王的盛德麼？」給他歌頌，季札道：「好極了！正直的卻能夠不至於倨傲；委曲的卻能夠不至於撓屈；親近的卻能夠不至於相逼；疏遠的卻能夠不至於攜貳；遷動的卻能以德自守，不至於淫蕩；反覆的卻能夠政教日新，不爲人厭棄。哀思的卻能夠不至於憂傷；安樂的卻能夠不至於荒淫；使用的卻能夠不至於窮盡；廣大的卻能夠不至於宣揚；施與的卻能夠不至於靡費；收取的卻能夠不至於貪求；安處的卻能夠不至於留滯；常運行的卻能夠不至於流放；宮商角徵羽的五聲都和協；八方的風氣都平和；節奏有一定的法度；官守有一定的次序；這是凡有盛德的都是相同的！」

季札看見文王的武舞文舞，名叫「象箭」「南籥」的，便道：「好呀！但文王還有遺憾在那裏呢！」看了武王的樂舞叫「大武」的，便道：「好呀！周朝昌盛的時候，是這般的麼？」看了商湯的樂舞叫「韶濩」的，便道：「聖人道德的寬宏是這般的麼？卻還有慚愧的德行，可見聖人處亂世的艱難呢！」看了禹王「大夏」的舞，便道：「好呀！能夠勤勞了，卻不自矜功德，不是大禹，那個能夠立起這般功德？」看了舜樂「韶箭」的舞，便道：「舜德至此極了，和天地同大，好像天的沒有一物不覆，地的沒有一物不載，雖有極盛的仁德，卻不能再比他好了。觀樂可以從此止了，如果再有別種的樂，我也不敢再看了！」

晉絳人語年（襄公三十年）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任之。使助爲武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

【註釋】  
①承匡。宋地。故城在今河南睢縣西三十里。  
②史趙。晉太史名趙也。  
③士文伯。弱之子。  
④屬。趙武。  
⑤由。用也。  
⑥復陶。主衣服之官也。  
⑦縣師。官名。以歲時徵野之貢賦者。  
⑧輿尉。官名。主役使民夫力作者。  
⑨媿。譎也。  
⑩伯瑕。卽士文伯。

【語譯】 二月癸未那天，晉悼公的夫人賜食物給造杞城的衆人吃。絳縣人有個年老無子的，也去享受食物，



和他同去的人，疑心他的年紀，使自己說出年紀來。老人答道：「我是無知識的小人，連自己的年紀都知道了，只記得我生的日子，是正月甲子初一那天，到現在已有四百四十五個甲子，又三分之一了。」官吏都算不出他的年紀來，便趕到朝中去問。師曠道：「這就是魯國叔孫惠伯，會卻成子在承匡的那年呢，那年長狄來伐魯國，叔孫莊叔打敗長狄在鹹的地方，捉住長狄僑如和麴豹三人，都把他做了兒子的名字，到現在已有七十三箇年頭了。太史趙道：「亥字是用二做頭，六做身子的，現在只把二拿下來，照身子一樣，這就是他的日數了。」士文伯道：「那未就是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啦！」

趙孟問他的縣大夫，纔知道原是他的屬下，便召見老人，謝自己不識得人的差處道：「武沒有才幹，擔任了君主的大事，只因國事多憂，不能用你，使你受辱在泥塗之中，已經很久了！這都是武的罪呢！敢於謝我的沒才幹。」就叫他做官，使他幫着幹政事，老人以年老推辭，趙武便給他些田地，使他做君主那裏管衣服的官，兼管絳縣的田租，卻把絳縣管工役的官廢掉。

當這時候，魯國的使臣正在晉國，回去便把這事告訴許多大夫。季武子道：「晉國還不可看輕他哩！有趙孟做了大夫，伯瑕做了幫手，有太史趙樂師曠可以問詢商酌，有叔向汝齊做了晉君的先生和保護人，他的朝中多着君子，難道還可以看輕他麼？要勉力服事他纔好呢！」

### 鄭子皮授子產政（襄公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睇以聽，誰敢犯子。子

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註釋】 ① 偏近大國也。 ② 虎。子皮名。 ③ 伯石。公孫段也。 ④ 都鄙。謂國都及邊鄙也。 ⑤ 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⑥ 豐卷。字子張。 ⑦ 田獵也。 ⑧ 積蓄藏也。

【語釋】 鄭大夫子皮授國政給子產。子產推辭道：「國土既小。卻是偏近大國。公族既大。寵用的人又多。不可

以幹的。」子皮道：「只要我領了一般公族聽你的吩咐，那個還敢違拗你呢？只請你好好幫幹國事，國家強弱，不在小大，只在政治。小國只要能夠服事大國，爲大國所體恤，國土便寬大了！」後來子產既然幹了政事，要使伯石做件事體，卻先在一塊地方送給他。子太叔道：「國是都有分兒的，爲什麼他獨要私用呢？」子產道：「人們要沒有貪欲，實在是難的，只要人人都得了他所要的，能靠他們做國家的事情，卻可要求他成功了。不是我說法使他成功，難道倒在他人麼？爲什麼要愛塊地方呢，地方會逃到那裏去？」子太叔道：「恐怕被四鄰見笑？」子產道：「這並不是不依他們，正爲的是要依他們哩！那些四鄰有什麼奇怪呢？鄭國的國史上有的：『要安定國家，必定要揀大的先和他要好。』現在姑且先安定了大族，等他們的結局。」後來事既成就了，伯石卻害怕着，來還那地方，子產終究給了他。伯有既死以後，子產使大史吩咐伯石做卿，伯石推辭，及至大史退了下來，卻又請他發命了，他卻再辭謝。像這般的共有三次，方纔受那命令，進去謝恩。子產因此厭惡他爲人的虛飾，恐他鬧亂子，使他的官位僅比自己低一級。

豐卷將要家祭了，請求要打獵供給祭祀用品，子產不許他道：「只有君王祭祀，要用新鮮的野獸，衆臣只求完備便可以了。」子張便大怒，退朝下來，要招兵攻打子產。子產想逃往晉國去，子皮留住他，卻逐去豐卷。豐卷便逃到晉國去，子產請求公家不要沒入他的田地，過了三年，使他回國，把田地和收入的租錢，一概都歸還他。

子產幹了政事一年，衆人都怨謗他道：「把我的衣冠藏擱起來，把我的田岸結幫起來，那個去殺掉子產的，我和他同去。」等到過了三年，又有人誦揚他道：「我有了子弟，子產教誨他，我有了田畝，子產種植他，子產倘死了，那個可以接替他呢？」

子產壞晉館垣(襄公三十一年)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塹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甯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

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註釋】 ① 讓，責也。 ② 閉閣，里門巷門也。 ③ 葦，以草覆之。 ④ 薦陳，猶言獻見也。 ⑤ 崇，高也。 ⑥ 公寢，晉君之寢室也。 ⑦ 塹，塗也。 ⑧ 甸，郊外之地。 ⑨ 庭燎，大燭也。古者國有大事，夜則燃薪以照衆，謂之庭燎。 ⑩ 巾車，主車之官。 ⑪ 轄，車軸端鍵也，以鐵爲之。 ⑫ 牧圉，牧養牛人也。 ⑬ 養馬者也。 ⑭ 銅鞮，地名，在今山西沁縣西南。 ⑮ 贏，受也。

【語譯】 襄公死的這月裏，子產幫着鄭伯一同到晉國去。晉侯因爲魯襄公喪事的緣故，所以不見鄭伯。子產便差人把館舍的牆壁，完全拆壞，放自己的車馬進去。晉大夫士文伯便來責備他道：「敝邑因爲政治刑法不修明，盜賊很多。無如諸侯卿大夫等，都要屈駕到晉國來，朝見寡君，無可如何，所以差吏人造成諸侯所住的館舍，將里門巷門造得格外高，牆壁造得很堅厚，不令客人有盜賊的憂愁。如今你毀壞了，雖則你跟隨的人能夠戒備，但別國的賓客到此，將怎麼樣呢？晉國做了諸侯的盟主，所以方纔造成館舍，招待賓客的，如果來此的人，都把他拆毀，那末叫我怎樣供應呢？寡君差我見你，請問所毀壞的緣故。」

子產答道：「因爲敝邑土地狹小，夾在大國的中間，責求貢獻，沒有常時，所以也不敢安居，完全把敝邑的賦稅，

搜括盡淨，隨時前來朝見。剛巧碰到你國君沒有空閒，不能相見；又得不到吩咐，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纔可相見。既不敢就把幣帛貢獻進來，也不敢把他曬露在野外；如果直接搬到庫中去，那末這本是你君庫中的東西，只是獻見了以後，也不敢送進的；如果曬露在野外，那末又恐怕晴雨不常，卻要爛壞蛀壞，加重敝邑的罪。我聽說從前晉文公做盟主的時候，自己的住室卻很卑小，並沒有宮觀和臺榭的，諸侯的館舍，卻格外宏大，和公的寢室一般。藏貨幣的庫，養馬的廄，都繕治修葺好；司空應時修治道路；泥水匠應時塗飾館舍宮室；諸侯來朝貢的時候，夜中設起了庭燎照耀他們；僕人巡宮查夜；車馬有安置的地方；賓從有差遣的役夫；管車的官，用脂膏塗在車軸上；僕隸和養馬的，各人都伺候好；一般百官，各陳列他應有的物件，招待着賓客。文公也並不久留賓客，所以諸侯也並沒有廢闕的事；賓客的憂樂，晉人也和他同的；事情的得失，晉人也代他查察的；又教導他們不知道的，體恤他們不夠的，所以賓客到來，好像回到家中一般。他的待遇，這般周到，難道還有災患麼？雖則有寇盜，也不致害怕，雖則有晴雨，也不致於腐爛了。如今銅鞮的宮室，有幾里路的廣闊，卻是諸侯的館舍，反和僕隸住的房子一般；門的廣闊，容不下車馬；又有了牆垣，不可跨進去。盜賊公然的劫奪；水潦災害，也沒有戒備；見賓客又沒有定時；召見的時期，也不可測知。如果再不毀壞牆垣，便是沒有藏貨幣的地方，反而要加重罪了。敢請問你們國君，叫我把這幣帛藏在那裏呢？雖說你君有了魯國的喪事，這也是敝邑的憂愁啊！如果得能獻了幣帛，情願修好牆壁纔去，這也是你君的恩惠呢！敢怕勤勞的麼？」

文伯便回報晉君。趙文子道：「不錯！我實在不好。把僕隸所住的房屋，作為諸侯的館舍，這是我國的不是啊。」便差士文伯去道歉。後來晉侯見鄭伯的時候，禮節加倍恭敬，宴會也格外豐盛，然後方纔送他回去。便另造諸侯

的館舍。叔向歎道：「話說的不可沒有，竟像這般呢。子產說了這幾句話，諸侯都靠着他用。這樣說來，怎麼樣可以把要說的話廢去呢？」詩經上說：「言語能夠和睦，人民自然和氣了；說話能夠和樂，人民自然安定了。」做這詩的人，真知道這道理了！」

### 子產不毀鄉校（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註釋】●然明。嚴震字。親陳而賢。○遠。長懼也。勿迫也。○道。通也。

【語譯】鄭國人遊於鄉校，因為議論執政大臣的得失，然明對子產道：「他們要在校中謗議國政，我們只把鄉校毀掉，你心中以爲怎樣？」子產道：「爲什麼要毀掉他呢？那般人朝夜作事退去後，游在那裏，議論執政的好歹，他們以爲好的，我就依他去幹，他們以爲歹的，我便更改他，這好比是我的先生呢！爲什麼要毀壞他呢？我聽說

熱心做好事，便可以息滅怨謗，沒有聽過作了威福，能防怨的，作威他們難道畏懼了，不就停止，但是好像防河決一個樣子，大決了，沖洗着的，定然很多，我也不能救的，不如讓他小決，使他得流通，不如使我聽得了，好作藥吃呢。」然明道：「蔑到現在，纔知你真能幹事呢！我實在沒有才學，如果你真的行了這政策，所有鄭國實在全靠你了。難道只是二三大臣受用麼？」仲尼聽到這話道：「從這般看來，有人說子產是個不仁的人，我卻不相信呢！」

子皮使尹何爲邑（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服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註釋〕 ●子皮，鄭上卿，即罕虎。

●尹何，鄭人。

●恩，隨厚也。

●樛，屋椽也。

●賦，同壓，覆壓也。

●慢，輕忽也。

●微，無也。

【語譯】 子皮要想差尹何做縣大夫，治理縣邑。子產道：「他年紀太輕，不知道使得使不得？」子皮道：「他做人心小忠厚，我很愛他，一定不會違背我的。叫他去學習學習，使他越發懂得政治了。」子產道：「使不得！人家的愛人，總是要想法子有利於他，如今你的愛人，卻就叫他去管理政事，這好像沒有能力拿刀，偏使他割東西，他自己所受的傷害，實在是很多呢！你的愛人，不過是害人罷了，還有那個敢來求你的見愛呢？你在鄭國，譬如房屋的棟樑，棟樑斷了，屋椽必定坍塌，連我僑也要壓死在裏面了。怎敢不盡心竭力的說呢？譬如你有好的綢緞，總不肯使人拿他學着裁衣的啦！現在這大官大邑，也是身子靠他保庇的呢！卻使學習的人去裁制他；那末他這種美錦，不也太費得多了麼？僑聽說學習好了方纔可進政界；沒有聽得用政事來叫他學習的啊！如果真的幹了這事，不但沒有利益，而且反有害的。譬如打獵一般，一定要射箭趕車子，練習得慣了，方纔能夠獵得禽獸。如果從來沒有登車，射箭趕馬過，那末連失敗和翻車壓死，還來不及怕，那裏還有工夫想到捉獲禽獸呢？」

子皮道：「好呀！我虎實在不能幹，我聽說君子專講懂得大的，遠的；小人專講懂得小的，近的；我是小人，衣服著在我身上，我懂得小心他的；大官大邑是所以保護我身子的，我就遠着不以爲意了。不是你這一說，我竟不知道呢。從前我總說：『你幹了鄭國的事，我幹吾一家的事，靠此庇護着，或者總使得了。』現在以後，纔知道還不夠事。」

呢！從今天起，那怕我家裏的事，也請依了你的意思幹罷。」子產道：「人心的不同，像臉面一個樣子，我難道敢說你的臉面，就像我的臉面麼？不過我心上以為危險的，一定要拿他來告訴你的。」子皮因為子產實在是忠心的，所以卸政權給他。子產因此能得治理鄭國。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壇聽命。」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許之。」

【註釋】  
① 公子圍。楚令尹。  
② 公孫段。鄭大夫子石也。  
③ 伍舉。楚大夫伍參之子。邑於椒，亦曰椒舉。  
④ 介。副使也。  
⑤ 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  
⑥ 子羽。公孫輝也。  
⑦ 請壇。除地以祭也。請於城外除地為壇，以行昏禮。恐其懷詐而襲鄭。  
⑧ 令尹。令尹。楚執政之官。即公子圍也。

大宰。官名。大與大通。伯州犂。楚人。①謂國將使豐氏句。豐氏。公孫段女。食邑於豐。故稱豐氏。而汝也。室夫以婦爲室。言將使豐氏爲汝之妻。以見鄭命圍之鄭重。 ②社。遠祖廟。 ③垂囊。囊。弓衣也。弓衣而入。示無弓也。

【語譯】楚國的公子圍來鄭國聘問，并且娶妻在公孫段氏。伍舉做副使，將入鄭居住。因爲鄭人心裏，很是厭惡他，便差了行人子羽，和他說明情形。楚國纔就住在城外。

既已聘問了，楚國要想用兵入鄭迎女。子產很是憂慮，差子羽來辭謝道：「因爲我國地方狹小，不能夠容納你們跟來的人，請在城外設壇舉行婚禮，我聽命便了。」

公子圍差太宰伯州犂答道：「蒙你厚賜敵國大夫公子圍，對他說：『將使豐氏做你的妻子。』公子圍便陳設了祭酒，在莊王共王的廟裏禱告，纔來到鄭國。若是在城外設壇，使我在曠野受賜，這是棄掉你的厚賜，在那草莽的裏面了。假使這樣，敵國的大夫，再沒有面目，置身在諸卿的班位了。不但如此，還要使公子圍欺蔽自己的先王，將要不能夠做楚國的大臣，沒法再回到國裏去了。請你給他籌劃一下罷！」

子羽道：「小國素來沒有什麼過失，依靠著大國，一毫沒有設備。這實在是他的過失。鄭國的和楚結婚，本欲靠著楚國來安定國家。無如你包藏禍心，反要打算暗攻我國；因爲我國失了依靠，所以使諸侯信仰楚國的，若把鄭國來做警戒，弄到沒有一箇不恨楚國的行詐；從此楚國國王的命令，阻礙難行，這是鄭國所很恐怕的。假使楚國沒有別的意思，那麼，我國對你楚國，本和守舍的人相類，那裏敢愛惜豐氏的遠祖廟，不使你舉行婚禮呢！」

伍舉聽了這話，知道鄭國已有了防備，便請倒掛了弓衣，表示沒有弓在裏面，走進城中，子產纔肯允許他。

### 鄭放遊楚於吳（昭公元年）

子產卻楚遊女以兵 鄭放遊楚於吳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遊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註釋】①徐吾犯。鄭大夫。②公孫楚。卽子南。③公孫黑。卽子皙。④委禽。禽。雁也。納採用雁。故曰委禽。⑤衝。交道。⑥奸。犯也。⑦亢。竅也。⑧蔡。放也。

【語譯】鄭大夫徐吾犯的妹子，相貌很美麗，公孫楚已經聘定了的。公孫黑又差人硬去送禮定親，徐吾犯畏懼得很，便告訴子產。子產道：「這是鄭國政令不正的緣故，不是你的憂患，你只心上要給誰便給誰罷。」犯便去請求二子，說要使妹子自己選擇。兩人都允許了他。子皙便裝飾得很好看的進去，排列了禮物纔出來；子南卻穿了軍服進去，向左右射了一會箭，才跳上車子出來。女子從房內看了道：「子皙果真是個美男子，但子南到底是我的丈夫呢！做丈夫的像丈夫，做婦人的像婦人，這纔說得上順當。」就嫁給子南氏；子皙便大怒。

後來子皙裏面穿了鎧甲去見子南，要想殺死他，取他的妻子。子南知道了，便拿了長戈去追趕子皙，追到在通行的大道上，子南便用長戈擊他，子皙着了傷才回家去。告訴諸大夫道：「我好好去見他，卻不知道他有別的心念，所以受了傷。」大夫都聚攏來商量。子產道：「論曲直，二人都一樣的；只年紀小名位卑的，卻有應得之罪，罪在楚呢！」便使人拘執子南，卻責備他道：「國家的大名節有五種，你都犯了；我們要怕君的威武，聽從他的政令；尊重他所貴的大臣，敬事長輩；恭養親屬。這五種大道理，是靠他治平國家的。如今有君主在國中，你卻擅自用兵，這便是不畏君的威武；犯國家的法紀，傷害他人，這便是不聽從政令；子皙是上大夫，你只是得寵的大夫，却不肯讓他，這便是不尊敬貴重的大臣；你年幼不知顧忌，這便是不能敬事長輩；用兵器傷害堂兄，這便是不能恭養親屬。君道：『我不捨得殺你，只饒了你使遠開去，你自己明白着，趕快走罷，不要再加重你的罪了。』」

五月庚辰那天，鄭國攆趕游楚到吳國去。快要打發子南走了，子產再去商明了太叔。太叔道：「我吉不能保護自己的身子，那裏能夠保護族人呢？他這事倒是國家的政令，並不是私家的冤仇。你治了鄭國，只於國有利的，便該幹去，爲什麼還要疑心呢？從前周公攝政，殺掉管叔，趕掉蔡叔，他難道是不愛兄弟麼？也因爲了王室的緣故。我

剖。如果犯了罪，你還要依法執行。對於他們這許多姓泚的，有什麼不可以的？」

齊晏嬰請繼室於晉（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纒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旣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

或煨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

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註釋】 ● 焜耀。明照也。 ● 大公丁公齊先君。 ● 遺。餘也。 ● 董振。正整也。 ● 嬪嬪。婦官。 ● 唐叔。晉之祖。 ● 豆區釜鍾。四豆爲區。區斗

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 ● 登。成也。 ● 登。加也。 ● 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過。 ● 煨休。痛念之聲也。

●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 殛。俄死也。 ● 樂邵等八姓。皆晉舊臣之族也。 ● 謚。册名也。 ● 昧且。早起也。 ● 爽垲。明

亮乾燥也。 ● 侈。奢也。 ● 竊踊。竊。賈也。踊。則足者之屨也。 ● 君子如社二句。見詩小雅。如行也。社。福也。適。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

【語譯】 齊侯差大夫晏嬰到晉國去，請求仍拿齊女做晉侯的繼室。說道：「寡君吩咐嬰說：『寡人情願服事

君王，朝夜不敢疲倦，將要捧了贄見的幣帛，不致錯失時機；那末因爲國家多難，所以不能自來。我先君有個不厚的嫡女，充了你君的內官，正靠他光耀寡人的威望，卻又沒有幸福，早日死亡，大失寡人的期望。君王如果不忘先君的舊好，肯加恩惠於齊國，收受我寡人，靠我們齊國太公丁公的福，或者你君仍肯照顧敝邑，鎮撫他的社稷，那末還有先君嫡夫人的女兒，以及其餘的姑姊妹一般人在這裏，君如果不棄掉敝邑，遣個使臣來，認真選擇了，充着女官，這是寡人的希望呢。』」

韓宣子差叔向答道：「這是寡君的願。寡君不能獨自擔任國家的事情，沒有了伉儷，只因尚在縷經之中，所以不敢來請。現在你君既有命令賜下，恩惠沒有再大的了。若果真惠顧敝邑，安撫晉國，賜他一個內主，豈但寡君受惠，就是羣臣也都受賜不少呢。從唐叔以下列位祖宗，也都榮耀的。」

婚約既成以後，晏嬰受宴請的禮，叔向陪着他，當宴會的時候，大家談話。叔向道：「齊國的盛衰怎樣？」晏子道：



一刻已是末世了，我不如道旁的，只知齊國將來定要變陳氏了，公家不體恤人民，卻都歸附陳氏去；齊國從前的量器，共分四等，名叫豆區釜鍾，四升是一豆，四豆是一區，四區成爲一釜，十釜就是一鍾。陳氏的量器，只分三等，都比舊容量加上一成，一鍾便大得不少了。他用私家的量器借給他人，卻用公家的量器收回來；山中的樹木到市上去賣，價錢卻仍像在山中一樣；魚鹽蜃蛤這些東西，在市上去賣，價也仍和海邊一樣。倘把齊國人民的氣力分成三份，那末倒有兩分是用在公家的，自己只吃著了一份；公家倉庫中，堆着爛的爛，蛙的蛙。那三老卻凍餓着，國中的各市上，鞋子反而賤，斬過腳用的撈棒反而貴，人民感受了痛苦，所以常聽得痛念之聲；有時便想念陳氏，愛他像父母一樣，歸附他像流水一般。要他得不到民心，還有那裏可避呢？他的遠祖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和胡公太姬的神靈，怕都已在齊國了。」

叔向道：「是的。但是我的公室，現在也是末世了，戎馬不能再出去征討不服，政治散亂了不能統一，所以諸卿也不預備兵隊；公家的兵車，簡直沒有人保護；兵隊中也沒有官長；人民窮困破敗得不堪；那宮室卻越加奢侈；道路上餓死的人，一望不絕。那女子出嫁的富足，卻格外過分；人民聽得公家的命令，好像碰到寇讎一般；逃避不及；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這八族舊臣的子孫，都降做皂隸的賤官；政權都在大夫私家手中，人民沒有了倚靠；君王還不改過，只在逸樂中藏積起憂患來；這種公室的低微下去，還論得到什麼日子呢！讒鼎的銘詞上說：『很早的起來，打算擴大顯揚，』到後世還要鬆懈呢。況且天天不改，還能夠長久麼？」晏子問道：「那末你將來打算怎麼樣呢？」叔向道：「晉國的公族，已經沒有了。胙聽說公室將要低微，他的公族像樹枝般必預先凋落，然後公室方才因此衰落。胙的宗人共有十一族，現在只有羊舌氏還存在罷了。胙又沒有賢子，公室也並沒有法度，幸得善終，於

顧已足，難道還想有祭祀麼？」

當初齊景公要把晏子的住宅改過，對他道：「你的住屋接近市街，又低濶狹小，又嘈雜污穢，不可以居住的了，請你換在高爽乾燥的地方罷。」晏子辭謝道：「君的先臣住在此地，臣還夠不上接住下去呢，在臣已覺得奢侈的了。而且小人近在市上，朝夜可得些要的東西，這也是小人的便利，那敢煩勞衆人給我造屋呢？」公笑道：「你既近在市上，識得東西的貴賤麼？」晏子對道：「既然便利了他，怎敢不識貴賤？」景公道：「那末什麼東西貴什麼東西賤？」這時候景公正濫用刑罰，有被斬過腳撈的棒的，所以晏子回答道：「撈腳棒倒貴，鞋子倒賤。」既已告訴了君王，所以和叔向談天的時候，他便說着他。景公也因此減少刑罰。君子道：「仁人的說話，利益實在廣大！」晏子只說了一句，齊侯便因此省刑。」詩經上說：「君子能夠行福，禍亂庶幾立刻停止。」就是這等說法麼？」

等到晏子出使到晉國去。景公便把他的屋改造過，及至他回到齊國來，屋早已造成了。晏子便謝君主賜建新屋的恩，後來便又把屋拆毀，卻恢復舊時巷中的小屋，都和從前一樣。使住屋的人各還本宅。並且引了俗語道：「不是卜房屋的，是要卜良鄰的，你們已經卜着鄰了。違背了卜辭，是不祥的，君子不肯冒犯非禮；小人不敬冒犯不祥；這是古時的制度，我敢違背他呢？」終究恢復了舊宅的樣子。景公不許他，靠了陳桓子去請求，方才許他的。

### 魯叔孫豹之卒（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緘，號之曰牛。助余。

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及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旣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御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

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 【註釋】 ①庚宗，魯地。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 ②國氏，齊正卿姜姓。 ③瑕，喙，口象，磳也。 ④豎，小臣也。 ⑤公孫明，卽齊大夫子明也。 ⑥國姜，孟仲母。 ⑦丘，魯地名。 ⑧際，接也。 ⑨落，以緞磳血，夏鍾曰落。 ⑩北，婦人，國姜也。 ⑪公御萊書，公御士名萊書也。 ⑫杜洩，叔孫氏宰也。 ⑬介，東西廂也。 ⑭昭也，豹之庶子，叔孫婁也。 ⑮叔仲昭子，叔仲帶也。 ⑯南，遺，季氏家臣。 ⑰路，王所賜叔孫車也。 ⑱蒙，卿，謂季孫介次也。

【語譯】 當初穆子避僑如的患難，離開叔孫氏，奔往齊國。到了庚宗地方，碰着一個婦人，差他私下弄些食物吃了，便和他同宿。那婦人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便告訴了緣故。那婦人卻哭了，送他的行。既到齊國以後，便娶妻於國氏，生了孟丙、仲壬。穆子一天夢着天壓自己，氣力支撐不住了；一回頭去，卻見一人，面色很黑，上肩是彎下的，眼睛很深，嘴巴像豬一般。便喊他道：「牛來幫我。」纔擦過天來。到第二日天亮了，將跟隨都召集攏來，卻沒有個和牛相像的人，就對那些人說：「這事你们都給我記着！」等到僑如也奔到齊國去，穆子送食物給他吃。宣伯道：「魯國因爲我們先人的功勞，將要存留我們的宗族，一定來招你的，來招你，你便怎樣？」穆子答道：「希望他來。」

招，已經好久了！後來魯人果來招他，他便不告訴僑，如就回去。既然立做卿以後，他那宿過庚宗的婦人，獻給他一隻野雞，穆子問他有兒子麼？婦人答道：「我的兒子已經大了，能夠捧了野雞跟我來了。」便喊他來一看，那知就是夢中所看見的，便不問他叫什麼名字，喊他叫「牛」。那孩子便答應一聲：「唯！」穆子便喊那些跟隨，使他們來看。就叫他做個小僮，很寵用他，等到年長大了，便叫他管理家政。

齊大夫公孫明，本和叔孫很要好的，叔孫回國去，卻不來迎接國。姜子明就把他娶了去。所以穆子很怒他的兒子。等到年長了，方才使人去迎接他。穆子有一天在丘猶地方打獵，就生了病。豎牛要想擾亂他的家室，據爲己有，強迫孟丙和他訂盟，孟丙不肯。叔孫本替孟丙鑄了口鐘，對他道：「你還沒有和諸大夫交際過，可以在塗鐘縫落成的時候，宴會那些大夫了！」孟丙既備辦了酒筵，便使豎牛進去向父親要個日期，豎牛進去後，卻不告明叔孫出來便詐說一個日期。等到賓客都來了，叔孫聽得打鐘的聲音，便詫怪問豎牛，牛道：「大約有你北方那個婦人的堂客在家中呢！」叔孫便大怒，要去看他。豎牛攔住他，不令他出去。及賓客既去，便使他拘執起來，殺孟丙在門外。牛又強迫和仲王訂盟，仲王不肯。後來仲和昭公的御士萊書遊觀在公的宮中，公賞賜他一隻玉環。仲王便使豎牛拿玉環給叔孫觀看。牛進去了，不給他觀看。出來就詐稱叫你佩帶了罷。牛一面又對叔孫道：「叫二的去引見仲怎麼樣？」叔孫道：「這是什麼話？」牛道：「你不使他引見，他已自去引見過了，公給了他玉環，他已經佩帶的了！」穆子便把他驅逐出境。仲王就奔往齊國去。

叔孫病重了，叫他去喊二的回來，牛應許了，卻並不去喊。管家杜洩進去見，叔孫告訴他饑餓口渴，給他一把長刀，叫他去殺牛。杜洩答道：「你只向他要食物，自會來的，爲什麼要去掉他呢？」豎牛後來就索性說穆子害了病，

不喜歡見人，便一概不見，使他們送食物的，只放在東西廂便退出去，牛卻並不將食物送進，只把倒空的食器放在那裏，便叫他們撤去。十二月癸丑那天，叔孫得不到食物，乙卯那天便死。牛就立了昭子，自己做他的家相。昭公差杜洩去葬叔孫。豎牛便私賄叔仲昭子和季氏的家臣南遺，使他們說壞杜洩在季孫那裏，要除去他。杜洩正要用路車葬叔孫，而且都要用卿禮。南遺便對季孫道：「叔孫活着的時候，還沒有乘過路車，葬的時候爲什麼倒要用起來呢？而且最長的卿尙且沒有路車，次卿倒要用路車葬，在禮法上不是說不過去麼？」季孫道：「是的。」便使杜洩不用路車，杜洩不肯，因道：「夫子是受命在朝中，去朝聘過天王的，天王因他有禮，想念他先人的舊功，才賞給他路車，他不敢自乘，復命的時候，送進君主那裏。君主不敢違背王命，仍舊賞給了他。使三位官記在簡冊上，那時你做司徒，是寫定名位的；我們夫子做司馬，自己不便記，就叫工正記上車服的器用；孟孫做司空，是記功勞的；如今死了再不用，這分明是棄掉君命了；記的簡冊還在公府中，仍舊不用，這分明是廢掉三官了。若是王命的服，活着的時候不敢穿，死了又不用他，還有什麼用處呢？」季孫便使他拿去葬。季孫後來又打算廢去中軍，豎牛道：「夫子本來早想廢去他的。」

### 楚報吳棘櫟麻之役（昭公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西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蘧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蘧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

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蘧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註釋〕 ①棘樛麻。均楚東鄆邑。今安徽全椒縣有棘亭。河南新蔡縣東北有樛亭。江蘇碭山縣有安陽城。卽古麻城。 ②繁揚。地名。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或作繁陽。 ③夏汭。卽漢水入江處。漢口鎮也。 ④瑣。楚地。 ⑤鵠岸。地名。今安徽銅陵縣有鵠江。其岸曰鵠岸。 ⑥昭。傳也。 ⑦羅汭。漢水入口處也。 ⑧休。解也。 ⑨海。盛也。 ⑩南懷。汝清。均楚界地名。

【語譯】 冬天十月中，楚子率領諸侯，和東夷的兵士去伐吳，算是報復棘樛麻那次的戰爭。蘧射領了繁揚的兵卒，會師於夏汭地方。越大夫常壽過，領兵來會楚子。在瑣的地方，打聽得吳國已經出兵了，蘧啓彊便領兵跟着

吳師，吳人沒有設下防備，敗於鵠岸那裏。楚子騎了馴站的馬到羅汭去。吳子差他的兄弟蹇由去犒勞楚師，楚人把他捉住，將要殺了塗在鼓上。楚王便故意差人問他道：「你占卜了來，吉利的麼？」蹇由答道：「吉利的，穿君聽得你君將要治兵在我敝邑，用守國的龜占卜，禱告道：『我趕緊差人去犒勞楚師，順便察看楚王的怒容，厲害不厲害，藉此做戰守的防備，能夠有些分曉。』龜的象兆是吉的，並且說道：『可以有分曉的。』現在你君如果心中快活了，好好的迎接使臣，那末恰正是使敝邑添上懈怠，卻忘掉要死，國的滅亡便沒有幾日了。如今你君王的憤怒，像雷電一般的大發起來，虐待着使臣，將要把他殺了塗在鼓上，那末吳國恰正知道要防備了，敝邑雖是衰弱，如果早日完備了器具，也定可停歇你楚師的。酌量了時勢的難易，有了相當的防備，可以說得是吉利的了。並且吳國是專爲社稷卜的，難道只爲我一人嗎？我使臣雖塗上軍鼓，敝邑卻知道了防守，得抵敵不測的禍，這樣的吉利，難道還有再大的麼？守國的龜，那一件事不拿他占卜，有的吉，有的凶，也那裏能有一定。城濮的戰爭，你們楚國的卜是吉的，但報復卻在邲。那次戰爭，如今這次戰爭，吳國或者也有報楚的意思呢！」楚王便不殺他。

楚兵渡過羅汭，沈尹亦來同楚子會兵，兵宿在萊山那裏。薳射領了繁揚的兵，先進南懷去，楚師跟着前去。到了汝清地方，看見吳國果然有防備了，攻打不進。楚子便閱兵在坻箕的山上。這一次戰爭，吳國早設下防備。楚人沒有功勞便回去。只捉了個蹇由歸國，楚子有些怕吳國，差沈尹射等候命令在巢的地方，差薳啓疆等候命令在尋婁地方，這是很該應的。

## 子產聘晉（昭公七年）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

【註釋】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

●荷，擔也。

【語譯】子產因爲公孫段已死，替豐施送還州田給晉大夫韓宣子，並道：「從前你們晉君當那個公孫段是能擔任他父親的事情的，卻賜給他州田，現在他沒有幸福，早就過世了，不能久享你君的恩德，他的兒子了也不敢再有這州田，但不敢上達君聽，所以私下把這田送給你。」宣子推辭，子產道：「古人有句話道：『他的父親砍了木柴，他的兒子不能負擔。』施將來恐怕不能承受他先人的福祿呢？況且能承受大國的賞賜麼？縱然你握政的時候是不要緊，但是後來的人，如果恰正有了疆界上的說話，那末敝邑反而要得罪，那豐氏也反而要受大討伐了。你拿了這州田去，就是免去敝邑的罪，並且是存立豐氏呢！所以敢來請求。」宣子便受那州田。

鄭伯有爲厲（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

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王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鬼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萇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註釋】●鑄刑書。事在昭六年。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也。

●介冑也。

●帶。駟帶。助子皙殺伯有。

●段。公孫段。豐氏黨。

●公孫洩。

子孔之子。子孔爲政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殺而分其室。事在襄十九年。

●良止。伯有之子。伯有嗜酒無度。政令不常。子皙攻之。出奔許。繼又回攻。不敵而死。事在襄三十年。

●趙景子。晉中軍佐趙成也。

●爽。明也。

●良霄。伯有名。

●臧。厚也。

●殺。小貌。

【語譯】鄭國人大家拿伯有互相嚇人，都說：「伯有來了！」便都嚇得逃走，不知逃到那裏去才好。鑄刑書那年的二月中，有人夢見伯有著了盜甲走，並且說：「壬子那天，我就要殺死駟帶，明年壬寅那天，我又要殺死公孫段。」到了壬子那天，駟帶果然死了，國人就越加害怕；齊國和燕國講和那月的壬寅一天，公孫段果然也死了，國

人就更加害怕。下一月，子產便立公孫洩和良止做大夫，藉以安撫他們，方才沒有這等驚嚇。子太叔問這是什麼緣故？子產答道：「鬼有了歸宿，便不會出來作怪了，我是替他做個歸宿呢。」太叔道：「那末立公孫洩又爲什麼呢？」子產答道：「這是爲解說起見，因殺伯有本身是無義的，到立他的兒子做大夫，未免說不過去，現在要想謀算個解說，就連公孫洩一同立着，總算是法外施恩，存了誅絕的後代，並不爲那人民鬧鬼的事。行政有該應反了做去，像是討人民的好的，不討他好，他便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他們便要不服從你。」

後來子產到晉國去聘問，趙景子問他道：「你們的伯有還能作怪麼？」子產道：「能夠的，一個人起初化生的叫做魄，既然生了魄，動着生起陽氣，便叫做魂。所用各種東西的精華多了，魂魄就會強起來。所以有一種靈性，會弄得像神明一般；只一個單身的男子女人，如果橫死了，他的魂魄還能依靠在活人身上，做一種邪祟呢！況且我們的良霽是我先君穆公的後代，是子良的孫子，子耳的兒子，又是敝邑的卿，當了鄭國的政權已經三代了。鄭國雖不富足，不過像俗語說：『彈子小的國，卻有三代當了他的政權。』他用着的東西，一定很大了，他吸取的精華一定也很多了。他的宗族又大，所憑藉的一定很貴重了。結局卻弄成一個橫死，能夠作怪，不也該應麼？」

### 魯孟僖子補過（昭公七年）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註釋】

①滅於宋。謂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

②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也。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

③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

④臧孫紇。武仲也。

⑤說與何忌。說卽南宮敬叔。何忌卽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語譯】

昭公從楚國回到魯國，孟僖子因爲不能贊相郊勞的禮節，自己當做大差處，便講求儀式，而且學習

他。如果有懂得禮的人，便從他做先生。等到快要死的時候，召他屬下的大夫，吩咐道：「人的有禮，好像木的有幹，一個人沒有體，便不能立身在世上了。我聽說有個達人叫孔丘的，他是聖人成湯的後代。他的六世祖孔父嘉被殺於宋國，他的高祖弗父何，是宋閔公的長子，應當立做宋君的，卻讓位於厲公。到了正考父，又幫着戴武公、宣公，三次受了君命做正卿，位雖高，卻是越發恭敬。所以考父廟中的鼎銘上說：「初命做士，他的形容便彎一些；再命做大夫，他的形容便再彎一些；三命做了正卿，他的形容便俯下了。沿了牆纔走，也沒有那個敢欺侮我；吃乾粥薄粥在這鼎中，聊以餬我的口。」他的謙恭竟有這般的。臧武仲有句話道：「聖人有明德在身的，苦不能當大位，他的子孫一定會有達人的。」現在恐怕就在孔丘身上罷？我如果得能善終，一定要囑託說和何忌給夫子，使他們從着他學了禮，穩定他的職位哩！所以孟懿子和南宮敬叔都從仲尼做先生的。仲尼道：「能補過的，便是君

子詩經上說：「君子可以給他人作法則，可以給他人做效的。」像孟僖子的人，真可以給人作法則，做效的。」

### 石言於晉（昭公八年）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註釋】

●魏榆。魏邑榆里也。今山西榆次縣西北有榆次故城，卽晉魏榆也。

●濫。失也。

●性。命也。言民不敢自保性命。

●鹿祁。地名。平公

築宮於此。因名宮。故址在今山西絳縣南。

●子野。師曠字也。

【語釋】晉國魏邑榆里地方，有石塊會說話。晉侯問師曠道：「石頭爲什麼會講話？」師曠答道：「石頭不會說話的，或者有鬼神附在石上了。否則便是人民聽錯了瞎說。不過臣又聽得他人說：『興造土木的事情，妨害了人民耕種的時候，便有怨恨的說話，動在民間。那末就有不會說話的東西，卻也會說話了。』如今宮室又高大又奢華，人民的精力用盡，怨恨的說話，四面興起來，人民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石塊會說話，不是應當的麼？」在這當兒，晉侯正是建造鹿祁宮。

叔向聽了這話道：「子野的話，真是君子說的話。君子的話，是確實有證據的。所以怨恨總遠離着他，小人的話，是過分沒有證據的，所以仇怨總累及他。大約這一所宮造成了諸侯一定要叛變不服了，君王一定要有災殃的，師曠已經早知道了！」

楚子狩於州來（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磨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註釋】

- 州來地名。今安徽鳳臺縣北。有下蔡故城。卽春秋州來邑。
- 頽尾。頽水入淮處也。卽今安徽頽上縣東南之西正陽鎮。
- 蕩侯等五子。並楚大夫。
- 乾谿地名。在今安徽亳縣。
- 秦復陶。謂秦國所遺羽衣。可禦雨雪者。
- 翠被。以翠羽爲被。披之肩背。不及下者。被運載。
- 豹舄。以豹皮爲履。
- 僕析父。楚大夫。
- 子革。卽鄭丹。
- 熊繇。楚始封君。
- 呂佺。齊太公之子。丁公也。
- 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也。
- 爰父。晉解叔之子。
- 禽父。周公子伯禽也。
- 荆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
-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有所出。
- 昆吾。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曰伯父。
- 不羹地名。有東西二城。東不羹在河南舞陽縣西北。西不羹在襄城縣東南。鑿音卽。
- 鍼秘。斧柄也。
- 倚相。楚史名。
-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卽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卽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舜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 祭公謀父。周卿士。
- 祈招。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
- 愔愔。安和貌。

【語譯】楚子冬天在州來地方打獵。兵馬宿於頽尾地方。順便差蕩侯潘子司馬督露尹午陵尹喜領兵去圍

徐國，借此恐嚇吳國。楚子自己駐紮在乾谿，做五大夫的後援。那時正當下雪，王戴了皮帽子，著了秦國送的羽衣，肩上再披了翠羽的霞帔，著了豹皮做的鞋子，執了馬鞭走出來，僕析父跟在後面。剛巧右尹子革將夜來見王，就見他，去掉皮帽翠帔，丟掉鞭子，和他講談道：「從前我先王熊繹和呂佖王孫牟變父禽父一同事奉康王，後來四國都分着珍寶器皿，我國獨我沒有。如今我差人到周朝去，要他的九鼎來做我的份兒，王肯給我的麼？」子革答道：「給君王的呢？從前我們先王熊繹，偏僻在荆山地方，坐了柴車，著了破衣服，開闢那草莽，跋涉這山川，去服事天子。只貢些桃弧棘矢給王抵抗那不祥的事。齊是王的母舅，晉和魯衛是王的母弟，楚國所以沒有份兒，他們是都有的。如今周朝和那四國，都來服事你君王了，將專揀你君王的命令聽着呢，難道還敢愛九鼎麼？」靈王道：「從前我皇祖伯父叫昆吾，本是居在許地的，如今鄭人貪靠那許田的出產，不肯給我，我如果去要求，他肯給我的麼？」子革答道：「給君王的呢！周朝尚且不敢愛那九鼎，鄭國敢愛那田麼？」靈王道：「從前諸侯都遠離我，卻怕着晉國，如今我築城在陳，蔡不羹，兵車都有一千乘，就是你也功勞的，諸侯能怕我麼？」子革答道：「怕你君王的呢？單是這四個國，已經夠怕的了，再加上個楚國，那敢不怕你君王呢？」說到這裏，就有個工官叫路的，進來請問楚王道：「君王差我刺了圭上的玉裝飾斧柄，敢問要怎麼做法？」王便進去看他。

析父就對子革道：「你是楚國有聲望的人，如今和王講話，好像應聲響，一味依着，不知國家將要怎麼樣了？」子革道：「磨快了我的刀口等待着，王出來，我刀口便要斬下去了！」靈王出來，便再講話；剛巧左史名倚相的在庭中走過，王道：「這倒是個好史官，你要好好看待他的，他能讀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古書呢！」子革答道：「臣曾經有一事問他過的，從前周穆王要暢快他的心願，周行天下，要想處處都有他的車馬轍跡，祭公謀父便



作祈招一篇的詩，阻住王這心念。穆王因此才得善終於祇宮中。臣問他詩中怎樣說，他卻不知道。如果再問他這些的事，他那裏能知道呢？王道：「你能知道麼？」子革答道：「能夠的。他詩中道：『祈父掌管了甲兵，很能安和不迫，並能昭明周王的德音，使人民想念周王的法式器局，如金玉的堅重。又使周王用民力有個分寸，並沒有過求醉飽的心念。』」靈王聽了這話，就對子革作一個揖，走了進去，吃也不吃，咽也不咽的，接連有好幾天，但終究不能制服自己，所以後來仍遭了難。仲尼道：「從前書上有記過的：『能制服自己，歸到禮法上去，方是仁人。』這句話真正好啊！楚靈王如果能夠這般，那裏還要受辱在乾谿那裏呢？」

### 晉韓宣子求環（昭公十六年）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

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敵邑。強奪商人。是教敵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註釋】●庸。薄也。●銳。細小也。●復。重求也。●艾。殺。除治也。●藝。法也。●布。陳也。

【語譯】韓宣子有一隻玉環，還有一隻在鄭國商人那裏。宣子想取來成功一雙，所以來請求鄭伯。子產卻不肯給他，說道：「這不是官庫中保管的東西，寡君不知道。」子太叔子羽對子產道：「韓子的要求，也沒有幾許，對晉國也還不可以有兩條心呢，晉國的韓子，是不可以薄待他的。倘若恰正有說壞話的人，從中挑撥，再加鬼神助虐，弄出一種凶惡的仇恨來，那時後悔不及了！你爲什麼要愛那一隻玉環？難道是要討沒趣在大國麼？何不去求來送給了他。」子產道：「我不是看輕晉國，有了兩條心，正是要想始終服事他，所以不給他的，這全是忠心誠信。」

的緣故啊！僑聽說君子不是無賄的爲難，立在官位中，倒是沒有好名聲覺得憂患。僑又聽說治理國家，不是不能服事大國，愛惜小國的爲難，倒是沒有禮法安定他名位覺得憂患。他們大國的人，吩咐了小國，卻總可得他的要求，那末將來用什麼東西供給他呢？今日來求，供給他們，後日來求，便不供給他，那末得罪大國越加大了。大國的要求，若出於無禮的，應當要拒絕他們。如果唯命是聽，他們那裏有什麼壓足，只怕我國倒要做他們的邊地了，這不是失掉自己的位置，不成了國家嗎？若韓子果真奉了君命作使臣，卻是私下來求玉環，這是貪淫極了，他難道獨沒有罪麼？拿出一隻玉環來，興起兩種罪惡，我國又失了位置，韓子卻成功貪淫，有什麼好處呢？况且我拿玉去買罪受，不也是小見極了麼？」

韓子便向商人處去買，已經講定價錢了。商人道：「這事卻定要告明君大夫的。」韓子便再請託子產道：「前幾天我起來要那玉環，你們的執政以爲不宜，所以也不敢再求了。如今自向商人購買，商人說，定要告訴執政的，所以再敢把他請求。」子產答道：「從前我先君桓公和商人都從周朝畿內東遷的。依了次序相從耕治，剷除此地的荒穢，斬掉此地的蓬蒿藜藿，一同居住，世代有約言，大家信守的，約詞上說：『你不可背叛我，我也不來硬買你的東西，不要有什麼討的奪的，你有利市的寶器，我也不來與問的。』靠了這個信誓，所以能夠大家相保，直到現在。如今你以好意辱臨敝邑，卻要使敝邑強奪商人的寶器，這是教敝邑違背盟誓了，不是不可以的麼？你因得了玉環，卻失掉諸侯，想來也一定不做的。如果大國有了吩咐，我們儘是供給，沒有限制，那末我們鄭國就好像是你晉國的邊地了，我們卻也不肯做的。僑如果獻了玉，實在不知成個什麼東西，不敢不把私意告訴你。」韓子便辭那玉道：「起實在沒有才學，怎敢因求玉而招兩種罪呢？」

宋衛陳鄭災（昭公十七年又十八年）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珣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次年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註釋】●申須。楚大夫。●彗。星名。古稱孛。後曳長尾。如旗如帚。故有除舊布新之象。●裨竈。鄭大夫。●瓘珣玉瓚。瓘。珪也。珣。玉爵也。瓚。勺也。●梓慎。魯大夫。

【語譯】冬天，有掃帚星出現在房。心尾諸星的西面，光芒直射到天河中。魯大夫申須道：「掃帚星是所以除舊布新的，天道常先把形象給人們看的，如今大火星已伏，掃帚星卻出來掃除，明年大火星出現，定要布散災殃了，諸侯各國，將有火災了嗎？」鄭大夫裨竈對子產道：「宋衛陳鄭四國，將要同日有火災了，如果我們用瓘珣和玉瓚玉瓚各寶器來禱告求免，鄭國便一定沒有火災了。」子產以為天災非祈禱可救的，不把各寶器給他。

第二年五月，大火星纔在黃昏時出現。丙子那天便發大風。魯大夫梓慎道：「這叫做融風，是火的初兆。過了七

天那火災定要發作了。」到戊寅那天，風越發大了，壬午那天，大得更厲害了。宋衛陳鄭四國果然同時都發生火災。裨竈道：「不聽我的說話，鄭國又要遭火災了！」鄭人便請求用寶器去禳火，子產不許。子太叔道：「國家的寶器，原所以保護人民的，如果再遭火災，鄭國差不多同亡國一樣了。寶器既能救國，你爲什麼要愛惜他呢？」子產答道：「天道很遠，人道很近，中間差得多麼大，不是能碰得到的。裨竈也是個人，他怎能知天道呢？這不過是多話罷了，難道不有時給他說中，不過這也是偶合的事呢！」便不給他們，卻也不再發生火災。

### 楚費無極譖殺伍奢（昭公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陽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吾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之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免之。相從爲愈，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罽設諸焉，而耕於鄙。」

【註釋】

●殺無極。楚大夫。

●一過，謂糾建妻也。

●奉初以還，謂奉初命以周旋也。

●棠君，尙奢之長子，時爲棠邑大夫，故曰棠君尙。

員，尙弟子。

●州于，卽吳王僚。

●光，吳公子闔廬也。

●罽設，諸，卽專諸，春秋時勇士。

【語譯】

楚大夫費無極對楚平王道：「太子建和伍奢，將要佔據了方城以外的地方，造反了他自以爲宛如宋鄭一般，齊晉兩國又互相扶助他，將要來危害楚國，他的各事已經齊集了。」平王聽信了他，便喊伍奢來問，伍

奢回答道：「你君做了一會子，差事已經多了，爲什麼又相信讒言？」平王惱羞成怒，便拘禁了伍奢，差城父的司馬叫奮揚的去殺太子。奮揚還沒有到城父，就差人趕先去通知太子，叫他逃去。三月中，太子建逃往宋國去。平王便又喊奮揚來問，奮揚差城父人拘執了自己，來到平王面前。平王道：「說話出在我的口中，進你的耳管裏，沒有第三人知道，到底是那個告訴他的？」奮揚答道：「臣告訴他的，從前君王吩咐臣道：『服事建，要像服事我一樣！』臣沒有才能，不能忽然間便懷了鬼胎，只知聽初次的吩咐同他交往，不捨得依後來的吩咐，所以叫他逃去的，後來懊悔，卻也來不及了。」平王道：「你還敢來見我，爲什麼呢？」奮揚答道：「既然差出去失誤了君命，聽得召喊，卻再不來，這又是犯了罪了。況且就是想逃，也沒有地方可去。」平王道：「回去罷！幹你的公事，要像從前一

樣。

無極又道：「奢的兒子很有材幹，若留他在吳國，將來定要做楚國的禍害。何不託名寬赦他的父親，去喊他回來呢？他們愛他父親，一定回來的，否則恐怕要爲後患！」王便差人去喊，說來了，我便饒你的父親。棠邑大夫伍尚，是奢的長子，他便對他的兄弟員道：「你到吳國去！我是要回去死難的。我的聰明不及你，我是能夠死難的，你是能夠報仇的。聽得赦免父親的命令，不可以沒有人趕去的；至親骨肉無故被殺了，不可以沒有人報復的。趕去死，求赦免父親，這便是孝；量了能幹的事去幹，這便是仁；選擇能夠擔任的去，這便是智；明知要死，卻不逃避，這便是勇。父親不可丟掉他的名聲，也不可廢掉他的，你務必勉力做去，比較跟了一同去死，總要好些。」後來伍尚回去了，奢聽說員不來，就道：「楚國的君王大夫，恐怕要欲食而不遑了！」楚人便都把他父子二人殺死。員既到了吳國，在王僚前說伐楚的利益。公子光道：「這是他的宗族被殺，要想報他的仇，是不可依他的。」伍員道：「他大概另有他的心事，我姑且代他找個勇士，自己在邊境上等候他，緩緩的來！」便引見了一個鱒設諸在他那裏，自己卻耕田在邊境上。

### 齊晏子論和（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饔餼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註釋】 ①子猶。即梁丘據。 ②禪。炊也。 ③饔餼。饔。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知和羹。 ④三類。謂風雅頌也。 ⑤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⑥五聲。宮商角徵羽。 ⑦六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 ⑧七音。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⑨八風。八方之風。 ⑩九歌。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⑪爽鳩氏。古官名。主盜賊。為少皞氏司寇也。 ⑫季荝。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⑬逢伯陵。殷諸侯。姜姓。 ⑭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語譯】 齊侯從打獵回來，晏子侍立在過臺上，適值梁丘據也奔跑着來了。齊侯道：「只有梁丘據同我和氣得這麼！」晏子答道：「據也不過是同着君意罷了！那裏能夠算得和氣呢！」公道：「和氣與同意異樣的麼？」答道：「異樣的，和氣是像羹湯一樣的，以水火醋醬鹽梅汁等，烹調起魚肉來，用柴燒他，廚夫把他調和着，使各味均



勻，加他不夠的，減他有餘的，然後君子吃了，方纔可以平着心呢。君臣也是這般的，君所謂可的，卻有了不可的在內，臣該貢獻那不可的，做成君以爲可的；君所謂不可的，卻有了可的在內，臣該貢獻那可的，去掉君以爲不可的。這樣一來，政治纔可平和不相抵觸，人民方纔沒有爭心。所以詩經上說：『也有像調和羹湯一樣的，既然小心弄調勻了，那末總攬行政的大綱，也沒有話說了，自然上下沒有爭差了。』先王的湊成五味，調和五聲，都是所以平他的心，成功他的政治。聲音也像調味一樣，像激動的一種氣，文武的兩種體裁，風雅頌的三類，四方採用的四種原料，宮商角徵羽的五種發聲，陰陽的六種律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的七種音階，八方來的八種風，六府三事的九種歌，都是要合攏來纔成功的。又像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也是互相調劑的。君子聽了，和平着他的心意，心意既平，道德自然和順無瑕了。所以詩經上說：『德音沒有瑕疵的。』如今梁丘據卻並不是這樣的，君所說可以的，據也說可以；君所說不可以的，據也說不可以；好像拿水去補救水，那個能夠吃他？又好像琴瑟的單是一種聲音，那個能夠聽他？一味同意的不可成事，竟像這般呢！

齊侯飲酒很歡樂，又對晏子道：「從古到今，倘若沒有死這一事，那末這歡樂還不知要怎樣呢？」晏子答道：「從古至今，倘若沒有死，那末也不過一選是古時的快樂，你君那裏會得到。從前是爽鳩氏起初住在這地的，季荝湊他的現成，逢伯陵湊他的現成，蒲姑氏湊他的現成，然後太公又湊蒲姑氏的現成，古時如果沒有死，那末這是爽鳩氏的快樂，怕不是你君情願的呢！」

## 子產論爲政（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則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註釋】 ①子太叔，鄭大夫，即遊吾。 ②取人，劫其財也。 ③荏苒之澤，荏苒即荏蒲，即腹蓋叢密之澤也。 ④糾，猶攝也。 ⑤民亦勞止四句，止

語助詞，汙，其也。小康，政教修明，使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謂綏，安定也。言今民亦勞甚矣，其可使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乎。急宜加惠中國，以安

定此四方之人。時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四語見詩大雅民勞篇，引以釋寬。 ⑥毋從詭隨四句，毋，禁止也。從，與縱同。詭隨，詭人隨

人，心不正者。蠶，戒救之義。無良，不善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毒也。言詭人隨人，不可以縱，不善之人，加以戒救，用以遏止此寇虐而慘毒，不畏明法者，

四語見同上，引以釋猛。 ⑦柔遠能邇二句，柔，安也。王室也。言柔安遠人，使之懷附，則近者各以能進，而王室自安定矣。二語見同上，引以釋和。

⑧不競不綈四句，競，強也。綈，急也。倭，優。和適也。適，聚也。言商湯之爲政，不太強，不太急，不太剛，不太柔，布施政教甚和適，故百種福祿聚而歸之。四

語見詩碩風長發篇。

【語譯】 鄭大夫子產有了病，對子太叔道：「我死以後，你一定要當政權的；只有德行的人，方纔能夠拿寬道來

服從人民，次一等的，還是嚴厲爲妙，講到那火是猛烈得很的，人民望了怕他，因此少有死在那裏的水是懦弱的，人民看輕了，就去玩弄他，因此死在那裏的很多。所以寬大治民，倒是很難的。」病了幾月，子產果然死了。太叔便當政權，不忍用猛，卻用寬道；鄭國就此多了盜賊，劫奪財物，在萑苻之澤。太叔懊悔道：「我早聽了子產的話，就不至於這般了。」便起兵去攻打萑苻的盜賊，通統殺死了，盜賊方纔少許止一些。仲尼說道：「好呀！政治寬了，人民就要輕慢，輕慢了，再用嚴厲來糾正他；嚴厲了，人民就要傷殘，傷殘了，再用寬來慰撫他。能夠用寬容來救濟嚴厲，用嚴厲來救濟寬容，政治所以就和平了。詩經上說：『人民對於苛政，也勞苦到極點了，他們便可稍些安息了，給好處在這中國，藉此安寧着四方。』這就是施行寬政的意思啊！『不可跟着沒有正心的人，要留意沒有良心的人，藉此遇住強暴不怕王法的人。』這是用嚴厲的方法糾正他的說法啊！『安慰遠地的人，沒使近地的依戀着，藉此安定王室。』這就是平治他用和的說法啊！又道：『不要太強；不要太急；不要太硬；不要太軟；發布的政治要和平，百祿自然會集來。』這是和平到極頂的意思啊！』等到子產死掉以後，仲尼聽到這個消息，便淌眼淚道：「這是古時留下的仁愛人啊！」

### 吳人伐州來（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

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註釋】①州來。地名。今安徽鳳臺縣北。有下蔡故城。卽春秋州來邑。②遠越。楚大夫。③鍾離。古國名。今安徽鳳陽縣有鍾離故城。④敦。厚也。⑤雞父。地名。亦曰雞備亭。在今河南固始縣東南。⑥掩餘。吳王壽夢子。

【語譯】吳人伐楚國的州來。楚大夫遠越領了兵和諸侯的兵，趕緊去救州來。吳人抵抗他在鍾離地方。令尹叫子瑕的，死在軍中。楚兵的氣勢，便完全熄滅。吳公子光道：「諸侯跟從楚國的很多，但都是小國，是怕楚國，不得已纔跟來的。我聽說作事能威嚴勝過愛情，那末雖是細小，也一定能成功的。現在胡沈的國君，年紀既輕，又是個狂人。陳大夫齧年紀雖壯大，卻又是個頑鈍的人，頓和許蔡，都厭惡着楚國的政治。楚令尹既然死掉，楚軍的氣勢一定熄滅了，他的主帥既卑賤，又多寵用的人。號令一定不能統一的。七國同一戰事，卻不能同心，主帥又卑賤不能整頓，沒有大的威命，楚兵是可敗的。如果分兵先去侵犯胡沈和陳國，他們定然先逃走的。三國既敗以後，諸侯

的兵，便自然動搖着心志了，諸侯既然混亂了，楚國一定要大逃的。請把在軍前的去掉戰備，薄了威武，可去驅他們。在軍後的卻要厚集隊伍，嚴整步伐預備對待他。」吳子便依他計畫。

戊辰這天，是晦日，吳楚大戰在雞父那裏。吳子拿罪犯三千人先去侵犯胡沈和陳國，三國見囚徒不習戰事，便來搶捉，吳國卻排成三軍在後面；中軍跟了吳王，光領了右面的，掩餘領了左面的。吳國的罪犯，有的逃走，有的停留，三國因為搶捉，所以鬧亂了。吳師便趁勢攻擊，三國就敗北下去。捉住胡沈的君，和陳大夫，又放掉胡沈的囚虜，叫他們逃到許和蔡頓的兵中道：「我的君王已死了！」吳軍便喊殺進攻，那三國也就逃。楚師便大逃。春秋經上記道：「胡子髡，沈子逞，滅掉，捉住陳國的夏鬻。」這是分別君臣的救法。因為君可說滅，臣只可說捉。不說戰爭，因為楚國還沒有排成陣勢。

###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昭公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

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註釋】  
 ①掩餘燭庸：晉王僚母弟。  
 ②潛：楚邑，在今安徽六合縣西南。  
 ③延州來：季子，即季札。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④上國：即中國。吳居東南水鄉，故以中國爲上國。  
 ⑤莠尹：工尹，皆楚官名。然，隰，其人名也。  
 ⑥都君子：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⑦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也。  
 ⑧濟：益也。  
 ⑨窮：水名，在今安徽英山縣境。  
 ⑩沙汭：沙水之隈曲處。  
 ⑪堀室：堀地爲室也。  
 ⑫鉞：劍如刀裝者。  
 ⑬羞者獻體：謂進食者解衣也。  
 ⑭坐行：陸行也。  
 ⑮徐：邑名，今銅山縣其舊治也。  
 ⑯鍾吾：小國名。

【語譯】吳子要想趁楚平王的喪事，去伐楚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領兵去圍住了潛，差延州來季子，聘問中國，順便聘問晉國，去觀察諸侯的強弱。楚國的莠尹、然尹、隰尹、都君子，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士人，和替王養馬的官屬，增添了楚兵，和吳兵相遇於窮的地方。令尹子常用水兵行到沙水邊便回去。左尹叫郤宛、工尹叫壽，領兵到潛的地方，吳師夾在中間，不能退卻。吳公子光道：「此刻是可以弑王的時候了，弗可以再失機會的，告訴鱣設諸道：『中原有句話道：『不去找尋，那裏能夠得到？』我是王的嫡嗣，我定要求得王位的事情。」

若能成就，季札雖來，也不會廢掉我的。」鱣設諸道：「王倒容易弑的，不過我母親已老，兒子還小，這真沒法，叫我怎麼呢？」光道：「我就是你的身子，你的母子我自然該應養他的。」

夏天四月中，光伏甲士在地屋中請王宴會，王差甲士坐在道旁，直到光的門首，值門值階的主戶主席的，都是王的親信人。又拿短劍兩面夾護着，凡獻食的人定要解了衣，在門外換了衣服，纔得進去。拿小菜的，要跪着走進，擲短劍的又兩人夾着他，把劍接近他的身體，然後纔可傳授給王。公子光卻假裝害了腳病，躲入地屋中。鱣設諸就放把劍在魚腹中獻進去，正抽劍刺那王，兩邊的劍便交加在鱣設諸胸前，便弑掉王。闔廬後來把他的兒子做了卿。

季札既回吳國道：「如果先君沒有廢祀的禍，人民沒有廢主的憂愁，社稷有人奉承，國家沒有傾覆的災難，這便是我的君主，我怎敢怨誰！我不過哀傷死的，服事生的，等候天命罷了。這又不是我發生的亂子，只立着的做了禍因，這是先人起的頭呢。」便復使命在王僚的墓傍，痛哭了一場，纔還他本來的官位，等待公命。吳公子掩餘逃到徐邑去，公子燭庸逃到鍾吾去。楚師聽得吳國起了亂子，便退師回去。

### 楚費無極譖殺卻宛（昭公二十七年）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餘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享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熱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尹曰：『不熱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註釋〕

●右領官名。

○子惡。郤宛字。

●熱。燒也。

●編管。束管也。

●秉杆。把蕢也。

●晉陳。人名。楚大夫。

●蒙。欺也。

【語譯】楚左尹郤宛，既正直，又和氣，國人很歡迎他。鄆將師做了右領的官，卻和費無極結黨，厭惡那郤宛。令尹常又喜歡私賄，相信壞話的，無極便去講郤宛的短處。有一天，對子常道：「子惡要請你喝酒呢！」一面又對子惡道：「令尹要喝酒在你家中呢！」子惡道：「我是賤人啊！夠不上屈令尹的駕，令尹如果一定要來屈臨，那是光榮極了，只我沒有什麼可以酬報他，怎麼樣呢？」無極道：「令尹是喜歡甲兵的，你只把甲兵搬些出來，讓我替你選擇一下。」便取了五副鐵甲衣，和五種兵器，對子惡道：「放在門首，令尹到了，定要看他的，便可趁勢獻給



他。」到了宴會那日，便張起紅帷在門的左邊，陳列鐵甲兵器在那中間。

無極便一面又對令尹道：「我幾乎害你，子惡將要不利於你呢！鐵甲衣已擺在門前了，你定然不可去的。並且救濟那回戰爭，吳國是可以取得的，只因爲子惡得了私用，便退了回來，又迷惑許多將官，使他們退兵，反說是趁人家的亂子，是不吉利的。你想吳國也是趁我有喪事的，我趁了他有亂子，不也是可以的麼？」令尹便差人到郤氏去查看，果然有鐵甲衣陳設着，便不去。喊了鄒將師來告訴他，將師退下去，便發令攻打郤氏，並且放火燒他。子惡聽得這消息，竟把自己殺死。國人卻知道他冤枉，不肯去燒他的房屋。因下令道：「不肯燒郤氏的，和他同罪！」於是有的拿了一束茅柴，有的拿了一把稻草，國人都丟在那裏便走，就燒不起來。令尹便燒郤宛，完全滅掉郤氏的宗族戚黨，殺死陽令終和他的弟完，及佗，還有他的同黨晉陳，以及他的子弟。於是晉陳的族人，大呼在國中道：「鄒氏、費氏，自以爲就是王了，專權害着楚國，使王室衰弱起來，欺瞞了王和令尹，專謀自私自利，連令尹也完全相信他們了，國家怎麼得了？」令尹因此就厭惡他們。

### 楚子常殺費無極（昭公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註釋】

①進胙。祭肉也。謂國中祭祀，進祭餘之肉以祝福也。

②左尹中廡尹。謂鄢宛與陽令終也。

③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甚寵。無極惡之。蔡患蔡人逐之，事在昭十五年。

④蔡侯朱。在昭二十一年。無極得賄於東國，因謂蔡人曰：朱不從楚命，楚王將立東國。若不從王必圍蔡。

蔡人因逐朱而立東國。

⑤成莊。謂楚成王莊王也。

⑥邇。近也。

⑦三不辜。謂鄢氏、陽氏及晉陳氏也。

⑧吳新有君。光新立也。

【語譯】

楚子常殺鄢宛以後，國人一直談論着不歇。凡進祭肉祝福的人，沒有一個不謗毀令尹的。沈尹戌便

對子常道：「左尹郤宛和中廡尹陽令終並沒有那個知道他們犯什麼罪，你卻把他殺了，因而興起了許多毀謗怨恨你的話來，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歇，我反倒很疑心這事呢。慈善的，殺了人可遮蓋那不好聽的話兒，還不肯做的。現在你倒殺了人，興起那不好聽的話兒來，還不肯早些打算，這不是很詭異的麼？那個無極是楚國挑撥是非的壞人，百姓沒一個不知道他。——趕掉朝吳，攆出蔡侯朱，喪失太子建，殺掉連尹伍奢，塞住王的耳目，使他不聰明；否則像平王這麼的溫良慈惠，恭敬節儉，只有勝過成王莊王，沒有不及他們的地方。所以得不到諸侯的心服，只因是親近了無極的緣故。如今又殺死三個無罪的人，興起了大謗，怕就要害到你了！你還不早些打算，究竟要這挑撥是非的壞人做什麼呢？那個鄢將師假造了你的命令，滅那鄢氏、陽氏、晉陳氏三族，這三人都是楚國的好

人哩！在職位中又並沒有差處，究竟爲什麼要殺他？現在吳國新立了君，邊界上天天有緊急消息傳來。楚國如果一朝起了兵事，那末大眾的心不向着你，看到你到那時真危險了！聰明的人，總是除掉挑撥是非的人，使得自身安順的。現在你反而愛那挑撥是非的人，使得自身危險，唉！利害呀！這種可疑的事！」子常道：「這都是我死的罪，那敢不好好打算呢！」九月中己未那天，子常便殺掉無極和鄒將師，完全滅了他的族人，討國人的奸，於是說難聽的話方纔從此停止。

### 晉殺祁盈（昭公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愆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徵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髮。樂

正后嬖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嬖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註釋】① 祁盈。祁午之子。② 司馬叔游。司馬叔侯之子。③ 鄒書有之三句。鄒書。古書也。言害正者。實多徒衆。④ 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⑤ 子驪之妻。卽巫臣妻。夏姬也。⑥ 三夫。陳處叔。楚襄老及巫臣也。⑦ 一君。陳靈公也。⑧ 一子。夏舒徵也。⑨ 亡一國。陳也。⑩ 兩卿。孔甯。儀行父。⑪ 子貉。鄒靈公夷也。⑫ 顯黑。髮美也。⑬ 變。舜典樂之君長。⑭ 三代之亡。謂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之所以亡也。⑮ 共子之廢。謂晉申生以驪姬廢。⑯ 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也。

【語譯】晉大夫祁盈的家臣，祁勝和郈臧，要好得竟換了家室居住。祁盈要去拘拿他，先商酌在司馬叔游那裏。叔游道：「鄭書上有的：『害正直的人，實在很多。』現在無道的一派人正得了勢，你怕免不掉災禍了！詩經上說：『人民多了邪辟的，不要獨自立起規矩來。』我看姑且停了一會子怎樣？」祁盈道：「這是祁氏私家應有的處罰，於國家有什麼關係呢？」便把他們拘拿起來。祁勝暗中卻賄賂荀躒。荀躒便替他在晉侯面前說情，晉侯因祁盈擅出私刑，便拘禁他。祁盈的家臣道：「同是要死的了，寧可使我主子聽得勝和臧的死，做箇暢快呢。」便把勝臧二人殺死。夏天六月中，晉國便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是祁盈的同黨，因爲他幫着鬧亂子，所以殺死他。

便滅掉祁氏和羊舌氏。

從前叔向要娶申公巫臣的女兒，他的母親要娶他母黨一方面的人。叔向道：「我庶母很多，庶子卻很少，我受夠舅家性兒狹小的累了。」叔向的母親道：「子靈的妻子，害死了陳御叔，楚襄老，申公巫臣三個丈夫；一個君王——陳靈公；一個兒子——夏徵舒；而且滅亡了一個陳國；又滅亡了孔寧，儀行父兩個卿士，可不害怕麼？我聽得很美貌的人，定有很惡毒的性質。他是鄭穆公的少妃姚子的女兒，子貉的妹子，子貉早死了，沒有後代，天卻聚了美在他一人身上，這必定是要靠他做個大破敗的。從前有仍氏生一個女兒，頭髮烏黑，相貌又好，他皮膚頭髮的光，都可以照見人形，所以取名叫做玄髮。樂正叫夔的娶了他做妻，生了一個兒子叫伯封，實在是有豬那般的性子，貪得沒有厭足，凶狠得沒有分寸，大家便叫他「封豕」，後來是給有窮國的君羿滅掉的，夔就因此絕了祀。況且夏商周三代的滅亡，和晉太子申生的廢立，都是爲這種東西呢！你爲什麼要他呢？天地間有了異常好的東西，能夠移得動人的心，如果不是有德義的得了他，一定有禍害的。」叔向聽了母親的話，害怕得很，不敢娶他。平公卻硬使叔向娶他，生了個伯石。伯石初生的時候，子容的母親，趕去告訴他婆婆道：「大叔家的嬖子，生了一個男孩呢！」婆婆便前去觀看，走到廳堂上，聽見了聲音，便縮回來道：「這是豺狼的聲音！狼子野心，不是這東西，沒有那個滅亡羊舌氏的了！」便不去看他。

### 晉魏舒舉賈辛（昭公二十八年）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驂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註釋〕

●賈辛。祁大夫名。

●驥。即鄭然明。

●御以如皐。爲妻御車至皐澤也。

〔語譯〕賈辛將要到祁縣去了，去看魏舒。魏舒道：「辛你來，從前叔向到鄭國去，驥容貌很醜，想看叔向，便跟了他收拾食器的一同前去，立在堂下面，忽然說了一句話，卻是很合道理的。叔向正是要喝酒，聽得這句話，便道：『這一定是驥。』就走下堂去，攙了他的手上來，說道：『從前賈大夫相貌很醜，娶了個妻卻很美貌，只是過了三年一直不說不笑。後來替他趕了車子到江邊去，射一隻野雞，射得了，他的妻子方纔言笑起來。賈大夫道：才幹的罷不成，倘我不能射，你便一輩子不說不笑了麼？』如今你年紀輕，面貌又顯不出來，你如果沒有那句話兒，我幾乎錯過你了。說話的罷不成，竟有這般呢。」便和他像舊相識一樣。如今你有功勞在王室中，我所以舉你的，你快去罷，留心些啊，不要敗壞你前日的功勞！」仲尼聽得魏子的薦舉，以爲是合於事宜的，因道：「近的不錯過親族，遠的不錯掉應該薦的人，可說是合宜了！」又聽得他吩咐賈辛的話，以爲是有忠心的。就道：「詩經上

說：「常久能配得天命，自然能有許多福氣。」這就是說的忠啊！魏子的薦舉既合宜，他的吩咐又有忠心，他能長有後代在晉國了！」

晉閻沒汝寬諫魏舒受賂（昭公二十八年）

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註釋】 ①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 ②比置。自始食至食盡也。 ③中置。至食及半也。 ④屬厭。猶言厭足也。

【語譯】 冬天，梗陽人有訟事，梗陽大夫魏戌不能判斷曲直，把這起案子呈上魏舒，爭訟的長房，把一部女樂送給魏舒，魏舒快要受他的了。魏戌對閻沒女寬道：「魏子是拿不受私賄有名於諸侯的，如果受了梗陽人的樂，便是私賄沒有再利害的了，你們應當去規諫的。」都允許了。那時魏子快要退朝，二人便等候在魏子家內的庭中，後來飯菜既送進，魏子便招二人去同吃，等到吃完放着，共總連嘆了三聲，既吃完了，又吩咐他們暫坐。魏子道：「我聽見我伯叔說的，俗語道：『只有吃東西，可以忘掉憂愁。』你們完了一頓食的中間，連嘆三聲，是爲什麼

呢？」二人同聲回答道：「有人賜給兩個小人的酒，不等夜便吃，食物初送上的時候，只恐怕他不夠飽，所以嘆一聲；吃到一半的時候，自己責備道：『難道將軍請他吃，還會有不夠嗎？』所以再嘆一聲；等到食物上完了，卻情願拿小人的肚子，做君子的心，只求恰夠便好了！」獻子聽了這話，被他感悟着，就辭去榭陽人的私賄。

## 吳滅徐（昭公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犇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虛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甯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犇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



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註釋】 ①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②養。邑名。 ③胡田。故胡子之地也。 ④柔服。謂不與吳構怨。 ⑤周之冑裔。謂秦伯仲雍。周太王之子。故爲周之族胄遠裔。 ⑥先王。謂太王王季也。 ⑦億。安也。 ⑧播揚。猶言勞動也。 ⑨夷。卽城父也。 ⑩肆。勞也。 ⑪亟。數也。 ⑫多方以誤之。謂聲東擊西。使之迷誤也。

【語譯】 吳子差徐人捉拿掩餘，差鍾吾人捉拿燭庸，二公子聞知消息，就逃奔到楚國去。楚子便大大的封給他土田，使他遷居，差監馬尹叫大心的，迎接吳公子使居住在養那裏，差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替他築城池，又取城父和胡田給他，爲的是要想害吳國。子西諫道：「吳公子光新近得了吳國，親愛他的人民，看待人民像兒子一般，辛苦也大家同受，將來正要利用他們呢。如果和吳國的邊疆上要好些，使他們軟服了我，還怕他要來侵伐，現在我卻又強了他的仇敵，重重的惹怒他，怕是不可以的罷？吳國是周朝的後代，卻丟棄在海邊上，不和姓姬的各國相通。直到現在方纔大起來，可和中華各國相仿。光又很文雅，將來簡直要和太王王季從西戎興起來一樣呢！但這種興的快，不知道天意要使他爲害呢？還是要消滅了吳國，把土地封大異姓呢？還是終究要降福在吳國呢？他的分曉怕並不久遠了，我們何不姑且安頓我的祖宗，穩定我的子孫，慢慢等他的歸結，爲什麼先要自己這麼

虛張聲勢呢？」王不聽他的話。

吳子果然大怒，冬天十二月，吳子捉住鍾吾，便又去伐徐國，防塞了山水灌那徐國。己卯那天，滅掉徐國；徐子章禹便翦斷頭髮帶了他的夫人一同去迎接吳子。吳子安慰他一番，送他出境去，使他親信的臣子跟着，便逃到楚國去。楚沈尹戌正領兵要來救徐國，卻已經來不及了，便築城在夷的地方，使徐子居住在那裏。

吳子問伍員道：「從前你說去伐楚國，我原知道是可以的，不過我恐怕他要差我前去；又厭惡他搶了我的功勞去。如今我將要自己得這功勞了，去伐楚國你看怎樣？」子胥回對道：「楚國執政的大臣，又是多，又是乖張，沒有一個肯擔當國家患難的。如果我們用三支兵去勞動他，一支兵到了，他們一定便都出來，等他們既出以後，我們便回來，他們既回去以後，我們便再出去。那末楚兵一定要在路上趕疲乏了，屢次去勞動他們，使他們疲乏；又多從各方面攻打，去迷誤他們，等得他們既然疲極了，然後纔拿三軍接着攻進，那裏一定能大勝了。」闔廬依了他的計畫，楚國到這時候，方纔不好起來。

### 吳敗楚柏舉（定公四年）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爲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犇。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犇。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犇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犇。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犇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

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剝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攻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犇，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犇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虛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註釋】 ●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 ●舍舟於淮，泗，吳師乘舟從淮來，遇蔡，置舟從陸。 ●豫章，古地名，即今江西南昌縣。 ●大隧，春秋時要隘，即今河南信陽縣之黃陂關。 ●直轅，亦要塞名，即武勝關，在河南信陽縣平靖關之東南。 ●冥陔，即冥山，在河南信陽縣東南。今曰石城山，亦曰固城山。 ●武城，武城之大夫名，黑也。 ●史皇，楚大夫。 ●城口，即大隧直轅冥陔之總名。 ●小別，山名，在今湖北漢川縣東南。 ●大別，山名，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北。 ●柏舉，地名，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言之也。 ●清發，水名。 ●糝食，食者走不陳也。 ●雅濼，即雅水，源出陝西鳳翔縣西北。 ●季芊界，我皆平王女，或云界我季芊之字。 ●睢，水名，故漢濞渠支流也，舊自河南開封，歷歸德及安徽之鳳陽泗州，至江蘇徐州入泗，今上流僅陳留睢縣有一支流入惠濟河，餘俱湮。 ●燧象，燒火燧繫象尾也。 ●子山，吳王子。 ●息縣，故城在今河南息縣東。 ●吳句卑，吳人名句卑，臣於司馬。 ●雲中，澤名，今雲夢澤，在今湖北安陸縣。 ●鄆，縣名，即今湖北鄆陽府治。 ●鍾建，楚大夫。 ●鄆公辛，楚成然之子，鬬辛也。 ●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 ●一人，楚王也。 ●鳩，安集也。 ●鐘金初，人名。 ●申包胥，楚大夫。 ●搯，存恤也。 ●無衣，詩秦風篇名。

【語譯】 沈國人不到召陵來會，晉國差蔡人去找他。夏天，蔡國滅掉沈國，到了秋天，楚國因爲沈國的緣故，圍住蔡國。伍員做了吳國行人的官，專謀楚國。楚國殺卻宛的時候，他同黨伯氏的一族是逃出來的，伯州犁的孫子

叫聶做了吳國的太宰，也就做謀臣于楚國。楚國自從昭王卽了位以後，沒有一年沒有吳國的兵。蔡侯靠着吳國，就把他的兒子乾和他大夫的兒子，給吳國做抵押品。到冬天時候，蔡侯、吳子、唐侯便一同去找楚國，到淮汭地方，便舍舟登陸，從豫章和楚國夾了漢水，排着軍陣。左司馬戌對子常道：「你只沿了漢水上下攔住他。我完全起了方城以外的兵，去毀壞他的船，回來又塞住大隧、直轅、冥阨各要隘，然後你再渡過漢水去攻打他，我從背後夾擊他，那末一定可以把他打得大敗了。」既然斟酌定了便出發。後來武城大夫叫黑的又對子常道：「吳是用木爲兵器的，我們是用皮做兵器的，不必長久和我們相持，不如趕快同他戰吧。」史皇又對子常道：「楚人都厭惡你，卻是歡迎司馬，如果司馬在淮水毀壞了吳船，塞住了三隘口回來，這分明是他獨自勝吳國了。你一定要速戰的，否則免不掉有罪。」便渡過漢水去排成陣勢，從小別山一直排到大別山。共總戰了三次，子常知道不能得勝，要想逃走。史皇道：「安時候尋着事做，難了便逃走，有那裏可讓你逃進去呢？你一定要死在這一回了，死了以後，那末從前貪財惹禍的罪，還可說得過去！」

十一月中庚午那天，兩國的兵馬排列在柏舉地方。闔廬的兄弟夫槩、王，朝晨請求闔廬道：「楚國的囊瓦待人不好，他的臣子沒有死戰的心志，我只先去攻打，他的兵卒一定逃走的，然後大兵再跟上來，便定能勝他了。」吳王不允許，夫槩王道：「所謂人臣合了義便幹，不要等待命令的，就是這個說法了。今天我出了死力，楚國定可攻進的。」便把他手下的五千兵，先去攻打子常的兵，子常的兵果然逃走，楚師大亂，吳兵大大的打败了他。子常就逃走到鄭國去。史皇坐了他的兵車，卻戰死的。吳兵追趕楚兵，到了清發河邊，將要攻擊他們了，夫槩王道：「已被圍困了的野獸，還要作最後的爭鬪，何況是人呢！如果他們知道免不掉，出了死力，那末定可敗我的。如果使他們

先渡過河的，知道可免掉了，後渡的羨慕着先渡的，便沒有關的心念了，等他一半渡過的時候，方纔可擊他的。」吳王依了他的計畫，便又打敗楚師。楚人剛剛歇下做飯食，吳人追到了，楚人便逃，吳人吃了他做的飯食，再追上去，打敗他在雍澨地方。共總戰了五次，便打進楚郢城中去。己卯那天，楚子帶了他的妹子季芊，昇我逃走。渡澮水時，鍼尹叫固的，和王同坐一舟，王便差他燒火把繫在象尾上，去嚇趕吳師。

庚辰這一天，吳師進了郢，依了班次的尊卑，住在楚王的宮中。吳王的兒子子山住在令尹的宮中，夫槩王怒他傾軋自己，要攻擊他，子山嚇得逃去。夫槩王便進令尹的宮中。左司馬沈尹戌到了息的地方，聽得楚師已敗，便帶兵回來。打敗吳兵在雍澨那裏，身上受了重傷。司馬因從前曾經做過圍廬的臣子的，難爲情給吳擒去，便對他的手下人道：「誰能够取了我頭逃脫的？」吳人句卑道：「我是賤人，可用麼？」司馬道：「我實在識不得你，倒是賢人，有什麼不可以呢！」經了三次戰爭，都是受重傷的，因道：「我再也沒有用了！」便死去，句卑就用布裙，斬了司馬的頭裹好了，藏匿了他的身體，單拿他的頭逃脫。

楚子渡過澮水，又渡過江，走進雲夢的澤中去，正臥着，有個強盜去刦他，用戈刺王，王孫由于在旁邊，便拿背皮去受他的，中在肩上，王趁勢便逃到郢城去。鍾建馱了季芊，跟着楚王，由于漸漸地蘇麩過來，也跟了楚王。郢公叫辛的兄弟懷，將要殺王道：「平王是殺我父的，我現在殺他的兒子，不是也可以的麼？」辛道：「那是君討臣，誰敢和他爲仇，君命猶如天一般，如果死在天命，還可和那個爲仇呢？」詩經上說：「柔弱的也不凌辱他，剛硬的也不敢懼他。不要欺侮鰥寡，不要怕那疆暴。」這只有有仁心的人能够做得到。丟了強的，欺侮弱的，便不是勇敢；趁他人窮極時害他，便不是仁；犯了滅宗廢祀的罪，便不是孝；舉動沒有好名譽，便不是聰明；你如果一定要做這事的，我

便先要殺你了。」鬬辛便和他的兄弟巢、同、楚王逃往隨國去。吳人還追趕着。對隨人道：「周朝的子孫在漢川的楚國實在是全滅盡的了。天使我良心發現，弄這懲罰給楚國，你君卻又窩藏他，周室究竟有什麼罪？你君如果願全周室，並帶我寡人，成就天心的，這就是你君的恩惠，漢陽的田畝，你君都可以有他的。」楚子那時在隨宮的北面，吳人在他的南面，子期的相貌很像楚王，要想使王逃去，自己扮做王，因說道：「把我給了他們，你王定可免禍了。」隨人占卜把楚王給他，卻是不吉利，便辭謝吳人道：「把我隨國的偏僻弱小，卻接近了楚國，楚國實在是保存我的，世代有了盟誓，直到現在還沒有改過，如果有了災難便丟開不管，怎樣可以事君呢？你執事的憂患，不單是楚王一人。如果安寧了楚國國境，那敢不聽你的命令！」吳人因此便退去。鑪金初是做官在子期那裏的，暗中實在是他先和隨人說定了，不要給楚王、吳國的，並且要放脫子期。後來楚王知道了，喜歡他有這忠心，使他進去見鑪金初，推辭道：「我不敢靠這一說就弄好處呢！」楚王又因子期盡忠，就在子期的當心，割出血來，和隨人訂盟，表示是至心誠意。

當初伍員和申包胥是很要好的朋友，後來伍員逃出來的時候，對申包胥道：「我定要覆滅這楚國的。」申包胥道：「大家勉力做去，你能覆滅他，我定能興起他的。」等到楚昭王逃到隨國去，申包胥便逃到秦國去借救兵。說道：「吳國竟像封豕長蛇一般，屢次侵犯中國，他的酷虐，開始於楚國，寡君失了社稷，逃在草莽中，差我下臣來告急道：『蠻夷是貪得無厭的，如果和你君做了緊鄰，便是你邊疆上的禍患呢！趁吳國還沒有安定的時候，你君也可共他分了些地的。如果楚國從此便亡，這就是你君的土地；若靠你君的威靈，仍舊安定過來，那末我們便世代服事你君王。』」秦伯使人去辭他道：「寡人已經聽得了，你姑且到客館中去等待，等我們打算好了，再來告



訴你。」申包胥答道：「寡君逃在草莽之中，不得安居，下臣怎敢安居呢！」便靠了庭牆哭泣，日夜的不斷聲音，一滴水都不進口，共總哭了七日，秦哀公方纔給他念着無衣的一章詩。申包胥便磕了九個頭坐着，秦兵方纔出來。

### 申包胥救楚（定公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虎子蒲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於沂。吳人獲蕩射於柏舉。其子帥犇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犇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而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鬪輿罷。鬪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註釋】 ①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也。 ②吳道。謂制吳之法術也。 ③蘄沂。皆楚地名。 ④蕩射。楚大夫。 ⑤犇徒。楚之散卒。 ⑥軍祥。楚地名。 ⑦唐。國名。唐侯從吳伐楚，故滅之。 ⑧麇。地名。 ⑨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 ⑩公壻之谿。楚地名。 ⑪鬪輿罷。楚大夫。 ⑫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

【語譯】 申包胥領了秦兵到來，秦國的子蒲子虎帶了兵車五百乘來救楚國。子蒲道：「我沒有知道吳兵的先與

戰術。便差楚人先和吳人交戰，秦兵從穰的地方會合攏去，大敗夫槩王在沂那裏。吳人捉住蘧射在柏舉地方，他的兒子便領了敗兵，跟着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天七月中，子期子蒲滅掉唐國。九月中，夫槩王便回國，自立爲吳王，和闔廬戰，卻是敗的，仍舊逃到楚國，後來變爲堂谿氏。

吳兵打败楚兵在雍澨，秦兵又出來殺敗吳兵。吳兵屯紮在麇那裏，楚子期要用火燒他；子西道：「父兄親族的骸骨，都暴露在野外，不能收拾，卻又用火燒他，不好的呢！」子期道：「國家也已經亡了，死的如果有知覺的，恢復了楚國，可以祭祀不廢，難道還怕火燒麼？」便燒了再戰，吳師果然敗的。又戰于公壻的谿上，吳師又大敗，吳子便回國，囚住了闔廬，闔廬請先趕往吳國去，趁空卻逃回楚國。楚國葉公諸梁的兄弟后臧，跟了他的母親同做俘虜在吳國，後來聽說楚國又安定了，便不等他母親，只管自己回去，葉公厭惡他不義，竟終身沒有正看過他一眼。

楚子入郢（定公五年）

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犇隨也，將涉於城臼。藍尹亶涉其柅，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居。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言懷也。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

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平。季平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子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註釋】

●城曰。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風山。西南入漢。竟陵在今湖北天門縣西北。

●藍尹。歷。楚大夫。

●當。安定也。

●子旗。蔓成然也。

以有隸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

●脾洩。楚邑名。

【語譯】

楚子居然回去，進了郢城。當初鬬辛聽得吳人爭宮的事情，便道：「我聽說不讓便是不和，不和便可以到遠地去征討的。現在吳人爭於楚境，一定有亂子，有了亂子，那末一定要回去，那裏能够平定楚國呢！」楚王逃往隨國的時候，將要渡過白水，藍尹叫鬬的，先要渡他的妻子，不肯把船給王；等到太平了，王要救他，子西道：「子常單爲想了舊怨，纔失敗的，你君爲什麼要學他呢？」王道：「對的！使他回復到老地方去，記着我日前的差處。」王又念着大家的功，賞了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道：「請除了懷不要賞。」王道：「他終究聽了兄的話，免掉我的大難，這是大德呢！有了大德，不可再記小怨，這纔合道理呢！」申包胥道：「我原是爲國君，並不是爲我自己一身，君王既然安定了，我還求什麼？並且我曾經責備過子期的，我難道自己再做他麼？」便逃避賞賜不受。

楚王將要嫁季芊了，季芊道：「所以稱爲女子，是因爲能和丈夫遠離；鍾建已經背過我的了。」便給鍾建做妻，叫他做「樂尹」。楚王在隨國的時候，子西恐怕國人潰散，所以假裝了王的車服，立國在脾洩地方。保安過路的人，後來聽說王已在隨國了，方才跟去。王差由于造麋地方的城頭，造好了來復命的時候，子西問城頭的高和厚，由于卻不知道。子西道：「既然自知不能，應當推辭，造了城頭，不知道高厚大小，還有什麼事能知道呢？」由于答道：「我原是推辭不能的，你定要差我哪！人們各有會不會，王遇見強盜在雲中，我受了他一刀，傷口還在這裏呢！」就露出他的背脊來道：「這是我會做的，至於脾洩的事情，我卻不會的。」

## 魯齊夾谷之會（定公十年）

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遂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

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註釋】●祝其。卽夾谷。●夾谷。春秋地名。今山東萊蕪縣有夾谷。孔子相魯定公會齊景公於此。●相。聚會儀者。●鞶彌。齊大夫。●萊人。齊所滅萊夷也。●裔。遠也。●辟之。去萊兵也。●無還。魯大夫也。●梁丘據。齊景公嬖人。●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秕稗。秕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似是而非也。

【語譯】定公會見齊侯於祝其，實在就是夾谷。孔子做了魯定公贊禮的人。齊大夫鞶彌對齊侯道：「孔丘雖然懂得禮節，卻沒有勇敢的，如果差萊人用兵器去劫魯侯，一定能够稱我心的。」齊侯就依了他做。孔丘便同定公退下道：「你們士官領兵去擊萊人，豈有兩君合着和好，卻被遠夷的囚虜拿兵器來擾亂的？這不是齊君所以吩咐諸侯聚會的好意呢！遠方的人不當來謀算中原，夷狄不當來擾亂華夏，囚虜不當惹觸盟誓，兵戎不當偏近盟好；如果這麼了，在神明前便是不祥，在道德上便是失掉義，在人事便是失掉禮，齊君一定不會這樣的。」齊侯聽得這話，心中慚愧，便使萊兵避去。

將要結盟的時候，齊人在盟書上記載道：「將來齊兵出境去征伐諸侯，魯國卻不拿兵車三百乘跟我的，便當受這會盟誓的詛咒。」孔丘差大夫茲無還作個揖回對道：「如果你們不還我汶陽的田，我若供應你的，也像這般。」

齊侯將要享宴定公。孔丘對梁丘據道：「齊魯兩國的老規矩，你難道沒有聽得嗎？盟事已經完畢了，卻又要設起宴來，這是空勞你齊國的執事了，況且禮器是列在朝廷宗廟中，不出國門的；鐘聲是不能作於野外的；如果設

宴的禮樂完備了，這就是棄宗廟的禮儀在野外；如果設宴不備禮樂，這就是好比捨了五穀用秕稗了。禮節不備，是辱了兩國的君王；棄掉禮儀，是惡名聲，你爲什麼不打算一下呢？那宴享是所以昭明德德的，沒有道德可昭，還不如罷了好得多哩！便沒有宴享，後來齊人卻來歸還鄆灌龜陰的田。

晉殺董安于（定公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註釋】●梁嬰父，知文子之嬖臣。

●董安于，趙氏家臣。

●其先發難，此實冤枉語。前年范中行將攻趙氏，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而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是趙孟未嘗從其言。何先發難之有？知伯只恃強權爲強。

附耳。●知伯，即知文子荀躒也。

【語譯】

梁嬰父厭惡董安于，便對知文子道：「不殺董安于，使他終究握政權於趙氏，那末趙氏定要完全得

晉國政權的，爲什麼不因前次范中行氏的作亂，他先發難，向趙氏聲討，使他們殺死安于呢？」文子便使人告訴趙孟道：「范中行氏，雖真的作亂，但實在是董安于發難的，這分明是安于逼同爲亂了。晉國向來有成命的，首

先聞禍的該有死罪。現在范中行二子既伏罪了，敢把這人告訴你。」趙孟心中憂愁着，董安子道：「我死了，晉國能够安寧，趙氏又可以平定，我還要活着做什麼呢？做人誰能不死，我的死已經遲了。」便自己吊死。趙孟把他的屍體放在市上，告訴知氏道：「你主子命我殺戮罪人，如今安子已經伏罪了，敢來告訴。」知伯便和趙孟訂盟。趙氏方纔平定。後來趙氏竟祭安子在他的家廟中，報他的忠義。

### 吳伐越（定公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註釋〕 ①檣李。地名。在今浙江嘉興縣境。 ②屬劍於頸。以劍注頸也。 ③靈姑浮。越大夫。 ④將指。足大趾也。 ⑤陘。地名。在今浙江嘉興縣。 ⑥夫差。闔廬子。時嗣爲王。

【語譯】 吳國去伐越國，越子句踐抵抗吳兵。兩國列陣於檣李，句踐愁吳師嚴整，不可侵犯，差敢死的士前去擾亂吳陣，卻兩次都給吳人擒去。吳師仍舊不亂，便又差罪犯排列成三行，各人都用劍自擱在頸上，向吳師陣前

說道：「兩君治理軍事，我等觸犯了旗鼓的號令，不善於在君的陣前幹事，不敢自己逃避刑戮，所以敢自己來死在你們面前。」便各自拿劍勒死。吳兵詭怪着，都注目看他。越子便趁勢進兵攻他，果然大敗吳兵。越大夫靈姑浮用戈擊闔廬，闔廬傷了大腳趾，姑浮拿去闔廬的一隻鞋子。吳兵還國去，闔廬死在陘的地方。夫差便差人立在庭中，每次出進，必對自己道：「夫差！你忘記了越王殺你的父親麼？」就答道：「唉！不敢忘記的！」過了三年，就去報越國的仇。

衛侯召宋朝（定公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緞。」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犇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犇鄭，自鄭犇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註釋〕  
●南子，宋女也。  
●宋朝，宋公子名朝也。有美色。  
●洮，衛邑名。  
●孟，邑名。  
●婁，母豬也。  
●艾，隈，老牡豬也。  
●緞，戲陽速，蒯聵家臣。  
●少君，謂夫人南子也。  
●戕，殘殺也。



【語譯】衛靈公替他的夫人南子去邀請宋朝，會見在洧的地方。太子蒯聩因獻孟的地方到齊國去，路過宋國的郊野，野人唱歌道：「既然安靜了你們求子的母豬，爲什麼再不還我們的老公豬呢？」太子聽了，很難爲情，便對戲陽速道：「回來你跟我去朝見少君，少君如果出來見我，我回頭過來看你，你便上前去殺死他。」戲陽速道：「是了！」便去朝見夫人，夫人出來見太子，太子三次回頭看速，速不敢上前。夫人看見太子的臉色不好，便一邊哭一邊走到靈公面前告訴道：「不好了！蒯聩要來殺我呢！」靈公便攙他的手登上臺去躲避，一面攻太子，太子就逃到宋國去，靈公就完全趕掉他的黨羽，所以公孟驅逃到鄭國去，再從鄭國逃到齊國。

太子後來告訴人道：「戲陽速害我！」戲陽速也告訴人道：「太子真的害我！太子自己不能盡爲子之道，使我殺他的母親，我如果不允許，便要殺我，我如果殺掉夫人，一定又要把我去做解脫歸罪在我身上，我所以許了他，卻不幹，聊以寬緩我的死，俗語說『民必有信，然後得保他的身體。』我是以義爲信的。」

### 伍員諫許越成（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樵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憇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

穰。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 【註釋】 ①夫椒。山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太湖中。 ②會稽。山名。即古防山。又曰棟山。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 ③大夫穰。越大夫。姓文。名種。 ④行成。請求和平也。 ⑤過澆。過。國名。今山東掖縣北有過縣。即其地也。澆。寒混之子。魯襄公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嗣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混。寒混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於過。是過即澆所封之地。 ⑥斟灌斟鄩。斟灌。故城在今山東壽光縣東北四十里。斟鄩。今山東濰縣東有斟亭。即其地也。二斟皆夏同姓諸侯。魯襄公四年。傳言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者。即殺其君而滅其國也。 ⑦夏后相。啓孫也。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 ⑧有仍。古國名。太昊之後。地在今山東濟寧縣。后辯乃有仍國之女。故遷歸母家。 ⑨甚。毒害也。 ⑩椒。澆臣名。 ⑪有虞。古國名。舜之後。故城在今河南虞城縣南三里。 ⑫庖正。官名。掌膳羞者。 ⑬思。有虞君名。 ⑭輪。虞邑名。 ⑮成。方十畝爲成。 ⑯庶。五百人也。 ⑰女艾。少康臣。 ⑱季杼。少康之子。后杼也。 ⑲戈。獲國。 ⑳沼。池也。古者滅人之國。屋其社。燔其宮室。言吳爲越滅。宮室廢爲汙池也。

【語譯】 吳王夫差打敗越兵于夫椒那裏，是爲報復檣李的那次的仇恨，便乘勝攻進越國去。越子領了五千個著甲衣有藤牌的兵保守會稽，使大夫文種來走吳國太宰嚭的門路，請求吳國講和。吳子將要許他。伍員諫道：「不可許他和的，臣聽說：『立德最好是使他滋長，去病最好是使他淨盡。』從前有個過澆，與兵殺滅斟灌的國

王，再去攻伐斟鄩，殺死了夏后相；這時候相的后緡氏，剛巧懷孕，便從城洞中逃出，逃歸母家有仍氏去，生一個遺腹子叫少康，做了有仍國的牧正。凡是澆的毒害，他都能防備着，後來澆差椒去找覓少康，少康就逃奔有虞國去，做廚役的官，因此免了澆的毒害。虞君思因拿二女給少康做妻，封他住在綸邑，有一成田，有五百兵，能够宣布他的德澤了，方纔打起謀算，要去收拾夏朝的遺民，安撫夏朝的各官吏，使女艾去打聽澆，又差季杼用計引誘澆的兄弟名豷，便滅了過、戈二國，復了夏禹的功績，祭祀夏朝的祖宗，配享上帝，不失夏禹的天下。如今吳國的強大，不如過，那越國的廣大，卻幾倍於少康，倒還要與越講和，使他慢慢強大起來，將來不也是吳國的後患麼？句踐能够親愛人民，又能施捨恩惠，能施捨，便不失人心；能親愛，便不棄勞力。而且和我土地接界，又是世代做了寇仇，現在勝了還不取他，卻又要保存他，違背了天意，卻滋長寇仇，後來雖然悔悟，也不可吃滅的了。姓姬的衰敗，可以預算日子等候的，況且吳國夾在蠻夷中間，卻再滋長了寇仇。照這樣子求做霸主，這是一定做不到的。「吳王不聽，子胥退朝下來，告訴人道：「越國十年生民聚財，十年教訓養育，二十年之後，吳國的宮室，恐怕要被越國滅掉，變成池了。」

### 吳侵陳（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

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侵之。修舊怨也。

〔註釋〕 ①遂滑。陳大夫。 ②芥。草也。 ③艾。割也。

【語譯】 吳王闔廬攻進楚國的時候，使人去招陳懷公，懷公便邀了許多國人，問他們道：「要和楚國要好的，立在右邊，要和吳國要好的，立在左邊。」陳人不知道同那個要好是好，便依着他田的方向，沒有田的，便跟着同黨。陳大夫遂滑卻不左不右，當懷公面前一直走進道：「臣聽說有福的國家便興，有禍的國家便亡。如今吳國不會有福，楚國不會有禍，楚國也不可丟開他的，吳國也不可跟從他的。晉國卻是諸侯的盟主，如果因晉國辭謝吳人，公以爲怎樣？」懷公道：「楚國爲人所勝，國君又出亡在外，這不是楚的禍患麼？」遂滑答道：「國家有這種成敗的事很多，那裏不會再興呢？小國要亡，尙能再振作起來，況且是大國呢？臣聽說國家的興起時，看人民像受傷的，這就叫做福；國家滅亡時，把人民當土芥，殺戮任意，這就叫做禍。楚國雖然沒有道德，卻也並不殺害他的人民。吳人天天疲倦在兵事上，曝骨在原野中，像草莽一樣，卻未嘗給他們好處，天或者正是要教訓楚國吧？災禍的到吳國去，那裏還有日子可說呢？」陳侯便依他的說話，辭謝吳人，等到夫差克服了越國，便去侵伐陳國，是修從前招他不到的怨啊！

楚子西論吳不足患（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王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註釋〕 ① 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 ② 形鏤。形。丹也。鏤。刻也。 ③ 觀。臺榭樓觀也。 ④ 厲。疾疫也。 ⑤ 臺榭陂池。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深澤曰陂。積水曰池。

【語譯】 吳師在陳國的時候，楚大夫都很恐懼道：「闔廬只因會利用他的人民，所以打敗我於柏舉。現在聽說他的兒子卻比闔廬更加利害了！怎樣處置呢？」子西道：「你們諸位只要愁自己不相親睦罷了，不必憂患吳國的了。從前闔廬飲食沒有兩味；住的地方沒有兩層席；往屋不作高壇；用器不加雕刻丹青；所居的宮室，沒有臺榭樓觀；所乘的舟車，也不施華采的文飾；衣服財用，只揀取堅厚，不喜歡奢靡的；在國中時，有了天災疫癘，親自出

來巡查孤兒寡婦，供給他們缺乏的食用；在軍中時有了熟食，要等大家分食已徧，方纔自己敢吃；他所嘗的珍饈，就是小兵卒也都有分的；勤謹體恤他的人民，而且同他們一起受那勞逸，所以人民雖用力，卻不會疲勞，知道替國家出了死力，萬不會落空的；我先大夫子常所做的事情，卻正和闔廬相反，所以 he 會敗我的。現在聽說夫差宿兩夜的地方，便有臺榭陂池的娛樂；宿一夜的地方，便有妃嬪嬪御的供奉；一日之中，意中所要的，必定要成功；他玩好的東西，必在後車跟着；專意聚集珍異的東西；專講究遊觀娛樂；看待人民像冤家一般；卻用他又天天要出新花樣的；照這般說來，是他自己先腐敗了，那裏能敗我呢！」

## 晉敗鄭師（襄公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恬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戰。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纛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註釋〕 ①子姚子般。即罕達驪弘也。 ②旛。先驅車也。 ③樂丁。晉大夫。 ④縣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古時郡小於縣。 ⑤志父。趙簡子之一名。 ⑥屬。棺之重數也。 ⑦兆。葬域。 ⑧郵無恤。卽玉良也。 ⑨鉞。丘名。 ⑩畢萬。晉獻公卿。 ⑪樂東縛也。 ⑫疇。瘧疾也。





繩束縛住他；有軍吏詰問爲什麼要這樣？繁翊答道：「瘡疾發作了，所以伏在那裏的。」衛太子禱告道：「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周文王，烈祖衛康叔，文祖衛襄公；現在鄭聲公勝，跟着奸人爲亂，晉定公午，陷在患難中，不能治這亂事，使軼出來征討，我蒯聵不敢自己貪安逸，也備位拿着長矛，充作戎右，敢祈告神靈，不要使他絕了筋；不要使他折了骨；不要使他傷損了面目；就成功這大事，不要做三祖的羞恥，大命雖然不敢請，佩玉卻也不敢愛惜的。」鄭人擊中了趙簡子的肩，倒在車中，搶去一面蠶旗。太子便拿戈救趙簡子。鄭師纔敗下去，溫大夫趙羅，卻仍被他捉去。太子便再去攻打他，鄭師方纔大敗，擄得齊國的粟一千車，趙孟快活道：「現在好了！」簡子的屬下傳僕道：「雖然勝了鄭國，還有知氏存在，憂愁正沒有歇的時候呢！」

起初周人給了范氏的田，公孫尨替范氏去收田租，趙氏的衆人捉了尨來獻給趙簡子，軍吏請求殺死他，趙孟道：「他也是爲他主人出力啊！有什麼罪？」便阻止不殺，又還了他的田租。等到這會子鐵丘的戰爭，他便領了徒衆五百人，趁夜間去攻打鄭師，取那蠶旗在子姚的帳幔下，回來獻給簡子道：「請報你主子的恩德。」追趕鄭師的當兒，子姚子般，公孫林做了押隊的向後射箭。晉兵的前排兵士死得很多。趙孟道：「你們留意！國不可看輕他是小的。」既然戰完以後，簡子道：「我伏在弓衣上吐血，鼓音卻仍舊不息，今天是我的功勞爲上！」太子道：「我教你主子在車上，退敵兵到車下，我要算戎右中上等的了！」鄭良道：「我趕着的馬，兩條肚帶要斷了，我卻能使他不斷，我要算趕車子中上等的了！」便再搭馬在橫木上，一拖之後，兩條馬肚帶果然都斷掉。

### 齊魯清之戰（宣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犇。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

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邠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註釋】 ①邠。齊地名。前年魯會吳邾伐齊南鄙。師於邠。 ②清。齊地名。 ③冉求。孔子弟子。字子有。春秋魯人。亦稱冉有。 ④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 ⑤燕氏之溝。朝中地名。 ⑥武叔。卽叔孫州仇也。 ⑦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子。武伯彘也。 ⑧顏羽御邠洩。二子孟氏臣。 ⑨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也。 ⑩武城。卽今山東武城縣。 ⑪徒卒。精兵也。 ⑫零門。魯南城門也。 ⑬公叔務人。昭公子。公爲也。 ⑭糴曲。郊外地名。 ⑮陳觀陳莊。並齊大夫。 ⑯之側。孟氏族也。 ⑰林不狃。魯士。 ⑱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无戰志。

【語譯】 十一年的春天，齊侯因爲我國伐邠的緣故，差國書高無丕領兵來伐我魯國。到了清的地方，季孫對他的家宰冉求道：「齊兵在清，一定是爲我魯國的緣故，怎麼辦呢？」冉求答道：「你季孫一人守國，差叔孫孟孫二人跟了公抵禦在邊境上。」季孫道：「我不能調動他們的。」冉求道：「那末叫他們在境內近郊的地方抵抗。」季孫便告訴叔孫孟孫，二人不肯。冉求道：「如果二人不肯，魯君也不必親自出兵，只你一人領兵背着城和齊一戰便了。不跟你戰的，便不是魯人。魯國都邑的居家，總比齊國的兵車多些，一家對敵了一車，總有餘的了。你爲什麼要憂患呢？他們二子的不要戰，是該應的，現在政權都在你季氏身上；當你執政的時候，齊人來伐，卻不能戰，這是你的羞恥，恐怕大大的不能列在諸侯中了。」季孫便使冉求跟自己去朝，等在黨氏的溝旁；武叔看見冉求，便喊着問戰事，冉求答道：「君子自然有遠大的計慮，小人有什麼知識呢？」懿子又強問他，冉求答道：「小人是估計了材具纔說話，打量了能力纔供事的。」武叔道：「這分明是說我不成個丈夫了，」退下去便大閱其兵。孟孺

子洩領了右師，顏羽趕着兵車，卮洩做了車右。冉求領了左師，管周父趕了兵車，樊遲做了車右。季孫道：「樊須太怯弱。」冉求道：「須年少，能够聽說話的。」季氏的兵甲共有七千，冉有又把三百個武城人做了自己的親兵，老的小的，都坐守宮室，繫兵在南城門外，過了五天，右師方纔出來跟上。

公叔務人看見保守城池的，痛哭道：「公事真煩，租稅真多，只苦着百姓；在上位的不能謀算國事，士人又不能出死力，怎樣可以治民呢？我既說了他，自己敢不竭力嗎？」魯兵和齊兵戰於郊外，齊兵從稷曲前來，魯兵卻不敢渡過溝去抵敵。樊遲道：「這不是不能踰溝，實在是不相信你的號令，請和他們約定三刻時候，一定要踰溝的。」便依着樊遲的話，衆人方纔跟過去。左師攻進齊軍，右師卻逃退，齊人追趕右師，陳瓘、陳莊渡過泗水來追魯師，孟之側晚進城來，做了個押隊的，卻抽枝箭鞭馬道：「是馬走不上呢！」林不狃的一排兵道：「走罷！」不狃道：「我不如了那個，卻要逃走！」那排兵道：「那末停在此地戰罷！」不狃道：「戰也那裏可算是賢！」便從容緩步的走死在兵中。

冉求的兵，得了甲首八十具。齊人卻不能成隊伍了。夜間的探子來報道：「齊人已經逃走了！」冉有請求去追齊師，一共請了三次，季孫卻不允許。後來孟孺子對人道：「我雖不及顏羽，卻比卮洩好些，子羽是精銳敏疾，要想戰的，我雖則不要戰，嘴裏卻也不說要逃，洩只是說趕馬逃吧！」公爲和他的愛童叫汪錡的，一同坐着車子，都戰死的。殲的時候，孔子道：「能够執了干戈保護社稷的，也可以不用天殤的禮了！」冉有只因用矛於齊師，所以能攻進他的軍中。孔子道：「這便是義。」

子胥諫毋遺越患（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遣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註釋】 ①養也。 ②石田，謂不可耕之田也。 ③盤庚，商書也。 ④顛越不共，謂縱橫不承命也。 ⑤屬鏹，劍名。 ⑥檟，木名。

【語譯】 吳國將要去伐齊，越王勾踐帶領了羣臣來朝吳國，吳王和羣臣，一概都有送的東西，吳人都很歡喜。只有伍子胥害怕道：「這是養吳人，像畜牲一般嗎！因勸諫吳王道：『越國的在我吳國，好比是人們心腹的毛病。土地相接，卻又有欲念在我吳國，他這種軟服的手段，不過是要成功他的欲念。不如早些解決了他罷。得志於齊國，譬如得石田一樣，有什麼用處呢？若不滅掉越國，吳國定要被越國滅掉了！譬如使醫生治病，卻說定必要留些病根的，這是從來沒有商書盤庚的一篇上說：『諸臣有凶橫不依命令的，就割絕他，不要使他留長，不要使

他再難生種類在這地方。」這就是商朝所以能够振興，現在你君王卻和這道理相反，想要霸諸侯，擴大國家，不是很難麼？」吳王不聽他的話。

子胥後來出使到齊國去，便把他的兒子託鮑氏寄養，改姓叫王孫氏。艾陵的戰役既回來，吳王聞知這事，便差人賜他一把屬鏤的劍，叫他自殺。子胥將死的時候，吩咐道：「我死之後，我的坟上替我種棵欖樹，等到欖樹長大了，可以做材料用了，吳國便要亡了！從現在再過三年，吳國就要衰弱了。益滿極了，定要毀壞的！這是天然的道理。」

吳晉黃池之會（哀公十三年）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

而以俟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謠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謠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註釋】①爭先。爭敵血先後。

②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

③司馬寅。晉大夫。

④盱。睨也。

⑤墨。氣色暗晦也。

⑥牛。鄉三百乘也。

如。六百乘也。

⑦何。景伯名也。

⑧戶牖。古地名。漢置東晉縣。屬陳留郡。在今河南開封縣東北。

⑨申叔儀。吳大夫。

⑩公孫有山。魯大夫。

⑪繁。服飾備說。

⑫一盛。一器也。

⑬梁。精美也。

⑭庚癸。乞糧隱語也。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故云。

【語譯】秋天七月中，辛丑那天，公會晉侯吳子盟於黃池。吳晉兩國爭先敵血。吳人道：「在副室中，我是太伯之後，應該是長。」晉人道：「在姻姓諸侯中，我是諸侯的伯。」晉大夫趙鞅、司馬寅道：「日晚了，大事還沒有成，是我二臣的罪。我們只建設了旗鼓，整齊了行列，出了死力，誰長誰幼，就可有分曉的了。」司馬寅答道：「請你姑且去看看情形。」趙鞅回來道：「有爵祿的人，不會有晦色氣的。如今吳王有了晦色氣，難道他本國給敵人勝了去麼？還是太子傷了麼？且並夷狄是輕佻不能耐久的，請略等一刻兒，不要和他爭。」吳國便先着晉人敵血。

吳人將要同哀公去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臣道：「如果天王會合諸侯，那末伯率了諸侯，牧伯，去見王，如果伯會合諸侯，那末諸侯率了子男去見伯，自從天王以下，朝聘時的玉帛，各人不同的，所以敝邑的貢給你吳國，比晉國豐富得多，沒有不及他的地方，以爲你是伯啦！現在諸侯會合，你君倒要同我寡君去見晉君，那末倒是晉國成了伯了，我敝邑將要改變貢品，魯國給你吳八百乘的貢，若變了子男，便只須三百乘給你吳國，卻要拿六百乘事晉國了，並且你們執事用伯來號召諸侯，卻拿侯終局，有什麼利益呢？」吳人便停止。後來卻又惱悔了，將要拘囚景伯，景伯道：「我何已立了後代在魯國了，將要拿兩乘車子和六個人跟你去呢！遲早悉聽你的吩咐！」便囚了他回去，到戶牖地方，景伯又對太宰嚭道：「魯國將在十月上辛那天，祭祀上帝先王，到了第三個辛日纔完。我何世代有職分在祭事上的，自從襄公以來，一直不曾改換過，如果不去會祭，祝宗將要告訴神明道：『景伯的不來，實實是吳國囚去的緣故。』並且你們說魯國不恭敬，卻只拘執他的賤丈夫七人，有什麼損害呢？」太宰嚭便對吳王道：「對於魯國並沒有損害，卻恰正成了惡名聲，不如使景伯回去罷。」就使景伯回去。

吳大夫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道：「我王服飾很盛，我卻沒有所繫，好的酒一杯，我和穿短衣的賤人，只是看看，沒得喝的。」有山氏答道：「精美的卻沒有了，粗糙的還有呢！你只要登首山上叫道：『庚癸啊！便可答應你了！』吳王又要去伐宋國，想殺死他的丈夫，囚住他的婦人，太宰嚭道：『勝是自然可以勝的，卻是不能留守的。』吳兵便回去。冬天，吳人就和越人講和。

### 哀公誅孔子（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

【註釋】

●誅，哀死者之文謂誅，列生時德行，以示傷悼之倍也。

●愍，且也。

【語譯】夏天四月中，己丑那天，孔子死了。哀公傷悼他道：「上天不體恤我魯國，不肯爲魯國留這一老人，使他屏蔽我一人居這君位中，孑然的使我孤獨一身，像害了疾病，唉悲傷呀！尼父！你既死了，我也再禁不住拘守法律了！」子貢道：「哀公恐怕不能善終在魯國呢！夫子說的道：『禮節失了，便是昏迷，名稱失了，便有過差，失掉志氣纔會昏，失掉合宜纔有差。』夫子活着的時候，既不能任用他，死了卻傷悼他，這不是禮；自稱一人，這不是該應的名稱，哀公兩方面都有失錯了。」

### 楚白公之難（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犇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

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徧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

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犇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犇。額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註釋〕 ①華氏。謂宋華向也。 ②子木。卽太子建。 ③葉公。子高。沈諸梁也。 ④衛濬。使爲藩屏之事也。 ⑤白。楚邑名。 ⑥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 ⑦子期。卽公子結。 ⑧石乞。勝之徒。 ⑨二彌士。子西子期。 ⑩慎。地名。 ⑪豫章。大木也。 ⑫蔡。卽今河南汝南縣。 ⑬管修。楚賢大夫。 ⑭子闔。平王子啓也。 ⑮高府。楚別府也。 ⑯公陽。楚大夫。 ⑰昭夫人。王母越女。 ⑱幾。糞也。 ⑲艾。安也。 ⑳旌。表也。 ㉑幾。匿也。 ㉒長者。謂白公也。 ㉓王孫燕。白公勝弟也。 ㉔額黃。吳地。 ㉕二事。令尹司馬。 ㉖甯安也。 ㉗甯。子西之子子國也。 ㉘寬。子期之子。

【語譯】楚太子建的遇讒以後，從城父逃奔到宋國去，又因避華氏的亂，逃到鄭國，鄭人待他很好，卻又到晉國去，替晉人計謀襲攻鄭國，便使鄭人來請他回去，鄭人果來請他回去，待遇他同起初一樣。晉人便暗中差個探子到子木處去，請他定襲攻鄭國的日期。不料子木會虐待他私邑的人，邑人便去告發，鄭人果去查訪他，捉得一個晉國的探子，便殺掉了。木的兒子名叫勝，正在吳國。楚子西要想招他回去。葉公道：「我聽得勝的爲人又好，又好鬧亂子，到楚國來，不要反而爲害麼？」子西道：「我聽說勝的爲人，信而且勇，不做害人的事情的，我們舍他住在邊境上，使他可做楚國的保衛的。」葉公道：「親近仁人的叫做信，依義氣幹事叫做勇。我聽得勝的爲人，喜歡說到便做到，卻求着敢死的士，難道有什麼私仇要報復麼？實做他的話，便未必定有信義，務期出死力，便未必定有真勇。你定要有後悔的。」子西不聽他話，就去招他，叫他住在吳國的邊境上，叫做白公。白公請子西去伐鄭。子西道：「楚國新復政令，尙未能節制，否則我也不會忘記的。」過了幾天又去請，子西應許了他，可是還沒有起兵，晉人卻先來伐鄭了，楚人便去救他。和他結盟。勝怒道：「鄭人在這裏，我的仇家不遠了。」勝就自己磨劍，子期的兒子名叫平的，看見了道：「王孫爲什麼要自己磨劍呢？」白公道：「勝是直道著名的，不告訴你，怎能算直！這是要殺你的父親啊！」平便把這事告訴子西。子西道：「勝譬如鳥卵，我好像是鳥，拿翅膀蓋大他的，楚國用士的次第，我死了以後，令尹司馬，不是勝做，還有誰呢？」勝聞知這話道：「這令尹的癡啊！他如果能得好好死的，我也不算我了。」子西卻仍然不改，勝對石乞道：「王和兩個卿士，共總拿五百個人抵當他，就可以了。」石乞道：「得不到呢！」勝道：「市南有個勇士，名叫熊宜僚的，如果能得到他，卻可當得五百人用了。」便跟了白公去見熊宜僚，和他談話，非常樂意，告訴他要想起事的緣故。宜僚卻一口拒絕，拿劍攔在他喉頭，也不動一動。白公道：

「這是不爲財利奉承，不爲威武恐懼，不肯洩漏他人言語作討好資料的，丟開他罷。」後來吳人來伐慎，白公打敗了他，請求拿戰利品進獻，楚王允許了他，白公便借此作亂。

秋天七月中，白公殺子西，子期在朝上，而且劫制惠王。子西是拿衣袖遮住臉孔死的。子期道：「從前我拿氣力服事君王的，不可沒有終局呢！」就扶起根大木來殺了人纔死的石乞道：「趕快燒了庫，弒掉君王，不然，不成功了！」白公道：「不可以的，弒掉君王便是不吉利，燒了庫便沒有積聚，將來怎麼樣保守呢？」石乞道：「既然有了楚國，只須治理那些人民，恭敬事奉了神明，便可得到吉利，而且有積聚了，有什麼愁不依我呢！」那時葉公正在蔡園，方城以外的人民都道：「可以進郢都去了。」葉公子高道：「我聽說拿險惡事徵幸成功的，他那貪求不會有慶足，譬如東西的重心偏了，必定要脫離倒敗的。我們只等他自己不好了，然後再去討他不遲。」後來聽見他殺了齊國的管修，方纔進郢都去。

白公要想立子闔做王，子闔不肯，便用兵器刦他。子闔道：「你王孫如果肯安靖楚國，匡正王室，然後來庇護我的，這是我啓情願的，怎敢不聽從？如果要專想利益，傾覆王室，不管楚國的安危的，那末就是死了，也不能够的。」白公便殺死他和惠王，一同到高府去，石乞做了門尹。有個圍公陽的，鑿開了高府的宮牆，馱了惠王到昭夫人的宮中去，那時葉公也到了。剛到北門，有人碰着他道：「你爲什麼不戴頭盔呢？國人都望你，像窮慈父母一樣哩，盜賊的箭如果傷了你，這是絕了民望了！爲什麼不戴頭盔呢？」葉公便戴了頭盔前進，又碰着一人對他道：「你爲什麼戴着頭盔呢？國人望你，像望着豐年一般哩！天天月月的指望，如果見了你的面容，便是得了安寧了。人民知道可免得死亡，他們也個個都有奮發討賊的心念了，他們還要擊起了你四面去告訴國人哩！卻又遮掩了面

孔，斷絕了人民的希望，不也過了分麼？葉公就免除了頭盔前進，碰着箴尹叫固的，正領了他部下，要和白公去相併，子高道：「柏舉那回事要不是子西、子期、楚國早已不成國了，丟開有德的去從賊，難道可以相保麼？」箴尹固便跟了葉公，使他們和國人一同去攻白公，白公逃到山中去，自己縊死，白公的徒黨把他的屍體藏匿過了。後來又生擒石乞，問他白公死的所在，石乞道：「我知道他的死地的，但是白公卻教我不要說出的。」便道：「你如果不說出來，便要烹死你了！」石乞道：「本來這種事體，成功了便做卿，不成功便當烹，這是該應的！有什麼妨礙呢！」便烹死石乞。鬬的兄弟王孫燕逃到潁黃氏去。沈諸梁自己便兼署了令尹、司馬兩種官職，等國事既安寧了，就使子西的兒子子國做令尹，子期的兒子寬做司馬，自己卻告退終老在葉那裏。

## 衛侯夢於北宮（哀公十七年）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譟而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犇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

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鬣。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註釋〕 ①昆吾親。衛有親。在古昆吾氏之墟。在今濮陽城中。

②蘇繇。瓜初生也。

③晉彌敬。衛筮史。

④真正也。

⑤鰓。赤也。魚旁則尾赤。

⑥衛流方羊。衛同橫。方羊。同彷彿。謂不能自安也。

⑦戎州。戎邑。

⑧繇之。削壞其邑聚。

⑨石圃。衛鄆石惡從子也。

⑩呂姜鬣。呂姜。莊公夫人。

鬣髮也。⑪起。雍公子。

⑫齊。齊邑。

【語譯】 衛侯做夢在北宮中，看見人到昆吾的觀上，被着頭髮，向北嚷道：「我現在登上昆吾的荒墟，我曾經由小成大，綿綿的好像生起瓜來，長成你的；我就是渾良夫呢！現在已喊冤在天帝那裏了！」莊公便親自卜筮，彌敬占得蘇繇，假言道：「沒有什麼禍害的。」公給了他一所縣邑，他卻丟了逃往宋國去。衛侯又正卜夢的吉凶，他的繇辭道：「好像魚遊得紅了尾巴，橫在水流中，來來去去的，只在水邊。大國要來滅他，將要亡了，關上門，塞了洞，就從後面爬出去。」冬天十月中，晉國果來伐衛，攻進他的郭中，將要進城了。簡子道：「且停止！叔向有句話道：『趁人的擾亂滅他，要沒有後代的呢！』」衛人便逐出莊公，同晉人講和。晉人立了襄公的孫子名叫般師的做衛君，方纔回出。

十一月中，衛莊公蒯聩又從鄆進衛國，般師便出去。從前衛莊公登到城上去遠望，看見了戎州的地方，問道那

裏是什麼地方？從人告訴他是戎州。公道：「我是姻姓，為什麼有戎狄的地方呢？」便翦滅了那州邑。公又使用了匠人，長久不使他休息，公要想逐去石圃，可是還沒有逐出，難卻已起了。辛巳那天，石圃因為匠人怨莊公，便和他們攻莊公。莊公閉了門乞赦，不允許他，便從北面爬牆出來，卻跌傷了腿骨。戎州人又來攻打，太子疾和他的兄弟公子清，都爬牆跟着莊公。戎州人卻把二人殺死。莊公逃入戎州的己氏家裏去。當初莊公曾從城上看見己氏的妻頭髮很好，莊公便使他一概剃下，將頭髮給呂姜做髮子。這時既然走進他家中，便把璧玉給他們看，對他們道：「你們能够活我的，我就把玉給你。」己氏道：「殺了你，璧玉逃到那裏去呢？」便把他殺死，拿了他的璧玉。衛人便請公孫般師回國，再立他。十二月中，齊人又來伐衛，衛人請求講和，立了公子起做君，齊人捉了般師回國，把他居住在濶的地方。

## 晉趙孟存問吳王（哀公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問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註釋】①趙孟，卽孟孫無疆也。②楚隆，襄子家臣。③實，盟信也。④嗣子，襄子自謂。⑤志父，簡子名也。⑥單，小荀也。⑦史黯，晉大夫。蔡墨也。曾云：不及四十年，魯當亡，吳王故感而問其何以爲君子。

【語譯】越兵圍住了吳國的都城晉，大夫趙孟這時正居父喪，聽見吳被越圍，便比居喪的飲食還要減少。他的家臣楚隆道：「三年的喪期，已經親暱到極點了。如今主子又低降下去，莫非另有別種原因麼？」趙孟道：「黃池那次的會盟，先主和吳王曾有盟信的，說：『吳的好惡，應當齊同着的。』如今越兵圍吳，我做繼嗣的要是丟掉先主的舊事，去抵抗越國，這卻不是我們晉國的兵力能做得到的。我所以無可如何，只得再比居喪的飲食減少些了。」楚隆道：「雖則不能救吳，使吳王得知此意，好嗎？」趙孟道：「可以的。」楚隆道：「我請去試試看。」便先到越軍中去，道：「吳人侵犯離開着中國，已經多次了；我君聞知越君親自舉兵，討治吳罪，許多中原的人，沒有一個不快意，只怕你君的心願或者不遂意，讓我進去看看他的動靜。」越人就允許他。

楚隆既進吳軍，告訴吳王道：「寡君的老臣無恤，差我陪臣隆來，陳謝他的不能供奉舊職，從前黃池的盟會，寡君的先臣志父，曾經奉承了諸侯，受齊一的盟約道：『兩國如有好惡，應當大家齊同的。』如今你吳君在這災難

中，無恤雖然不敢怕勞動，卻不是晉國的兵力能做得到的。所以差陪臣來陳布這意思。」吳王下拜叩頭到地道：「寡人沒有才幹，不能服事越王，倒做了你大夫的憂愁，謝你君命的辱臨到這裏。」便拿出珠子一小匣，交與楚隆，使他送給趙孟道：「句踐要使我活着難過，我現在竟是求死不得了。」王又道：「且不要急，好像淹死的人，必定還要笑着，我還要問你，你們的史黯，怎能算是君子呢？」楚隆道：「黯的爲人，進朝廷去沒有誰怨他，退了也沒有人謗毀他。」王道：「這般說來，真該應算得君子了！」

字大版活 圈加註廣

# 華精部四

註增生先翔 陸 本選生先藩國生滌會

經史子集 浩如煙海 讀者從何入手！

本書留四部之精華 集各家之名著

已替讀者——

打開門路 闢成大道

由此推進，不特國學得其捷徑，即整理國故，亦能抓住中心。數千道術，學藝，文章之精華盡萃於斯。編者將四部書約繁為簡，汰蘊留精，而篇篇仍為國學之重心，歷代之名著，使讀者——

節時……省錢

角四元一價實冊三

行發局書界世

慎

(包324)24,7,26,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出版

廣註  
左傳精華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註譯者

秦同培

增訂者

宋晶如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韻

印刷者

上海大渡路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天馬

廣 註 語 譯  
左 傳 精 華

註解精詳 學人得免焚膏之苦  
語文清朗 入門可無迂曲之稽

左傳一書，敘事詳贍，爲吾國古史之祖，學者無不手斯一編。本局特延通人擷其菁英，擇其事蹟之尤要者若干篇，詳加註釋，兼譯語文。初學獲此，庶自修有由，不必盡賴教師之講授也。

秦同培註譯 第一冊實價三角

寄賣掛號一 角三分

世 界 書 局 發 行